

突擊蛇山（偵探、間諜、技擊傳奇故事）馮嘉・著

青年豪俠，隻身冒險犯難，深入荒山蠻叢之中救美，險死橫生，情節迂廻，高潮迭起，着着扣人心弦，情節緊凑，字字珠璣，句句動人，是篇令你愛不釋手的佳作也……。

$3.00

1018

編者話 一九七九年元旦來臨，本刊今期除了特選很多精采巨著刋出給讀者欣賞閱讀外，同人等並祝各位新年進步，身心愉快！

**　**　**

巨型小說今期是選刋馮嘉的「突擊蛇山」，是篇爲一部以偵探、間諜、鬥智爲主題的小說，人物背景別開生面，結構情節曲折迂廻，內容詭秘變幻莫測，動作場面充滿刺激，鬥智奇謀爾虞我詐……本文作者馮嘉先生，素以擅寫緊張刺激小說見稱於文壇，迎合一般讀者閱讀與趣載譽，他的作品，在本刊歷年來的發表，好評如潮，敬希先睹爲快。

下期刋出的巨型小說大刺客歷史故事「薛天畀」，原本是今期發表的，由於篇幅關係，情非得已，延期推出，敬希原諒，並請垂注下期的刋出吧！

本刊目前佳作堆積如林，將會在短期內按期逐一隆重推出，以饗讀者。龍乘風的獵刀奇俠故事「冰島殲覇戰」及雪刀浪子故事「鐵騎十七雄」，將相繼於下期及１０２０期刋出，還有馬雲、柳殘陽及東方英、滄海客、高峯、高皐、秦紅、溫涼玉等海外各地名家作品，亦會連珠貫串地貢獻各位。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８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 18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18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偵探技擊鬥智故事

突擊蛇山

馮嘉·文
子成·圖

公主失踪

那降傘在黑夜之中飄在高空。灰色的降傘，深灰色的天空，有四份之三的月亮在天邊照明，並不很有照明之效，因此那灰色的降傘在灰色的天空中是並不吸引人的視綫的。即使有人抬頭向天上望，亦不容易看得出來，而且這裏亦不可能有人向天上望，因爲這裏是一片無邊無際似的叢密的森林。

從天空望下去就像是一片黑色的海。那四份之三的月亮倒是頗有照明之效的，吊在降傘下端的杜雷可以看到那條河特別淺色，反映着月光，幾乎是銀色的。

那密密的樹雖然大致上是一片黑色，但因爲樹頂的高度並不一致，就像是海中的波浪，波浪的頂，向着月亮的一面也淺色得多了。

入山搜索

那樹林的確就像是沒有邊緣的，即使剛才在飛機上的時候，他還是看不到邊緣，現在愈降得低，視野愈收窄，他就也愈看不到邊緣了。

而且這樹林亦看不見有斷裂的地方，起碼在他的視野的範圍之內。

也許並不是沒有，在白天是可以看見的，但是在夜間，那些沒有樹的空曠處沒有機會發光，便也包括在黑暗之中了。雖然一個善於跳傘的人可以降落在一個很小的目標上，有些人甚至有把握降在劃在地上的一隻小圈子裏，但是假如看不見目標，那就再好本領也無能爲力了。樹林中是不適宜降落的，尤其是獨自一人。因爲降傘極有可能給高高的樹枝纏住，人就吊在那裏，永遠不能上亦不能下了。

杜雷必須降落在那條河之中。

在飛機上望下來的時候，那條河就像一條銀綫，要降在一條綫上，似乎是很渺茫的事情，不過愈降得低就愈不顯得渺茫了。

這條河有一百呎寬，假如降在河中心，要游回岸邊也得花不少氣力呢。

河面就在他的眼底下愈來愈寬闊。高度一面低減，脚下的東西就一面變大，祇有那隻箱子不會變大，因爲那隻箱子是吊在杜雷之下的，大約距離他有二十呎。

降傘慢慢地飄下去，有時杜雷會開動一下背上那隻小型螺旋槳推進器，以調整一下方向，不過大致上方向仍然是對的。他離開飛機的位置很好，配合着風向，他就是正正向那河面降下去了。

後來，他就知道不必再調整方向了，是會降落在河邊，大約離岸二十呎。

終於，那隻箱子首先到達，濺起水花四射。

箱子開始向水中下沉的時候，降傘就開始浮起，把杜雷再拉高上去，這是因爲降傘忽然之間不需要負担箱子的重量了，但是杜雷的身體到底是有重量的，因此降傘漸漸又再降下去了。

杜雷也到達了水面，進入了水中。那水是很淺的，祇浸到他的腰部，而箱子也是並未完全沒入水中。

由於沒有強風，所以降傘那個飽滿的南瓜形狀也漸漸崩潰下來，而終於好像一朵凋殘了巨花似的落到了河面。河水開始把降傘冲走，由於那朵傘的布幅是很大的，所以造成一股相當大的拉力，把杜雷拖着走。本來杜雷祇需要拔出刀子來，把繩子割斷就行了，他却沒有這樣做，那是因爲他要取回這降傘。降傘給河水帶着下去，終於會到達下游而有給人發現的可能的。杜雷不希望這降傘給人發現。於是他就把那沉重的降傘逆流拖向岸邊，一面把傘收回來。

花了好一番努力之後，降傘回到了他的身邊了，他就把它拖進樹林裏，投入草叢之中。降傘會永遠留在那裏，被發現的機會是很微了，他知道這樹林都是沒有人，祇有野獸。

他在岸邊的石頭上坐下來，喘息着，雖然身子還是濕淋淋的，已經開始感到那悶熱了。這下面與天上的涼快完全不同。熱帶的高空沒有熱帶的味道，熱帶的地面就眞正有熱帶的味道了，雖然是黑夜，還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他抬頭看看天空，看不見把他載來那架飛機，雖然他知道飛機仍然是在頭上盤旋着的。飛得太高了，黑夜再加上肉眼，就看不見了。他巳把背上的那一大串裝備解了下來，現在他就再動手把這些裝備分類一下。那隻推進器巳經沒有什麼用處了，他就先把它投進河中心。這東西不會給冲到下游去的，在很短一段時間之內，他就會沉進河底的沙內，而給沙埋沒了。

他脫下衣服，從一隻背囊裏取出一隻噴霧瓶，四周圍一噴，趕走那些已經開始

向他圍攻的蚊子，然後噴霧瓶再向自己的身上噴了一陣。

他再解開另一隻背囊，從裏面取出一副用膠袋封着的無綫電，把膠袋割破，扭開了無綫電，說：「飛鷹，飛鷹，我是捕蛇手。」

「我是飛鷹，」另一把聲音，從無綫電中透出來回答他說：「你還好嗎，捕蛇手？」

「我巳經安全到達了。」杜雷說。

「很好。」飛鷹說，「這之後你得靠自己了，我們再帮不了你什麼忙！」

「行了，行了！」杜雷說，「你們回去吧！」

「再見。」那把聲音說。

杜雷把無綫電關了，抬頭望望天上。這一望也祇是下意識的動作而巳，他根本看不見天上有些什麼。那架飛機是正在飛走，但他是看不見的。

杜雷把那副無綫電略爲調整一下，看着其上一個玻璃的小窗口，那裏有綠色的燈光正在閃動，那是一條幼幼的綠色光綫，指着他的右面。杜雷小心地轉向右邊，直至那光綫在小窗口正中央，那光綫就不再閃動了。那即是說，現在這儀器所探測到的電波就是正正在他的前面了。

他把無綫電關掉了，把背囊在樹枝上掛起來，以使背囊能够晾乾，再好好地保護着這副無綫電機。

下一步，他就是把那隻箱子拉了上來了。

那熱是眞要命的。熱而濕，那是最難熬的，潮濕的時候，身體的熱度就也不容易散發。

箱子拖上來的時候巳經滿身大汗，再把箱子裏的東西取出來又使他的汗出得更多。

終於，箱子的東西都取出來了。這裏面包括他的武器，以及一隻帳幕。目前，杜雷最急須的就是一隻帳幕，因爲他需要睡覺，而在這個地方他是不能够露天而睡的。

他那隻帳幕，是用很輕然而很堅靱的合金料子製成的，帳的下面是薄薄的紗質，透氣然而不會把蚊虫放進來，但並不是普通的紗質，而是一種非常堅靱的料子，很難弄破，杜雷把這紗帳張起來了之後，又在上面張起了一重較高的油布幕，這則是遮雨用的，這種地方的天氣很難講，大雨隨時會瘋狂地下來，他不能不有這個防備。

這帳幕張起來時相當壯觀，但是收起來的時候體積則並不大，可以揹在背上！

其他的用具他都放進了帳幕之內。

然後就熄了燈，躺下來。他那燈亦是特別設計的，一盞很輕便的手提電燈，用的是電池，但是在一段長時間之內不必担心會把電池用光，因爲這燈上連着一隻小型發電機，祇要把發電機的柄搖一陣，就可以補充用去的電力了。

杜雷就在這森林的河邊渡過第一夜。

這天夜晚沒有下雨。

第二天早上大雨就下來了，也是那大雨把杜雷驚醒的。

他的床還算很好，那鋁管子是架高了的，他躺的地方離地有二呎高，所以雨水

可以從他的身下流過，不過，他暫時却祇能躺在帳幕裏等着了，因爲在大雨中他也是不方便趕路的。

他祇好拿出乾糧來，先解決早餐的問題。

他吃着，想着他這一次的任務，以及這件事情是怎樣開始的。

× × ×

事情自然又是開始在小江的總部了，因爲這很明顯地不是他自己的行動。即使神通廣大如他，要準備這樣一架飛機，弄這許多裝備，也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

那一天，他被邀到小江的總部，小江以茶點招待他，跟他談天氣。

後來，杜雷終於感到不耐煩了。他說：「你究竟有什麼事，乾脆說出來好不好？我不是一個忙人，但我知道你是一個忙人。你不會有空請我喝茶談天氣的。」

「我也想談談你的一位朋友，卡絲美公主。」小江說。

「哥洛脫的卡絲美公主。」杜雷問。

「還有別一位卡絲美公主嗎？」小江問，「在這世界上，還有很多國家有公主嗎？」

「有什麼好談的呢？」杜雷問。

「你是認識她的。」小江說。

「是的，」杜雷說，「我認識她。這並不是秘密，有一次在瑞士滑雪的時候我認識她，那時她要跟我比賽，結果我輸了，我們就是這樣結識的，這個我猜你知道了吧？」

「你的手段果然不錯，」小江說，「假如你贏了她，也許就結交不上了。」

「她不是那種人，」杜雷說，「而且我的確是輸給她。她是一位滑雪好手，而這一門玩意我並不是很擅長的。」

「總之你對女人是有辦法的，」小江說，「換了是我，不論輸贏，我看還是結交不上她了。」

「別胡說八道，」杜雷說，「她請我到她的屋子去吃過飯，如此而已，別忘記，她是一位公主，什麼時候都有幾個保鑣在附近，假如我要找情人，首先就不要那種永遠有人監視着的女人。」

「但你是喜歡她的！」小江說。

「當然我是喜歡她的，」杜雷說，「她這個人其實祇有一個缺點，就是一位公主，而且她還是一個芝蔴綠豆小國家的公主。」

小江沉默了下來，用手指在桌子上敲着。

「怎麼了？」杜雷問，「吞吞吐吐，這是怎麼回事？」

「你喜歡的卡絲美公主，已經失踪了三個月了，」小江說，「你是一位英雄人物，英雄救美人，一向是千古佳話，所以我在想，這一次你也許亦會有興趣勇救佳人吧？」

「這一次你是在跟我開玩笑了。」杜雷說。

「怎麼開玩笑了？」小江說，「你害怕嗎？」

「卡絲美公主現在正在美國訪問，」杜雷說，「我今天早上才看見過她，電視上看到的，衞星直播。」

「呀，對了！」小江說，「你看的是什麼電視機呢？」

「總之不是蹩脚電視機，」杜雷說，「二十四吋螢幕彩色的。」

「有沒有我這裏的那麼大。」小江問道。

他指指他的房間的牆壁上。

「當然沒有了，」杜雷說，「你這不是欣賞節目用的。」

小江這裏有一隻五十吋寬的螢幕，可以放映電視錄映帶，同時，亦可以放映電影。

「讓我們看看吧。」小江說，「卡絲美公主是經常到處訪問的，我們有不少她的錄映片段。」

他按了一個掣，房間裏的燈光就暗下來了，而那巨大的螢幕上也出現了畫面。燈光暗下來然而不會熄掉，就使螢幕上的畫面顯得更爲清晰。

一個美麗而富於風度的年輕女郎的上半身出現，揮手。那是機場上，她正在揮手道別。

「這就是她嗎？」小江問。

「這就是她。」杜雷說。

小江又按了一個掣，畫面又變換了，這一次則是在雪地上，這個女郎正在穿上雪橇準備滑雪。

「我猜這就是瑞士，」杜雷說，「我就是在那裏認識她的。」

「這就是瑞士，」小江說，「也正是你與她呃——邂逅的那一次。」

這滑雪的片段相當長。小江一面解釋：「這是她的保鑣們自己拍的，不過很可惜他們把有你出場的片段都剪掉了，他們不喜歡讓國人知道他們的公主結交了一個外國男人。他們認爲這會有損公主的形象，他們的公主是神聖的，是一位女神。」

「我並不介意，」杜雷說，「但我不明白，她並沒有失踪，我今天才在電視上見到她。」

「現在再看看今天的電視吧。」小江說。

他按了一個掣，那螢光幕上便又出現不同的畫面了。

杜雷認得那果然是當天看過的電視新聞的片段。卡絲美公主正在一座殘廢者收容所裏訪問。

「一定悶死了，」杜雷說，「一天到晚都是在這些她自己不願意去的地方，做她不願意做的事情。」

「我不是叫你來爲她訴苦，」小江說，「我是叫你來看清楚。」

「但我已經看過了——」杜雷這樣說了半句，忽然就不再說下去了，祇是定睛看着那隻巨大的螢光幕。

小江這隻巨大的螢光幕果然是份外清楚的，就像是看電影般，放得那麼大。

他沉默着看着那段錄映片段放完了，深吸一口氣，說：「我得再看一次！」

小江又把那片段放了一次。

杜雷終於說：「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這個不是卡絲美公主，這是另一個女人，我見過，我認得。神態和一些小地方有點不同。」

「對了，」小江說，「我不是告訴你卡絲美公主已經失踪了嗎？」

「那麼這一個果然是冒充的了？」杜

雷說。

「是的，」小江說，「這個就是冒充的。」

杜雷說：「那麼，你要找到眞正的卡絲美公主，祇要把這個冒充的抓起來，問清楚就行了。」

「冒充這個名辭也許用得不對，」小江說，「應該說是替身。」

「噢，」杜雷說，「一個替身。卡絲美公主不見了，就把這個替身搬出來，以免國人担心了？」

「是的，」小江說：「正是這樣。許多大人物都是這樣的，有替身，不過他們不宣佈出來吧了。」

「我知道，」杜雷說，「譬如邱吉爾、戴高樂，但——這世界那麼大，一個女人——」

「你用不着找，」小江說，「你祇要把她救回來就行了。我們已經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爲什麼要我？」杜雷問，「既然知道她是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認識你，」小江說，「救她的人是認識的人，那就比較方便了，起碼她放心跟你走，是不是？」

「這是一個道理，」杜雷說，「她究竟在什麼地方？」

小江按了另一個掣，另一幅牆上就出現了一幅巨大的地圖，上面也有地名寫明的。地圖的中間有一個紅點。

「大約就是在這個地方。」小江說。

「這裏？」杜雷說，「這裏都是樹林，沒有人烟的，簡直是原始森林！」

「地圖上沒有城市，」小江說，「但不是沒有人。假如不嫌交通不方便的話，不會有人反對你在那裏築一座屋子的。此外，這森林裏亦有不少土人的村落。」

「獵頭族？食人族？」杜雷問。

「傳說中是這樣，」小江說，「但其實這些只是接近原始人的人。這些土人大多數都是良善的，對於外來人祇會害怕而已。通常你不逼得他們太慘，他們也不會向你動武。白人探險家當然對自己是隱惡揚善的，他們去殺害那些土人的事情不提，到土人反過來報復時，他們就叫苦連天，於是就有那許多食人族、獵頭族的故事了。」

「既然他們並不可怕，」杜雷說，「那爲什麼你不派些人去呢？」

「我已經講過了，」小江說，「你是認識卡絲美公主的人，所以，你是最佳人選。」

「這祇是理由的一部份而已，」杜雷說，「聽你對那些土人們的一番辯護，我有一種感覺，覺得你是有所恐懼的，不然你不會先對我安慰一番了。」

小江嘆一口氣：「我們已經派過人去了。十個人一小隊，他們從這裏溯河而上，之後就沒有消息！」他拿起一根長長的棍子，指出路綫。

「你是說卡絲美公主被那裏的土人捉住了？」杜雷問。

「不是土人，是文明世界的人，」小江說，「那裏有一個訓練營。」

「什麼訓練營？」杜雷問。

「恐怖份子的訓練營，」小江說，「職業恐怖份子。你知道現在這個世界的，到處都發生恐怖流血事件，那些人都是受過訓練的，而這裏就是一個訓練營。並不屬於什麼國家，幾個僱傭兵，一些走投無路的罪犯在這裏主持訓練工作。你付出足够的代價，把人送去，他們就替你把人訓練成混身本領送回來。有很多國家會樂意把人送去受訓的。」

「卡絲美公主就是在這個地方？」杜雷問。

「是的，」小江說，「她就是在這裏了。」

這件事情來得太突然，杜雷心中有了許多問題，但是許多問題是不能同時發問的，所以他就祇能够逐條提出了。他問道：「既然你知道是一座訓練營，爲什麼祇派十個人去呢？」

「在派去之前，我並不知道。」小江說。

「這不是遲一點嗎？」杜雷問。

「我——也不是想的，」小江說，「假如我知道，我也不會派這樣少人去了。我還以爲十個人已經很足够。」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杜雷說，「究竟你是怎會知道卡絲美公主在那裏，而又不知道那裏是一座訓練營呢？」

「這是她的國家的情報錯誤，」小江說，「他們告訴我她是到這森林中去研究標本。」

「一個人？」杜雷問。

「當然不是，」小江說，「她有她的保鑣，此外還是一些嚮導，但他們到那裏之後都音訊全無了。這個地方，你知道是不毛之地，就連他們本國政府也管不了的。所以卡絲美的父親就求我帮忙了。」

「爲什麼他認爲你會答應呢？」杜雷問。

「因爲我也有些地方需要他帮忙的。」小江說。

「讓我猜，」杜雷說，「一些你要追的人躲在他的國家裏，假如你帮了這個忙，他就會讓你進去捉，是嗎？」

「大致是這樣，」小江說，「此外，他還答應讓我在他的國家裏，設一個分部，以後，那裏就不能够成爲逃亡者的樂園了。」

「研究植物標本？」杜雷皺着眉頭，「你以爲這是眞的嗎？她的父母會讓她到這種地方去？」

「這是她的專長，也是她的最大嗜好，」小江說，「你不知道嗎？她是專修植物學的，假如她發現一種什麼新品種，這種新的植物就會以她的名字爲名，這就是她的國家的光榮了。」

「唔，我也聽她提過的，」杜雷說，「但爲什麼她偏偏會揀一個這樣的地方去？這是巧合嗎？」

「坦白說，我認爲有兩種可能性，」小江說，「一種可能性就是她的保鑣把她綁架了，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她自願去的，什麼研究植物學，不過是一個藉口吧了。雖然我並沒有對她的父母提起這兩種可能性。」

「你認爲這兩種可能性之中又以哪一種爲較高呢？」杜雷問。

「她的保鏢當然有很乾淨的紀錄，」小江說，「但那不是我的紀錄，是他們的紀錄，我並不認識這些保鏢，所以我不知道。即使本來是乾淨的，也可能會受到別人的影響。至於第二種可能性，你是認識她的，你認爲她會不會？」

杜雷考慮了一陣，搖搖頭：「我看這可能性不很大了，我跟她談過，她給我的印象就是她是一個意志堅定的人，她對這個世界有她的一套看法。她是一個智慧而中庸的人，她不會做那種事情。她不是這種人，她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這種事情她分得很清楚。」

「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你知道得這麼多？」小江問。

「你跟一個人談一次話，就大致能夠了解這個人了，」杜雷說，「你也能夠這樣的，是不是？」

「這倒是眞的。」小江說。

「我說過我喜歡她，」杜雷說，「我不會喜歡一個傻瓜的。」

「那麼綁票的可能性就較高了？」小江說。

「別問我，」杜雷說，「我不敢肯定，你是比我知道得更多的。」

小江嘆口氣：「不論是綁票抑或是自願，我們都要把她弄出來了。假如是綁票，我們要把她搶回來，假如是自願，我們就要把她綁回來，她是一位公主，她沒有權成爲恐怖份子！」

杜雷看着他。小江又連忙解釋：「我不是干涉人家的自由，我祇是分辨是非黑白吧了，不論有怎樣崇高的理想，到那種地方去都是錯的。學會了殺人、爆炸、刦機，這些手段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也不能達成什麼崇高的理想。」

「假如她是自願去的，」杜雷說，「那我會企圖勸她回來，她不聽，也沒有辦法了。我不會把她捉回來的。」

「你怎麼講都不要緊，」小江說，「總之我知道你到了那個地方，看見她跟那種人在一起，那你不管她願意不願意，都要把她捉回來了。」

「你對這座訓練營的情形清楚嗎？」杜雷問。

「大約是在這裏，」小江指一指那張地圖。

「大約是在那裏？」杜雷說，「你連地點都不清楚，你叫我去找人？」

「那裏是一片森林，沒有什麼特別的標誌，連地名都沒有的，」小江說，「難道我能告訴你一個地址嗎？」

「從空中看不到？」杜雷問。

小江搖搖頭：「大部份是在地底，空地也是在樹蔭之下，從空中望下去不過是樹林的一部份而已。他們自己有一個名字叫蛇山，那裏有一座石山，裏面是許多蛇一般蜿蜒着的天然隧道，他們就是躲在那裏而進行他們的訓練工作的。」

「你這情報是怎樣得來的？」杜雷問道。

「我們捉到了兩個恐怖份子，」小江說，「騎刦飛機不成的。其中一個是日本的大學生，我們早已有他的案底，他是唸文科的，我們奇怪他怎會忽然之間懂得拿機關槍，怎麼懂得敎機師飛到什麼地方去，連飛機上有什麼儀器都知道，我問他從什麼地方學來，他就招供出來了。他是蛇山出來的學生。假如我早捉到這兩個人，知道那裏是蛇山訓練營，我就不會派十個人去了。」

「你對蛇山還知道一些什麼？」杜雷問。

「都是從那個日本學生口中知道的，」小江說，「他在那裏受訓了三個月，他應該知道得不少了。總之，他所知道的我都知道了，我有一份紀錄，你可以慢慢研究。」

「這兩個人，」杜雷問道，「他們有看見卡絲美公主在那裏嗎？」

小江搖搖頭：「時間不同，他們不會知道的。卡絲美公主去的時候他們早已走了！」

「那你想我怎樣做呢？」杜雷問，「一個人進那森林裏去找尋蛇山的所在嗎？那麼大一座森林！」

「我派去的那十個人，」小江說，「他們是帶去了一具電波指示器的，不停地發出電波，指出他們的所在，以便萬一他們迷了路，我們可以找到他們的所在。這電波指引器可以維持六個月。無綫電聯絡都沒有了，祇有這電波指引器仍然在發出着電波，一直停留不動在這裏。顯然這一隊人是已經遭受襲擊，他們也許被捉去，也許被殺掉了，我不知道哪一個可能性較高，總之，不希望是後者。他們在被襲之前一定先把這個電波指引器遺下了。你到達這個指引器的所在，你距離蛇山就不遠了。」

「你認爲我一個人能夠比十個人幹得更好？」杜雷問。

「十個人比較惹人注目，」小江說，「一個人可以偸偸摸摸。」

「你是講得輕鬆的，」杜雷說，「去的人不是你。」

「你走的路綫也不同。」小江說，「以前我們的人是溯河而上，但是這一次，你要在這邊起程。」他的棍子指着河的上游。

「你在開玩笑，」杜雷說，「那裏根本是什麼都沒有的。我懷疑可能連人都沒有。」

「正是，」小江說，「因此他們不會提防從那邊來，亦不會知道。」

「他們當然不提防了！」杜雷說：「因爲根本不可能從那邊來！」

「你可以用降傘從這裏降落，然後沿河而下。」小江說道。

「你倒是很會爲他人作打算的。」杜雷諷刺地說。

「是的，」小江說：「我就是特別把這個任務留給你，因爲我知道你是很喜歡做這種事情的，所以我就特別把這個任務留給你了。」

這倒是講中了杜雷的心事的，因爲沒有別的事情比較冒險更令他感興趣的了。尤其是在特殊情況之下的冒險，以及別人不能做到的冒險。

「尤其是又有美女牽涉在其中。」小江說。

杜雷還是沒有做聲，小江又說：「假如你認爲還有別人能夠勝任的話，我倒希

望你介紹給我一個。」

杜雷祇是凝視着那幅地圖。

好一會杜雷才再度開腔。他說：「你說卡絲美公主已經失踪了三個月，而我則提供了我的意見，認爲她不會是自願到那裏去受訓的，那麼我們就假設她是給綁票到那裏去的吧。那麼，目的是什麼呢？勒索？」

「他們並沒有收到勒索聯絡。」小江說。

「那爲什麼在那裏逗留這麼久呢？」杜雷問。

「假如她不是自願去的！」小江說：「那我就猜她大概是正在接受强逼洗腦了。也許他們仍然希望把她變成一個恐怖份子。」

「第二個問題！」杜雷說：「假如我救她出來了，我怎麼逃走呢？那裏會有很多人追我的。」

「所以這件任務就非要這樣一個人去進行不可了！」小江說：「而且必須是一個人。你把她救出來，你想辦法令他們落後你一天路程，你在他們那裏留下另一個無綫電指引器，然後你用無綫電通知我，我們會派飛機去把蛇山炸掉，並且派傘兵部隊去接應你。這當然是相當野蠻的行爲，但反正這窮國家是連飛機也沒有的，而且我們不過是把他們的森林炸掉一塊吧了，他們很可能根本不會知道，就是知道亦不會介意。」

「都炸掉？」杜雷問。

「那地方是製造恐怖和暴力的地方。」小江說：「你不能跟他們講道理的，祇有用他們的方法去對付他們！」

杜雷聳聳肩，說：「本來我也是不贊成這種辦法的，不過正如你所講，這種人就是感化也感化不來的，也祇有以暴易暴了。」

「大致的情形就是這樣了！」小江說：「你祇要看看有關蛇山那份資料，就可以知道得更詳細。」

「那兩個從蛇山訓練出來的恐怖份子，」杜雷說：「他們現在呢？」

「他們已經死了。」小江說。

「什麼意思死了？」杜雷說。

「是我安排他們的死亡的！」小江說：「在外間人的心目中，他們是已經傷重身死了，是我把他們收藏起來的，既然我知道了蛇山的秘密，我就不想別人知道我知道了。」

「這倒是對的！」杜雷說：「但當然，這件事情，我是還有考慮機會的吧？」

「你當然有考慮的機會了！」小江說：「你不願意做的事情，我怎能强逼你做呢？」

「很好。」杜雷說：「讓我考慮一下吧。」

但是杜雷說考慮似乎是多餘的，其實他的眞正意思應該是研究清楚那些資料。這樣一件事情，各方面的條件都合他的胃口，他是很有興趣管的，小江請他做的事情，多數是認爲他必然很感興趣才會叫他做，所以他是極少拒絕的，而這件事情，亦是一樣，結果，杜雷還是到這個地方來了。

× × ×

那熱帶的驟雨如傾盆一樣下來，下得大，但在大約一小時之後，就雨過天青了。杜雷再把那隻有小窗子的無綫電取出來，對一對。那指針仍然是指着那個固定的方向，在微微地擺動着。這指針所指的，也就是小江所講那個無綫電指引器的所在，證明那隻電波指引器所發出的電波仍是强烈的。小江說那隻電波指引器可以支持六個月時間，這並沒有錯誤。六個月，現在並沒有過去了很多時間，而杜雷假如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大約十天左右就可以到達了，他是還有很多時間的。

當然，這種事情，也是愈快就愈好，所以他雖然有很多時間，也不要浪費了。

雨停了，杜雷便把帳幕收拾好了，放進背囊之中，又從另一隻背囊裏取出另一件東西。這件東西則是一隻橡皮艇，摺起來是很小的一塊，但是他用一筒壓縮氣納入橡皮艇的氣咀，很快就把橡皮艇灌滿，成爲一艘相當大的橡皮艇了。這種壓縮氣他有很多筒，所以這隻橡皮艇他也可以使用很多次了。

他把他的用品都放進了橡皮艇，沿河而下。

路上暫時是不會碰到什麼人的，假如說與世無爭，在目前這個階段他是眞正與世無爭了。他知道這裏許多哩路之內很可能連土人都不會有。頭上的天空忽然之間又變得那麼晴朗，就像剛才那陣雨是並未發生過的事情。藍天白雲之下，那種孤獨感是奇妙的，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幾乎任何時間都不可能與另一個人距離超過一百呎，而現在他知道他與最接近的一個人類的距離都是以十哩計算的。這是一種陌生的孤獨感，亦可以說是一種可愛的孤獨感。世界上的人類實在是太擠逼了，使人類對自己的同類已很難再有好感。

杜雷的橡皮艇就是這樣順流而下，河水流得不急，也不太緩，總之他是不需要馬達和划槳的，就這樣讓河水把他帶走就行了。

接近中午的時候，杜雷就打開背囊，取出一枝魚叉來。那是一枝三叉的鋒利射魚叉，柄祇有半呎長，不過却是中空的，一拉開，那柄就變成有三呎長了。

他用魚叉把橡皮艇推到河邊。那一部份則是比較多石的，但他一點也不担心他這橡皮艇會給那些石頭擦破，因爲他知道他這橡皮艇的外皮是一種非常堅韌的特種纖維製成，要把它弄破實在並不容易。

由於那裏是多石的底，河水也變得非常清澈了，杜雷可以看到許多魚游在那不到三呎深的水中。這眞是難以置信的事，在這樣淺的水中，有些魚竟有六七呎那麼長，而且對人毫不避忌。但杜雷早就知道有這種事情，這是一個許多年來都沒有人類到過的地方，這裏的魚甚至還不曾學會害怕人類。他的魚叉就是這樣用的。

杜雷不太貪心，他的魚叉一刺下去，刺中了一條大約兩呎長的，把它提到了船上。

這就是杜雷的午餐了。他沒有帶來很多食物，而且假如祇吃乾糧而沒有新鮮食物，這實在亦是一件難過的事情。這森林中的食物多的是，他是絕對不愁餓死的。在吃的方面，小江那個組織的科學家們亦

已替他研究好了。杜雷知道這裏有很充足的魚類，也有很充足的野獸和水果。水果方面，當然很可能有些未爲人知的有毒品種，但也有很多種是已知可吃的，杜雷祇要吃那些自己認得的，而自己不認得的不要去碰就行了。

十分鐘之後，這條魚已經給穿在魚叉上燒了。魚的下面則是一隻石油氣爐子。這是爲了石油氣的火沒有烟。

自然這森林裏是有着很多天然的燃料的，譬如那些枯枝枯葉，就隨處都是了，即使是剛剛下過雨，在猛烈的太陽光下，很快就會乾起來的。但這種燃料是不行的，因爲有火的地方就有烟，烟升起來，遠遠都可以看得見，看見有烟，就知道有人了。

石油氣爐的火則是沒有烟的火。

也許用枯枝枯葉生起來的野火是會使他這魚更好味道的，但是在目前的環境之下，他是不能够太苛求的。

杜雷不慌不忙地吃完了他的午餐，留下了吃剩的小半條魚在地上，就退後，退回岸邊那艘橡皮艇的旁邊，等着，手中拿着一把手槍。

過了一會，就有一隻毛茸茸的小獸出來了。像松鼠也像兎子。這東西顯然是給杜雷的食物的香味引來的，也許牠是已經等待了很久的了，當杜雷一離開，牠就出現來收拾殘餘。

杜雷扳了一次槍機，由於槍咀上有滅音器，那隻小獸在地上滾了兩滾，就不動了。想來吃東西，現在却變成了食物。牠就是杜雷的晚餐。杜雷也忘記了這東西是叫什麼名字了，但他知道在他食後牠就會出現，所以他吃過了一餐之後，另一餐就會出現。

這是一個很容易生活的地方。他奇怪到這裏來過過一段日子的人爲什麼還會到外面去進行什麼恐怖活動。

到了這裏，就應該明白塵世的紛爭是多麼沒有意義了。

杜雷提着那隻小獸回到他的橡皮艇上，把繩子解開了，又讓那艘小艇載着他順流而下。他在艇上是沒有什麼可做的，所以他有很多時間可以把那隻小獸剝皮宰凈。指導他的科學家說這種小獸是味道鮮美而營養豐富的，到了晚間，他就可以知道了。

他就這樣坐在那艘橡皮艇上漂流了一整天，到了黃昏的時候，他又把橡皮艇拖到岸邊。這一次他則是把艇中的氣放掉了，摺起來。他不想在睡着時這艇意外地給冲走。

那隻小獸在爐火上燒着的時候，他就把營幕蓋搭起來，然後洗一個澡。

那隻小獸的味道果然是非常之好的。

杜雷吃飽了之後就睡覺。在以後的幾天之內，他都是會這樣了。距離目的地還是太遠，他是不需要担心的。

晚間洒過一次大雨。這就是把橡皮艇收起來的理由。難保他的橡皮艇不會給大雨冲走的。

第二天起來，天又晴了，不過當他行駛在河中的時候，雨又下來。他就在艇上搭起了帳篷。他的儀器是不方便淋濕的。

雖然淋濕了也不一定就會損壞，在設計的時候早就已經想到了防備潮濕這一點了。不過電器的東西總是以不濕水好一點的。

這個地方的雨是最難測的，這一次以爲洒一陣就會完了，偏偏却是一下就下上好幾個鐘頭。這雨之大是非同凡响的，一下來河水就漲，而且也流得快得多了。杜雷在河中心漂流着，必須很小心保持平衡，船一翻轉，就很不好玩了。

保持平衡不難，祇是這雨下到中午還不停，就使杜雷的午餐沒有可能那麼寫意了。他祇好用帶來的乾糧充飢。

第三天好一點，天一直都晴朗的，沒有下雨，不過下午過了一半的時候，無憂無慮的杜雷偶然扭頭向左岸一望，就嚇了一跳，全身都緊張起來了。因爲他看見左岸的林中有一縷白烟升起來。有烟的地方就是有火，有火的地方就是有人。而且那火的所在看來距離河邊是不太遠的。

他連忙把橡皮艇拖到右岸，放掉了氣，把東西都在密林中藏好。不論那些是什麼人，起碼與他是有一河之隔。

他拿出望遠鏡來望向對岸。光綫是充足的，可惜樹林是那麼密，望遠鏡也是無用武之地的。他在心裏咒罵着。小江的情報及預測，這裏沒有人！他們不會防備這一部份，那麼這烟是從何而來的，生火的人是從何而來的？

杜雷考慮了一陣，決定最佳的方法就是去看看了。他必須肯定那些是什麼人，這樣才不會有後顧之憂的。

杜雷從他的裝備裏取出了一隻防水膠袋，把手槍包裹起來，就携帶着下水，向河的對岸游去。

他安全地在對岸登陸了。起碼他的望遠鏡已首先告訴他對岸的岸邊是沒有人在等着他的。

他把膠袋解開了，小心地通過樹林前進。在方向的方面他是摸得很準的，他是一直向那烟升起的地方前進。不時，他也會爬上一棵高樹上，看看他距離那烟有多遠。

大約一個鐘頭之後，他就到達了那堆火了。

他並沒直接走到火旁，祇是躱在樹後看着。他發覺那祇是一堆餘燼。火已經熄了，祇是烟還在升起來。沒有什麼人在附近，祇是有一些吃剩了的肉骨頭。當他出現的時候，那裏有好幾隻像兎子也像松鼠的小獸匆匆竄走。看來生這火的人已經離開了好一段時間了，而且亦不會在附近。不然那些小獸就不會來大吃一頓了。

杜雷到了那堆火，把那些肉骨頭檢起來看看。也是他吃的那種小獸，頭部雖然也燒熟了但並未給吃掉。

既然多的是食物，也用不着把一隻小獸的頭也啃乾凈了。杜雷拔出一把小刀來，把那隻獸頭的一個部份的皮肉刮去，就可以看到一些使他毛骨悚然的東西了。那是一個子彈洞，穿過了頭骨，從這一邊進去，而從另一邊穿出來。第二個獸頭也是一樣。

由於有兩個獸頭，又憑那些吃剩的獸骨的分佈，杜雷可以看出有四個人曾在這裏進食。無論如何不會是一個人，因爲一個人是絕對不需要吃兩隻的。現代化的來

復槍，杜雷可以猜出是屬於什麼人的了。蛇山那個訓練營，他們當然是用現代化武器的人了，因爲錢對於他們是不成問題的，他們會買最現代化的武器，也必須用最現代化的武器，他們那種行動，是不能够帶一些古老的武器去做的。

原來那些人也逃到這裏來了。這就使杜雷的處境十分困難了。他本來是到這裏來突襲的，他還預算幾天之後才會需要提防，但現在巳經碰到他們的人了，假如再前進，他又會碰到多少呢？

他不明白的一件事就是那些人到這麼遠來逃什麼呢？除非他們是預先得到了風聲。難道小江的組織裏有人洩漏了風聲嗎？這似乎不大可能，因爲這個計劃當然不會有很多人知道，而知道的也祇是可靠的人而已。也許小江的人在下游那裏是裝模作樣得太過份了。

總而言之，杜雷覺得還是不要逗留在這裏了，對方有四個人，無疑都是受過了訓練的人，也無疑地是會毫不遲疑地開槍殺人的人，怎麼算都是不值得與他們碰面的。於是杜雷小心地退後，很小心地通過森林，回到了河邊。他小心地觀察着，相信河邊並沒有那四個人在着，便把槍放回膠袋裏，向對岸游回去。

到了離開對岸大約二十呎時，槍聲忽然响了。一顆子彈射中了他身邊的水面。

「不要！不要！」他連忙擧起雙手叫着，「不要開槍！我投降！」

「你有一把手槍！」果然聲音是從那邊的樹林中傳出來的；使他很意外，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他却看不見開槍的人是在何處。

「是的，是的，」杜雷也連忙承認，「但我不準備抵抗！」

「把槍拿出來，丟上來吧！」那把女人的聲音命令。

杜雷祇好遵命，把掛在腰間，垂在水面之下的手槍也取了出來。

杜雷把槍丟到河邊的樹林中了。

「好了，」那女人說，「現在把兩手放在後腦上，走來！」

「我們該在他的肚子上開一個洞！」另一把聲音說；又是另一個女人的聲音。

「不要亂來，」第一個女人說，「他可能還有同伴的！」

杜雷很感激這個女人的理智。他把兩手按在後腦上，走上河邊，進入樹林中。就是他的供應品收藏的地方了。他看見他的東西巳經被佔據了。四個女人，有一個是相當美麗的金髮碧眼的女郎，另外三個都是黑頭髮的，但都不是東方人，有兩個看來是拉丁美洲人，而一個則是中東人。

她們身上穿着的是軍服，而手上拿着的是現代化的自動步槍，這些裝備使杜雷毫無疑問地知道她們是什麼人了，不過有點此較特別的就是她們的軍服相當破爛。

森林遇伏　弩箭如雨

杜雷看着她們身上的破爛軍服。這時他就有一個印象：她們像是在逃亡的人。

杜雷假如有什麼猜測，由於還未曾證實，所以是不方便說出來的。他祇能够說盡可能對他有利的話。他說：「我不知道有什麼地方開罪了你們……我先告訴你們我的眞相吧。我是來這裏研究生態學的科學家，我一路從上游下來，我沒有做過什麼不對的事情……」

「什麼生態學？」那個南美洲的女郎問。

「這是一種科學。」那個金髮女郎說。她似乎比較懂一點，但顯然也是不大懂的。

「我研究的是魚類和獸類，」杜雷乘機胡說八道一通。

「你研究這些，那你帶着武器幹什麼？」金髮女郎問。

「打獵、自衞，」杜雷說：「一個人在這樣一個地方，總不能够手無寸鐵吧？你看我的科學儀器還多過武器。我知道我可能遇到危險，但我沒有想到會遇到這種危險！天！幾位小姐，你們究竟是什麼人，你們怎會在這樣一個地方？你們又不是土人！」

「閉咀！」南美洲女郎喝道。

金髮女郎的槍一擺：「你研究科學那你游到對岸去找我們幹什麼？」

「我不知道有什麼人在那邊，」杜雷說，「假如是文明人，我就有伴，假如是獵頭族生番之類，我就趕快逃命！」

「逃到什麼地方去？」金髮女郎問。

「順流而下，」杜雷說，「你們不知道嗎，這河的下游，河口有城市！」

「你不能順流而下——」那個南美洲女郎開口說，但那個金髮女郎一個眼色使她閉上了咀巴。

「你不能逃回上游去嗎？」金髮女郎問。

「爲什麼要逆水？」杜雷說，「順流而下又快又不費力。」

「假如一定要你回到上游去呢？」金髮女郎問。

「那祇好走路了。」杜雷說，「你們看見我的船的，又沒有馬達，怎麼可以回到上游去？」

「你又怎會由上游下來？」金髮女郎問，「我知道那上面什麼地方都沒有。」

「我是由飛機空投下來的，」杜雷總算說了一句眞話，「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研究上流的環境，沒有經過文明浩刦的地方。」

「這傢伙是傻蛋！」南美洲女郎說。

「假如我要你帶我們回上游去，」金髮女郎說，「要你找飛機來接我們呢？」

「這是不可能的，」杜雷說，「我沒有無綫電與什麼飛機聯絡！」他一面這樣說着，一面慶幸他的無綫的構造是特殊的，他可以硬說是研究生態學的儀器；「你聽我講，假如你們是迷了路，我這裏有一張地圖，你可以看到下面河口有城市！」他是有備而來的，萬一給捉住了，他可以冒充是科學隊。

「我們不要到下游去！」那個南美洲女郎不耐煩地說。

「我不明白，」杜雷說，「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我看他講的也是眞話，」那南美洲女郎說，「他有這許多儀器，他似乎不可能帶了這許多東西步行到上游去，再坐橡皮艇下來捉我們……」

「誰說我是來捉你們的？」杜雷說。

這一次那個南美洲女郎簡直懶得再跟這個傻蛋講話了，她祇是瞪了他一眼，繼續對那金髮女郎說：「而且他用的武器跟我們的也不同。」

「我也不知道相信他好還是不相信他好。」金髮女郎說道。

「把他殺掉，就不用懷疑什麼了。」

「伊蓮，」那金髮女郎嘆一口氣，「我們已經受够了那個。我們不能殺人。」

「那我們拿他怎辦？」伊蓮問。

「把他縛起來，」那金髮女郎說，「看看以後會發生什麼吧。」

跟着她就在杜雷的咀巴上貼上了一片膠布，使他不能再講話了。

伊蓮對他的裝備很感興趣，拿出他那瓶驅虫劑爲自己噴了一下，又替杜雷噴了一次。然後她又把他的東西翻動着。

那個金髮女郎則祇是坐在那裏，吸着杜雷的香烟，陷入沉思中，似乎另有一番憂慮，她是沉默的一個，看來也是智力較爲發達的一個！

後來她開口說：「伊蓮，你別攪人家的東西了，看看她們又如何吧。」

伊蓮祇好走開了，但却拿走杜雷那瓶驅虫噴霧劑，大概是要拿去與她的同伴們分享。

伊蓮走了之後，那個金髮女郎把杜雷的香烟吸剩了濾咀，然後把烟蒂塞進泥土中，杜雷注意到她並不是隨手丟進河裏，丟進河裏就可能給河水帶到下游去了，他自己吸烟時也是同樣處理烟蒂的。她瞥了杜雷一眼，說：「假如我們是冤枉了你的話，那眞對不起，但我們是要爲我們的性命着想的！」

杜雷苦着臉。

拿了一根他的香烟，用他的打火機點火，過了一會，她又說：「不過，我覺得你講的似乎又不全部是實話，我想不出來，但我總覺得你有些地方是騙我們的。」

杜雷祇能够聳聳肩。

伊蓮回來了，瘋瘋癲癲地咭咭笑着對金髮女郎說：「我告訴她們我們捉到的是一個傻蛋，她們也相信，嘉露說她以前有個男朋友就是這樣，跟她上床之前講科學，之後也是講科學，最後她忍不住，就這樣離開了他，不過，她們却很欣賞你這東西。」舉舉那隻噴霧瓶，「在這裏，這是很豪華的享受，我們可不能浪費。」她把那隻瓶子放回了杜雷的儀器中。

伊蓮又對那金髮女郎說：「假如我們不放他，那我們就這樣帶着他跟我們走，是嗎？」

「以後再算好了。」那金髮女郎說。

杜雷躺在那裏，不能說話，然而又不能動，後來，在接近黃昏的時候，伊蓮又離開了，這次拿走了杜雷那裝上了滅音器的槍，當她回來時是大約一個鐘頭之後，她帶回來了一條大魚和兩隻那種小獸。

她動用了杜雷那隻石油氣爐子把這些食物燒熟，與那個金髮女郎一起吃過，然後兩個人就走了，剩下了杜雷一個人在那裏！

一會兒之後另外那兩個女郎回來了。

她們是回來吃剩下來的那一半食物，而這一次，她們是把杜雷的咀巴的膠布掀開，餵他吃了個飽，讓他免受腹如雷鳴之苦。

跟着她們就把火弄熄了，杜雷聽見她們在黑暗之中脫下衣服，下水洗澡，起碼他是看不見的。

但在黑暗之中，杜雷却動起來了，他慢慢地把手從縛着他的繩子中脫了出來。

看來那個伊蓮是粗心大意的傻蛋，她雖然學會了怎樣把一個男人打得痛不欲生，但是她却不大懂得縛人，杜雷運用了一種相當老套的技巧，就是在痛苦之中也極力把身子的肌肉盡量鼓脹起來，也許就是因爲他正在痛苦之中，伊蓮以爲那是一種痛苦的反應，所以沒有特別去注意吧，總之結果就是繩子縛得並不如她想像中之緊，再加上繩子乾了，就更鬆一點了，身上的繩子鬆了，手上的繩子就沒有那麼緊，杜雷的手掙扎着就可以脫出來了，他的手一恢復了自由，其他的部份就完全不成問題。

那二個女郎在小河中寫意地浸着，遲遲都不願意出來，因爲現在是她們休息的時間！

不過她們終於還是爬上岸來了。

她們上來，杜雷也坐起來了，她們的兩把自動步槍就在杜雷的手中，槍咀抵着她們的肚皮。

「不要動。」杜雷說：「你們知道這是甚麼東西，也知道可以在你們的肚子上開一個多大的洞的。」

她們都不動了。

「也不要做聲。」杜雷說。

她們已經懂得不做聲了。

「現在。」杜雷說：「穿上衣服吧，慢一點，你先，你不要動。」

她們兩個在黑暗中摸索着，輪流穿回她們的衣服。

幾分鐘之後，她們都穿好了！

「你。」杜雷吩咐其中一個，「現在你去叫她們兩個回來，我要跟她們談談，記着，我有你們一條命在手中，假如她們開槍，我也會把你們一個帶走。」

那個女郎一聲不響地走了。

過了一會，伊蓮與那個金髮女郎也回來了，這時杜雷與他的人質已經退到了河岸的月光下。

三個回來的女人的槍都指着杜雷，這大概是那金髮女郎的主意了，而開口的也是那金髮女郎。

她說：「朋友，你祇能够放一槍，我們却有三個人，你祇有一個人，我們有三個人，你祇能放一槍，你一放槍，你就死了，我們寧可失去一個人，也不想全部給你們捉去。」

「我的槍咀前面這位小姐也許却不會這樣想。」杜雷說：「不過也沒有關係了，我並不是要捉妳。」

他說着就放手，讓他手中的槍跌在地上。

給指住那個女郎馬上跳起身，叫道：「你，瑪莎，你想讓他殺死我。」

「別吵。」那金髮女郎喝道。現在，杜雷是頭一次知道她叫瑪莎了。

「你這個傻瓜。」杜雷說：「妳第一件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拿起我的槍來指着我，不過也不要緊了。反正瑪莎的槍咀也一

直沒有離開我的身上。」

「但她說她要犧牲我的性命。」這是那個中東女郎。

「她當然要這樣說了。」杜雷說：「因爲她不相信我會用我的命換你的命，誰想死呢？」

瑪莎冷酷地走過來，槍咀抵在杜雷的額上：「科學家，是嗎？你這科學家倒眞本事，你能做科學家不能做的事情。」

「妳以爲你贏了嗎？」杜雷說：「我大可以把她們兩個縛起來，然後去把你們兩個殺掉的，你會連自己怎麼死法都不知道的。我不過是想跟妳談清楚吧。」

「有話講吧。」瑪莎說。

「我要講的就是我並不是來捉妳們，也不是來殺妳們的。」杜雷說：「而這一點已經用事實證明了，妳覺得你還需要拿着槍嗎？」

「唏，是呀！我認爲他講得對。」伊蓮說。

瑪莎把槍放下來了，不過大概亦並不是因爲伊蓮的慫恿而這樣做的。

杜雷說：「我們坐下來談，怎樣？我可保證我是一個人的，我並沒有同伴。」

「好吧。」瑪莎說着揮揮手！

四個女人都圍着杜雷坐下來了。

「你究竟是甚麼人？」瑪莎問。她的說話總是實際的。

「我叫杜雷。」杜雷說：「你們兩個呢？你們叫甚麼名字？」

伊蓮又變得很熱心了，作起介紹人來，說：「這個是潔米，這是露莎蓮。」

「你少講幾句話行不行，伊蓮？」瑪莎不耐煩地說，「杜雷先生，別忘記，我們還是有槍指着你。」

「讓我先講一句好了，」杜雷算過情形，覺得他這個科學家的角色是再扮演不下去了，「你們的制服上的徽號，你們是蛇山來的？」

大家都深吸了一口氣。瑪莎說：「你對蛇山知道些什麼？」

「知道得不多，」杜雷說，「祇是知道有這個地方。但是我聽你們講，看你們的打扮的狠狽，你們似乎是從蛇山逃出來的。」

瑪莎嘆一口氣：「是的。你能帮助我們離開嗎？」

「順流而下，你們就可以到達有人烟的地方了。」杜雷說。

「我們知道這個，」瑪莎說，「但順流而下，我們就會給他們捉到了。你以爲爲什麼我們要向這邊走？就是因爲他們不會追來。這邊是沒有出路的。我們本來有六個人，現在已經祇剩下四個。」

「你說他們不會追來，」杜雷說，「那爲什麼你們又懷疑我是追來的呢？」

「這一點不能肯定的，」瑪莎，「而且，我們覺得這個地方似乎不應該會有外人出現。」

「我知道蛇山是一個什麼地方，」杜雷說，「你們穿着軍服，你們有武器，看來你們不會是被囚禁在那裏的人，那爲什麼你們要逃出來？」

「因爲我們有腦子，」伊蓮用手指指自己的腦袋。

「我們都是年輕的人，」瑪莎接着說，「我們都有理想，改變這個世界的不公平的地方——」

「也許是別人灌進你們腦中的理想？」杜雷問。

「現在想起來很可能是的，」瑪莎嘆口氣，「我們都是太年輕了。」

「但是我們有腦子，」伊蓮說，「在那裏面，我們漸漸發現恐怖活動不能解決世界的問題。」

「無論如何不會是經由這一類人之手可以解決的。」杜雷說。

「你不知道那裏面的情形是多麼可怕，」伊蓮說，「你眞的不會相信。」

「你告訴我看看我相信不相信吧。」杜雷說。

「他們——他們要把我們變成完全沒有人性的殺人機器，」伊蓮說：「你知道他們殺我們的格言是什麼嗎？」

「在任何時候，不爲任何理由，殺死任何人。」杜雷冷靜地說。他這是從那個日本人那裏聽到的。

「大概是這樣，」伊蓮說，「他們每天都向我們講解這些理論，訓練我們各種本事，怎樣用爆炸的，怎樣用槍，怎樣徒手搏鬥，怎樣計劃謀殺一個人，怎樣進攻領事館，怎樣與軍警對抗，怎樣刦機。這些在練習的時候都很好玩，但是當他們叫我們眞的動手去殺人的時候——唉！我們做不到！」

「你怎知道你做不到？」杜雷問。

「因爲我知道我做不到。」伊蓮說，「當他們叫我們在殺死那些人的時候，我想殺的就是他們。」

杜雷頸背上的汗毛豎起來了，因爲這是他並未聽聞過的事情，他問道：「他們叫你們殺死什麼人？」

「他們捉到了二十幾個來來族人，」伊蓮說，「他們這裏面有一處地室是做演習場用的。他們把幾個來來族人放進去，然後叫我們進去殺掉，這是實習，那些來來族人不知道他們在裏面幹什麼，連自己是怎樣死的都不知道，他們叫我們去幹時，我們不肯，於是我們就給關進黑房裏挨餓三天，再接受進一步的訓練。我們六個人，就是在關在黑房裏的時候決定逃走，有一次我們給派到樹林去練習叢林作戰，我們就走了，一直不回頭，直到現在。」

「來來族人是什麼人？」杜雷問，「我沒有聽過有這樣一族人？」

「來來族是森林中的一個都落，」瑪莎解釋道，「本來是離開我們很遠的，但有一次，一隊守獵隊伍迷了路闖近蛇山營，就被捉了起來了，來來族人很會行獵，但他們不殺人，他們是完全無辜的人，給這樣用來作犧牲品！我們實在做不到。」

「這倒是很好的訓練。」杜雷諷刺地說。

「也同意他們的方法？」伊蓮反感地道。

「站在他們的立場來說，」杜雷說，「這是好辦法，這樣可以保證你們將來出去可以毫不考慮地殺死無辜的人了。」

「但，你是反對做這種事情的。」伊蓮說。

「當然我是反對這種事情的。」杜雷說。

「那麼你們能够把我們救出去嗎？」伊蓮說，「我猜他們以爲我們逃到這邊是必定死去的，所以他們不追來了。」

「你怎知道他們不會以爲你們是逃到了下游去？」杜雷問。

「他們在下游有耳目，」瑪莎說，「我們到了那裏，一定要登陸，一定要跟人接觸，他們就可以找到我們，把我們殺死了。」

「對了，」杜雷說，「假設我把你們救出去，把你們送回家，那又如何？你以爲他們要多少時間可以找到你們？那時，你們又可以活多久？」

「那我們怎麼辦？」那個中東女郎潔米緊張地問。

「把蛇山毀滅。」杜雷微笑。

「你瘋了，」瑪莎說，「這是不可能的。」

「你認爲不可能嗎？」杜雷微笑，「我就是來做這件事情的。」

「你，你一個人？」瑪莎問。

「不，」杜雷說，「五個人。」

「你還有同伴？」伊蓮說，「你說你是沒有同伴的。」

「我的同伴就是你們，」杜雷說，「你們要幫助我做這件事。」

「不！」伊蓮叫道：「我們不會再回到那裏去的。」

「那你們留在這裏好了，」杜雷說，「反正我也本來不預算有助手的。」

「你是個瘋子！」瑪莎說，「一個人，你知道那裏有多少人嗎？」你知道那裏是怎樣一個地方嗎？那裏充滿了兇手！」

「這些我都略有所知，」杜雷說，「不過我歡迎你們再告訴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的忠告就是叫你忘記了這件任務，」瑪莎說，「不管你是什麼人。」

「但是我沒有選擇，」杜雷說，「我從空中下來了，我不能够再飛上去。我沿河下去，我可能給他們捉住，所以我也祇有跟他們一拚了。」

「我們能够幫你就祇是告訴你我們所知的一切，」瑪莎說，「我門寧可在這裏做野人，終於病死，我們也不會回去。」

「那很好，」杜雷說，「我首先要知道被囚禁的人是在那一個部份。」

「那些來來族人？」瑪莎問。

「我不相信我找的人是與來來族人關在一起的，」杜雷說，「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沒有女人給關起來呀。」瑪莎說。

「你們肯定嗎？」杜雷問。

「這個倒不能肯定了，」瑪莎說，「有些部份我們是不准去的。譬如猩猩他們的總部。」

「猩猩沙加巴是嗎？」杜雷問。

「你認識他？」瑪莎問。

「不認識，」杜雷說，「但我知道有這個人，我也知道假如我要把我的人救出來的話，第一個要殺死的就是沙加巴。」

「現在我相信你是眞的瘋了，」伊蓮說，「你要毀滅那個地方，還有一點可能。但你要進去把沙加巴殺死，把一個人救出來，然後才毀滅那個地方？天！你眞會做夢。」

「不久前有十個人企圖進來，他們都給殺掉了，」瑪莎說，「那是十個人。」

「誰幹的？」杜雷的表情嚴肅下來。

「沙加巴和他手下的職業兇手，」瑪莎說，「他說那是專家的工作。我們很慶幸他沒派我們去，因爲我們不會動手。」

「那你怎知道？」杜雷問。

「他回來之後告訴我們，」瑪莎說，「他們把這十個人槍殺了，然後把他們拖進樹林深處，遠離河邊，這樣屍體不會沿河流下去，而樹林裏有不少野獸會把屍體上的肉吃掉。他說在森林裏，不一定要把屍體埋起來，放在地面會解決得更快。」

「那些是我們的人，」杜雷說，「我的朋友。」

「我——很抱歉，」瑪莎說，「但，十個人也幹不來的事，你一個人去幹？」

「他們沒有防備，」杜雷說，「他們去的時候還不知道有蛇山存在。」

大家沉默下來了，也低下頭。杜雷臉上的表情使他們難過，她們可以感到杜雷的心情是如何的。

「我現在再添了十個理由要去了。」杜雷終於說。

「你要救的究竟是誰？」瑪莎問。

「也許她不是給關起來的，也許她也是在那裏受訓，」杜雷說，「但假如她是自願的，我也要把她硬捉出來了。」

「對，」伊蓮說，「還自願留在那裏的人應該鞭打一頓，打醒頭腦，不然就殺掉算了。」

「等一等，」杜雷說，「我找的這個女人叫卡絲美，是一位公主，假如她自願在那裏受訓的話，你們也許會認識她！」

「名字沒有用，」伊蓮搖搖頭，「我們到了那裏，都沒有名字，祇有一個號碼，我們不知道誰是誰，誰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到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誰。這些祇有猩猩才知道。」

「噢，」杜雷頹喪地嘆一口氣。這一點那個日本人也講過了。果然是眞的。

「不過，」瑪莎說，「那裏女人是很少的，只有五個，也許把你這位卡絲美公主的模樣形容出來，我們會有一個概念。五個不算多，但容易認出來。」

「卡絲美公主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杜雷說。

杜雷詳細地把卡絲美的樣子形容了一次，之後，伊蓮說：「朋友，那你還是準備把她硬捉出來吧，因爲她就是一〇二五號。」

「我不相信！」杜雷說。

「你愛上了那個女人嗎？」瑪莎問。

「不，」杜雷說，「我們是朋友，我了解她，她也認得我，這是我來負担這個任務的原因之一。」

「一位公主要成爲恐怖份子，這的確是一件難以置信的事情，」瑪莎說，「也許是你不了解女人，也許是我不了解女人吧，但是依我所見，你這位卡絲美公主似乎是很熱心的。自然這是我個人的印象，你問他們吧！」

另外那個南美洲女郎和那個中東女郎都沒有做聲，顯然對瑪莎的看法表示沉默的同意。伊蓮也說：「假如她不是那麼熱心，她現在已經跟我們在一起了！」

「她不可能做那種事情，」杜雷說，「她不可能動手殺死無辜的來來族人！」

「她沒有殺死無辜的來來族人，」瑪莎說，「至少在我們離開之前還沒有。」

「她有給派去做這件事情嗎？」杜雷問。

「沒有，」瑪莎說，「她還沒有資格。她的槍法還不大行，分數太低了，她還得再經過一些訓練！」

「依我看，她是一個相當笨的女人，」伊蓮說，「每一種分數都是很低的。」

「她並不笨！」杜雷說。

「一個美麗的女人並不一定就是一個聰明的女人，」伊蓮說，「我跟她一起受訓了兩個月，我知道她並不聰明。假如像我這樣笨的一個女人的分數也比她高，她就不是很聰明了！」

瑪莎微笑：「這還是頭一次伊蓮承認自己是笨的！」

「這個讓我來決定好了，」杜雷說，「聰明也好，笨也好，反正我是要把她弄出來的！」

「我們能讓他去嗎？」伊蓮對瑪莎說，「假如他給捉住了，他就會透露我們是在這裏！」

「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裏，」瑪莎說，「他祇能告訴他們我們還活着吧了。我們在這裏總有一天要死的，不然就是嫁個來來族人，生一大堆沒有衣服穿的孩子！」

「別告訴我將來我會怎樣！」伊蓮呻吟地說，「我連想也不願意去想！」

「你們不要跟我一起去，那很好，」杜雷說道，「但起碼你們可以告訴我你們離開時那裏的情形，你們在那裏的生活程序！」

這個由瑪莎來發言了。她講的與那個日本人是大同小異的。

杜雷很想再問卡絲美公主更詳細情形，但他沒有說出來。他說：「很好，多謝你們告訴了我這許多。現在我們還是睡覺吧。明天早上起來，假如你們醒起了，還有什麼値得告訴我的，請通知我一聲。」

第二天杜雷很早就醒過來，但是那幾個女郎却比他起得更早，他發覺她們已經起來了，而且看樣子她們似乎已經作過了一番會議。

「我們可以替你弄早餐。」瑪莎走過來說。

「多謝，」杜雷說，「我總得吃東西的。」

「伊蓮對我說當你的任務成功了之後，你會回去叫人來救我們。」瑪莎說。

「我答應你這一點。」杜雷說。

「你打算怎而進行你的計劃呢？」瑪莎說，「你怎樣可以把蛇山毀滅呢？」

「我隨機應變，」杜雷說，「見一步走一步。祇要你一心一意要做一件事情，總有辦法的。」他當然不打算把他的計劃告訴任何人。

「我担心的是假如你失敗了，就沒有人來救我們出去了。」瑪莎說，「所以我想知道你有什麼把握。」

「我假如失敗的話，」杜雷說，「我也活不下去了。我是以自己的性命作爲賭注，你以爲我有多少把握呢？」

「唔，我看你的確是很有把握的，」瑪莎說，「沒有人喜歡自殺，是不是？不過，我們還是替你担心，因爲你祇有一個人。」

「替我祈禱吧。」杜雷說。

「我們認爲我們應該陪你一起去，」瑪莎說，「這樣你會更有把握了。」

「怎麼了？」杜雷說，「你們不是說過死也不回去嗎？」

「那是在你出現之前，」瑪莎說，「這是一個逃生的機會，我們不想放過這個機會。」

「好極了，」杜雷說，「這本來就是我的提議。」

「那就沒有問題了。」瑪莎說。

「相反地，問題很多，」杜雷說，「譬如，你們還有多少彈藥呢？」

「我們一直都很節省，」瑪莎說，「但是我們得要獵取食物，所以也已經用去了一半了。」

她吩咐大家把子彈拿出來點算一下。

「不算少，」杜雷說，「但也不算足够。不過，也許我們亦不需要太多子彈。我們主要的計劃就是作靜默的行動，假如我們開槍，就會有槍聲，而槍聲就會把敵人引來。不論我們的本領有多好，我們也不能跟他們那許多人硬碰的。」

「這也不是很大的問題，」伊蓮說，「我們是受過訓練的，徒手搏鬥也一樣會，而且還是他們訓練出來的。」

「很好，」杜雷說，「還有一個就是交通的問題，我乘坐我的橡皮艇順流而下，我會走得很快，但是我的橡皮艇裝不下你們。」

「我們可建造一隻木筏。」瑪莎說。

「你們可以？」杜雷問。

「爲什麼不可以？」瑪莎說，「這裏有的是材料，而我們是受過訓練。我們受的是生存訓練，所以我們能活到現在。」

「這很好了，」杜雷說，「你們動手吧。」

「早餐之後。」瑪莎說，「我們可不能空着肚子工作的呀！」

他們吃早餐後，就開始建造木筏。

他在吃東西時又向她們提出了很多問題，知道她們是有很大把握認得路回到蛇山的。這使杜雷很高興。

他們出發了，雖然木筏沉重，她們幾個人加起來的重量也遠超過杜雷一個人，不能漂流得太快，但是她們加一根木桿子撐動，就可以追上了。到了晚上，她們把這木筏拖上岸之後也可以作爲床用了。

這晚他們平靜地渡過了，但是第二天，噩夢就似乎開始來臨了。

他們還不預算這一天需要戒備的，由於距離蛇山仍然是很遠，但是接近中午的時候，杜雷就連忙揮手吩咐大家停下來了。因爲他們看到了烟。

前頭的林中有四處升起了白烟，而且是兩岸都有。他們總不能够留在河中心的，所以祇好靠到右邊的岸邊了。

「那是什麼？」杜雷問。

「看來我們已經被包圍了。」瑪莎向上游一指。

河的上游，他們已經經過的地方，現在也正在升起白烟了。而且不是直綫上升，而是斷斷續續的。

「看來那是訊號。」杜雷說。

「可以肯定他們不是燒東西吃，」伊蓮說，「現在我們就像置身於一部牛仔電影裏了，我們已經給包圍起來，再過不了多久就會給縛在木柱上燒死了。」

沒有人笑，事實上伊蓮自己也笑不出來。

「你們學過這個嗎？」杜雷問。

「當然學過，」伊蓮說，「用烟通訊，用鏡子反射陽光通訊，但是祇在無綫電壞了的時候才會應用。用烟，你自己的人看得見，你的敵人也看得見。」

「但是也有一種心理戰術，」那個中東女郎說，「假如你知道敵人是不能抵抗的時候，你就可以先讓敵人知道死亡快要來臨，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來臨，心理上的痛苦是更難受的。」

「讀一讀他們是在講些什麼吧，」杜雷焦急得說，「你們學過，你們應該知道的。」

四個女郎都凝神地看着那些斷斷續續地上升着的白烟。然而杜雷却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不是摩士密碼，也許是他們自創的一種？

「我也看不明白。」瑪莎說。

「這是沒有道理的，」伊蓮說，「就像一個嬰兒正在胡言亂語。」

「也許他們不需要講什麼了？」那個中東女郎明顯地是一個較爲悲觀的人，「他們知道我們知道的。他們祇是不讓我們知道他們會在什麼時候圍上來！」

杜雷冒着一身冷汗，焦急地動着腦筋。然而有什麼辦法可想呢？他們是無路可逃的。回到河心，他們是很清楚的目標，但是潛進林中的話，對方人多，他們也很容易受到圍攻的。

杜雷說：「假如逼不得已的時候，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帶來的這些東西爆炸掉。這樣他們起碼不會知道我是來幹什麼的了！」

「我贊成我們還是守在這裏好一點，」瑪莎說，「不要深入林中。伊蓮，潔米，露莎蓮，你們留心着樹林裏面，我和杜雷兩個監視着對岸！」

他們靜靜地等了一個鐘頭，然後事情就忽然發生了。好像一陣驟雨似的，弩箭越過了他們頭上的樹頂，洒落在河中心。

「他們是射箭的嗎？」杜雷問。

「在這個時代？」瑪莎說，「有很多無聲的武器都比箭更好用。我看我們是碰到野人了。」

「奇怪，」杜雷說，「照我所知，這裏沿岸並沒有野人呀。」

「我也覺得奇怪，」伊蓮說，「假如有，我們來時不是已經會碰上了嗎？爲什麼要在回程的時候才碰上呢？」

這時他們就聽見一個女人聲音遠遠叫喊：「瑪莎！瑪莎！你聽見我講話嗎？」

「別回答！」杜雷說，「這可能是詭計！」

瑪莎遲疑着，四個女郎都面面相覷，那把女上的聲音又叫道：「我是羅娜，假如你聽見，你回答我吧！」

「那眞的是羅娜！」伊蓮低聲說。

「誰是羅娜？」杜雷問道。

「我們本來是有六個人的，」瑪莎說，「我不是對你講過了嗎？其中兩個半途迷路失踪了，我們還以爲她們是已經死掉了！」

「也許，」伊蓮說，「她們結果是跑回去了！」

「我看我們還是跟她談談的好。」瑪莎說。她看看杜雷，杜雷點點頭通過這個提議，於是瑪莎叫道：「我聽見你，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現在是來來族人的俘虜！」羅娜叫道。

五個人又面面相覷。瑪莎低聲說：「這裏並不是來來族人的地方呀！」

「那些箭就證明了這是來來族人的了！」伊蓮說。

「唔，」杜雷說，「他們即使出詭計，也不必出這種複雜的詭計呀。你跟她談談吧。」

「好吧，羅娜！」瑪莎叫道：「有什麼事，你想要什麼？」

「你已經給包圍了，」羅娜說，「你們有槍也沒有用，他們人很多。」

「你怎麼了？」瑪莎叫道：「我們又不是喜歡殺人的，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是告訴跟你一起那個男人！」羅娜叫道。

「這不是敵人，」瑪莎叫道：「這是我們的朋友！」

「什麼朋友？」羅娜問，「你們怎麼會多了這樣一個男人的？」

杜雷揮揮手叫瑪莎暫時不要回答，然後說：「她要談，叫她到這裏來談吧！」

「你要談，你來吧。」瑪莎依照杜雷的指示叫道。

「好吧，」羅娜說，「我現在來了，但是你不要開槍，知道嗎？」

「你瘋了嗎？」瑪莎說，「我就是殺人，也不會殺你的！」

「我來了！」羅娜叫道。

他們等着，過了一會，一個金髮女郎就出現了。很年輕，比瑪莎年輕得多，相當美麗。一個瘦而長的女郎，她走近了，小心地看着杜雷。

「這是羅娜，這是杜雷。」瑪莎說。

羅娜還是小心地看着杜雷，從頭到脚打量着。瑪莎說：「他並不是他們一路，你可看得出來，你在那邊有見過他嗎？」

杜雷沒做聲，極力做出友善的表情。

「那麼，」羅娜說，「他是什麼地方來的？」

「他是從上游下來的，」瑪莎說，「他是一位科學家，來這裏研究生態學的，我們希望他可以救我們出去！」

「怎樣救你們出去呢？」羅娜問。

「這個一會再講吧，」瑪莎說，「我還以爲你已經死了呢！」

「本來我是已經死了，」羅娜說，「我迷了路，找不到你們，又發燒起來，好在來來族人救了我。」

「仙蒂呢？」瑪莎問。

「仙蒂已經死了，」羅娜說，「我們找到了她的屍體！」

「噢！天！」瑪莎掩着臉。另外三個女郎也低下頭。

「我們總算好好地把她埋葬了。」羅娜說。

「這是怎麼回事？」瑪莎問，「來來族人不是生活在這裏的呀。他們的部落是在很遠的。」

「是的，」羅娜說，「他們是來找尋他們失去了的族人。他們來了五十個人，他們找到了我，當他們知道他們的族人是給捉在蛇山裏的時候，他們就要去搶。我很費力才說服了他們。他們就是來五百個人也沒有用的。不過也難怪他們，他們不能夠就這樣讓他們的族人一個一個給在那裏面殺掉的。我說假如找到了你們也許會好一點，起碼你們多一些槍。我們找到了你們了，但是多了這位杜雷先生，我不認識他，不能不小心點！」

「我看你是來得再合時不過了。」瑪莎說。

「爲什麼？」羅娜問。

「我看，」杜雷說，「你還是先把他們的領袖找來吧，我們一起談談會好一點。但——你懂得講他們的話嗎？」

「他們之中有一個人懂得講英語。」羅娜說。

「那最好不過了，」杜雷說，「你去安排我們來會一次面吧，怎麼樣？」

羅娜遲疑着瞥了瑪莎一眼，瑪莎也顯得有點不耐煩了。她說：「怎麼了？你也看見的，杜雷先生現在並不是用槍指着我們，我們隨時可以拿起槍來把他殺掉的——假如他是敵人的話。」

「很好，」羅娜說，「我去跟他們講好了。」

羅娜退進林中，他們在林外繼續等着，仍然是神經相當緊張的。後來羅娜把三個皮膚顏色很深，但又不如杜雷想像中那麼深的男人。他們是穿得很少的，祇有腰間有一條帶子，中間的前面和後面都有一塊布垂着。而這三個男人衣服雖然少，身上的顏色却很多，就像多數森林中的土人一樣，這些顏色據說是表示這個人的身份，不過假如對來來族人的習慣不熟悉的人，是看不出來的。杜雷也祇是憑神態看。似乎中間那一個人乃是地位最高的一個。

羅娜也爲他們介紹，中間的一個就是烏里酋長。他是率領那五十個來來族人的人，杜雷注意到跟着的還不止這三個人，起碼還有十個人是躲在他們看不見的樹後。他可以聽到附近有一些細碎的異聲，相信，而且毫無疑問也有箭指着他們了。但杜雷沒有指出這一點。

會講英語的則是右邊的一個卡卡，他說：「羅娜小姐告訴我們你可以帮我們的忙，你可以怎樣帮我們的忙呢？」

杜雷說：「你的英語講得不壞，你是怎麼學來的？」

「我曾經到外面去工作過，」卡卡說，「不過後來受不住那種生活，還是回來了。」

「這也許是一個很明智的選擇，」杜雷說，「外面的生活不見得就會比這裏好。不過，瑪莎，你認爲放這許多烟，蛇山那邊的人會看到嗎？」

「太遠了，」伊蓮說，「應該還看不到。我們可以說還在地平綫之外，起碼是在樹頂那條平綫之外！」

「但是假如用望遠鏡呢？」杜雷問。

「媽的，糟了，」伊蓮說，「有時在演習時，他們會用望遠鏡到處望的！」

「也許現在還不太遲，」杜雷說，「卡卡，你叫他們盡快把那烟弄熄好嗎？」

卡卡向烏里講了番祇有他們自己才聽得懂的話，烏里顯然也認爲這樣講是很有道理的，便回頭叫喊了一番。

「現在他們正在把烟弄熄了！」卡卡對杜雷解釋。

「很好，」杜雷說，「現在我們坐下來談談吧。」

他們圍着一塊大石頭坐了下來，杜雷問羅娜：「他們那些族人在蛇山內的處境你有對他們講過嗎？」

「自然了。」羅娜說。

「那麼，」杜雷說，「依照你們幾位小姐的估計，在蛇山裏的這些來來族人的俘虜，大概還活着多少個呢？這已經是相當久之前的事了。」

「他們並不是天天都玩這殺人遊戲的。」伊蓮說。

「我現在要的是數字。」杜雷說。

「唔——大約一半吧。」瑪莎說。

「總之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杜雷說。

「我們總不能夠不把他們救出來的！」瑪莎說。

「我們來來族人是不喜歡侵犯別人的，」卡卡說，「但是人家侵犯我們的時候就不同了。尤其是人家殺死我們的人，還是用這樣的方式。我們絕對不會罷休，亦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殺死我們的人，我們也要殺死他們。我們相信這世界上是有公理存在的。」

杜雷尋思着：「假設他們還有十二個人吧，把十二個人從那裏面救出來——」

「你不能不顧他們的，」伊蓮說，「他們的人救了我們的羅娜。」

「我並沒有說過不把他們救出來，」杜雷說，「我祇是說這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烏里酋長懷疑地看着杜雷，對卡卡說了一些話。當他們交談的時候，卡卡是忙着把每一個人所講的話對烏里翻譯的，因此烏里可知道他們是在講着什麼。現在卡卡也翻譯烏里的話。卡卡說：「我們的烏里酋長想知道爲什麼這件事要由這位杜雷先生作主。他不過是一位科學家吧了！」

「他的任務却是對付蛇山裏面的那些人，」瑪莎說，「事實上他是我們唯一的救星了。」

「他是那麼本事嗎？」烏里酋長通過卡卡問。

「你要不要試一試他？」瑪莎也問。

「不，不，」烏里說，「他跟我們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我們亦不想和他做敵人！」

「那就行了，」瑪莎說，「既然我們也願意讓他做主，那你也應該相信我們的判斷力了。」

「很好，」烏里說，「這個杜雷先生有些什麼辦法可以提出來的嗎？」

「我不是神仙，」杜雷說，「現在的情形有了新的改變，我就得另想辦法了，另想辦法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杜雷先生本來祇是打算到那裏救出一個人來，」伊蓮說，「現在要救這樣多

的人出來，情形當然不同了。」

「那我們可以詳細商量，」烏里說，「我甚至可以再多叫一些族人來！」

「我不需要很多人，」杜雷說，「這件事情並不是人多就做得更好的。他們有優良的武器，那裏面又有殺人的專家，他們是最有能力作大屠殺的，這就是爲什麼我祇是一個人來。你以爲我沒有人嗎？我也可以帶來一隊軍隊，但是我的計劃不是戰鬥，而是偷襲。」

「那你是不需要我們了？」烏里問。

「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規矩的呢？」杜雷問，「人家殺了你們的人，你們也要以血還血，這是人之常情，但是假如假手他人，對於你們的風俗有抵觸嗎？」

「我不清楚你的意思。」烏里說。

「我的意思就是假如我答應替你辦好這件事，你可以不插手，而在這裏等我的回音嗎？」

「假如是這樣，」烏里說，「那我就欠你一個很大的人情了。我們也不喜歡欠人家什麼的。」

「現在是我們欠你的，」杜雷說，「你替我們救了羅娜，我們還沒機會報答呢。你讓我做這件事情，這就是報答了。」

「我喜歡這樣，」烏里嘉許地點着頭，「我也同意你的偷襲計劃。偷襲的確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麼你們留在這裏等我們怎樣？」杜雷說，「這裏是他們還不會注意的地區，假如你們跟着來，那就可能會引起他們的注意了。」

「很好，」烏里說，「但是我們怎麼知道你什麼時候成功呢？」

「我成功了，當然會回來找你們的，」杜雷說，「你的意思是假如我失敗了，你怎能知道？」

「我不喜歡講那種不祥的說話。」烏里說。

「你跟羅娜留下來好了，」杜雷說，「我會跟你們保持聯絡。」他從他的東西裏面取出一隻儀器，「這是一隻無綫電通話器，讓羅娜拿着，假如事情有什麼惡劣變化，我起碼會有機會通知你們一聲。」

烏里看着他，很用神地，那眼神眞有點嚇人，杜雷一時也有點心怯，不知道烏里是要幹什麼。跟着烏里就伸出手來，用右手的中指點着杜雷的前額，慢慢滑下來，滑到他的鼻尖。

卡卡在旁邊解釋：「烏里酋長是正在祝福你，希望你順利成功！」

「多謝你。」杜雷說。

虎穴探察　蛇山救美

他們繼續沿河而下。杜雷，瑪莎，伊蓮和露莎蓮及潔米，烏里和他的族人留在後面，他們並沒有帶同一個烏里的人，祇是帶同了烏里的一條頸鍊。假如杜雷能够救出還生存着那些來來族人的話，他是還有一個難題的，那就是，這些人會不會放心跟他走？假如他們看見烏里這條頸鍊，他們就會明白了。那頸鍊上掛着一隻骨牌，牌上由烏里親手用刀子刻上去的一些符號。他的族人看見這些符號是會明白的。

此外他們也接受了烏里交給他們的一些弓箭。這其實也是相當好用的武器，因爲槍有聲音，弓箭則是沒有聲音的，誰知道會不會有用得着的時候呢？

晚上沒有下雨，天氣似乎與他們也是很合作的，雖然下雨，也總是白天才下，這樣對他們的進度就沒有那麼大的障碍。假如晚間下雨，那他們就勢必失眠了。

後來，他們就不能够再沿河而下了，因爲已經相當接近了。他們在河邊的叢林中把船收起來，杜雷把需要用的東西裝進背囊裏，步行着繼續前進。

杜雷碰到這幾個女郎，對他是有相當大的帮助的，起碼他用不着猜測和摸索，他本來就不能肯定蛇山究竟是在什麼地方，這幾個女郎則準確地知道。

她們不時會爬上樹頂用望遠鏡瞭望。

當瑪莎看到了一個她們演習時到過的地方時，他們就停下來不再前進了，到了這個階段，他們就祇能够等待了。

連瑪莎她們都不能告訴杜雷蛇山中的人什麼時候會出來演習。這是沒有一定的，尤其是那幾個女的。

他們白天一直都不停，輪流派一個人在樹頂上瞭望着。這也是一個不太穩當的方法，遠處樹林中的活動，他們在樹頂上也不一定看得到，不過可能看到。

他們在那裏等了三天，就看見了。是瑪莎首先看見的。

那時她正在樹頂上當值，她叫道：「我看見一個人在那邊樹上用望遠鏡望。」

「你望見他，他也望見你了！」伊蓮說。

「他不是望我這邊！」瑪莎說。

「下來吧！」杜雷說，「趁他還沒有看見你之前快點下來！」

「但我得先看清楚他們有多少人。」瑪莎說。

「下來吧，」杜雷命令道：「馬上下來。」

瑪莎服從地下來了，相當敏捷，有點像一隻猴子從樹上下來。

「一個男人？」伊蓮急急地問，「認得他嗎？」

「是卡爾。」瑪莎說。

「那個卑鄙下流鬼，」伊蓮說，「你知道嗎？他想跟每一個女人睡覺，我們也給他纏得苦透了，猩猩也得不到的，他以爲他可以得到。不過他的苦纏戰術倒也不是沒用處的，那幾個醜八怪就給他弄上了手！」

「你以爲那幾個女的這一次會出來嗎？」杜雷問瑪莎。

「看見了卡爾，成數是高一點了，」瑪莎說：「每一次我們到外面來演習，卡爾總是想辦法跟着來，我猜他是給了猩猩他們一點好處的。卡爾很有錢，他的老頭子有油田。」

「還好他祇是臉皮厚而不用强，」伊蓮說，「不然他的頭可能巳經給轟掉了，而最可能動手的人就是我！」

「他也可能是跟着男人們一起來演習而已。」杜雷說道。

「演習的時間雖然沒有一定，但次數是平均的，」瑪莎說，「他跟了女人出來，就少了一次跟男人出來的機會，他跟男人出來，就少了跟女人出來，他應該不會放棄每一次的機會，所以他跟女人出來的成數比較高了，除非他跟猩猩鬧翻了，但也不會，錢在他不算一回事，他何必不給猩猩錢呢？」

「那就很好了。」杜雷說。

「但我們的問題仍然是很大的，」瑪莎說，「我們不容易找到他們，也不容易接近他們！」

「等一等，」伊蓮說，「也許可以由我們來出面的。我們出現，也許他們不會動武，我們可以說我們是迷了路，或者甚至說我們是改變主意回來了，他們一不提防我們就動手！」

「不，」杜雷說，「他們都是帶着無綫電的，他們看見你們，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麼，就是報告總部，我們不能够讓他們這樣的。」

「那你認爲應該怎樣做？」瑪莎問。

「等天黑再採取行動吧。」杜雷說。

「等天黑！」伊蓮說，「你瘋了嗎？天一黑，什麼都看不見，難道你拿一隻電筒去照他們嗎？」

杜雷微笑：「你猜對了！」

×　×　×

杜雷用的當然不是普通的電筒，而是一種特殊的電筒，也可以裝在槍上，作爲照明用的，祇是肉眼看不到的照明，這是一種稱爲「星光」的儀器，作用實在也不是照明，而是把光綫放大增强若干倍，肉眼所見的漆黑並不就是完全沒有光綫，祇是光綫太微弱，肉眼看不出來而已，這些微弱的光綫經過擴大了之後，視象就幾乎是和白天所見到的一樣了。

當然，單單有星光鏡也是不够的，杜雷還有一種儀器，就是可以探測體溫的來源，這東西在森林作戰之中也是特別有用的，由於在森林之中沒有多少種生物的體溫可以比得上人類的體溫那麼高，也沒有那麼大一個放射溫度的目標，所以從很遠的距離之外也可以探測到什麼地方有人了。杜雷是有備而來的，所以需要用的用具他都拿得出來，但是因爲他的準備祇是爲了他一個人準備的而已，所以他祇能够單獨出動，瑪莎他們就要留在後面等他了。

他在夜間的森林之中前進着，一點也不缺乏信心，事實上他就像一個開眼的人走在全部都是盲人的世界之中，任何人看得見他之前會先被他看到，任何人在感覺到他存在之前也會先被他感覺到。

他在黃昏降臨時就巳經起程，走了五個小時之後巳經入夜，他相信他巳經差不多到達了。而他那具體溫探測器亦告訴他，他是巳經接近了四個距不遠的人體——很接近了。

星光鏡終於使他看到了五座小小的帳幕。每座帳幕裏面可以容納一個人睡覺。

他相信這五座帳幕就是五個女人的帳幕了。五個女人當然是比較接近着。他幸慶這五座帳幕並沒有接近到聲息相聞，而且幸慶五個女人並不是睡在同一座帳幕裏。但這一點則是他早巳知道了的。瑪莎她們巳經對他講過了。但卡絲美在那一個帳幕呢？

杜雷小心地等着，一時想不出辨法來。他等了好一陣，問題就自動解決，卡絲美從其中一座帳幕中出來了。

通過星光鏡，杜雷可以認出她。既不像是在白天裏看到，也不像是大燈光之下看到。那景象是詭異的。他眞的有點像是在另一個世界裏見到了她。

而且很尷尬，杜雷發覺她的身上並沒有穿衣服，一位尊貴的公主，在他的眼前赤裸着，但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爲那麼黑暗，就連她自己也看不到自己，她當然不知道有人會看到她了。

她之所以出來顯然就是因爲酷熱！她們的帳幕都是搭在一條小溪的旁邊的。受不住那熱，她便在半夜裏爬起床來，到溪中去洗一個澡。

在這森林中過日子眞是一件苦事，最難應付的就是那些蚊虫了。人一從帳幕裏出來，牠們就像瘋狂的機羣似地侵襲，卡絲美得匆匆跑到溪邊，又要迅速地把整個身子泡進水裏。甚至她的頭部也要浸在水裏，祇剩臉部露出來。一泡進了清涼的水中，人就眞的不願意出來了。不過她還是要出來的。

她從溪中出來，趁身上的水珠沒有完全抖去，身體的氣味未能吸引那些蚊虫向她侵襲之前跑回她的帳幕，鑽進去，把帳口的防蚊紗簾拉好，就發覺有點不對了。

她可以感覺到有另一個人的體溫在同一座帳幕裏，感覺到有人在同一座帳幕裏面呼吸，而跟着就感覺到一隻槍咀抵在她的臉上。有人低聲說：「不要吵，不然你的腰就要斷掉了！」

「卡爾！」卡絲美憤怒地說：「我警告你，你敢碰我，我會把你分屍的，別以爲我做不到！」

「卡爾在另一座帳幕裏！」那人說。

卡絲美的身子通過一陣冷顫，她深吸一口氣，問道：「你是誰？」

她發覺她帶來的一面小鏡子給塞進了她的手中，而一隻小電筒亮起了，從背後照過來，這光在帳幕之內是足够了，但又不透出帳外。

她慢慢地把鏡子擧起來，照向後面，就看見了杜雷的臉。她的嘴巴張大了。

「不要叫喊！」杜雷的槍咀在她的腰上一緊。

她不是叫喊，她低聲說：「你，杜雷，你在這裏幹什麼？」

「幸而你還認得我！」杜雷說。

「我怎會不認得你。」卡絲美說，「我對你的印象是那麼深刻……我……我還想念過你！」她就像杜雷的槍並不存在似的，轉過來伏在他肩上，無聲地飲泣起來。

杜雷的槍變成不是指着她的背，也不是指着她了。

電手筒也熄滅了。

他的槍管祇是在他的腰側，而槍咀只是指着帳幕的進口而已。這使杜雷感到自己有點像個傻子了。她隨時可能在他的肚子上刺一刀的。但是好在他早巳弄清楚了她的每一件武器是在什麼地方，他知道她是不容易偷偷摸到的，而她也並沒有企圖這樣做。

她祇是伏在他的肩上哭泣着。

「唏！」杜雷終於低聲說：「別忘記你是一位公主，你還是穿點衣服好些！」

她停止了飲泣，低聲說：「不要緊了，那麼熱，又沒有光！」她緊執着他的手

，「天！我想不到會見到你，更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你！」

「這使我想起一句老話：『像你這樣一好女人在這樣一個地方幹什麼？』或者，『卿本佳人，奈何作賊！』」杜雷說。

「你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個地方嗎？」卡絲美說。

「我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地方。」杜雷說。

「那你應該知道一個人在這樣一個地方是幹什麼了？」卡絲美說：「你大概也看得出，我並不是來這裏做厨子的。」

「但是你？」杜雷說，「你跟這樣一個地方是不配合的。你，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對我知道些什麼？」卡絲美問。

「我跟你不錯祇是談過一次！」杜雷說：「可以說是短短的邂逅，但是我對你已經很了解了。假如你是給他們捉住關起來，我可以相信，但是你自願？」

「我也要問你一個同樣的問題了？」卡絲美說：「像你這樣一個好男人，在這樣一個地方幹什麼？」

「我是來把你帶走的。」杜雷說。

「假如我不願意走呢？」卡絲美問。

「那我就把你打暈，」杜雷說：「硬把你拖走？」

卡絲美嘆一口氣，搖搖頭：「我不能走！」

「你不是瘋了吧？」杜雷說：「難道你眞的相信他們那一套？」

「你究竟是怎會找到這裏來的？」卡絲美問。

「你的父親向我們求救，」杜雷說：「我就給派來了，因我是認得你的人。」

「他沒有告訴你我是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嗎？」卡絲美問道。

「你到這裏來採集植物標本，你失踪了，我們查出了這是怎樣一個地方！」杜雷說：「我們懷疑妳可能是給這些人捉了起來，向你灌輸他們那一套。」

「爲什麼他會派人來找我呢？」卡絲美問。

「爲什麼？」杜雷說：「理由難道還不明顯嗎？你是他的女兒。」

「他知道我是爲什麼在這裏嗎？」卡絲美問。

「他不知道，」杜雷說：「但是我們知道。我們暫時也不準備告訴他。這種事情，對一位父親，是會有很大的精神上的打擊的！」

卡絲美沉默下來。

「怎麼樣？」杜雷說：「你跟我走，還是要我把你抬走？」

「你用什麼方式帶我走也走不了多遠，」卡絲美說，「你知道我們營裏有多少人嗎？你向蛇山那邊走，逃不過他們那一關，你向另一方面走，那邊是沒有去路的。他們不追來，我們也祇能做野人了。」

「我有辦法。」杜雷說：「祇要你肯跟我走，我就有辦法把你弄回去了。」

「弄回去之後又如何？」卡絲美問，「那些是什麼人，他們還是可能向我報復，而這是防不勝防的！」

「你是說你願意走了？」杜雷問。

「我願意走，」卡絲美說：「但是我不能走，纏上了這些人，我就是永遠沒有脫身的機會了。」

「你不明白嗎？」杜雷說：「我沒有把握是不會來的。我把你救出去了之後，飛機就會來了，蛇山會給炸成一片焦土，還有誰會來報復？」

「呀，原來如此，」卡絲美說：「而我的父親並不知道你有這個計劃？」

「他不知道。」杜雷說。

「你認爲他眞是這麼笨的一個人嗎？」卡絲美問。

「我不認識他。」杜雷說。

「我却瞭解他，」卡絲美說：「他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人。」

「這是什麼意思？」杜雷問。

「意思是他早已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卡絲美說：「他比你們還要先知道。」

「我不明白。」杜雷說。

「我起初也不明白？」卡絲美說：「是猩猩告訴我的。你看，這件事情的主謀人就是我的表弟。也是他推薦我到這個地方來採集標本的。他有了把柄在手，就可以跟我的父親談判了。」

「他要爭取權力？」杜雷問。

「是的，」卡絲美說：「他要我的父親把權力一點一點移交給他，不然我就在這裏了。這是猩猩告訴我的！」

「你爸爸早知道這件事，還要要求我來救你？」杜雷說：「假如我一失敗的話，那不是什麼都完了嗎？」

「他知道他們不會殺死我的，」卡絲美說，「因爲我一死了，我的表弟手中就沒有可以威脅他的東西了。」

「你的表弟，」杜雷說，「好像那個什麼哲學家是嗎？他的名字叫史利加？」

「對了，就是他，」卡絲美說，「他是一個野心家。表面上是一套和平哲學，但是暗裏却運用權術。」

「我猜政治總是這樣的，」杜雷說。

「對了，」卡絲美說：「他不是傻瓜，我的爸爸亦不是傻瓜。我相信爸爸知道你們查出什麼，而當你們查出了之後，你們一定會怎樣做。這樣把這個地方都毀滅了，史利加就像一條毒蛇沒有牙齒。另一方面史利加也不笨，他讓我在這裏特別接受最落力的洗腦過程，這樣，很可能在一段短時間之內，當我給放出去了之後，我也會同情他，投向那一邊了，那時，我的父親還有什麼剩下來的。」

「他會不知道你是變不來的嗎？」杜雷說，「你是一個聰明的人，一個有性格的人。」

「也許他知道得不清楚，」卡絲美說，「也許他知道得太清楚了。」

「總之現在不要緊了，」杜雷說：「祇要你肯走，那你爸爸的計劃就可以實現了。」

「讓我考慮一下行嗎？」卡絲美說。

「沒有什麼可以考慮的，」杜雷說：「祇要你肯走，還有什麼需要考慮的！」

「但我不是公主。」卡絲美說。

「不是？」杜雷說：「那你是誰？」

「我是替身。」卡絲美說。

「我不相信，」杜雷說：「我研究過電視紀錄片的，而且那一次在瑞士跟你會過了面之後，我的印象還很深刻。我知道我是沒有弄錯的。而且你也認得我。」

「你憑什麼認爲你在瑞士見到的是眞的？」卡絲美說。

「但是……但是……」杜雷呆在那裏說不出話來。她倒講得沒有錯。既然有一個替身，那他所認識的一個爲什麼不能是替身呢？他終於想出了另一個疑點：「假如你是替身，你那的父親——我是說她的父親——還叫我們來幹什麼？」

「我看不會單是自己爲了我的福利而已？」卡絲美說：「他不能指出史利加捉來的一個是替身，不然史利加可能會另外設法危害眞正的公主本人了。就讓史利加以爲他是把眞人抓到了手，那他就可以進行他的計劃了。我老早就告訴你，他是個老狐狸！」

「但史利加也分不出嗎？」杜雷問。

「史利加雖然是親戚，」卡絲美說，「他却並不比平民更有機會接近公主。他們雖然是親戚，但早已有心病，所以從孩子時代就不往來了。不過史利加在情報方面倒是沒有錯誤的，卡絲美公主本人並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相當容易受影响，假如她給弄到這裏來，她是眞可能會給洗腦的。」

「那怪不得你一直在裝傻了。」杜雷說。

「你怎知道我一直在裝傻？」她問。

「我遲一些再告訴你吧。」杜雷說，「但是，史利加怎會不懷疑他是捉到了替身呢？公主既然是一個笨人，她會來研究什麼植物學嗎？」

「她祇是沒那麼聰明而已，並不是個白痴，」她說，「有些笨人也會特別在某一些方面有天才的。她就是這樣。假如跟我談起植物學來，我才是一竅不通呢！」

「然而你却給派來了。」杜雷說，「這是老頭子的主意嗎？」

「我猜是的！」她說：「我猜他早已有疑心了。」

「所以他就臨時改派你來，」杜雷說，「而他並沒有對你講。」

「我猜他也料到我會怎樣做了。」她說。

「你究竟是誰？」杜雷問，「你又怎會做起公主的替身來的？」

「我——你就叫我卡絲美好了，」她說，「當然，我不是爲了錢而做這件事情的。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我是唯一適合的人選。此外，我的家人的生活，我的敎育費，都是王室負担的。在各方面而言，我都有這個責任！」

「但這樣到什麼時候才能了呢？」杜雷問。

「到公主結婚之後吧，」她說，「那時是不能有替身了，而且那時也許不會再有這些危險的風波。那時我就自由了。」

杜雷沒有做聲，祇是輕輕地擁着她。過了好一陣，他才再開口說話。他說：「關於我們那件事，我不明白爲什麼你還要考慮的。」

「兩個問題，」卡絲美說，「第一，他們之中有一個始終沒有出現過。你知道，這裏是由一批職業兇手領導的，他們之中有一個布耶夫，我聽過他們提了，但是他始終沒有出現過。我猜他是很少回來的，也許他是負責在外面的聯絡，那麼他就會成爲漏網的一個了。」

「我以爲這是應該由我們來担心的。」杜雷說。

「在你出現之前，」卡絲美說，「我打算把他們全部殺掉！我還以爲這是公主要做的事情。」

「你的神經一定有點問題了！」杜雷說，「像你這樣的人，不能殺他們那樣的人！」

「爲什麼？」卡絲美說，「難道連這個也有階級之分的嗎？」

「這是辦不到的事情，」杜雷說，「你沒有那種能力。」

「他們不是在訓練我殺人嗎？」卡絲美說，「我是盡我的能力在學的，我現在已經是一個相當本領的兇手。而且他們敎我，最重要的就是攻擊人預料不到的地方。這就是一件他們預料不到的事情。」

「但你沒有眞正殺過人。」杜雷說。

「我明白你的意思，」卡絲美說，「他們也是這樣的，理論是一回事，最重要的還是你究竟能不能扳動槍機。對別人不知道，但對他們，我可以肯定。假如你知道他們幹過的事情，你就不會懷疑了。」

「現在不必你動手了，」杜雷說，「剩下來布耶夫，我們會找到他的。」

「你們知道什麼地方找得到他？」卡絲美問。

「我們有這些人的檔案，」杜雷說，「他們到外面去，我們就很有把握可以捉他們了，這是你的第一個問題的解答。你的第二個問題又是什麼呢？」

「我在想，」卡絲美說，「假如我失踪，他們會追來的，他們是非要找我回去不可的。她們會空羣而出，起碼那幾個頭目會親自出來找我。你們轟炸，也不會炸着他們了。」

「他們會空羣而出，抑或祇是幾個頭目自己出來呢？」杜雷問道。

卡絲美想了一想：「我猜他們會幾個頭目一起出來吧，應該不會把全部人都派出來，因爲那些正在受訓的人是沒有什麼經驗的，就怕找不到我，還會有更多人迷路了。看來他們會帶一批成績比較好的學生出來找我，如此而已。」

「那就沒有問題了，」杜雷說，「怕的祇是人太多了，我們不能應付。祇是一批精銳部隊，那我很容易一下子就把他們全部消滅的。」

「什麼叫精銳部隊？」卡絲美說，「假如這樣容易給你全部消滅的話，就不叫精銳部隊了。」

「我祇需要黑暗的掩護就行了，」杜雷說，「你看吧！」他拿起他的星光鏡遞到她的眼前，「他們有的是精銳部隊，我有的却是精良設備。」他把帳幕的簾子挑開讓她看。

「天！」卡絲美低叫道，「這簡直是謀殺！」

「你想得到更好的方法嗎？」杜雷說，「而且這也不是很壞的方法。對他們這一種人，沒有所謂道義不道義了，重要的祇是事情是否能够成功。」

卡絲美低聲說：「這槍是滅聲嗎？」

「當然了！」杜雷說。

卡絲美扳了兩次槍機。

「你在幹什麼？」杜雷問。

卡絲美好像一條蛇一樣爬到帳幕的門口。通過星光鏡，小心地觀察着，低聲說：「色狼卡爾！他已經死了！」

「你倒沒有猜錯！」杜雷說，「你果然是能夠扳動槍機的！」

「沒辦法，」卡絲美說，「他正拿着槍走過來。我猜他可能是發現了你了。」

「右邊！」杜雷說，「小心右邊！」

杜雷是用他那個探測體溫的儀器探出他們的右邊有人在移動着的。卡絲美大概猜不出他是如何知道這一點的，但是她却相信他所講的。她的槍向右邊擺動，又扳了一次槍機。還是嘆息似的一聲槍聲。

「那是什麼人？」杜雷問。

「卡爾不是一個人的，」卡絲美說，「有一個女人跟他一起睡覺！」

「對了。」杜雷說。

卡絲美說：「現在，我是想不走也不行了。」

「除了卡爾之外是還有一些人的。」杜雷說。

「我正在看。」卡絲美說。

杜雷爬到她的身邊。雖然星光鏡不是在他的手上，他看不到什麼，然而那隻探測體溫的儀器却是同樣的有效的。過了一會，還是沒有發生什麼。杜雷說：「我猜她們還是在夢中。」

「你怎麼知道？」卡絲美問。

杜雷把那隻探測體溫的儀器遞上前去讓她看看，而且告訴她這隻儀器是作什麼用途的。

「噢，」卡絲美說，「看來你是一座活動軍械庫了，還有什麼東西你沒的。」

「她們雖然睡着了，」杜雷說，「但她們還是有危險性的。」

「你想我怎樣呢？」卡絲美說，「就這樣冷血地把他殺死嗎？我做不到的。」

「看來你還是沒有學會他們教你的本領的神髓。」杜雷說。

「這情形不同，」卡絲美說，「雖然我知道她們終於會死掉，但是那不是假我之手的。剛才那兩個人祇是要來殺死我們，我才不得已而開槍！」

「這也正是我的作風，」杜雷說，「我很高興你的想法是與我相同的。」

「是的，」卡絲美說，「我知道你是這樣一個人。」

杜雷在她的耳朵上輕輕吻了一下。然後她說：「我看我們就這樣走吧。明天，他們就會發現我失踪了，也許他們會猜我是給擄走了。留下了屍體，你的槍彈，不能說是我自己逃走的了。」

「祇是還有一個問題，」杜雷說，「那些還困在蛇山之中的來來族人。我們不能讓他們也給炸死的。他們也是人呀！」

卡絲美在黑暗中瞥了他一眼：「你怎知道有那些人？」

杜雷告訴了她他與那幾個在逃的女人相遇的經過。

「你說你提起他們感到慚愧，」卡絲美說，「我也是一樣的。我就沒有爲他們設想，但自然，我是不同的，我連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來！」

「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杜雷說，「回去把他們解救是比較困難的事情了。」

「假如你早點提起來，也許我就不會開槍了，」卡絲美說，「我本來可以回去把他們放出來之後再跟你一起逃走的！」

「我也不見得肯讓你回去冒這個險，」杜雷說，「所以實在也沒改變什麼。」

「也許這個也不是太大的問題，」卡絲美說，「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把猩猩他們幾個人都殺掉。假如把他們解決了，我們回去就一點也不難了。」

「這倒是眞的，」杜雷說，「既然如此，我們動身吧！」

卡絲美在小電筒的照射之下把她帶來的東西都收拾好。她把一副無綫電遞起來給杜雷看：「這個最重要！這個是用以與總部聯絡的，我們帶着這個，就可以知道總部對其他的人發出什麼指示了。」

「也許把卡爾殺掉也不是一個壞主意，」杜雷說，「他們知道有外人來了，就不會把那些沒有經驗的小傢伙派出來。可以保證一定是那些巨頭們親自出來。」

「是的。」卡絲美說。

他們在黑暗中急急地緩緩前進。

天亮的時候，他們仍然不停，因爲他們要保證假如萬一與卡絲美一起演習的人會追上來的話，追到時就會是黑夜了。

而就在天亮的時候，卡絲美那隻無綫電就發出召喚的訊號了。這就使他們不能不暫時停下來。

卡絲美開了無綫電。他們仍然可以加入一起聽，祇要他們不把通話掣旋開，那他們就祇是聽到而已，他們的聲音是不會傳到那邊去的。

他們可以聽到是那幾個給留下來的女受訓人員正在慌張地向猩猩報告。她們是剛剛發現了卡爾和那個女同伴的屍體。卡絲美則不見了。

「你們以爲她是走進了還是給捉走了？」猩猩問。

「我不知道，」報告的女人說，「我們當時又沒有在場目擊，怎麼知道呢？」

「媽的笨蛋！」猩猩吼道，「沒有跡象可以看嗎？」

「我——我不知道什麼跡象。」那個報告的說。

卡絲美低聲對杜雷說：「其實他們都是很笨的，受訓儘管受訓，我相信她們出去，一開始行動就要失手了！」

「這我倒相信，」杜雷說，「學和做是兩件事情。」

猩猩正在無綫電中吼道：「首先，他們兩個人是給什麼槍彈殺死的。」

「是槍彈。」

「什麼槍彈？」猩猩問，「是不是你們所用的那種？」

「我們……我們看不出來。」

猩猩加沙巴又吼叫道：「算了，算了，告訴我，一〇二五留下了些什麼？」

一〇二五就是卡絲美的號碼，那幾個女人並不知道一〇二五實在是什麼人，祇有色狼卡爾是比較特別的，他透露自己的身份以使女人們對他有較好的印象，達到他漁色的目的。

「她祇留下了她的帳幕，其他的東西都帶走了。」

「有掙扎的跡象嗎？」猩猩問。

「不知道，不過帳幕歪歪斜斜的。」

「好了，」猩猩說，「把屍體帶回來，把帳幕也帶回來。一切留下的東西都帶回來。」

「我們不要去找找她嗎？」

「用不着了，」猩猩說，「你們不迷路已經算是運氣了，聽我的話，回來。每一個人都回來，聽見沒有？」

「好吧，我們馬上就回來！」

「每隔一個鐘頭報告一次。」猩猩命令。

跟着猩猩就是透過無綫電召喚，向每一個小組點名。每一個小組都有回答，祇有點到卡絲美的時候沒有回答。每一個人都得到猩猩的指令，馬上回總部去報到。

「看來這些人之中還是飯桶佔了大多數！」杜雷說，「你猜得沒有錯，猩猩要追來，他們幾位敎師就得親自動手了！」

他們繼續前進，再過了兩個鐘頭，便與瑪莎她們會合了。幾個女人會在一起，似乎總是說話多多，在所難免的。她們也是講個不休。不過卡絲美則是比較上講得少了，因爲她是有些秘密需要保守的。卡絲美已經得到杜雷的提示，不要透露自己的眞正身份。那即是說，她不要透露她是假冒的。在這幾個女郎的心目中，她仍然是眞正的卡絲美公主。

她們在談着，杜雷則繼續留心着卡絲美那架無綫電。

然而這無綫電却沒有再發出聲音了。

後來，卡絲美與瑪莎回到杜雷的身邊。卡絲美說：「瑪莎認爲我們應該休息一下了，既然我們昨晚並未睡過覺，你認爲怎樣？」

「我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杜雷說，「他們就是追來，也不會那麼快的。我相信他們也要晚上才能回到基地，再起程追來，也要再半天的時間。」

「就是他們現在來，」瑪莎說，「我們也不見得就不會發現。我們都受過訓練的，而且成績都並不很差！」

「你們用不着成績好，」杜雷說，「使用我這隻體溫探測器就行了。另一方面留心無綫電，看看會收到些什麼綫索。」

他與卡絲美就在樹林中一塊空地上躺下來，暫時爭取一點休息。

× × ×

杜雷說得不錯，那隻體溫探測器是會令他們很安全的。不過在時間方面，他的計算則是有點錯誤的。

那個小組並不需要把屍體運回基地去。他們到了半路，猩猩加沙巴就出現了，和三個人一起。

三個他的同件。不是受訓的人，而是敎練。四個殺人專家。忽然之間，四個人就在前頭的樹林中出現，攔住了去路。

「怎麼，」那個領先的女郎說，「這眞是意外，爲什麼你不等我們回去呢，加沙巴先生。」

加沙巴露着一個猩猩般的微笑。他叫猩猩就是因爲他整個人都像一隻大猩猩，甚至身上的長毛也是特別多。他說：「這是爲了節省時間，每人走一半路，那就可以節省一半時間了。」

「爲什麼你不用無綫電通知我們？」

「因爲，」猩猩說，「我們的無綫電是許多人都聽到的，包括了一〇二五號那一隻。我們不知道有什麼人會聽着，所以我們就不想做太多聲音了，明白嗎？這樣，即使有人計算我們追趕的時間，還是計算得遲了一點。」

「噢！」那幾個女郎恍然大悟地點着頭。這個道理她們並不是沒有學過的，不過學是一回事，學會了而能不能夠加以靈活運用，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現在，」猩猩說，「我們來看看屍體吧。」

包裹着屍體的布袋解開來了。猩猩他們四個人都上前去。

「唔，看來不是我們自己的槍彈，」他說，「也許不是一〇二五放的槍！」

「讓我把彈頭拿出來就知道了。」另一個說。

他們的手亮出了刀子。那幾個女郎都把臉別過去了不敢看，她們知道將要發生的是什麼。

「看呀，媽的，看着！」猩猩吼道，「說不定你們將來也有需要做這個的！看着！這是命令！」

她們祇好看着。在噁心之中，她們看見彈頭出來了。

猩猩對這工作却似乎做得津津有味。彈頭給用水壺的水冲乾淨了，在猩猩的手中閃爍着。

「果然不是我們的。」猩猩說。

「那麼是誰？」他的同伴問道，「那邊應該不會有人的呀。也不可能有人逃過我們的監察沿河上去。」

「這眞古怪了，」猩猩說，「這個人是很懂得用槍的，在夜間，射得那麼準！你們沒有聽到什麼？」

「沒有。」一個女郎說。

「假如有槍聲，」另一個女郎說，「睡着了也不會聽不到的，而且也不會大家都聽不到的。」

「你們是輪班守夜的，」猩猩說，「守夜的人居然也沒有發覺什麼！」

「是卡爾和她在守夜，」一個女郎說，「我看卡爾一定是進了她的帳幕了。」

「這眞有趣了，」猩猩說，「你們在演習，你們當是玩一樣。好了，這一次眞的出事了，你們也受到眞的教訓了，我早對你們講過的，就是演習，也得當眞的一樣！」

那幾個女郎都慚愧地低着頭。

「你們知道你們是多麼幸運嗎？」猩猩咆哮道，「你們受過了教訓，而你們仍然能活着！」

「爲什麼不把她們也殺掉呢？」猩猩的一個同伴問。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猩猩沉吟着。

「也許他們沒有發現我們吧？」一個女郎提出。

「不，不會的，」猩猩搖着頭，「他們既然懂得挑出一〇二五，他們當然是看過你們每一個人了。」

「爲什麼挑出一〇二五呢？」那個女郎說，「她有什麼特別嗎？」

這却是一個猩猩不便回答的問題了，所以他也不回答。他說：「祇有一個答案，那就是來的祇有一個人。他祇能捉住一

○二五一個人，沒有空對付你們了。」

他猜對了，但他就沒有猜到對方會是因爲不忍心這樣做。因此他也作了另一個錯誤的猜測：「證明一○二五是拒絕跟他走的，他要制服她已經够忙的了！」

「這沒有什麼分別！」他的一個同伴說，「不管她願不願意，他總之是要帶她走了。她不肯走，他就把她擊暈抬走！」

「爲什麼有人要把她捉走？」另一個女郎問。

「別多事，不要問！」猩猩不耐煩地說，然後又自言自語地說，「對了，他一定是這樣做了！」

「但是走到什麼地方去？」他的另一個同伴問，「走這邊，通不過去的，走那邊，沒有地方好去！」

「也許一架飛機來接？」猩猩說，「我們有雷達，假如有飛機來接，我們會知道的。」

「人一定是飛來的，」他的一個同伴說，「但不會是在我們的雷達網的範圍之內降落。他可以在上游很遠的地方下來，同樣地，飛機來接，也要在同樣的地方，不然我們的火箭就要射過去了。他起碼要走一個星期時間，而他帶着一個不願意走的人，一定走得不快！他走三天的路，我們兩天就可以追上了。」

猩猩吩咐那幾個女郎：「好了，你們把這個埋掉吧！」他指着那二具屍體。

「在這裏？」其中一個女郎說。

「難道我們還要把他們抬回去嗎？」猩猩說，「他們已經死了，埋在什麼地方都沒有關係了。」

那幾個女郎祇好就地動手把屍體埋葬，而猩猩幾個人則走到一旁去會議起來。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其中一個同伴說。「先是那個女的失踪了，然後又是卡爾死了。」

「我們怎樣解釋卡爾？」另一個說，「你知道卡爾的老頭子對我們是很重要的，我們需要他的錢，假如他知道他的兒子在這裏這樣——」

「他不會知道他的兒子死了，」猩猩說，「起碼幾個月內不會知道，而當他知道的時候，他也不會知道他的兒子是死在這裏的。有機會的時候，譬如說他和他的政敵的對立又到了白熱化的時候，就是卡爾回去的時候。卡爾回去，給他的政敵的手下謀殺了。他知道的就是這個故事，那麼他就會給我們更多錢，把更多人送來訓練。卡爾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唔，那個老糊塗，也是應有此報的！」另一個同伴說，「但是那個卡絲美的失踪，却不是容易解決的！」

「媽的！」另一個人說，「有誰會來把她捉去呢？」

「是誰還不知道，但是誰派來的人，則可以知道了，當然是她的老頭子，」猩猩說，「不能不讚他一句，他的胆量眞不小，假如他這一下賭博輸了的話——」

「重要的是他怎會派人到達這裏，這個人對我們似乎知道得很多！」

「當我們捉到他時，我們就可以知道他究竟知道得多少了。」猩猩說。

「我們應該通知那個表親史利加，提醒他提高警惕嗎？」另一個人說。

「不，」猩猩說，「這件事沒有理由需要外面的人知道。」

「但是，假如老頭子知道女兒已經回到了自己的手中，他就會對史利加採取行動了。」

「他的女兒還沒有回到他的手中，」猩猩說，「她還沒有離開這樹林，還沒有登上飛機飛回去，就不算是回到了他的手中。他還沒有把握，他就不會採取什麼行動。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搶回來，把那個捉她的傢伙也捉回來。」

「這工作不能讓那班飯桶來做了。」

「當然了，」猩猩說，「我們自己來做。這是專家的工作。我們自己來做，而且要快！」

他取出身邊一副無綫電，扭開了，對裏面說：「恐龍，恐龍，聽見沒有？」

「你是猩猩嗎？」無綫電中傳出來聲音。

「是的，」猩猩說，「恐龍，事情一如我們之所料，有人來把我們掌上的明珠搶走了，我看這是一個人的行動。我猜他是從上游空降而來的，也會回到上游去等直升機來接，我們要追上他。假如他在他離開雷達探測的範圍之前有飛機來，放火箭把飛機擊落好了。萬一他會沿河而下的話，你要加緊巡邏，他通不過的。」

「你們應付得來嗎？」恐龍問。

「這一次的敵人不是普通敵人，」猩猩說，「你們也要來，這事不能由那班飯桶做，混亂起來，我就怕他們連我們也殺掉了！」

「我們也來了，誰負責雷達和火箭的控制呢？」恐龍問。

「那些都是自動化設備，」猩猩說，「自動警報系統，祇要一接按鈕，火箭就射出來了，連瞄準也用不着，你叫三二一五負責好了。假如他連按一顆按鈕也不會，那他連吃飯也不會了。」

「他會吃飯，」恐龍說，「不然他也不會活到現在！」

「既然如此，他就應該會按鈕了，」猩猩說，「你們盡快趕來，把我們的寵物也帶來！」

「很好。」恐龍說。

猩猩把無綫電熄掉了。

那邊，那三個女郎已經把屍體埋好了，正在走過來。其中一個女郎走到猩猩的身邊，狐疑地看着他說：「我看見你剛才正在用無綫電！」

「很好，」猩猩微笑，「這證明你是會用眼睛的。但我用無綫電又如何呢？」

「那個捉去一○二五的人不是也會聽見了？」那個女郎說道。

「不過你沒有注意到我用的是不同的無綫電嗎？波段是不同的，他們收聽不到。」猩猩答道。

「哦。」那個女郎恍然地說。

「你又學到了一些事情了，」猩猩說，「這就是實踐的重要了，單單講是沒有用的，所以我要你們演習，但是把演習當作遊戲也是沒有用的，現在你們一定很明白了。」那三個女人都慚愧地低着頭。

「現在你們回去吧，」猩猩說，「狄克先生會趕來跟着我們一起去追了。」

「我們得快起程了！」猩猩的一個同



伴說。

她們祇好走了。她們向蛇山的總部走回去，而猩猩他們則是向她們昨晚紮營的地方走去。

× × ×

森林裏的夜晚並不很靜，比都市裏的夜晚可能還要吵得多，那是因爲在森林裏，又有另一些生物在活動了。當然沒有白天那麼吵。但也不是很靜的，奇奇怪怪的聲音此起彼落，實在不容易憑聲音而分辨是否有危險正在逼近。

「幸而我們用不着憑聲音走去守夜，」杜雷說，「不然神經就沒有一秒鐘可以安靜下來了！」

「這些聲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瑪莎說，「起初我也是沒有辦法睡着，不過後來也習慣了。就是不能習慣那雨，好在沒有下雨。」

「假如下雨，」杜雷說，「我這副探測體溫的儀器的效率也要大大減低了。」

在黑暗之中，儀器上突然出現光點，光點倒是很矚目的。

「他們來了嗎？」瑪莎問。

「我不知道，」杜雷說，「他們——有很多小孩子嗎？」

「小孩子？」瑪莎說，「你在開玩笑嗎？這裏不是小孩子的地方！」

「但是那些是比人小的動物，」杜雷說，「我的儀器指出來的，動得很快，就像一羣頑皮的小孩子在黑暗中跑來跑去，有大約二十個之多。」

「不會是你的儀器發出了什麼毛病吧？」瑪莎說。

「我看不是了，」杜雷說，「現在才來出毛病？奇怪，他們的無綫電聯絡完全停止了，跟着是這個！」

「也許他們有着你們不知道的武器？」杜雷又說，「假如他們也有我這種星光鏡，那就很糟糕了。」

「我不相信他們有，」瑪莎說，「猩猩這個人忍不住的，他有什麼新的東西，他一定向我們誇耀一番！」

「猩猩這個人也許不如你們所想像的那麼簡單，」杜雷說着又沉吟起來，「奇怪，動得那麼快，人就是在白天也沒有動得那麼快的，而且又不是走直綫，有一種活潑的感覺！」

「狗！」瑪莎忽然叫起來。

「什麼狗？」杜雷問。

「他有一個地方養着很多狗！」瑪莎說，「我們常常聽到狗吠聲，他放來追我們了，明白嗎？狗在黑暗中可以行動，狗的鼻子靈敏，可以嗅到你留下來的氣味，就跟隨着氣味追來！」

「是哪一種狗？」杜雷又焦急地繼續追問。

「我不知道，」瑪莎說，「我們從來不准進去看的，我們祇是在外面聽到狗的吠聲！」

「牠們來得很快！」杜雷叫道：「快把大家叫醒！」

「我們怎辦好？」瑪莎問。

「把大家叫醒！」杜雷說，「爬到樹上去！我們至少知道一件事，就是狗不會爬樹的！」

他是第一個爬到樹上去的。他叫着命令：「電筒帶上去，不要亂開槍！不然要射着自己人了！我有兩隻電筒一盞燈！燈亮起來，放在樹下，電筒到樹上去，牠們來時就照，看見狗的時候才放槍！」

「假如他們的人看見燈光呢？」卡絲美在黑暗中紛亂之中叫道。

「他們的人並沒有來！」杜雷說，「假如有人來，我是會知道的！」

「他們究竟有多少隻狗？」杜雷問。

「我不知道，」瑪莎說，「但聽聲音是多得很了，而且他拿進去餵狗的肉也很不少！」

「天！」杜雷氣結地說，「這樣重要的事情，竟沒有人對我提起過！」

「我們怎麼知道這是重要的？」伊蓮叫道。

「現在你們知道了！」杜雷說。

他們一時靜下來了。

後來杜雷叫道：「牠們來了！」

那些狗不知道是什麼狗，連吠都沒有吠。祇是聽到牠們穿過樹林時的沙沙之聲。甚至當杜雷手中的電筒照到牠們的身上的時候，也看不出是哪一種狗。但他絕對不敢加以輕視。杜雷對狗的品種懂得並不太多，總之他憑常識知道他們放出來的就不會是好對付的狗了。

槍响起來，第一隻狗倒下去了。

但是他們的電筒光不够快，也沒有那麼多電筒，他們是來不及追着每一隻狗。祇有杜雷的星光鏡可以不受黑暗的限制。他的槍不停地响着，而那些狗在黑暗中亂竄，還是沒有吠，祇是發出兇狠的咆哮。她們的槍都不大有機會响，祇是杜雷在忙着。

杜雷的槍是沒有什麼响聲的，所以她們也許不知道他放了多少槍了。杜雷知道自己放了多少槍，也知道有多少隻狗躺下來了。他放了很多槍，躺下來的狗祗有五隻，然後忽然之間，一切都靜下來了。

「他們走了！」瑪說莎。

「別下去！」杜雷深呼吸着說：「牠們並沒有走遠！」

「那些人呢？」卡絲美問。

「人還沒有來，還在很遠，」杜雷說：「我這儀器還探不出牠們！」

「那總算好一點。」卡絲美說。

「我們就這樣在樹上等到天亮嗎？」伊蓮說。

「正是這個意思，」杜雷說：「天亮了之後我們再走路。」

「現在，卡絲美，」杜雷又說：「你下去把那些狗的屍體拖到我身邊來吧！」

「爲什麼要我？」卡絲美問。顯然並非因爲她是公主身份，而是因爲這是一件令人噁心的工作。

「因爲那些狗萬一再來的時候，你是牠們不會襲擊的人。」杜雷說。

卡絲美並沒有那麼有信心，不過杜雷叫她做，她也祇好照做了。她下去把那幾隻狗的屍體都拖到杜雷那棵樹的下面。

那些活的狗並沒有來，也沒有再來的跡象，牠們顯然是眞的懂得知難而退的。跟着杜雷又說道：「現在把繩子拿來給我吧！」

「這又是幹什麼的？」卡絲美問。

「我要把牠們掛到樹頂最高的地方藏起來，」杜雷說：「假如我沒有猜錯，那些活着的狗再來的時候一定會留在樹下不肯走，奇怪牠們的同伴躲在這樣高的地方幹什麼。猩猩他們得要爬上去解下來，那時他們才會知道狗是怎麼死的。這可以阻他們不少時間。」

「也阻得不多。」卡絲美說。

「反正我們現在有的是時間，」杜雷說：「我們爲什麼不利用我們沒有用的時間交換一些他們有用的時間呢？」

杜雷的看法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於是卡絲美幫着他把那些狗一隻一隻用繩子縛起來，讓他扯到樹上去，縛在高高的樹頂上。

這之後，杜雷也離開那棵樹，換一棵樹躲起來了。

「我可跟你在一起嗎？」卡絲美問。

「好吧！」杜雷無可奈何地說，這樣似乎不大好意思，好幾個女郎，偏偏卡絲美要跟他在一起，就像有階級之分似的，而且瑪莎一定在心裏不是味道。不過，假如他拒絕，那更不好意思了。自然一點更好。

他們高高地爬上了樹上，在一個安全的樹椏上坐着。卡絲美緊緊地挨在他的身上，杜雷也沒有反對，反正其他的人是不會看見，她的臉貼在他的臉上！

「唏，你們在幹什麼？」瑪莎在那邊突然叫道。

「我們並沒有睡着。」杜雷說。

瑪莎又說：「他們會追上我們的，而且他們會把我們殺掉。他們有多少隻那種狗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別說殺他們了，就是連逃都逃不動，你有想到這一點嗎？」

「我就是正在想着這點。」杜雷說。

「你有想到在別的好辦法嗎？」瑪莎又問。

「沒有？」杜雷說：「你有什麼好主意嗎？」

「我正在想着那些來來族人，」瑪莎說。

「我們沒有空想他們了！」杜雷說：「我們自身也難保，要先救了我們自己才能够救他們！」

「我不是想着裏面那些，」瑪莎說：「我是想着外面那些，烏里酉長他們。我正在拿着他們的箭，所以我想起他們了。也許他們能够幫手。」

「不能够把他們牽進來！」杜雷說：「他們沒有機會的。」

「假如我們死了，」瑪莎說：「他們不見得就會放棄，那麼他們還是要死的。我正在想，他們是很好的獵人，他們可以對付那些狗的！」

「我不知道，」杜雷說：「這些狗並不是普通的野獸，這種狗就是獵人也不容易對付！」

「我記得我聽過有關他們行獵的特殊本領，」瑪莎說：「也許我們應該跟他們聯絡一下。你不是有一隻無綫電可以跟他們聯絡的嗎？」

「很好，」杜雷說：「既然無綫電是在我們的手中，試試也沒有損失！」

× × ×

猩猩他們有七個人。他們並沒有帶來任何他們的「學生」因爲他們認爲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務，祇有他們自己這些有經驗的人才能勝任，那些學生雖然受過訓練，也有成績相當好的，但是沒有經驗，就怕他們會壞事。

猩猩的看法也算是相當聰明的。他認爲假如那些學生是爲了自己的存亡而作戰的話，那他們也許就會因環境所逼而把他們的經驗拿出來，但他們並不是，現在是要他們去殺人，所以就還是不帶來好了。

猩猩他們在夜間會合，由於他們沒有夜時，在夜間追踪是不大方便的，所以，他們還是晚行夜宿，晚上睡覺，天亮就起來。

他們是睡得很安心的。他們有那些狗爲他們守夜。

猩猩起來就吹哨子把那些狗都召集起來，數了一遍。

他知道少了多少。

他狡猾地微笑着：「媽的，我們的敵人是很厲害的敵人，他們把我們三隻狗都殺掉了，還是在夜間。」

「但是我們有四十隻狗，」他的一個同伴說：「他殺不了那麼多的。」

「除了狗之外還有人呢？」猩猩又微笑着，「還有我們這許多個人。我們是有時間睡覺的人，他却不敢睡覺。他不能支持多久的。不過看來他距離我們還相當遠，我們得快點趕路才行了。」

他們繼續趕路，接近黃昏的時候，他們就到達了杜雷他們昨夜遇襲的地方。那些狗羣都圍在那棵樹下做着奇怪的聲音。

「他們在那上面？」猩猩叫道。

他擧起手中的自動步槍向天上放了一排槍彈，然後警告道：「下來，你們已經

被包圍了！」

自然沒有反應。

「我們會放槍把你們兩個都射死的！」猩猩叫道：「別逼我這樣做！」

還是沒有反應，猩猩也遲疑起來了。他不希望把兩個人都殺死。他是希望把卡絲美活着取回，而把那個捉走卡絲美的人殺掉的。假如兩個人都在樹上，他就不難做到這件事情。

但對方也可能並不是在樹上，他們不能老守在樹下而浪費時間。他的狗雖然是很靈的，也無法告訴他這實在是怎麼一回事。

「我上去！」猩猩終於對他的同伴說：「假如他殺我，你們開槍，把他們都殺掉好了！」他故意提高聲音這樣講，以使樹上的人知道他的打算——假如樹上有人的話。

猩猩走到樹下，抬頭望望，枝葉濃密，什麼都看不見，他再一次提高聲音重申他的立場：「我要上來了，你可以殺死我，但這是一個保證你活不下去的做法，她的性命也包括在內！」

沒有反應。

猩猩開始爬樹，爬上去，也給樹枝樹葉吞沒了。下面，他的同伴緊張地等着。後來，他們聽見猩猩在樹頂上發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然後聽見猩猩叫道：「他們不在這上面，看看這裏有些什麼吧！」

一團一團的重物從樹上跌下來了。那些狗羣圍上去。但是隨即就決定這是牠們不能襲擊也不能吃的東西，便又退開了。

那些人此時才可以看清楚。當然是那幾隻狗的屍體。

猩猩爬下來的時候，槍彈已經從狗的屍體上挖出來了。

同樣的槍彈，同樣一個人！

「媽的，」猩猩叫道：「這是一個超人，他怎可以在黑夜裏殺死這許多狗？」

「兩個可能性，」猩猩的一個同伴說，「第一，他早有警覺，在樹上躲起來，燈留在地上，狗到了燈光之中，他就開槍。第二個可能性，他是胡亂放槍，一個人，許多狗，總有一些狗中槍的，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難免受傷了。總而言之，他雖然不是一個超人，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很聰明的人！」

不是完全猜錯，也不是完全猜對。

「不論是聰明人還是傻子，我們也不能讓他逃掉，」猩猩咬牙切齒地說着，「而且他現在一定巳經很缺乏睡眠了！」把手一揮，對那些狗羣喝道，「走！把他殺掉！」

有一部份的狗好像箭一樣竄進了林中，不見了，餘下來的狗則仍在周圍。他們這些狗果然訓練得很好，完全懂得主人的意思，就祇可惜不會講話而已。

猩猩咒罵着，與他的同伴們散開，大致排成一字形繼續前進，由餘下的狗憑牠們所嗅到的氣味來領路。猩猩他們是不愁會迷路的，亦不愁會受到襲擊，因爲假如那些狗發現有敵人在前頭的話，就馬上會發出警告了。

狗在林中是前進得很快的，而人則前進得很慢。猩猩他們可能今天晚上還不能到達的地方，那些狗却可以在相當短的時間之內到達，而且在同樣短的時間回來。

牠們在幾個小時之後回來了。

這時，猩猩就可惜他沒有訓練這些狗學會講話了。但狗就是狗，世界上沒有人能够把狗訓練到會講話的。

猩猩叫道：「什麼不對了？」

那些狗祇是對他哀鳴着。牠們當然不能回答。

「有點事情不大對勁了。」猩猩的一個同伴說。

「數一數吧！」另一個說。

「沒有失掉！」猩猩說，「爲什麼牠們沒有追上就回來了？」

可想而知就是假如追上了那個人，那麼那人就會給再咬幾口，或者首先警覺在樹上躲起來開槍。不論是怎樣一種情形，都是會再損失幾隻狗。而猩猩也是預算會有這種損失的。他不想對方有休息或者喘息的機會。

但是沒有失去一隻狗，那即是說那些狗也並沒有追上這個人了。

「牠們看來像是害怕什麼。」另一個說。

「牠們並不是害怕什麼！」猩猩爲他的狗辯護，「牠們從來不害怕什麼的！有什麼可以嚇怕牠們！牠們眼看不敵的時候就逃走，但牠們不會害怕什麼！我沒有敎過牠們害怕，牠們也不是害怕的種！」

「那麼究竟是什麼不對？」他的一個同伴又說，「我看得出，牠們是有點不對的！」

「我知道是有點不對，」猩猩的臉脹紅着，「但我看不出是什麼的不對。」

猩猩很小心地檢驗過他的狗，就是檢驗不出有什麼不對，總之牠們的神態是很明顯地不對了，牠們不斷地哀鳴着，眼中流露着求憐的神色。常常見到牠們的人，自然就知道牠們是與平時不同了。

後來猩猩說：「我們還是走吧！快一點！」

他們繼續前進，這一次猩猩沒有派其餘的狗前去了，祇是讓牠們在一段路前面引帶。

「我還是覺得牠們是害怕！」猩猩的一個同伴後來還是這樣說。那是因爲那批剛剛回來的狗的神態的確是完全不同了。牠們踟躕不前，總是跟在另一批狗的後面，而且有點像遊魂似的在逛着。

「媽的！」猩猩說，「我們很快就可以知道是什麼不對了！」

他們並不是很快就知道。那些狗是很快可以到達目的地的，他們步行，就要相當久了。

接近黃昏的時候，他們就到達了「不對」地方了。

「牠們——牠們都瘋了！」猩猩叫道。他大大地睜着眼睛看着他那一羣狗。

那些狗到了這個地方就不肯再前進了，也許不是不肯前進，而是不能前進。牠們就像迷失了方向似的，團團亂轉着。有時牠們還要打起架來。

牠們不像是一羣經過悉心訓練的狗。雖然猩猩是又氣又急，但他還是小心地觀察着牠們。

後來，猩猩似乎終於把眞正的原因發現出來了。他叫道：「牠們的鼻子有問題

！牠們失去了嗅覺！」

「為什麼會這樣的？」他的一個同伴問。

「我倒嗅到一些很古怪的氣味！」另一個說。

猩猩也嗅到一種相當强烈的氣味。雖然樹林裏不會是一個很缺乏氣味的地方，不過他們總覺得這種氣味是不應該存在於樹林中的氣味。

他們找尋這氣味的來源，後來其中一個人叫道：「你看這個！」

那人找到的是一塊不知什麼獸肉，但却是一塊新鮮的獸肉。不過這塊獸肉是散發着一種特殊的氣味。

「這究竟是什麼？」猩猩叫道，「這究竟是什麼回事？我這些狗是不會亂吃東西的！」

「我看牠們並沒有吃過，」那同伴說，「不然我們就找不到那麼完整的了，但是牠們是一定會去嗅的！一嗅就是了！」

「你在說什麼？」猩猩問。

「你沒有聽過那些來來族人嗎？」那人問。

「什麼來來族人？」猩猩問，「我們關着的那些？關他們什麼事？」

「我不知道，」那人說，「但是我聽見過他們行獵是有些很特別的方法的。他們會用一種特殊的樹汁，發出一種特異的氣味，使野獸失去了嗅覺，那就沒有那麼靈敏，不會老早就躲避起來了。」

「但是他們是給關在我們的營裏呀！」猩猩說。

「我不知道，」那人說，「總之這看上去像是他們的方法就是了。」

「他們不會用槍的！」猩猩說。

「我不知道，」那人說，「總之這是來來族人的方式。假如我們這敵人是跟來來族人合作的，那就很不妙很不妙了！」

「這些藥——」猩猩說，「怎樣可以解除？」

「我倒沒有聽說過，」那人說，「我看不會是長期性的，應該一兩天就會過去了吧？」

「一兩天？」猩猩叫道，「我們並沒有一兩天！」

事實上他們不單沒有一兩天，而且連今天晚上都不一定有。幾個人都一齊想到今天晚上，就不由得面面相覰，感到不寒而慄了。猩猩說：「我也記得我聽到過，來來族人的行獵本領是相當了不起的，但他們並不是很好的戰士，他們並不喜歡殺人。他們是不打仗的！」

「他們不是不打仗，」另一個同伴說：「只是少一點吧了，假如他們知道我們如何處置他們的族人——」

「他們怎會知道呢？」猩猩問。

「我們有幾個女的在前一些時候逃走了，記得嗎？」那人說，「假如那些來來族人是在這裏附近，那麼她們就是在他們的手中了！」

「但是為什麼來來族人會到這附近來呢？」猩猩問。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人說，「不過既然他們是明顯地已經到這裏來了，那麼我們就得替他們製造一個理由了。假設他們是來找尋失蹤了的族人，他們找到了那幾個女的！這些呆鳥一定什麼都講出來了！」

「但來來族人沒有槍，」另一個說，「而且他們也不懂得捉卡絲美公主呀！」

「這正是可怕的地方，」那人說，「看來這個人是已經與來來族人會師了！她們有共同的敵人，我們就是他們共同的敵人！」

這一點他們倒是猜得十分準確，可是現在猜出來，則是已經遲一點了。

「現在變成是我們不能睡覺了！」其中一人說，「那些人是在森林中長大的，他們在黑暗之中活動起來不會比我們差，而且他們又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們的狗既然失去了嗅覺，就沒有作用了，」另一個說，「他們可能就在很接近的地方！」

他們一面這樣講着的時候，一面已經在提防着周圍的樹上了。他們看不見有什麼人躲在附近的樹上，不過這却不等於說那些來來族人並不存在。他們可能是在他們看不到的附近。

「我看，」猩猩說，「我們還是快點離開這裏的好！」

然而這樣說着時，他已經知道事情是沒有那麼容易的。他們不可能在天黑之前回到基地，而基地的人亦不可能在天黑之前趕得到來增援——那是說，假如他們有帮忙的能力的話。

恐怖感就在這個時候侵襲他們。他們很害怕，真的很害怕了。沒有人不害怕死亡的。他們的作戰經驗對這個場合也應付不來。他們都沒有經歷過這種場面。

經驗是豐富的。經驗告訴他們現在是處於下風了。

「逃不逃都是一樣的，」猩猩的一個同伴說，「我們還是看看怎樣渡過這個夜晚吧！」

七個人有七副腦袋，却是無法想出一個比較算得是妥善的方法來。他們本能地圍成一個圓圈，背脊向着圈內，臉則朝着圈外，手中的犀利武器保持着戒備狀態。這也不能算是一個好陣法。到了晚間就一點也不好了。一陣亂箭射來或者一陣亂槍射來，他們就全部倒下來，乾淨俐落了。

另一方面，分得太散亦同樣不是很好的，因為這樣就沒有了團結的力量，會給人家逐個擊破了。

那些失去嗅覺的狗在亂竄，更增加了他們心亂的程度。

他們聽到了一陣令他們毛骨悚然的哀號。一隻狗衝開樹林跑出來了，在到達猩猩腳邊之前就已經不支倒在地上，抽搐着。這隻狗的背上插了一支箭。

那些其他的狗隻都憤怒地向各個方向衝去，雖然失去了嗅覺，還是希望看到對手而加以襲擊。

猩猩他們到底是老手，一看狗背上那支箭的角度就知道是從樹上射下來的，而且狗哀鳴的時候與倒下的時候相隔得不長，放箭的人一定也不會是在太遠了。

他們一齊向各方向的樹上放槍掃射了一陣。不知道有沒有射中，不過這是需要的行動。

他們的掃射不大有效，那些狗隻衝過去亦是不大有效。敵人是躲在樹上，牠們

就是看見也襲擊不到的，然而樹上的人則可以放箭來射牠們。

那些狗在遠近哀鳴着，中箭的連逃回來的機會都沒有，沒有中箭的則知難而退地逃回來了。

猩猩沒有數，看一眼就知道損失不輕。不過這些狗現在已沒有用處了。他們沒有再掃射，顯然敵人雖然在並不很遠，也不太近，並未近到他們掃射得着的地方。

他們知道敵人不在太遠，就再縮成一個小圈子。「聽着，」猩猩說，「我們得逃回去了！」

「我們沒有時間逃走！」他的一個同伴說。

「你聽着，」猩猩盡可能壓低聲音，「我也是不喜歡逃走的，但這是唯一的辦法了。我在想，我們聚在一起逃走是最不適合的，因為他們一下子就把我們完全消滅，所以我們要分開，自己顧自己了。我們現在還有一個佔優的地方就是我們有很多彈藥，而我們都有羅盤可以分辨方向，我們也有無綫電，可以保持聯絡對嗎？」

「對。」他們都同意。

「現在聽着我的計劃，」猩猩說，「首先是方向的問題，我們是從那邊來的，沿途的周圍應該沒有敵人，不然那些狗已經發覺了，所以對方都是在這些有藥的肉的前面，我們向後轉而走，他們就得追來才能追上我們了。」

大家都點頭，猩猩解釋得相當明白。

「但是我們不能一起走，」猩猩說，「我們得分開來，每人大約相距三百呎，然後就向我們的總部直綫前進。他們要追來，是不能從樹上走的，一定得步行，所以我們每隔二十分鐘左右就向後面掃射一次。不要向左右，而是向後面，這樣我們就不怕誤中自己人了。」

「這是一個好辦法。」猩猩的其中一個同伴說。

「這是唯一的辦法，」猩猩說，「現在我們走吧！」

他們馬上就動身離開，幾個人循着放射綫的方向散開，這樣自然中間的人前進得快，最外的人前進得最慢了，但是後來他們還是正正朝着他們的總部直綫前進，有羅盤指示，他們並未迷失方向。

那些狗哀鳴着無所適從，但是猩猩吩咐牠們留在原處，看見敵人就撲殺，於是牠們就留在原處了。

當他們第一次向後面掃射的時候，夜幕已經降臨了。

他們已經聽不見那些狗的哀鳴聲，由於已經距離得遠了，但是即使距離近，也還是聽不見的。那些狗都已給來來族人的箭射殺了，猩猩擺佈這個逃走陣果然是一個好方法，但是仍然不够好，他並沒有料到杜雷有那隻探測體溫的儀器。

直搗蛇窟　夷為平地

杜雷現在已經和那些來來族人會合了，他們並沒有馬上向猩猩追去，他們的計劃是先把那些狗消滅了，然後乘着夜幕的掩護才進行偷襲。

猩猩他們的第一次射擊並沒有效果。但杜雷他們聽到槍聲，以及探測他們的行走路綫，就猜出猩猩是正在打算什麼了。

「這是一些很聰明的人，」杜雷說，「他們仍然想出了逃走的辦法。」他對大家指出猩猩的計劃，又說：「他們隔一陣掃射一次，這樣我們是不容易追近的，不然就可能給他們射中了。」

「我們有很多人，」烏里酋長說，「他不會把我們每一個人都殺掉的。」

「用人海戰術不是辦法，」杜雷說，「假如要犧牲二十個人才能救出二十個人，這有什麼意思呢？我們應該盡量用安全的辦法！」

「但我們不能讓他們走掉呀，」烏里說，「我們得利用黑夜，黑夜過去了，我們就打不過他們了。」

「讓我想一想。」杜雷說。

「你有星光鏡，」伊蓮說，「你一個人追不行嗎？」

「本來這是我的計劃，」杜雷說，「我一個人，就已經够應付他們全部了，但是現在却沒有那麼容易，他們分開了，這是很聰明的做法，我看我不能够一夜之間追上他們全部，就是三個晚上也不能。我不相信他們會睡覺停下來等的，我相信他們在回到蛇山之前是不會睡覺了。」

「不能讓他們回到蛇山去的！」卡絲美說。

「讓我們來吧，」烏里說，「你必須要我們的帮助！」

「不，」杜雷搖着頭，「你們殲滅了他們的狗，這已經是很大的帮忙了。我不能够要你們再犧牲。」

「我相信我想到了一個辦法，」烏里酋長說，「你有這些奇怪的東西，在夜間可以看見，我們沒有，但我們有夜眼。」

「什麼夜眼？」杜雷問。

「其實應該說是夜耳，」烏里說，「我們在夜間看不到，但是會聽，我們會聽到很遠的聲音，白天，我們也可以從地上看到很遠。」

「從地上看到？」杜雷奇異地問。

「我們看脚印，就知道什麼地方有人走過，和走了多久，」烏里說，「我們都是很好的獵人，我帶來的都是最好的！」

「你的計劃是怎樣的呢？」杜雷問。

「我剛剛明白了他們的計劃！」烏里說，「他們每隔一陣掃射一次，他們直綫向他們基地走回去，他們不會停下來的，祇要我們不走進他們的槍彈射程之內，他們不過是像一羣猛獸吧了。我們追着一羣猛獸，一羣受傷的猛獸，我們是獵人！」

「那麼呢？」杜雷說。

「我們剛剛聽到了他們開槍的聲音，」烏里說，「但是我們沒有給射中，太遠一點了。他們正在逃走，而且不停地動，那我們現在開始追，距離大概不會改變了，所以我們是一直不會射到的，他們開槍，更可以使我們知道有沒認錯方向了。」

「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烏里！」杜雷說。

「我們都是獵人吧了！」烏里說。

「你們追到了猛獸，終於要逼近的，」杜雷說，「那時呢？」

「到了天亮，我們再逼近，」烏里說，「你以為他們在白天就不會放槍？」

「我看不會了，」杜雷說，「白天，

他們看得見，聽得見，很有信心。他們害怕的祇是黑夜。」

「對了，」烏里說，「白天，我們就逼近，下殺手，他們聽得不够我們遠，看得也不够我們遠。」

「而且你們還是幾個對一個。」杜雷說。

「是的，」烏里說，「照這情形看來，這一次狩獵應該不算很困難的。」

「烏里，」杜雷微笑，「你是那麼能幹，假如沒有你，我怎辦好呢？」

「我看我們是愈早動身愈好。」烏里說。

「我們怎樣聯絡呢？」杜雷問。

「我們分配工作吧，」烏里說，「你去捉中間的兩個，其餘的五個我們會分組去追，我們還是用烟訊聯絡吧。你會生火嗎？」

「生火就會，祇是不懂你們的烟語。」杜雷說。

「你用不着懂的，」烏里說，「你祇要懂得生火就行了。」

「這個我倒是會的。」杜雷說。

「明天黃昏，近天黑時，我們生火交換消息，假如你把對方殺死了，你就生火，不然就用不着。我們也是，你認得方向的，你看見有多少烟柱升上天和在什麼方向升上去，你就知有多少組人成功，以及是什麼人成功了。我們成功的，會跟還沒有成功的集合。至於你，假如你成功了，我們會找到你這邊來的。」

「你知道嗎，烏里，」杜雷說，「你簡直有五星上將的天才！」

「什麼是五星上將？」烏里問。

「指揮打仗的人。」杜雷說。

「唏，」伊蓮說，「你好像忘記了我們了，我們幹什麼好？」

「對了，」杜雷說，「你們應該幹些什麼好呢？」

「在我們族裏，」烏里說，「男人出去行獵，女人在家裏等着，照料屋子。」

「我不是你們的族人！」伊蓮說。

「我聽說你們外面的世界上也是差不多的。」烏里說。

「是的，」杜雷微笑着，「你們現在是在森林裏，伊蓮，所以你們還是在這裏等着吧。我們工作做好了，就會回來找你們！」

「你們！」伊蓮叫道：「都是卑鄙的大男人主義豬！」

杜雷微笑：「什麼都好，你有更好的提議嗎？」

伊蓮沒有更好的提議，其他的女郎亦沒有更好的提議，於是就這樣決定了。

她們留下來，在那原來的地方等杜雷他們完成任務回來。她們是可以安心的，因爲她們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猩猩他們是決不會折回來找她們的了，猩猩連自己的安全都顧不來。

×　×　×

在黑暗之中，杜雷仍然是單獨前進，他有這樣犀利的武器，他是用不着那些來來族人帮他的忙的，他們的力量還是留給他們自己用的好，他們怎樣分組去追那其餘的五個人，他們是自會安排的了，杜雷則祇是追他的兩個。

杜雷是前進得很快的，在破曉之前，他已經包抄在其中的一個的前頭等着了。

這個人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做夢也想不到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有人能够趕在他的前頭。

當他進入杜雷的星光鏡的視綫之中時，他還轉身向後而掃射了一陣，杜雷的槍彈就在這一陣槍聲之中射出去。

這個人就是猩猩，通過星光鏡那詭異的顏色，猩猩的樣子是顯得更爲古怪了，猩猩是極度詫異的，根本不知道什麼打中了他，也許他會懷疑是自己的槍出了毛病，有一顆槍彈從不對的一頭出來了——假如他有時間懷疑的話。

他把槍丟掉，倒下來就馬上死去了。

杜雷不慌不忙地走到猩猩的身邊去。

他要的是猩猩身上那隻無綫電通話器，無綫電的沉默使他早就猜到了猩猩他們是應用另外一種波段的無綫電的。

沒有錯，現在，他也得到了一隻這樣的無綫電，就可以聽到他們講話了。

就在這個時候，杜雷就發覺那隻無綫電發出召喚的聲音，杜雷在樹下坐下來，開亮了電筒，照清楚了這是怎樣一隻無綫電之後，便把掣扭開了，他果然可以聽到有人叫喚的聲音，叫喚的就是猩猩。

果然就是一如杜雷所猜的，他們不但定時用機槍掃射一遍，以保障自己的安全，並且還是定時用無綫電聯絡一遍，以看看自己的同伴們又有些什麼遭遇。

「猩猩！」無綫電中傳來一個人的聲音，「你聽見我說話嗎？我是費里曼！」

杜雷知道誰是費里曼，這個人是榜上有名的，不過猩猩現在是聽不見，亦不會回答了，杜雷考慮好不好回答，假如他回答，一定嚇他們一大跳了，但是他決定還是不回答的好，沉默對他們心理上會有更大的威脅，就讓他們的心中存在着一個疑團好了。

「媽的，猩猩，」費里曼焦急地叫道：「假如你聽見，你就回答我！你的無綫電不是壞了吧？」

那個費里曼再召喚了一陣，就明白情形有點不對了。他連忙代替了猩猩領導地位，與其他的幾個人聯絡，那幾個人都是安全無恙的，單單是猩猩沒有了聲響。

「一定是他出事了！」費里曼說。

「但是他的無綫電是開着的，」另一個說，「天，假如對方扭開了，就聽得我們講話了！」

「我看是那些野人！」費里曼說，「他們不會講我們的話，又聽不懂，不然早已開口了，又不是啞吧！」

「猩猩完了，我們怎辦好？」

「我看還有一個可能是猩猩的無綫電壞了，」費里曼說，「他聽得見，但是不能對我們講話，讓我們照原定計劃進行吧，但是開着無綫電，一直保持着聯絡！」

既然這樣，杜雷也開着無綫電了。

他再前進了一段時間，到了天亮起來，就不再前進了。他爬上了一棵樹上。

因爲這裏正是他的另一個獵物的路綫會經過的地方，他憑他的探測器的指出，再看着猩猩帶在身邊的羅盤，就知道這些人果然是依着很直綫前進的，這就好得很了，走直綫雖然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回到

家，但是另一方面，就變成路綫是可以預測了。

可以預測路綫，他就可以在前頭等着，他已經包抄到了第二個人的前面，現在祇要等着就行。

杜雷至此，憑無綫電中所聽到的，知道對方還是祇損失了猩猩一個人，其他的人並未損失，來來族人還沒有開始他們的進攻。天還是剛天亮而已，他們的進攻是要在天亮之後開始的。

杜雷這第二個獵物來了。這就是費里曼，進入了他的視綫之內，正急急地踏着草叢直綫前進，並沒有抬頭，仍然不相信會有人已經包抄在他的前頭，所以也不相信前頭的樹上會有人在等着他。杜雷的手指在槍機上緊了一緊，但是沒有發射。他的老毛病又來了，向一個沒有抵抗的人開槍，這是他不習慣的事情，即使費里曼的樣子是那麼醜惡，那表情仍然是很想找一點他可以毀滅，而費里曼的紀錄，他亦是知道的。

費里曼忽然把槍提起來，發射了一排子彈，杜雷幾乎要開槍了，但是費里曼並不是向他這邊發射，原來費里曼是向樹上爬着的一隻小獸發射，把那隻小獸打了下來，也並不是爲了食物，而是爲了殺，他就是喜歡殺。這倒使杜雷在良心上好過一點了。

杜雷對那無綫電裏說：「費里曼！」

費里曼嚇了一跳，遽忙低頭望着那隻無綫電，因爲這是一把陌生的聲音，而這把聲音是來自無綫電之中的，費里曼低聲叫道：「你是誰？」

「在你左邊！」杜雷說。

費里曼果然是反應快捷而作戰經驗豐富的，杜雷說左邊，他却轉向右邊，而且不停地用槍向上下及兩旁掃射，很機警，但還是錯了。

杜雷扳了一次槍機，費里曼就仆倒在地上，杜雷舒了一口氣，靠在樹幹上，閉上了眼睛，他用不着下去看看費里曼是不是死掉，費里曼是死掉了，他這槍彈的威力是那麼强大，人祇要給槍彈射了身體的中部，就不可能活下去。

那隻無綫電倒是靈活得很，杜雷對那隻無綫電所講的話以及費里曼的回答，其他五個人都是聽見的。現在，他們都知道猩猩也不是無綫電壞掉了，猩猩也是死了，正如費里曼也是死了！

他們慌張起來，他們也通過無綫電商量起來，結果還是決定照原來的計劃。

此後，杜雷收聽不到那些人有什麼聲音了，顯然他們都是正在忙着趕路。由於已經是白天，他們也停止掃射了。

到了接近中午時份，無綫電中就忽然傳來一陣慘厲的尖叫，跟着就是軟弱的呻吟。

那五個人顯然其中一個出事了，但是哪一個呢？這點就連杜雷也弄不清楚的。

餘下的四個人都慌亂地對無綫中吵叫起來，互相呼叫其他人的名字。沒有回答的那一個，當然就是出事的那一個了。沒有回答的一個叫甘布爾。

「甘布爾，你怎麼了？回答我，媽的！發生了什麼！」

杜雷從無綫電中聽見他們這樣叫。

甘布爾顯然已經無法講出發生了什麼事。他就祇是能够發出呻吟聲。

「天！」其中一人在無綫電中叫道，「他們還是來了！我們得繼續掃射！」

杜雷從無綫電中又聽見他們掃射的聲音。

其他那些人因爲甘布爾的出事而慌亂了。他們走得更快，開始跑步。他們當然是想快些回到他們的基地了。但跑得怎樣快，都是人類的速度而已，在回到蛇山之前他們還是要再經過一個夜晚的來臨的。

跑也不是一個好主意。第一他們不論多麼富於經驗，還是跑不過在樹林中長大的人的。第二，他們跑得太快就很容易乏力了，乏力就要停下來休息，平均計算，還是快不過中速進行。第三，快跑起來，祇聽得到自己跑步的聲音，別的聲音會聽不到了。第四，他們跑得快，聲音就更响，這就方便了聽覺比他們靈敏得多的來來族人了。

他們一點都沒有想到有這四個對他們不利的條件，自然這是因爲他們對敵人的實力和計劃都知道得不多了。

第四個人哥頓就是因此而被那些來來族人更容易地逼近了。

哥頓仍然間中會向後面作一次半月形的掃射。但這已經完全沒有用處。那些來來族人已經不是在他的後面，他們已經追過了他，而在他稍前的左右了。

他們有四個人，開始以鉗形路綫向哥頓這條直綫的前頭進發。

他們比哥頓跑得快得多，跑的持久力也强得多，跑起來發出的聲音很小。哥頓跑起來發出的聲音很大，這正好方便了他們憑聽覺而辨別哥頓的所在。

他們在哥頓的前頭停下來了。哥頓還是繼續奔跑。他乘着停下來略作喘息的機會向後面再掃射了一陣。

他當然沒有想到他的掃射是並無作用的，而且他亦沒有想到他需要向前掃射，他再轉過來，就發覺胸前多了一件東西。那就是一支箭的後半截，幾乎像是從他的身體裏面長出來的。他呆呆地向這半截的箭柄望了一眼，然後才感到痛苦，於是他就尖叫起來了。槍從手中飛走了，他的雙手忙向那箭執過去，但是這兩隻手却像是已經變成了木製的假手似的，手指完全不聽他的使喚。他想把箭拔出來，但他的手却祇能够撞在箭桿上，更增加他的痛苦。

「喂！哥頓！你怎麼了？」無綫電中傳出來其他的人的詢問。那些人是聽到他的叫聲的。

哥頓張開咀巴想告訴他們遭遇了什麼，却發覺自己講不出話了，祇是能够尖叫。他開始明白前一個人爲什麼講不出自己的遭遇。

哥頓的聽覺比視覺支持得比較久一點。他最後聽見的是史溫尼的聲音，史溫尼在叫着：「哥頓！哥頓！你聽見我的講話嗎？」

哥頓聽見，但不能回答，而之後就再聽不見了。

但之後，史溫尼也沒有再叫了。他知道哥頓是已經完結了，正如其他幾個人一樣，他也是不能去救哥頓的。

史溫尼比較聽明，他不再狂奔，而是

把脚步慢下來，保持着中速。這樣就用不着停下來喘息。

恐懼使他完全不敢停頓，即使當他舉起水壺喝水的時候，他也不停步。

他這樣一直跑到了下午。樹林裏的黃昏是來得特別早的。太陽稍為斜一點，樹林裏就黑暗得多了。

很久都沒有什麼不對的聲音，他以為他們也許是已經安全了。也許他們已經逃得夠遠了，對方不敢再追來了。他覺得可以跟其他人聯絡一下，於是他停下來，通過無綫電召喚。

那些已經失去了的，他當然不會召喚了。他知道他們失去了多少人。他以為他知道他失去了多少人。

沒有人回答。他慌張地弄着他的電綫電，仍然是沒有人回答。他知道他的無綫電並未壞掉的。他瘋狂地叫起來：「你們！你們回答我！你們在什麼地方？」

還是沒有人回答，於是他就知道他的同伴是都已經完了。哥頓沒有再走，他祇是在那裏坐了下來，用背靠着一棵樹，閉上了眼睛。

他已經很累了，而他亦放棄了一切。假如大家都完了，他還有什麼機會呢？他祇是閉上眼睛等着。他已經不再恐懼了。他知道什麼是不可避免的，害怕又有什麼用處。

一個人會到達視死如歸的地步的。有些人是會這樣。

後來，「托」的一聲响，一支箭就射中了他的胸部。

× × ×

黃昏的時候，杜雷就生起了一堆火，用枯葉生起一堆火，然後在上面投上濕的葉子。濕的葉子內的水份是遠比枯葉為多的，這些濕葉的水份受了熱力，蒸發成為蒸汽，升上天空，就成為很矚目的白色烟柱，效果比火烟要好得多。

這堆火正在生着蒸汽的時候，杜雷就再爬上樹。他知道生一堆烟是沒有危險的，敵人已經分散了，他所對付的已經解決了，他的附近就不會再有別人了。他現在祇要爬上樹頂，看看周圍。

他到達了最高的樹頂，可以看到遠處。他發覺天仍然很晴，這正是生火的好天氣，沒有下雨，生火就沒有困難了。周圍的樹林像是青綠的海洋，在沒有風的黃昏裏靜寂着，就像海面上的波浪忽然之間都凝住了。

沒有其他的異像，祇有他自己那堆火的烟慢慢升起，愈來愈高。後來，大約過了半小時之後，他就可以看到其他地方的遠處也有烟正在升起來。

一處，兩處……他數着，鬆弛地微笑起來。他數到了有多少烟柱正在升起來。他不知道那些來來族人的傷亡情形如何，但是他知道他們是成功了。

他扭開無綫電與那幾個女郎通話。這一次是卡絲美與他通話了。他說：「事情都已經辦好了。」

「是的，」卡絲美說，「我們也看到了。」

「你們怎樣了？」杜雷問道，「妳好吧？」

「我們很好，」卡絲美說，「祇是疲倦得要死，沒有睡眠。」

「為什麼你們不睡？」杜雷問。

「你在開玩笑嗎？」伊蓮又來插咀了，「這樣的時間，誰能睡着？現在既然事情辦好了，我們該怎辦呢？」

「你們睡吧，」杜雷說，「我也會睡一陣。他們會找到我，然後我們再回來找到你們。告訴你，烏里眞是一位五星上將，他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兵士！」

「好吧，」卡絲美嘆一口氣說，「我猜我們也是應該休息一下了。」

× × ×

他們都睡覺了。

那些來來族人則似乎用不着睡覺的，他們在第二天天亮的時候就找到了杜雷，而另外一半人則是去找到了那幾個女郎。那些來來族人之中祇有一兩人懂得與他們交談，現在這個人則是到了那些女郎那邊了。不過不要緊，他們之間是還有一隻無綫電可以用以作為聯絡的工具的。

通過無綫電聯絡，杜雷就可以明白他們的意思了。烏里認為杜雷用不着回去了，那些女郎們到他們這邊來，這樣就可以省時間得多了。這是對的，因為他們下一步是要到蛇山那邊去了，而杜雷這邊是與蛇山距離較近的，祇要等着她們來到就行，用不着徒勞往返。

要進入蛇山，他們就需要那幾個女郎的帮助。祇有她們最熟習那裏面的情形。

這時，與杜雷一起那些來來族人就可以休息了。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他們就聚集在一起了。

杜雷跟她們商量進入蛇山的方式。

「這是很容易的事情，」瑪莎說，「他們祇是防備從那邊來的人，而不會防備這邊有人進去，尤其是現在已經沒有人在那裏主持了，所以我們祇要走進去就行，他們守的也不是洞口，而是河口。」

「我也是這樣想。」卡絲美說。

不過杜雷仍然覺得需要謹慎。他說：「假如萬一被他們發現了，那又如何呢？他們人很多。」

「假如你不在一起，」伊蓮的提議又來了，「那就簡單得多了。我們是迷路之後再回去的。他們認得我們，他們不會殺我們的。」

這是一個不壞的主意，但杜雷也不認為是一個好主意。他說：「那樣，你們就不能再出來了，也不能做我們要做的事情。而且，你們這個時間出現，總是巧合一點的。再說，我不在旁邊，也不放心。」

「你的大男人主義又來了！」伊蓮不服氣地說。

「我們還是別談這個吧，」杜雷說，「還是實際一點的好，這不是爭什麼意氣的時候。我在想，假如你們帶一個俘虜回去，那會好一點。」

「帶一個俘虜？」伊蓮說，「什麼俘虜？」

「我，」杜雷說道，「你們把我捉回去。」

× × ×

蛇山有許多個入口，眞的像一座蜂巢似的，所以的確是守無可守的，假如在每一個入口都派一個人在把守着，那就耗費很多人力以及很多精神了，所以這裏並沒有人在看守着。正如瑪莎她們所講的，主要看守着的祇是從河的下游通到這裏來的路而已。

他們毫無困難進入了其中一個洞口。

幾個女郎押着一個杜雷進入了這個洞口。那些來來族人並沒有跟着來。正如杜雷所講，她們應該帶一個可以解釋的俘虜，而且還得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俘虜。帶一個來來族人來在解釋方面是比較勉強一點了，而且也不算是重要的俘虜。

他們在蜿蜒曲折的隧道之中前進着，忽然之間，他們到了一處比較寬大的地方時，燈光就亮起來，一個中東男人出現在他們的眼前，手中一把輕機槍對着他們。

「不要動！」那人冷酷地說。

「這是一個殺手！」瑪莎在杜雷的耳邊低聲說。

「三〇三！」卡絲美說。

「你！一〇二五！」那人詫異地說。

「將軍在什麼地方？」卡絲美問道，「我回來找他！」將軍就是他們對猩猩的稱呼，自然這是正面的稱呼，表示尊敬。

「將軍他們正在找你！」三〇三說，「他們都出去了！這個人！這個是誰？」

「哦，」卡絲美說，「這個人就是來把我捉去的，但是在途中碰到她們，她們帮着我把他捉起來了。」

「我們總算立了一個功回來，」伊蓮表示慚愧地，「本來我們是不敢回來的，不過現在是可以回來了！」

「這個人很奇怪，」瑪莎說，「他帶來了這許多古怪的儀器，我認為應該檢驗清楚。」

「讓我看看！」三〇三走過來。他一時沒有懷疑，因為杜雷是給繩子縛着的，而那些女郎們的槍都是指着杜雷，其中一人還拿杜雷那副探測體溫的儀器。

「你別碰，」伊蓮說，「你又不懂電器的，弄壞了怎辦，多叫幾個人來吧。」她是在試探他是不是一個人。

三〇三微笑：「你們女人眞是，去叫人來，不如把他押進大堂去更好？來吧，朋友！」他伸手向杜雷的肩一推。

杜雷跌開了，但是冷不提防原來杜雷身上的繩子是一個假局，他一跌開，身子一動，繩子就從他的身上飛開了，手上原來已經有了一把手槍。

三〇三手中的槍沒有機會提起來，他已經沒有了防禦。杜雷手中的槍好像噴氣似的吐出「撲」的一聲。

三〇三的額上開了一個很難看的洞。

他把手中的槍放掉，慢慢地倒下來，還沒有倒到地上就已經死去了。

「有什麼地方可以把他藏起來的嗎？」杜雷問。

「把他放進那個洞好了！」瑪莎說。

這裏的洞穴主要是天然的，除了他們行走之中的洞穴之外，間中也有一些較小的洞，沒有什麼用處的。不遠之處的牆壁上就有這樣一個洞，大小大概可以讓一個人鑽進去的，在一個比人頭略高的高處。

他們就是把三〇三塞進了這個洞裏。

然後他們就繼續前進。

他們再沒有碰到什麼人了，直至到達了那個關禁那些來來族人的洞穴時還是沒有碰到什麼人。那裏也沒有人看守着。一度厚厚的木門，門閂是在外面的。關在裏面的人這樣就很難把門弄開而逃出來了。

瑪莎拉開了門閂，把門推開，裏面是漆黑的，連燈火都沒有。

他們用電筒照進去，那裏面是一張一張嚴肅而略帶恐懼的面孔。這些來來族人並沒有睡着。他們的數目愈來愈少，出去了的都是一去不回，這是一個很容易令人失眠的原因。

「天！祇剩下十個！」卡絲美說。

「不管多少個，」杜雷說，「先把他們帶走吧！」

雖然大家是言語不通的，不過好在在此時的情形之下，也是不需要講什麼話的了。祇要做幾個手勢，加上杜雷出示那件烏里酋長交給他的信物，那些來來族人便明白過來了。

他們就跟着大家循着原路離開。

沒有碰到什麼人。

他們到了外面的樹林中之後，就是脫離了危險地帶了。在這外面，那些來來族人們比他們更會走路。

× × ×

杜雷說那些蛇山裏面的人反正會發現這些來來族人失踪，這却是一個錯誤的估計。他們並沒有發現。猩猩他們不在這裏，他們的秩序就亂得很了。就是連三〇三這些人都不能指揮其他的人。沒有人願意接受別人的指揮。猩猩他們沒命令回來，他們就不肯做什麼，甚至不依時起床了。

至於送食物給那些來來族人，這件事情更加沒有人想到去做。沒有人送食物去，就沒有人發覺這些人已經不在了。那度門還是照以前一樣關着，看不到人是已經不在其中的了。假如杜雷他們不來，這些可憐的人眞會活活餓死在那裏的。

沒有人發現杜雷留在蛇山外面那隻無綫電指引器。

那隻指引器就是放在樹上的，無聲地發出着特殊波段的電波，的確不容易吸引什麼人的注意。

四天之後，猩猩他們仍然毫無消息，那些人就開始由散漫變成慌張了。但他們還是不敢出外搜索。沒有人敢作這個主。那裏的人奉猩猩之命留心着有沒有飛機飛近，拯救出逃走中的敵人。假如雷達網中有所發現，那他們的火箭彈就要出擊了。

第四天中午時份，雷達室中的警號就突然响起來了。守在雷達室中的兩個人發現雷達網上有一個白點，但是不如預期之那麼清楚。

「是一架飛機！」其中一人說。

「發射吧！」第一人說。

「我們不能夠胡亂向任何經過的飛機發射的。」他的同伴說。

「這不是任何飛機，」第一人說，「有什麼飛機會飛到我們這裏來？」

「以前也有飛機在這上空飛過的，少一點，不是沒有，你不知道吧了，我却知道。而且這樣高，我們的飛彈的射程也不知道能不能到達！」

「現在不高了，」第一人說，「你看，另外有一件飛行物體正在飛來，很快，但很小！發射吧！這可能是直升飛機！」

他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經驗，由於這是不可能有機會實習的。他們祇能盡可能運用他們的判斷力。他們判斷了這急速飛來的物體是對他們不利的，因此兩個人都終於同意是應該發射了。

他們按鈕，兩枚飛彈從樹叢之間竄出去，拖着兩條烟尾，很快就消失在肉眼視綫之外。他們用望遠鏡則可以跟踪。他們看着這兩枚飛彈抬頭向上急急竄上去，跟着也看見了飛彈的目標了。

「天！是炸彈！」

兩枚炸彈正在斜斜地向他們這邊墮落下來。顯然是由那架飛機投下的。他們發射的決定並沒有錯誤。

假如飛彈不發射出去，那兩枚炸彈就大致會剛好炸到他們這裏來了。

當他們看着的時候，那枚飛彈就眞的像响尾蛇似的向炸彈撲擊過去，祇是一瞬之間就相遇。天空爆出了兩團巨火。

之後飛彈和炸彈都消失不見了。兩個人噓了一口氣。

他們聽見下面有人叫着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爲那聲音亦是那麼响的，整座蛇山都震撼起來。

雷達室裏這兩個人也沒有機會對他們的自己人解釋了，因爲雷達又响起了警告。他們又見雷達網上出現另外兩個小點。

「天！又來了！」其中一人又慌張地叫起來，「發射，發射！」

「發射什麼？」他的同伴叫道：「我們就祇有兩枚飛彈了！」

這是他們一生最驚惶的一段時間，但這亦是他們一生最後一次的驚惶，因爲跟着炸彈就下來了，這之後他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蛇山不存在了。連那些守在河邊的人，都給炸掉了。因爲炸彈不止一次落下來，杜雷留下的那隻無綫電指引器有準確的指示，機師知道向什麼地方投擲炸彈，以及知道應該投下多少炸彈。

對於那些與蛇山有交易的人，蛇山是莫明其妙地失踪了，不存在了，而猩猩那幾個殺人教練亦是不知去向了。

× × ×

七個人，就這樣不存在了。

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人存在，這個人就是布耶夫，那個始終不回到蛇山去的人。他是在外面負責聯絡的。

假如卡絲美想像他也是一個瘟神般樣子的人，那就錯了。布耶夫是一個高而瘦的人，戴着一副鋼邊眼鏡，鏡片厚厚的，衣服穿得並不講究，可以說還是有點落後。他看上去像是一個知識份子，事實上像一個學者。當然這並不表示他沒有危險性。他就像那種很小的蛇，看上去就像沒有什麼害處的，實在却是非常之毒。

布耶夫的外表就是他留在外面的理由，他的外表不容易引起別人的懷疑。

一個學者模樣的人，還特別容易得到別人的信任。所以布耶夫在外面可以做各種聯絡的工作，有時是商量條件，有時是採辦補給的。布耶夫是一個很好用的人。

他是每半個月與蛇山用無綫電聯絡一次的，假如他是每天與蛇山聯絡，那也當然就可以知道那邊發生一些什麼事情了。但他並不是每天聯絡。半個月是相當長的時間了，從杜雷把卡絲美救出到蛇山毀滅爲止，還沒有半個月時間，而且這幾天是在那半個月之內的，而不是橫跨那半個月，所以布耶夫就直至再用無綫電與蛇山聯絡的時候才知道了。他也祇是知道情形不對而已。他的無綫電召喚得不到回答，就使他知道情形不對了。

他坐在那座無綫電前面呆了好一會，那隻無綫電是藏在一隻冷氣機裏面的，而天綫就是利用屋頂的電視天綫。他住在一座特別高的屋子的頂樓，就是爲了方便發無綫電訊。

他想了一會，再檢驗了一遍那隻無綫電，就肯定並不是了。這些事情他是懂得的，由於這隻無綫電乃是他親手製造的。

他馬上把無綫電推回了原狀，然後離開屋子，登上天台，到了那條街的末端才下樓到了最後一層樓梯的時候，他又從樓梯間的窗口小心地窺望了好一段時間，相信並沒有人監視這裏，便走到對街去，再登上樓梯，又是走上天台。

他從其中一個天台的門口下去，到了頂樓，用鎖匙開門進去。那裏就是正對着他自己的屋子的。沒有人知道他進了這裏。即使下一層樓的人也不知道。下面的人祇是知道這裏沒有住人，而是作貨倉用的，間中有人會搬一些箱子來，間中有人會搬一些箱子走。從來沒有人看見布耶夫來過，即使是認得布耶夫的隣人，也不知道布耶夫是與這個地方有關的。布耶夫不是在緊急的時候不會到這裏來，而他來時也不會讓人看到。

他就在窗前坐下來，從一隻箱子裏找出一副望遠鏡，就在箱子上坐下，用望遠鏡望自己的住處，看到他走了之後並沒有什麼人進過去，他便放下望遠鏡，就這樣隔着封塵的玻璃看着自己的住所。

他很耐性地看着，直至天黑。

大約黃昏的時候，就有人來了，那些人來得並不秘密，因爲那是一羣警察，他們衝入了布耶夫的屋子，開亮了電燈。布耶夫拿在手中的手槍垂下來了。假如是普通人，一個或者兩個偷偷摸摸地進入他的屋子，那他是可以開了槍之後再過去問問題的。然而警察却不行。他祇是把槍放下了，而改爲舉起望遠鏡望過去。

他的臉上毫無表情地看着那些警察們簡直把他的住處拆開來。他不知道他們是正在找尋什麼。也許他們自己亦不知道是正在找尋什麼，總之他們知道這是一個可疑的地方，他們就盡力去找尋了。

他們最後把布耶夫的無綫電找出來。

布耶夫放下望遠鏡，在那隻木箱上躺了下來。他的預感沒有錯，果然是出了事了。蛇山的無綫電失去了聯絡，而這裏有警察來搜他的屋子。

究竟蛇山和這裏這樣遠的警察怎麼會拉上關係他不知道，總之他知道的就是他必須逃走了。

他並沒有馬上離開。他在那裏躺到晚上，當街上相當熱鬧的時候，才循着原路離開了。

第二天早上，他已經在一艘貨船上，駛出了大海。

× × ×

那是一艘非常陳舊的貨船，看來日子已經不多了，也許就是因爲時日無多，所以什麼貨都載。非法的貨物，包括非法的人，這樣老了，還要選擇嗎？

布耶夫就是在這船上。他祇是坐在甲板上的一張帆布椅子上，帶着一隻殘舊的皮箱，而這就是他唯一的行李了，假如有風雨的話，他就得到艙底去與那些貨物在一起，眞的是暫避風頭了。而他就像爲了表明他那隻箱子裏並沒有值錢之物似的，就放在旁邊，閉上眼睛，也沒有用手去執住箱子的把手，不認識布耶夫的人大概不會去碰這箱子，假如是認識布耶夫的人，更是不會去碰這箱子。他們會知道不論箱子裏有着怎樣大筆寶藏，都是拿不到手，布耶夫是一個危險人物，就像一條毒蛇。

即使這條毒蛇也不知道杜雷什麼時候坐到了他的身邊來了。

不過，他亦不認識杜雷。所以，當杜雷對他講話的時候，他才從沉思之中醒過來。杜雷對他說：「借一個火可以嗎？朋友。」

布耶夫從半睡狀態之中醒過來，看一眼杜雷，杜雷此時的打扮也是相當襤褸，像是另一個在逃的人，不過他這却是另一種襤褸。他的衣服假如是洗乾淨熨好，鬍子刮乾淨，那他就會像是一個翩翩公子了。似乎他逃得急到既沒有時間換衣服，也沒有時間帶替換的衣服。杜雷的咀也正啣着一根香烟。

「對不起，」布耶夫說：「我不抽香烟的。」

「那我請你抽一根吧？」杜雷說。他從烟包取出一根香烟來遞給布耶夫。

「對不起，」布耶夫幾乎是顯得尷尬地說：「我說我不抽烟的。」

「我叫你抽，你就抽！」杜雷叫道：「你看不起我嗎？」

布耶夫向甲板的下邊望望！因爲左邊是沒有去路的。祇是右邊會有人來，也有離開的路。那邊有兩個人正在憑欄望海，聽見杜雷的叫聲就望過來，但是隨即就走開，轉了身不見。

那兩個人碰見一個迎面而來的人，就低聲說：「那邊有人打架。」

那個人也連忙折回，走開了。在這船上，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管自己的事情！

布耶夫也明白這一點的，他以柔和的聲綫說：「朋友，你有什麼地方不喜歡我的嗎？」

「我不喜歡你的箱子？」杜雷說着一脚踢向他的箱子，却踢了一個空。

那隻箱子就像會自己跳起來避開杜雷那一脚似的。其實是布耶夫一手抓了起來，這個學者模樣的人就是可以動得這麼快——像一條蛇。

「我看你是在有意跟我爲難？」布耶夫說。

「是又如何？」杜雷作一個狡猾的微笑，「我是有意跟你爲難，那又如何？」

「爲什麼？」布耶夫說：「我又沒有錢，你要這箱子你可以拿去。這箱子裏又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你拿去，打開來看看吧？看過了之後，祇怕我求你要，你都不肯要了。」

「我才不要你這隻箱子，」杜雷說，「我要你抽我這根香烟！」

「我不抽烟的。」布耶夫說。

「那你就是不給我面子。」杜雷說。

「不，不是這樣的，」布耶夫說，「我的喉嚨很敏感，對於香烟這東西特別受不住，假如要我抽你這根香烟，我就很辛苦了！」他還是那副誠懇的學者模樣子。

「你抽一口看看，就證明你講的是不是眞話了。」杜雷說。

布耶夫大感爲難，因爲他講的是眞話。他是不能抽烟的，他的喉嚨就是有這種奇怪的敏感性。他說：「你究竟想怎樣呢？朋友，我跟你又沒有什麼過不去？」

「我不喜歡你不抽烟。」杜雷說：「不抽烟的都不是男人！」布耶夫還是沒有爆發，他仍然祇是聳聳肩說：「那就算我不是男人好了。」

杜雷笑起來：「你這個人的忍耐性倒是眞不錯的，我猜這就是你所認爲的涵養了吧？告訴我，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現在是趕回家去，」布耶夫說，「我的弟弟患了重病，我得回去看他。」

「呀，讓我猜，」杜雷說，「你有九個弟弟，而看你的模樣，你的弟弟們可能是當教師的，是嗎？讓我告訴你吧，我是會看相的，我知道你的弟弟却已死了，學生們也死了。蛇住的地方，都已經沒有了，你用無綫電也聯絡不到他們！」

這時布耶夫就開始恐懼了，也許是他許久以來第一次感到恐懼。他明白杜雷是在說什麼。杜雷的意思實在是非常明顯的了。他扭頭望望那邊的通道。他知道不會有人過來的，而他亦不是希望有人走過來或者望望有沒有人走過來。這祇不過是一個假動作。當他這樣扭頭一望的時候，他的手就向杜雷揮過去。

他這一揮似乎太短了，即使杜雷不動，他的手指尖還是要差六吋才能到達杜雷的喉嚨。但是杜雷還是跳後，布耶夫的手揮了一個空，擊在那金屬的牆壁上，發出「噹」一聲响。

那牆壁上本來巳剝落的漆油就少去了長長的一條，連下面的漆油也給刮去了。

因爲布耶夫的手比先前長了，手指尖的前頭還有另外一隻手指。那是一隻鋼的手指，其實是一把劍的劍尖，這把劍尖就是在他一揮手的時候從衣袖之內彈出。就像一條毒蛇露出了毒牙。

布耶夫這一下却擊了個空，顯然杜雷是相當了解他的，早知道他會有此一着。

「眞看不出，」杜雷的咀巴間發出嘖嘖的聲音，「像你這樣一個斯文的人，也有這樣不斯文的東西！」

布耶夫巳站了起來，而杜雷也站了起來了。杜雷的手上還是沒有武器。他們兩個人相對而立，布耶夫守住了通路的這一邊，使杜雷前無去路，被困在這地方了。

「你究竟是誰？」布耶夫低聲問。

「你不認識我，」杜雷說，「但我可以告訴你蛇山巳經不存在了，給飛機炸爲平地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布耶夫又咆哮道。其實他的意思可能是不想相信這是事實。然而他又覺得這個人所講的全是事實——非要是事實不可。

杜雷顯然不是一個尋常的人，因此布耶夫也不敢魯莽從事了。他很小心地上前

，準備看準目標才揮劍，但這却給了杜雷時間踢出一脚，踢中了他棄在地板上那隻箱子。箱子通過船欄飛進了海中。布耶夫心中一陣狂怒，因爲他那箱子裏並非眞的沒有價值的東西。假如杜雷打開箱子的話，箱內亦會射出來一把小劍，祇有他自己打開才不會發生這種事情，而他自己開箱也從來是不朝着箱子的正面的。除此之外，這箱中還有一些炸藥，可以讓他在失敗的時候與對方同歸於盡的。現在他的秘密武器給大海吞沒了。這個對手，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似乎知道他的一切秘密。

他狂怒地揮着那劍向杜雷的喉部亂掃，但沒有那麼容易，杜雷左閃右避，有時也可以把他這隻手架開。不過布耶夫總是佔了一點優勢的。

杜雷終於退倒了盡頭，無可再退了。

布耶夫忽然改變戰略，那劍向杜雷的胸部一刺，「刷」的一聲就刺了進去。

跟着劍尖就給硬物阻擋住了，似乎是透過了皮肉而刺着了骨頭。但布耶夫又覺得似乎並不是這樣的。

下一秒鐘，杜雷的手掌已經拍在他這隻手上。布耶夫叱出一聲尖叫，因爲這一拍使他的手掌不由自主地握住了那把劍，皮肉給鋒利的劍鋒刺了進去。跟着杜雷的另一隻手已抓起了一隻救生圈套過了他的頭，把救生圈一推。布耶夫踉蹌着倒退向後，劍也從杜雷身上拔出來了。

杜雷的身上並沒有流血。

布耶夫正在跟那隻救生圈掙扎着。他現在的情況是相當尷尬的，由於救生圈把他的手臂困住了，假如他讓救生圈跌下去，跌到腿部的時候，杜雷向他進攻的話，他就無法移動腿子而躲避了。讓救生圈留在身上，他的兩手雖然不能動，不過還是可以運動腿子逃走的。把救生圈托過頭頂再褪出來則是行不通的了。

他不能決定怎麼做，而杜雷得意地微笑着說：「怎麼樣，布耶夫先生，你一定奇怪我爲什麼不流血吧？很簡單，下面有一片鋼板，鋼板上有一片水松木。你看，你的秘密我全知道了。但我生氣你把我一套名貴的西服也破壞了。」

布耶夫決定讓救生圈落下去，但就在救生圈還未離開他的雙手時，杜雷就發動進攻，一拳擊向他的臉上。布耶夫踉蹌地退後，但救生圈使他的動作很不靈活，雖然躲過了第一拳，却閃不了第二拳。這第二拳結結實實地擊中了他的牙床，使他整個人飛了起來，飛過船欄，跌進了海中。

杜雷站在船邊看着。他看見布耶夫在水中冒起來了，却是那隻救生圈使他浮上來的。這救生圈剛好使他倒插在水中，不能翻轉過來。救生圈就是有這個毛病，假如你是頭上脚下在水中，你就非常難會倒轉過來。然而假如你是脚上頭下在水中的話，那你是更難翻正過來了。

布耶夫的腿子在踢着。

船是仍在行走之中。杜雷看着布耶夫連同救生圈流到船尾，被轉動着的螺旋槳吸進去了。杜雷看着船後那沸騰似的水面，他看不見布耶夫再浮出來了。

杜雷走到另一邊的欄邊兩個人的中間，也扶着欄桿，與他們一起望海。他說：「已經沒有蛇了，最後一條蛇已經掉進海中，我猜蛇是不會游泳的吧。」

「除非是一條水蛇。」其中一人說。

「但我們就沒有什麼好担心的了。」杜雷說。他是有同伴在這船上的。

× × ×

杜雷走進那間房間裏，小江從一堆文件的中間抬起頭來。

「有什麼事情嗎？」小江問道。

「我聽不到有什麼消息。」杜雷說。

「什麼什麼消息？」小江問道。

「關於卡絲美的消息，」杜雷說，「我的意思是那個假的公主——我的意思是，她的國家的情形。」

「我猜你眞正關心的還是她的情形吧了，」小江說，「這個我可以告訴你，她很安全。而我們也成功地在那裏設立了一個分部，有不少逃到那裏去避難的人已經給我們追上了。」

「那個表兄弟的陰謀怎樣了？」杜雷問道。

「你沒有聽到消息嗎？」小江問，「呀，對了，消息是沒有公佈的。那位表兄弟嘛，他已經起程到外國去留學了。他本來就是一個學者，不是嗎？」

「哦？」杜雷說，「我猜他這一次留學是會很久的了？」

「你以爲他會再回去嗎？」小江說，「這就是等於變相的放逐了。而且我相信他亦不會活得很久。」

「你是說你會帮助老頭子——？」杜雷問。

小江瞥了他一眼：「別用那樣的眼光看着我吧，我們是不幹那個的。我不過是這樣猜想：假如老頭子要肯定他不會回來，那麼最佳的辦法就是把他殺掉了！這是政治，坦白講，在這件事情上，我不同情任何一方面！」

「唔，」杜雷說，「這也算是個解決了。以後大概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了。」

「但是在別的地方，在別的人身上，」小江說，「還是會發生同樣事情的，因爲這是一個充滿了人類的世界，人類就是喜歡做這種事情的。假如你想看看世界上最醜惡的面孔，看看人類的面孔吧。不過，當然你的心目中是有些美麗的面孔的。你是想來問她的消息，很好，我讓你看看這張美麗的面孔吧！」他扭開了一個掣，他那隻巨大的電視幕又出現畫面了。他說：「她三小時前在非洲訪問，你看，背景那些黑面孔實在並不那麼難看，起碼他們的頭腦單純一點。」

杜雷可以看到那位美麗的公主正由一些政要陪同參觀一條小村子。

「但這不是她呀，」杜雷說，「這是眞的。」

「呀，對了，」小江說，「祇有你一眼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替身，」杜雷說，「還是在做着替身？」

「是的，」小江說，「這是她自願的事情。你有空看看電視新聞吧，因爲那是唯一看到她的方法了。她是公主，你是平民，很可惜你甚至不能寫給她一封信。」

「我猜是的，」杜雷嘆口氣，「你這裏有酒嗎？」

（完）

精選短篇俠義小說

龍虎雙環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漁村野店

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所以龍虎與風雲是分不開的，是以龍虎雙環揮舞起來，也必定有風雲變色之態。

風是冬天的風，冬天的風總是帶着肅殺之氣。

雲是夏天的雲，夏天的雲總是含着諸多變化。

龍虎雙環，含有冬夏兩季的威力，穩操生殺之權，可以象夏天萬物之成長，亦可象冬天萬物被肅殺，可以象夏天百虫之發生，亦可象冬天百虫之隱藏。

龍虎雙環，可生可殺，可發可藏，變化無端，神鬼莫測。

現在，既不是夏天，也不是冬天，而是秋天，八月十五，中秋之夜，一輪團圓的明月，高高的懸在半空，如一面光明透澈的鏡子，照澈了人間每一個角落，那平沙落雁的塞外風光，那蜿蜒曲折的萬里長城，那波濤滾滾的揚子江心，那詩情畫意的秦淮河畔，那微波蕩漾的西子湖濱，那孤標獨立的小孤山上，莫不在這一輪清月的籠罩之中。

但這個時候，我說的這個位置，却不是上面這些地方，而是在老虎口。

老虎口是海邊一個天然的很小的港口，位於蘇省境內，這是一個很荒涼的地方，除去數十戶打漁人家而外，却有一家小小的酒店，這是專爲那些漁夫們而設，每當漁舟唱晚的時候，這家酒店的生意就會慢慢的好起來，今兒是八月中秋，小酒店

稀客絡繹

應該是打烊過節的，但却偏偏來了幾個惡客。

這幾個人，一式黑色勁裝，背插單刀，年紀都在五十上下，滿臉的鬧腮鬍子，他們不但要酒要菜，還要更多的酒及更多的菜，一個招呼不到，便會吹鬍子瞪眼睛拍桌子罵人。

開店的叫張三，年近四十，當了孤家寡人一個，他一生孤傲，當然看不慣這幾個惡客，但他尚有一點涵養，他不想惹他們。

他奇怪的是，這荒僻的小漁港，並不是什麼通都大邑，或者是通衢要道，他們到這兒來幹什麼，既是來到了這個地方，一定是專誠而來，難道這荒涼的地方，會發生什麼事情。

張三雖是土生土長的，看起來好像沒有見過什麼世面，但他人並不笨，他將這幾個人招呼得很好，沒等到他們脾氣發起來，他先笑開了口，他爲他們張羅，却在偷聽他們說話。

他從他們的話中聽出來，這四人原是兄弟四個，來自關外，老大叫張風，老二叫張雨，老三叫張雲，老四叫張雷，他們所用的四把刀，雖不是什麼名貴的寶刀，但也全是用純鋼打成。

這四個人算起來還是張三的同宗・可是他不敢認，也不願意認，因爲他知道這四個人不是什麼好來路，所以他儘管將伱們照顧得很好，但却打心底裏討厭伱們。

夜深了，月亮照得更高，更明亮，此時，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

張三更奇了，在蘇省的境內，很少有馬匹，猶其是這荒涼的海港，此時竟然有馬匹到來，這不奇怪麼？

馬蹄聲停止了，而且就在他的小酒店的門口停止，進來的是一個青衫少年，這人大約十六七歲，背上尙插着一把短劍，連柄帶鞘也不過二尺多長，却有一條紅色的劍穗，在隨着他的身形恍動。

這位帶劍的少年人，旣是進入了小酒店的門，當然也離不開酒與菜，他坐在靠門口的一張桌子，那四個黑衣人，張氏四兄弟，自從這少年一進店門開始，便不再說話了。

張三心想：這少年人與那張氏四兄弟，絕不是一路的，要不，他們爲什麼不打招呼，不坐在一起吃酒，這道理，就是最笨的人也想得出來，何況張三並不笨，笨是笨在他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摸清楚這些人到這荒涼的海港來做什麼？其實這也難怪他，別人不說，他又如何能知道？

此際張風突然開口道：「老二，那焦氏三鬼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來？」

張雨說道：「我們約好五更天，現在三更不到，到了時候，我想他們一定會來的。」

張雲道：「焦氏三鬼與我們是老搭檔，絕錯不了。」

張雷道：「萬一在路上躭擱了，那就很難說啦。」

後來的青衫少年此時冷冷的道：「不錯！他們的確是在半路上躭擱了。」

張風冷冷的道：「小兄弟，你怎知道他們在半路上躭擱了。」

青衫少年道：「我不是你們的小兄弟，我是你們的小祖宗。」

張風大喝一聲道：「放肆！」

青衫少年不以爲忤的一笑說：「你們所說的焦氏三鬼，是不是大鬼焦通，二鬼焦明，三鬼焦常。」

張雨道：「不錯，正是他們。」

青衫少年說道：「這三個人的水功很好？」

張雲道：「也不錯。」

青衫少年道：「他們一輩子也來不了啦。」

張雷道：「這話怎麼說？」

青衫少年道：「在半路上，我看到他們全被人放倒了。」

張風喝道：「是什麼人有這大胆子，將他們放倒了？」

青衫少年冷冷的回答他道：「我不知道。」

張雨怒道：「臭小子，你不說我就劈了你。」

青衫少年不再理他，竟自顧自的喝起酒來。

張雲說道：「大哥，你看我們該怎麼辦？」

張風說道：「先活劈了這個臭小子再說。」

張雷一擧手道：「慢着。」

「四弟有何意見？」

「先別聽這臭小子胡說八道，我們與焦氏三鬼約好是五更天在海口見面，現在剛好子正，離開五更尙有兩個時辰呢。」

「你的思意是，我們先等一等再說，是嗎？」

「不錯，今兒是中秋佳節，放着好酒不吃，去跟那臭小子生氣，划得來麼？」

張風豪笑起來說：「四弟說得對，來……我們吃酒。」

小酒店立時响起一陣猜拳之聲，張三心想：還好，這一場架總算是免了，他忙着替這些個殺星倒酒加菜，還要照顧那個青衫少年，不但節過不成了，還要兩頭忙，忙得不可開交。

海邊人家，當然沒有好的燈火，因此張三這小酒店中，祇有三盞油燈，一盞在張氏四兄弟的桌子上，一盞在青衫少年的桌子上，另一盞是在他自己的小小的賬櫃上。

三盞燈光，在隨着海風在搖曳，張三在百忙之下，自己也準備一點酒菜，在小賬櫃上獨飮，人嘛，總是喜歡放輕鬆一點，數十年的歲月，轉眼即屆，誰願意讓自己的心裏苦一輩子。

張三正喝得得意的時候，那邊張風叫拿酒，他拿了酒去，門邊的青衫少年又要菜，他切了一盤鹵菜送去，回到小酒櫃上，右手剛端起了酒杯，此刻外面又走進來一個人。

這個人，一頭花白的亂髮，一件破爛的黑衫，一根三尺多長的青竹杖，活脫脫的是個老叫化子。

張三雖然是做生意的，可並不是勢利眼，站起來笑笑的說：「化子爺，咱們面生得很。」

老化子道：「當然，這海港漁村本來就很窮，當然也養不起叫化子。」

張三道：「你說得很對，你大概是外地來的了？」

「當然是外地來的。」

「你不請進來共飮一杯？」

「老化子正有這個意思，就怕你店老闆不賞臉。」

張三笑笑說：「那兒的話，兄弟正嫌一個人吃酒太寂寞，快請進來。」

老化子哈哈大笑，也不客氣，自己取了一隻酒杯，一雙筷子，這海港漁村，當然沒有好的杯子，全是粗磁的，老化子自己斟了一杯說：「掌櫃的，我敬你。」

張三擧杯一飮而盡，旋又斟了一杯回敬老化子，此際張風叫道：「店家，取酒來！」

張三正待起身，老化子用手一攔，潑口罵道：「是那個不睜眼的東西，老子正吃得高興，却要叫我酒伴去添酒。」

張風將桌子一拍，發出嘭！地一聲大响道：「臭化子，你算是什麼東西，竟敢不讓店家給我們添酒。」

老化子道：「我是你們的祖太爺。」

張雨也氣了，說：「臭花子，你再說一遍。」

老化子道：「我是你們的祖太爺。」

張氏四兄弟，齊回手抽出單刀，向老化子撲來，張三一見瞄頭不對，閃到屋角邊去了。

青衫少年猶如未見，仍自顧自的在飮酒。

老化子也未起身，伸手抓起一塊鷄骨頭，大啃特啃。

張風溜到他的背後，揮手就是一刀，向老化子的頭上劈去。

張雨却揮刀斬向他的腰部，張雲張雷雙刀齊發，直砍他的桌下雙腿，刀從四方八面的來，任你武功再高，也難以避過，耳聽嘵嚓的一陣亂响，張三的小賬櫃，被四把刀劈得四分五裂，但老化子的人却不見了，人呢？

張氏四兄弟楞住了，從他們闖江湖跑碼頭，二十年來，從未碰上過這樣一個扎手的人物。

青衫少年冷笑道：「就憑你們那幾塊料，也敢隨便與別人動手，眞是馬兒不知臉長。」

張風怒喝道：「你說什麼？」

青衫少年說道：「我是說你們自不量力。」

張氏四兄弟惱羞成怒，四把刀一齊又向青衫少年劈來。

張氏四兄弟原是關外的馬賊，皆練得一身外門功夫，在江湖道上，也頗有一些名氣，這一次連袂來到老虎口，原是爲了一批寶物，想不到流年不利，先碰上老化子，現在又碰上了青衫少年，那知他們刀剛出手，便聽到一陣嗆啷啷的聲响，四把刀一齊墜落地面，四個人齊撫着右手腕呼痛。

此際聽樑間有人大笑：「痛快！痛快！這些不開眼的賊子，不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他們還眞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東西做的。」

原來老化子早已躲到屋樑上去了。

張風一看形勢不對，情知再在這小酒店中呆下去，絕討不了好，猛喝一聲：「我們走！」

檢起地上的刀，大步向門外走去。

張雨張雲張雷三人，也同時拾刀跟上，張氏四兄弟關外四個了不起的响馬，這一次可是栽到家了。

老化子笑着道：「我看你們要走的話就走得遠一點，否則這四條老命恐怕就難保了。」

他隨着語聲，又從樑間落了下來，哈哈一笑說：「掌櫃的，你怎麼不請我吃酒了。」

張三此時才從屋角走出來笑道：「請！請！請！當然要請，不但要請，而且我還有更好的酒菜，原是準備自己過節吃的，現在我就去取出來與兩位共飮。」

老化子道：「掌櫃的你藏私呀，方才爲什麼不拿出來？」

張三笑道：「方才那四個兇神惡煞在此，人見人怕，我就是取出來了，也吃不到嘴呀！」

老化子道：「這話也沒有錯，現在你可以放心的取出來，有我化子在，誰也不用怕。」

張三笑着去了，不一會工夫，他竟然搬出七八樣菜來，尙有一罈純正的陽河大麯。

這七八樣菜又全是名貴的菜，裏面有魚翅，海參……野鷄，野鴨，開洋白菜，栗子燒肉，最好的一道菜是紅燒河豚。

張三的小賬櫃已被張氏四兄弟的刀劈掉了，他將這七八樣菜放在一張較大的桌子上，取三份杯箸，隨手拍開酒罈上的封泥，一陣清香，沁人肺腑。

老化子口涎欲滴說：「好酒，好酒！小兄弟，一齊來啊。」

青衫少年冷冷的道：「謝啦，我不想白吃別人的酒菜。」

老化子笑道：「你是在含沙射影的罵人啦。」

青衫少年道：「不敢！我祇是在說我自己。」

張三笑着說道：「不算白吃，你們給我趕走了那四個惡客，我是應該酬謝你們的。」

青衫少年道：「你不但不應該酬謝，更應該找我們算賬才是。」

張三一楞說：「算賬，算什麼帳？」

青衫少年道：「那四個人吃的酒菜錢尙未付，就被我們趕走了，你不要找我們算賬麼？」

張三哈哈大笑道：「金錢乃身外物，我張三上無父母，下無子女，連個老件兒都沒有，錢多了有何用處，更何況我今天本來就不打算做生意的。」

青衫少年道：「爲什麼？」

張三道：「今兒是中秋佳節呀。」

青衫少年輕哦了一聲，道：「你不說我忘懷了，我看這樣吧，我們來一個公事公辦。」

張三一笑道：如何個公事公辦？」

青衫少年道：「那四個人吃了多少銀子，由我一齊來付，付完了之後，我再接受你的邀請，三人把杯，共度中秋。」

張三遲疑了一下，未及答話，青衫少年又道：「如果你不接受，那我們就分道揚鑣。」

張三連聲說：「行！行！一共是三両銀子。」

青衫少年從懷中摸一錠銀子道：「這裏是五両，總够了吧？」

「多了。」

「多了就給你啦。」

青衫少年講完，棄了自己的酒菜，在老化子的對面坐下。

張三索性關起了店門，然後將酒壺裝滿，分別爲兩人斟酒。

老化子大叫：「好酒！好酒！」一口氣吃了五六杯，陽河大麯在北方是最烈的一種酒，其烈性比高粱酒還要兇，雖然芬香撲鼻，但却入腹如火。

青衫少年却是自顧自的輕斟慢飮，也不與兩人說話。

張三吃了一杯酒道：「奇怪，這一向寧靜的小港灣，今兒晚上却有些大異常日，我眞担心會出什麼事情！」

老化子搶過酒壺給自己斟滿了一杯笑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待無酒等明朝，吃啊！」

張三又道：「你們倆人老遠打外地來，總不會是專誠爲了來遊覽一下這裏荒凉的海港吧。」

青衫少年嘴唇在酒杯吮了一下，吃了一塊野雉，讚道：「好鮮的雉肉。」

張三又道：「我張三是這地方土生土長的，有些事情我不能不關心。」

老化子道：「掌櫃的，我敬你一杯。」

」舉起酒杯，一口吃盡。

張三也陪着吃了一杯，才道：「我這個人一生喜歡寧靜，大風大浪的事情，我可是經不起的。」

青衫少年端起酒杯道：「掌櫃的，我也來敬你一杯。」他本來是不吃烈酒，但這一次却將杯中之酒吃乾了。

張三也隨之乾了杯中之酒，提壺給各人斟滿，又道：「那張氏四兄弟是不是眞的走了，會不會再回來？」

語聲剛了，外面响起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張三自言自語的道：「莫非是他們眞的回來了。」

老化子道：「先別開門。」

青衫少年冷冷的問道：「是什麼人，深更半夜的來敲別人的大門。」

門外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我是過路的，錯過了宿頭，肚子也餓了，掌櫃的你可行行好。」

青衫少年道：「這兒並不是通都大邑，或者是通衢大道，妳就是錯過宿頭，也不會錯到這荒凉的海灘來。」

門外那女子道：「就算是我不是錯過宿頭，我進來打個尖總可以吧。」

青衫少年道：「打烊了，明兒趁早上門。」

嘭！地一聲大响，那兩扇木板門竟然被人踢開了，走進一個花不留球的大姑娘，身形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一身火紅色的緊身衣褲，足踏紅緞薄底快靴，腰間還束着一條黑色長鞭。

臉蛋兒圓圓的，兩隻眼睛更圓，她雙手一叉說：「掌櫃的也太不通人情了。」

張三陪笑站起來說：「姑娘請坐，適才……。」

紅衣少女道：「不用再說了，給我打酒做菜來。」

張三道：「姑娘如果不嫌棄，就和我們一起吃吧，算我請客。」

紅衣少女向那青衫少年及老化子看了一眼，搖搖頭道：「不必了，我一生不習慣與冷酷無情的人物坐在一起吃酒。」

張三道：「這……。」

青衫少年冷冷道：「我也不習慣與帶脂粉氣的人坐在一起吃酒，拿酒給她。」

紅衣少女冷哼一聲，不再說話，張三祇好到厨下專門替她燒了兩個熱菜，裝滿了一壺好酒，端了出來，放在紅衣少女的面前。

紅衣少女道：「對不起，掌櫃的，很對不起，打擾了你的酒興。」

張三一笑道：「沒什麼，姑娘慢慢的吃，算我請了，誰讓今兒是八月節呢。」

紅衣少女道：「不啦，做生意將本求利，我豈能白吃你的。」

老化子哈哈大笑道：「好啊！又是一個罵人不帶髒字的。」

紅衣少女柳眉挑煞，怒道：「你說什麼？」

老化子笑道：「姑娘別誤會，老化子祇是有感而發，不是罵妳的。」

紅衣少女冷哼一聲，說道：「諒你也不敢！」

張三苦笑一下，又跑回到自己的位置，提壺斟酒，酒香散滿了店堂，好酒！的確是好酒。

青衫少年突然霍然起立，向店門外走去。

張三正欲相詢，老化子向他使了個眼色，搖搖頭，張三又忍住了，任那青衫少年自己走出店外，因爲此際那店門已經被紅衣少女踢開了，是以他出去也用不着開門。

紅衣少女道：「掌櫃的。」

張三道：「姑娘有何吩咐？」

紅衣少女道：「適才我在叫門的時候，可能不是你在答話吧？」

張三道：「姑娘怎地知道？」

紅衣少女道：「我聽你說話的聲音不像。」

張三道：「是一位客官代答的。」

紅衣少女道：「那聲很嫩，當然不會是這老化子。」

門外面有人冷冷的答道：「是我！」原來那青衫少年並沒有遠離，他就站在店門外兜風。

紅衣少女道：「你又是什麼人？」

「酒客！」

「酒客也有權利拒絕別的客人上門的嗎？」

「我高興。」

「你好像很霸道。」

「就算是吧。」

「這筆賬我總有一天會討回來。」

「何不就是現在？」

紅衣少女笑了，她說：「現在麼，本姑奶奶尚有要事待辦。」

青衫少年冷笑道：「諒妳也不敢！」

紅衣少女怒道：「現在也可以，反正時間還早，本姑奶奶就先來鬥鬥你。」

嬌軀急閃之下，一道紅影，人已出了店門，接着，便聽到店門外一陣喝罵的聲音。

老化子吃了一杯酒嘆道：「這些年青的孩子們，眞是沉不住氣。」

張三嘆道：「今兒夜裏，看來不太平常。」

老化子笑道：「掌櫃的，你跑過江湖麼？」

張三笑道：「土生土長，四十年來連大門也未出過。」

「掌櫃的是在說笑了，沒出過大門，你這酒菜是從那兒買來的？」

張三笑笑說：「我祇是這樣說法，事實上我很少出遠門。」

老化子又喝了一杯酒笑道：「很少出遠門，當然還是出過。」

「當然出過。」

「到過那些地方？」

「最遠到過徐州。」

「那可是個大地方？」

「當然，好熱鬧。」

老化子又喝了一杯酒，吃了一塊野鴨，道：「多少年來，這海港從來沒有像我們這些人來過？」

張三陪吃了一杯酒道：「沒有。」

「想想看！」

「祇是在三年前，有一個外鄉人來過，這個人的水功很好，一個人在海底泡了三天三夜才上來。」

「可曾帶了什麼東西上來？」

「沒有，下去時是空手，上來的時候還是空手。」

老化子不說話了，沉思半晌又道：『後來呢？後來有沒有其他的人再來過？」

張三想了一下才道：「在我的記憶裏，那的確是沒有了。」

老化子看看門外，門外的兵刃交鳴之聲，仍在响着，時而聽到那紅衣少女的嬌叱之聲，顯然兩人打得甚是激烈。

張三說道：「化子爺，你怎不去勸勸架。」

老化子笑道：「你放心，他們誰也勝不了誰，現在是什麼時候啦？」

張三道：「大約四更左右了。」

「好長的夜！」

「化子爺，你是在等天明？」

「等五更。」

「如果打到九更天還未亮，你該怎麼辦？」

「五更就是五更，就算他打到十更天還未亮，我五更就去。」

「這裏沒有什麼很特殊的地方，要嘛，就是大海，化子爺，你老遠打外地來，是想到大海裏去？」

老化子喝了一杯酒，又夾了一塊海參，在慢慢的吃着。

張三又道：「到大海裏去，除去了餵鯊魚而外，似乎沒有別路可走。」

老化子突然道：「如果海裏有黃金珠寶，鯊魚會不會將它吞下去。」

張三一笑道：「當然不會，鯊魚吃人的目的，是爲了塡飽肚子，因爲人肉比較容易消化，但黃金珠寶都是些硬棒棒的東西，如果吃下去一輩子也消化不了的。」

老化子道：「不錯，黃金珠寶祇有人才能運用。」

張三道：「化子爺，你怎地突然想到黃金珠寶上面去了，難道說，這老虎口海底下有寶藏？」

老化子道：「目前還不敢確定，不過江湖上的確有這種傳說。」

「照這一說，今兒來的這些人，都是爲了黃金珠寶的？」

「不錯！」

「他們不怕餵鯊魚？」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張三嘆道：「名利二字的確害死了不少人，想我張三，出身在海港漁村，雖然也時常到外地走走，但我能淡泊自守，開了一間小酒店，做些漁夫們的生意，不愁穿，不愁吃，倒也安然自得。」

老化子道：「天下人都像你，也就不會戰亂紛紜了。」

張三道：「爲什麼我能做到，別人却做不到呢？」

老化子道：「人的思想沒有一個相同的，你認爲你這樣是對的，可是別人却偏偏認爲這樣是不對的。」

張三道：「那就很難說了，化子爺，你老遠跑來，莫非也在打那批黃金珠寶的主意？」

老化子哈哈一笑，說道：「你看我像麼？」

張三道：「我看你不像。」

老化子笑道：「爲什麼不像？」

張三道：「像你有這樣一身好功夫，寧可穿得破破爛爛的，不肯與別人爲伍，若你想發財，就憑你的身手，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又何至自甘落魄，連一件好衣服也穿不起。」

老化子道：「說得也是。」

張三又道：「所以我說，你也許是爲了那批珠寶黃金而來，但可並不想將那批寶珠黃金據爲己有。」

老化子道：「也有道理。」

張三道：「我老早就發覺到你們這些人來得很奇怪，我也曾再三相詢，你與那青衫少年一個都不肯說。」

老化子道：「那種時候是不能夠告訴你的。」

張三道：「爲什麼？」

老化子道：「那青衫少年的來路，我尚未能打探清楚，怎可隨便說出來。」

張三道：「但是你畢竟說出來了。」

老化子道：「你沒有看見那小像伙不在麼，他與那女娃娃正打得起勁呢。」

張三道：「那女娃子的來路你可知道麼？」

老化子道：「不知道。」

張三道：「看來你對江湖道上的事情，還是不太清楚。」

老化子笑道：「難道說你比我更清楚些？」

張三吃了一杯酒，夾起一個紅燒栗子，吃得津津有味。

老化子道：「怎麼不說了？」

張三道：「我記得曾跟你說過，三年前這海港漁村曾來過一個人。」

「一個水功很好的人？」

「不錯，他就下榻在我的小店裏，我招待得很週到，他也跟我說了不少江湖上的事情。」

「他與你說了些什麼？」

「他說他是江西逢澤縣的人，姓丁名鯊，人稱他海中蛟龍丁鯊。」

「這個人我沒見過，但聽說過，此人的水功的確不錯，據說能在水底七天七夜，不必要上來換氣。」

「因爲他在水底就能夠換氣。」

「不錯，他還跟你談了些什麼？」

「他說這老虎口的海底下，藏有一批東西，他不願這批東西被別人得去，是以他將它移動了位置，秘藏起來。」

「他在海底三天三夜就是爲了辦這件事情？」

「不錯！」

「他沒有說那海底藏了一些什麼東西嗎？」

「他沒有說，但是，他却說了另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他說，目前有三批人想得到這些東西，是以今後三年之內，必定會有很多人要到這地方來，他從海中上來之後，在我這小店裏休息了三天，是以我們也談得很多。」

老化子又乾了一杯酒，吃了一筷子河豚，河豚魚是有毒的，如果不會做，會將人毒死，但它的肉却特別的鮮美，是以有一句俗話說，狠命吃河豚，老化子是畢竟將他吃下去了，半晌才道：「好美，那丁

還與你談了些什麼？」

張三道：「他說這三批人中，有一批人是霸山爲王的强盜，一批人是關外的，另一批是正義之士。」

老化子哈哈一笑道：「你看我呢？我是屬於那一批的？」

張三道：「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是以一直到現在，我還不敢確定，你一定就是個好人。」

老化子又笑了，他說：「是好人壞人，明天你就知道了。」

正說間，忽聽外面一聲驚叫，那青衫少年也隨之走進店來，端起酒杯就喝。

老化子道：「你將她怎樣了？」

青衫少年道：「這個臭丫頭，自不量力，我傷了她的左臂，她跑了，但我也挨了她的一鞭。」

老化子道：「打跑了小的，老的一定會找你算賬。」

青衫少年冷冷的道：「我不在乎。」他講着又喝了一杯酒，陽河大麯，的確是一種好酒，土生土產，當然不感希奇，但在外地，那可就要名貴得多了。

老化子嘆道：「掌櫃的，這一席酒，我老化子可眞要謝謝你啦，要不，這荒港漁村之中，到那兒去找吃的。」

張三笑了，他笑得很神秘，他說：「出門在外，誰也不能背着鍋子走路，何況今兒又是過中秋節，你們來了，這也是緣份。」

青衫少年冷冷的道：「我可不懂得什麼叫做緣份。我祇知道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這少年人不但很冷漠，孤傲，而且很狂妄。

老化子笑道：「小兄弟，你大概是初出道的吧？」

青衫少年道：「你是想在我的面前擺老資格。」

老化子說道：「當然不是，行走江湖，總以和睦爲先，這樣才能够處處得到方便。」

「你是在教訓我？」

「那兒的話，同是天涯人，當然要彼此互勉。」

「謝了。」

張三笑道：「化子爺，人各有志，我們還是吃酒吧。」

老化子笑道：「對！吃酒。」兩人同時乾了一杯。那青衫少年也不肯後人，跟着乾了一杯，三人酒來杯往，四更剛了，一罈陽河大麯，已被吃得點滴不剩。

老化子道：「掌櫃的，還有麼？」

張三道：「今兒喝得眞是過癮，我那裏尚有一罈，待我取來。」

他正待到裏面去取酒，忽聽得一陣脚步聲，一連走進三個人來，這三個人可全是嬌客，當頭是一位二十五六的黃衣少女，背插長劍，後面兩個青衣女子，各帶單刀，看情形，那兩個青衣女子是婢女的身份。

黃衣少女一進店之際，鶯聲燕語的說了一聲：「春花，秋月，我們就在這兒歇一會，天亮再走。」

兩個青衣女子同時應了一聲：「是！」三人就在靠門的桌子上坐了下來。

黃衣少女道：「掌櫃的，有酒麼？」

張三笑道：「回姑娘的話，酒是有，菜沒有了，要嘛，花生米，豆腐干。」

黃衣少女說道：「那也行，給我弄些來。」

張三忙着張羅去了，老化子也不再說話，一個勁兒的在猛吃，此際張三已將另一罈陽河大麯搬了出來，拍開封泥，一陣酒香又溢了出來。

他倒滿了一大壺酒，及三份杯箸，放在黃衣少女的桌子上，剩下的却放在自己的桌子上，然後他又去後面端了一盤花生米，一盤豆腐干，還特爲那位姑娘炒了一盤蛋，笑笑說：「姑娘，很對不起，實在是沒有菜了。」

黃衣少女道：「別客氣，掌櫃的，這已經很够了。」

張三又道：「這些酒菜，不必付賬了，姑娘難得來，算我請啦。」

春花一瞪眼嬌叱道：「什麼話，我家姑娘豈能白吃你的。」

張三趕緊說：「是，是！算我沒說。」趕緊跑回自己的桌上喝酒。

老化子笑道：「又是一個罵人不帶髒字的。」

秋月將眼一瞪道：「臭化子，你說什麼？」

黃衣少女道：「秋月，不得無禮！」

老化子嘆了口氣，笑笑說：「掌櫃的，天快亮了。」正說間，外面已經打了五更。

張三回答道：「可不是麼，天是快亮了。」

老化子道：「五更天，我老化子也該走啦。」

張三笑道：「急什麼，酒尚未吃完呢，天亮了再走！」

老化子的確是個酒鬼，聞言又坐了下來，青衫少年也不說話，竟然閉目養起神來，由於這一主二婢三個女人進屋之後，他們都不大願意說話了，大家皆在吃着悶酒，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外面突然響起了六更，天應該五更就亮的，那裏會有六更天。

老化子道：「掌櫃的，讓你說對了，看情形今兒眞的會打到九更。」

張三道：「你知道九更天滾釘板這個故事麼？」

老化子一笑道：「這是家喻戶曉的事情，我小孩子的時候就聽說過了！現在還常常唱着這出戲呢。」

張三嘆道：「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難道說歷史眞的會重演？」

老化子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看樣子我老化子眞的要不等天亮就要動身了。」

張三道：「天不亮你也辦不了事，反正還有酒，化子爺，機會難得啊。」

老化子哈哈大笑，連接着乾了兩杯，此際門外有人一聲嬌叱說：「臭小子，你出來。」

原來是那紅衣少女，去而復返，在門口叫陣。

青衫少年正在養神，聞言一聲不響的，帶劍穿出店外，與一個半沙啞聲音的大吵起來，接着便聽到打鬥的聲音。

老化子嘆道：「這個青衫少年武功雖然不錯，但是却剛愎自用，早晚是會吃虧的。」

張三一笑道：「我看他今兒晚上就難逃一刦。」

老化子道：「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師門來路，否則如果跟我有淵源的話，我一定會勸勸他。」

張三道：「你不會去看看他的武功路子麼？」

老化子點點頭，大口喝了一杯酒，大步向店門外走去，外面是一片漆黑，祇見有兩條人影，在空地上搏鬥，另一個苗條的影子，正站立一傍觀戰。

老化子一看就知道，那苗條的人影，正是負傷而去的那個紅衣少女，另一個龐大的影子可能是他的親人。或者是師門中人物，與那龐大人影搏鬥的，當然就是那青衫書生了。

老化子內力深厚，目光尖銳，雖是在黑夜之中，仍是看得清清楚楚，見青衫少年的武功路子，不似中原的手法，很可能是來自異域。

他想，在異域之地，可沒有什麼人跟我老化子有淵源的，看來這檔子事，我還是不插手的好，他思慮未了，忽聽那龐大的人影喝道：「小子，你速報上你的師承門派來，否則我要下手無情了。」

青衫少年冷冷的說道：「告訴你也不妨，你家少爺是來自東海無人島，姓郝名青。」

那人說道：「那郝大全又是你的什麼人？」

青衫少年道：「那是家父。」

那人怒笑道：「我說那裏來了個這麼不講禮的臭小子，原來是從土匪窩裏出來的。」

青衫少年怒聲道：「老匹夫，你敢罵人。」

那人道：「罵你，我還要活劈了你。」掌勢一變，如排山倒海似的壓了過來。

青衫少年揮劍連擋了數招，只是那人掌勢也太過奇怪，他的劍勢壓不了對方，而對方的掌風，反而着着要傷及他的要害，逼得他收劍自保，但那人却趁他一收劍之際，右手一探，已將他整個的身形提了起來。

青衫少年臨空揮出一劍，劍剛出手，右手已被那人的左手抓住，祇感到一陣劇痛，長劍已撤手墮落地面。

紅衣少女嬌叱道：「爹，殺了他。」

那人將手一放，青衫少年已墮地面，撫着右手呼痛。

那人道：「你傷了我小女的右臂，我揑斷了你的右手，已算扯平，我也不爲已甚，你去吧。」

青衫少年拾起了長劍道：「你留個名字下來。」

那人一笑道：「老夫紀一華，江湖上朋友送我一個綽號叫神手紀一華，那是我小女紀翠凌。」

青衫少年冷漠的道：「這個仇我記下來，後會有期。」

他自始至終，總是冷冰冰的樣子，抱劍而去。

老化子呵呵一笑道：「紀老弟，多年不見，想不到你的神手更出神入化了。」

紀一華笑道：「我打量是誰在偷看我們打鬥，原來齊帮主齊天。」

原來那老化子正是當今江湖上第一大帮，丐帮的帮主，齊天。

齊天一笑道：「屋中尚有剩酒殘餚，我們進去坐吧。」

三人又一起回到屋中，張三另換了兩份杯箸，又炒了一大盤蛋出來，罈中尚有半罈子酒，於是又重新開懷暢飲。

齊天道：「紀老弟，這一向在那兒得意？」

紀一華一笑道：「我這個人一生無大計，還不是苦守那祖先遺留下來的幾畝薄地，混着過日子。」

齊天道：「可是這一次怎的想到來到這荒港漁村來玩玩？」

紀一華一笑道：「齊老哥，你這樣的追根究底，是不是懷疑我們父女這一次到海港來另有目的？」

齊天哈哈大笑道說：「紀老弟一向是忠勤自守，爲人正直，就算是有目的，也無傷大雅。」

紀一華乾了一杯酒道：「齊老哥在說笑了。」

張三推杯而起說：「你們三位慢慢的吃，我尚有一些瑣事要做。」

他將黃衣少女的壺中之酒裝滿，便跑到後屋去了。此後就再未見他出來。

黃衣少女如此的自顧自的與春花和秋月兩個婢女在飲酒，對身外之事，似乎不聞不問。

齊天低聲說：「紀老弟，這一次來，是不是跟海底之事有關。」

紀一華道：「這件事當然瞞不住你，現在江北一帶因今年鬧旱荒，莊稼欠收，老百姓苦不堪言。」

「你想用這批寶物去救災？」

「不錯，齊老哥的意思？」

「我們是不謀而合，不過這件事情能否得手，尚在兩可之間。」

「不錯，據我所知，已有好幾批人想動這批寶物的腦筋。」

「老弟知道是那幾批人？」

「一批是强盜，由無人島郝大全爲首，一批是關外的响馬，由獨手閻羅赫威爲首，一批是大內來的，由……。」

他說到這裏，向那黃衣少女看了一眼，不再說下去了。

老化子心裏當然明白，老江湖人的眼睛裏，揉不進半粒沙子，他說：「無人島與關外的這兩批人都不是爲慮，可慮的就是……」

他也向黃衣少女看了一眼，此時外面的竹棒聲已打到了七下。

老化子齊天嘆道：「唉，眞是年頭變了，居然打到七更天還沒有亮。」

紀一華道：「大亂將與，必有妖孽，這些事我們無能爲力，祇要能將這件事順利完成，也就心安理得了。」

齊天點頭道：「不錯，但要完成這件事，必得有一個人肯出手相助，那就百無一失了。」

紀一華道：「誰？」

齊天道：「江湖上有一個聲譽很高，而又無人認識的响噹噹的人物，你知道此

人是誰？」

紀一華道：「老哥哥，你說的可是龍虎雙環卜坤。」

齊天道：「不錯，這件事情祇有他相助，那是萬無一失了，可是江湖之大，我們又到那兒去找這個人呢？」

紀一華道：「就算是知道他在那裏，時間也趕不上了。」

齊天嘆道：「所以說，我們這一次的行動，也祇有盡其人力，以待天命了。」

紀一華眉頭一皺，嘓地一聲，乾了一杯酒，此際屋外傳來了數聲慘叫，屋中人同時聽得一楞，紀一華、紀翠凌、齊天，三人同時穿出屋外，見屋門外躺着七八具屍體。

齊天幌亮了火摺子一看那些人的臉色，顯然是剛剛斷氣的。

紀一華道：「這不是關外來的那批人麼，這個一隻手的，想必就是那獨手閻羅赫威了。」

齊天道：「不錯，這四個用刀的是張氏四兄弟，張風、張雨、張雲、張雷，他們四人原來也在這店中吃酒，是給無人島郝大全的兒子，郝青打發走的，另外兩人可能是關外雙雄，周同周中兩兄弟了。」

紀一華道：「是什麼人有這樣大的功夫，能在眨眼之間將這七個武功不弱的人，一舉擊倒。」

齊天道：「其他的人不算，就拿那獨手閻羅一個人來說，以我老化子的功夫，恐怕一百招以內，還難以勝他。」

紀一華道：「說得也是，下手的人武功的確高得可怕。」

齊天道：「不知此人是敵是友，若是敵人，我們的希望將成泡影了。」

紀一華一笑道：「既來之則安之，此事已勢在必行，成敗得失，也祇有付諸於天了。」

老化子齊天哈哈一笑道：「人生自古誰無死，我們進去吃酒去。」

三人又一起回到屋內，那黃衣少女與兩個青衣婢女還相當沉得住氣，對剛才發生的事情，好像根本沒有看到的一樣，仍在自斟淺飲的吃着酒，這三個女人，的確來得有些奇怪。

紀翠凌向她們三人看了一眼，冷冷一哼，她是紀一華的獨生女兒，從小就嬌縱慣了，何況又學得一身武功，是以目空一切。

那青衣婢女秋月冷聲說：「臭丫頭，妳哼什麼？」

紀翠凌怒道：「妳是臭婊子。」

秋月大怒，嬌軀霍然起立，那黃衣少女喝道：「秋月不得無禮。」

秋月又氣哼哼的坐了下去。

這時張三從裏面提出一隻油壺來，在三盞油燈上，盛滿了油，門外已响起了八更天，他笑笑說：「化子爺看樣子今兒晚上眞的要打到九更啦。」

老化子道：「這倒眞的給你說中。」

張三道：「皇天不負苦心人，若是天一亮了就不好辦事啦！」他是話中有話。

在座的都是武林中响噹噹的人物，誰會去注意一個小店掌櫃說的話，是以都沒有理他，他笑一笑說：「諸位慢吃，我尚有一些瑣事沒有辦完，一會兒見。」講完又到後面去了。

紀一華道：「這掌櫃的可也怪。」

紀翠凌道：「鄉野村夫，總有些顚三倒四的。」

齊天道：「可是鄉野之中，也盡多奇人。」語聲剛了，門外又傳來幾聲慘叫。

三人同時又是一愣，趕出去看了一下，門口又多了五具屍體，其中之一赫然是東海無人島島主，郝大全，另一個是他的兒子郝青，也就是刺傷紀翠凌右臂的那個青衫少年，另外三個可能是無人島的三個下屬。

齊天嘆道：「這個人武功太高了，身手也快了，眞是想不到。」

紀一華道：「看情形這個人如果不是想爲了得到那批寶物，而排除異己，那就是帮助我們，取寶救災。」

齊天道：「不錯，可是至今仍是敵友難辨，我們且進去再說吧。」

三人進店不久，店門外果然响起了九更天。

海底藏寶　賑災拯黎

九更天，天打九更不會亮，這是很難見到的事情，也許這是象徵着一種什麼事情，有人說：「天地人三才之氣是一貫相連的，天老則地荒，地荒則人愁，人怨則天怒，天怒則山崩海嘯，水旱兵潦，接踵而至，年頭如果不對了，必然會有非常的變化。

這海港漁村，一個默默無聞而且很荒涼的老虎口，竟然也會打起九更來，有誰會相信呢，但他畢竟是打了九更天，天還沒有亮。

老化子齊天道：「打了九更天還沒有亮，豈不是要打十更了麼？」

紀一華道：「老天爺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打了九更還不讓天亮。」

紀翠凌道：「人力不可以勝天，天要打九更，做人的又有什麼辦法。」

此際忽聽得坐在門口的那個黃衣少女嘆了一口氣。

紀翠凌看了她一眼道：「我以爲她是個死的呢。原來她還有氣。」

黃衣少女一笑道：「小妹子，人生何處不相逢，言談語句之間，最好能留些德，因爲以後很可能還有見面的機會。」

紀翠凌正欲反唇相識，忽見門外闖進一個小叫化來，他跑到齊天的面前，在他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老化子面色一變說：「那條綫上的人？」

小化子道：「不知道，來的人不少，大約二十多個，一色的黃衣服。」

黃衣少女突然發出一個輕微的笑容，這個笑笑得很含蓄。

齊天道：「天還沒有亮啊。」

小化子道：「他們摸黑下去的。」

齊天向紀一華道：「老弟！我們也該活動活動了。」

紀一華點點頭，三人立即起身，隨着小叫化子向海邊去了。

他們剛剛動身，黃衣少女叫道：「掌櫃的，算賬——」

張三睡眼惺忪的從後面走了出來說：「姑娘不坐一會了麼，天還沒有亮呢。」

黃衣少女道：「已打過九更天了，不亮也得走啦，一共多少銀子。」

張三一笑道：「不多，一共是三兩銀子。」

黃衣少女道：「秋月，付賬！」

青衣婢女秋月取了一小錠銀子放在桌上，說：「够不够？」

張三一笑道：「有多無少，姑娘不再坐一會，我替你們弄壺熱茶。」

春花搶着道：「不了，今兒外面很熱鬧，但你可得安靜一點躲在家裏，露一露頭，小心你的狗命。」

張三把舌頭一伸，道：「這不全是大陣仗，我張三那有這份胆子去看這個熱鬧呢。」

秋月冷哼道：「知道就好！」

隨着黃衣少女三人走出了店門，東方已經開始露白了，空氣中也帶着一些新鮮的滋味，張三將店中打掃乾淨，收拾了剩酒殘餚，用熱水將桌子也洗了，然後自己洗了個澡，打了個呵欠，走出店門之外，太陽方從東方升起。

張三笑笑說：「太陽，太陽，今天你可受了委屈了，要不是打了九更天，我那來那麼多機會出手，這也許是天意吧。」

此際身後有人笑道：「受委屈的不是太陽，而是你張掌櫃的。」

張三回頭看去，見身後站了四個黃衣中年人，每人手中拿着一條長鞭，在虎視眈眈的注視着他。他笑笑說：「諸位好早，剛才這話怎麼說。」

黃衣人用長鞭一指地下道：「這些人不是你殺的麼。」

張三一看地面橫七豎八躺了十幾個死人，嚇了一跳說：「不得了啦，怎地死了這麼多人。」

黃衣人道：「別裝傻了，這些人難道不是你殺的？」

張三叫屈道：「天！我那有那麼大的本領，那麼大的胆子，就算是有，這些人跟我無怨無仇，我憑什麼要殺他？」

黃衣人喝道：「不管這些人是不是你殺的，今天天黑以前，你不能够離開這小店。」

張三道：「是誰說的，我總不能不做生意呀。」

黃衣人道：「是我們姑娘說的。」

「你們姑娘是誰？」

「她曾在你這店裏坐了大半夜，難道你不知道。」

「是她，你們是奉她之命前來監視我的？」

「不錯！」

張三笑起來說：「那位姑娘也太抬舉我了，爲了監視我一個人，竟然派了四個人來，有一個我已經受不了啦。」

黃衣人道：「我們姑娘說：你這一天的損失，由我們姑娘賠，這裏是廿兩銀子，你要不要？」

張三嘻嘻一笑道：「銀子誰不喜歡，我當然要。」伸手接過銀子，旋即返身入店，嘭地一聲將店門關上了，將四個黃衣人關在門外，竟然到他的床上去睡起大覺來，四個黃衣人也隨之散開來，在他小店的四週，一面守着一個，竟然毫不放鬆。

此際那老化子齊天，及神手紀一華，紀翠凌，已到達海邊，但見海風怒吼，驚濤掠岸，別有一番氣象。

紀一華道：「好久沒有看到海了，偶而來海邊站一站也能令人心身舒服。」

紀翠凌道：「所以一個人的環境，要隨時變換一下，這樣才能够生出蓬勃的朝氣。」

老化子奇道：「怎地一個人都未見到呢！」

小化子道：「可能統統下海去了。」

老化子道：「不可能，他們岸上一定會派人守着，你沒有看花眼吧？」

小化子道：「沒有，絕對沒有。」

「你去小店報訊的時候，是誰守在這岸邊。」

「朱老五！」

朱老五當然也是個小化子，與現下這個小化子王老三，同樣是丐帮蘇北分舵的人。

王老三張口叫道：「朱老五，你在那裏？」

右側草叢中竄出一個小化子笑道：「朱老五在這裏。」

齊天問道：「那些黃衣人都下海去了嗎？」

朱老五道：「都下去了。」

「一個沒有留下？」

「沒有。」

老化子眉頭一皺，感到有些奇怪，他們不可能不留下一些人來監視這岸邊。

紀一華道：「老哥哥，以你推斷這是那一條綫上的人？」

齊天道：「無人島與關外來的兩批人，都在小酒店門口被人殺了，是以這一些人，一定是大內來的了。」

紀一華道：「我想那小店中的黃衣少女，很可能就是這帮人的首腦人物。」

齊天道：「不錯，聽聞在大內高手中，有一個叫黃衫嬌客白玉娘，武功奇高，我想就是此人。」

紀一華道：「照這樣一推斷，那些黃衣人下海取寶，當然用不着再在岸上留人了。」

齊天道：「因爲他們主腦人物仍在岸上，所以就不必担心。」

紀一華道：「不錯，齊老哥，你猜測那黃衣女子的武功如何？」

齊天道：「高不可測。」

紀一華道：「我也有同感，就看她那份沉穩的勁兒，其內功已經是相當的老到了。」

紀翠凌冷哼一聲道：「有什麼了不起，有機會的話，我一定要找她鬥鬥。」

紀一華道：「不用說妳了，就是爲父的本事，能在她手底下走過百招，那祇是很僥倖的了。」

齊天嘆道：「看來我們這救災之事，恐怕已成泡影了。」

紀一華道：「也怪我一時太過大意，要不多找幾個助手，未必無望。」

齊天道：「此時後悔於事無補，我們力雖不及，但仍可智取。」

紀一華道：「如何智取法？」

齊天道：「假如海邊無法下手，我們在半途上動腦筋也是一樣。」

紀一華道：「丐帮耳目遍天下，這件

事由你做起來，那就容易得多了。」

齊天一笑道：「不過你們父子也不能置身事外。」

紀一華笑道：「當然——不過我尚有一個僥倖的想法。」

齊天道：「說出來聽聽。」

紀一華道：「希望那位龍虎雙環出來助我們一臂之力。」

齊天道：「你說的是卜坤，這個可能麼？」

紀一華道：「你忘了昨夜小酒店門口那兩帮人死得太離奇了麼？」

「不錯，光是無人島主郝大全及獨手閻羅赫威兩人的武功，就相當了不起。何況還有那些下屬，下手的這個人，武功的確太高了。」

「所以說，我懷疑這個人就是龍虎雙環卜坤。」

「這並不是沒有可能，但希望畢竟太小了。」

「祇要有些希望，事情也就好辦得多了。」

「如果他不是龍虎雙環，而是爲了這些寶藏才來的呢？」

「那也很好。」

「這話怎麼說？」

「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呀。」

老化子笑笑說：「你說得也有道理，但得利的漁人不是你我，而是那災區廣大的老百姓。」

此際那黃衣少女與兩個青衣使婢，春花秋月，已經趕到海邊，與老化子等的立身之處，相隔也不過二十丈左右，她那黃色的衣裙，被海風吹起，大有飄飄欲仙之概。

老化子道：「看情形，這批寶藏，在海邊的確是不能下手了。」

紀一華道：「第一步走不成，那就祇有走第二步了。」

紀翠凌道：「你們就這樣怕她。」一舒長鞭，向那黃衣少女奔了過去。

紀一華大吃一驚，大喝一聲：「凌兒回來！」

紀翠凌已下去十八九丈，突然嬌軀一起，雙手合鞭，向黃衣少女前胸掃去，口中叫道：「白玉娘我來殺你了。」

黃衣少女嬌軀一閃，右手五指微伸，已扣住了她拿鞭的手腕，說：「臭丫頭！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紀翠凌右腕被扣，全身脫力，叫道：「我是聽我爹說的。」

「你爹叫什麼名字。」

「神手紀一華，你要再不放手，我叫我爹殺你。」

白玉娘冷笑道：「你眞是不知天高地厚，難道你爹來我就怕了。」

正說間，忽見看守小店的那四個黃衣大漢，一齊跑了過來說：「姑娘，那人逃跑了。」

黃衣少女聽得一呆，手一鬆，紀翠凌趁勢掙脫，又跑回她爹的身邊去了。

紀一華這才鬆下一口氣來，那黃衣少女問道：「他是怎麼逃跑的！」

爲首的黃衣漢子道：「他不是逃跑的，他是闖出來的。」

黃衫嬌客白玉娘道：「憑你們的四象鞭法，也圍不住他？」

黃衣大漢道：「他的武功太好了，簡直是深不可測的。」

白玉娘怒道：「沒有用的東西，憑四個大內高手，連一個小酒店的掌櫃都看不住，還有胆回來見我，還不退下去。」

四個黃衣大漢，應了一聲，退開五丈外，守在海灘邊上。

此時紅日已上升得很高，陽光將大地照得清清楚楚。

老化子與紀一華、紀翠凌三人，一直在注視着海邊的動靜，大約在巳時的時分，海邊突然冒出三個人來，每人負着一隻鐵箱，走上岸來，此時聽那白玉娘問道：「都找到了麼？」

三人同聲答道：「都找到了，一共是十二箱，馬上便會全搬運上來。」

黃衫嬌客白玉娘咯咯的嬌笑起來，這個女人長得美，笑起來更美，她說：「秋月，吩咐下去，準備車輛。」

秋月應聲走了。

白玉娘又說道：「春花，小心監視那邊那三個人，他們如果有所舉動，一律格殺。」

春花右手拔刀，向紀一華等三人，走近了兩丈左右，妙目虎視。

齊天道：「紀老弟，人家在監視我們了。」

紀一華道：「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紀翠凌道：「搶！」

齊天搖搖頭道：「不行，就憑白玉娘一人，我們也難以對付，何況她尚有很多屬下。」

紀翠凌說道：「我們總不能白跑一趟呀。」

此際突然有另一個聲音答道：「搶，當然要搶，但時機尚未成熟。」

三人同時循聲看去，見身邊多了一個藍衫中年人，此人氣宇不凡，雙目精光四射。

齊天道：「閣下面生得很啊！可否報上個名字來？」

藍衫中年一笑說：「齊老爺子，小可丁鯊，江湖朋友送我一個綽號叫海底蛟龍丁鯊。」

老化子一笑道：「原來你就是丁鯊，久仰久仰！聽說你曾經來過，也志在那批寶藏，不知作何用途。」

丁鯊道：「上一次來，祇是將它隱藏起來，不使它落入壞人之手，這一次來，是要取這寶藏去救災。」

紀一華笑道：「那倒是不謀而合了，你是剛來？」

「我來了已一天了，本想早點出手，後來一想，不如借他們的人手，將那批寶物取上來再說。」

齊天道：「好主意，那小店門口的兩批人可是你老弟下的手？」

丁鯊道：「我那有那麼大的本領，那是龍虎雙環卜坤。」

紀一華精神一振說：「他在那裏？」

丁鯊道：「他就是小酒店的掌櫃，張三。」

齊天笑道：「我們當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了，爲什麼不連大內的那批人也一起殺了。」

丁鯊道：「如果一齊殺了，還有誰將那批寶物替我們由海底運上來？」

紀翠凌拍手笑道：「妙啊！妙啊，這下有她們瞧的了。」

這時那些黃衣人，已將十二箱寶物，由海底全部的運了上來，並裝上了兩輛大車。

黃衫嬌客白玉娘喝令一聲：「我們現在可以上路了。」

從海底上來的十二個黃衣人，兩個人負責推車。兩個人負責拉車，八個人負責護在車子的四週，另有四個手持黑色長鞭的黃衣人，在前面開路，白玉娘帶着春花秋月二女婢殿後，一行共計十九人，立時起程，離開了海港。

齊天道：「我們現在該怎麼辦，是搶？還是不搶？」

紀一華道：「要搶嘛。我們實在不是他們的對手，要不搶嘛，豈不是白費了一番心機。」

老化子齊天道：「那龍虎雙環卜坤卜大俠怎地至今尚未現身？」

丁鯊道：「這件事情他既已插手，決不會就此罷休，以我猜，他至今未能現身可能有他的用意。」

紀翠凌道：「是什麼用意，難道說眼睜睜的看着他們載着寶物跑了。」

丁鯊道：「當然不會，目下我倒有一個辦法。」

齊天道：「什麼辦法？」

丁鯊道：「我們且跟踪他們一程，也許那卜坤已在前路等着，假如他攔阻了大車，我們就在後面發動攻勢，來他個前後夾攻。」

紀一華道：「如果他沒有在前路等着呢？」

丁鯊道：「那祇有另作計劃了。」

齊天道：「如果卜大俠沒有在前路等着，我們就與她鬥智，好在從這兒到京師，路途遙遠，我們儘可利用這段時間，邀請同道中人，共同成此義擧。」

紀一華道：「不錯，我們現在就跟上去。」

此際車子已下去了數十丈遠近，正是跟踪的最好距離，紀一華與齊天當頭追去，丁鯊與紀翠凌走在後面，四人不急不徐，始終與那兩輛車子保持了二十丈距離。

紀翠凌嫣然一笑道：「丁大俠，聽說你的水功很好。」

丁鯊一笑道：「算不得是最好，也還過得去。」

紀翠凌道：「你能在老虎口海底藏了三天三夜，當然是很好了。」

丁鯊道：「學習水功第一步就要能懂得如何在水中換氣，如何在水中進食。」

紀翠凌道：「爲什麼？」

丁鯊道：「假如這兩樣都不會，妳將如何在水底生存呢，一個會水的人，如果不能在水底生存，那祇能算是普通的游泳技巧，談不上什麼水功了。」

紀翠凌道：「有道理，那在水底如何換氣呢？」

「妳當然看過水中的魚了。」

「當然見過。」

「魚在水底是如何換氣的。」

「好像是靠腮。」

「這就是了，人在水中換氣，也要靠腮。」

「如何做法？」

丁鯊一笑道：「這並非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完的，妳如果有興趣，我以後慢慢的告訴妳。」

紀翠凌道：「那麼進食呢？」

丁鯊道：「這個很簡單，吃生蝦生魚就可以果腹了，不過剛開始的時候，有些難以入口，這必需要養成習慣才行。」

紀翠凌嫣然一笑道：「我懂了，以後我一定要跟你學。」

丁鯊道：「妳學水功做什麼？」

紀翠凌道：「我的陸上功夫不好，萬一遇到强敵，我可以從水中逃走呀。」

丁鯊一笑道：「妳這種想法也沒有錯，不過有很多時候是見不到水的。」

紀翠凌道：「那我也有辦法，當我要跟敵人動手的時候，就約他在水邊。」

丁鯊道：「假如在連綿不斷的羣山之中，那就很難找到水啦。」

紀翠凌道：「如果眞的在這種地方，我就警惕自己，不要跟別人打架。」

丁鯊哈哈大笑起來。

紀翠凌道：「你笑什麼？」

丁鯊道：「我笑妳太天眞啦。」

紀翠凌小臉蛋兒一紅，發足向前奔走，原來他們這一陣談話，與前面兩人的距離，已拉得好遠。

她跑到了紀一華的身邊，笑笑說：「爹！我趕上來了。」

紀一華說道：「不要與車輛太過接近了。」

紀翠凌應了一聲，慢慢的向前行去，正午時分，已到了一座龐大的森林之中，這座森林，雖然是生長在平原之上，但範圍極廣，足有數百丈方圓，而那條官道，正好由林子的中間穿過。

齊天道：「如果那卜大俠眞的是在前面等着的話，一定是在那座林子裏。」

紀一峯道：「不錯，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特別小心了。」

此時那丁鯊已由後面趕上，一行四人，腳下逐漸放快起來，不到一刻工夫，離那車輛，祇有十丈距離，此際那四個開路的黃衣人，剛好進入林子，接着便看到兩輛車也隨之進入林子，最後進去的是黃衫嬌客白玉娘，及她的兩個婢女春花秋月。

他們剛進了林子，齊天與紀一華，紀翠凌，丁鯊等四人，也隨之進入林中，正好聽到白玉娘一聲嬌叱：「是什麼人，有種的就站出來，別鬼鬼祟祟躲在暗處傷人！」

齊天展目看去，原來前面的黃衣大漢與兩輛車子，都已停了下來。這時忽見一個小叫化從林中竄到齊天的面前。

齊天道：「朱老五、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小化子朱老五道：「那四個開路的黃衣人給擺平了。」

齊天道：「這四個人的武功不弱，怎麼那樣快就給人擺平了。」

朱老五道：「我看到他的背影，好像是小酒店的掌櫃，張三。」

紀一華接道：「是龍虎雙環！」

朱老五道：「什麼，張三就是龍虎雙環？」

齊天道：「不錯，這就叫做眞人不露相，王老三呢？」

「他還在樹梢上看熱鬧。」

「你去通知他，讓他小心一點。」

朱老五去了，紀一華道：「我們該怎麼辦？」

丁鯊道：「我們向前逼進些再說。」

齊天點點頭，四人又向前進了五六丈左右，此時他們離開那車輛祇有三四丈左右，離開那白玉娘也祇有兩三丈了。

春花秋月各執柳葉刀、回身喝道：「你們不准過來。」

紀翠凌怒罵道：「臭丫頭，狗仗人勢，難道說本姑娘就怕了妳了。」

春花一亮刀道：「妳再罵一句，看我不活劈了妳。」

紀翠凌大怒，右手一緊已抽出長鞭，呼！地一鞭，上前進身向春花掃去，春花飄身讓過，反手就是一刀，兩人一接手，鞭來刀往，就是三十多個照面，那春花顯然不是紀翠凌的對手，秋月拔刀追上來。

紀翠凌力敵二婢，毫無懼色。

齊天道：「卜大俠在林子裏是不會假了，我們也別閒着，免得夜長夢多。」

紀一華道：「正是，我們先攻向那十三個黃衣大漢，祇要將這些人一一殺了，這兩輛車子無人推動，那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丁鯊從腰中拔出了分水娥眉刺，這種兵刃專在水中之用，似刀非刀，似劍非劍，乍看起來好像一截彎彎的鋼條，不過尖端却異常鋒銳。他一個虎躍，撲向那負責推車的兩個黃衣大漢。

丁鯊的武功，比黃衫嬌客白玉娘當然差得多了，但對付黃衣大漢，可是綽綽有餘，出手不到五招，那兩人已橫屍就地。

在這同時，紀一峯與齊天也同時出手，解決了六個黃衣漢子，旋即又攻向其他八個黃衣大漢。八人正準備拔刀迎敵，忽聽白玉娘一聲嬌叱道：「你們先推車上路，此地的事情由我來解決。」

剩下的四個黃衣人仍由兩人推車，兩人拉車，四人護車，向前途衝去，齊天等三人正欲追趕，那白玉娘已如彩鳳般的落在他們的面前，冷冷一笑道：「老化子，你是丐帮的帮主，齊天。」

老化子呵呵笑道：「姑娘怎知道？」

白玉娘冷冷的道：「我已見過你不止一次了，可惜你却從未見過我。」

齊天道：「姑娘神功蓋世，我老化子當然見不到。」

白玉娘道：「你既知我神功蓋世，爲什麼要搶我的寶物？」

齊天道：「江北有數十萬災民，掙扎在生死邊緣，我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

白玉娘道：「好一個明知不可爲而爲，豈不枉送了幾條性命。」

丁鯊一笑道：「那也不見得，我們尙有後援。」

「誰？」

「就是殺死無人島主郝大全及關外獨手閻羅赫威，還有妳那四個黃衣大漢的那個人。」

「他叫什麼名字？」

丁鯊道：「龍虎雙環卜坤。」

白玉娘微微一愣。

老化子道：「姑娘雖身在大內，但生平無大惡跡，何不袖手不管，也好救一救那數十萬災民，也是一件大大的功德。」

白玉娘道：「龍虎雙環這個人我知道，我自問不是他的敵手，但我職責所在，無法袖手不管。」

紀一華道：「姑娘妳這不也是明知不可而爲麼。」

白玉娘道：「不錯，我若不將寶物運回去，今後江湖之大將無我存身之處。」

正說間，忽聽前面傳來了幾聲慘叫，原來那負責運寶的四個黃衣大漢，竟然在前面十數丈遠近的地方，全躺了下來，同時她那兩個青衣女婢，春花秋月，也被紀翠凌打敗，逃回到他的身邊。

白玉娘一咬牙道：「卜坤，有種的就出來與本姑娘一戰，你在暗中傷人，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

此際聽得樹梢上有人一聲朗笑道：「我不是在這裏麼，妳窮叫個什麼勁？」語聲剛了，人已落向地面。

白玉娘道：「取出你的雙環來，我要鬥一鬥你這龍虎雙環，看看到底有什麼驚人的招式。」

卜坤一笑，從懷中掏出一對精亮的鋼環，約有大碗口大小，他說：「白姑娘，我成名比妳早，所以讓妳先進招。」

白玉娘也不客氣，長劍一舒，一招天外來雲，但見劍影翻飛，從四面八方向他當頭罩下，這一招乃是她生平絕技，飛花劍法中的最凌厲一招，普通人絕難讓過。

卜坤竟然不閃不讓，雙手雙環，一上一下，上套劍光，下點丹田，輕而易舉的將她一招化了開去，同時點丹田的那隻鋼環，緊貼在她的丹田穴上，但並未吐出內勁傷人，任白玉娘如何的閃讓，那隻環始終如影隨形的不離方寸之地。

白玉娘花容變色，說：「你這是什麼招式？」

卜坤道：「這一招叫做指天劃地，下一招是風雲變色，妳要不要試一試？」

白玉娘嘆了一口氣道：「我從十八歲開始闖蕩江湖，未遇敵手，但今天我認栽了，你殺了我吧。」

卜坤道：「螻蟻尙且貪生，何得輕言死字。」

白玉娘道：「你不殺我，我回去也活不成。」

卜坤道：「姑娘貌若天仙，何必甘爲鷹犬，不回去也就算了。」

白玉娘道：「大內高手如雲，我不回去，他們不會放過我。祇有一個辦法。」

卜坤道：「姑娘請說。」

白玉娘道：「嫁給你！」

卜坤聽得一愣說：「嫁給我？」

白玉娘道：「不錯，祇有在你的身邊，我才會感到安全。」

老化子齊天哈哈大笑起來說：「想不到今天是雙喜齊喝，不但江北災民有東西吃了，而且我們還有喜酒可吃。」

白玉娘眞的嫁給了卜坤，春花秋月二婢當然是隨着白玉娘去了，他們將寶物變成銀子發散了之後，紀翠凌却隨着丁鯊到太湖習水功去了，後來也成夫婦，老化子的帮主位也讓給了下一輩，與紀一華二人終日蕩漾於山水之間，以終天年。（完）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艷鳳狂龍（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傲霜在劍廬中，穴道被制，在房中獨自沉思，冉再熊竄入想侮辱她，而四全浪客申大元及時救了她，並替她解開穴道……花夢痕和冉雙城閒談，只見八俠中的雙絕書生廖伯倫和商義在惡鬪，當屠彪前來援助時，廖伯倫迅即施出金剛指，使商義受傷，廖伯倫及時逃離劍廬，花夢痕由此也知，此次不止是以四全浪客申大元爲首對抗一字神劍靳太達爲首的劍廬，同時還牽涉到七魔、八俠、十三邪中的人物，即將展開一場江湖刦殺……

密林深谷中 羣邪伺俠踪

商義陰陰地一笑，道：「過去的不必提了，咱們還是各憑藝業，拚過強存弱亡吧！」

廖伯倫含笑點首道：「我也有此同感，請！」

商義一揮手，沉聲喝道：「這兒地勢太窄，不便施展，退到街上去。」

靳無畏忙道：「商老爺子，如果他趁機開溜哩？」

商義道：「放心，這一點，我信得過，八俠中人，不會臨陣脫逃。」

村鎭的街道雖然並不寬敞，但比起客棧中的大廳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廖伯倫卓立街心，笑問道：「諸位是打算用車輪戰，還是一齊上？」

商義道：「這個你莫過問，總而言之一句話，今宵，一定把你放倒就是。」

緊接着，扭頭向靳太達笑道：「現在，看你的了。」

靳太達緩步而出，廖伯倫怔了一下，才咧咀笑道：「好！聽說你不但已盡獲令師眞傳，而且有青勝于藍之勢，現在正好可以證實一下。」

靳太達似乎是在默運玄功，靜立廖伯倫對面丈許處，並未接腔，仍然是商義接口笑道：「四天前突擊楊五郎時，中了你們的詭計，他深以未能盡展所長爲憾，今宵，可莫教他失望。」

廖伯倫笑道：「我也這麼希望……」

靳太達忽然沉喝一聲：「接掌！」

隨着話聲，右掌一揚，一股陰寒至極的潛勁，向着廖伯倫潮湧而來。

廖伯倫雖然談笑自若，却並未因對方的輩份晚了一輩而心存輕視，相反地，他是一臉肅容，右掌掌心向外，豎立胸前，莊嚴得有如一尊佛像。

靳太達所發出的陰寒潛勁，也就是最難練成的邪功之一「幽冥罡煞」秉至陰之性，能使對方眞力消逝于無形。如果對方功力較差，無法以玄功護身時，一經接觸就會全身發抖，血液逐漸凝結而死。

此刻，靳太達自然是以全力發出他的獨門玄功，但由表面上看來，廖伯倫像是入定老僧似地，沒當一回事，那連綿不絕的「幽冥罡煞」，一到他身前尺許處，就被一股無形的氣牆所阻，而分向兩旁激射

，那情形，就像奔騰的激流，遇到中流砥柱時，分向兩旁激射的情形一樣。

當然！這是一股無形的激流，沒法看到，但那激盪的勁風，和刮起來的地面上的塵土砂石，則不但可以感覺到，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須知這種以玄功對玄功的拚鬥，完全憑眞實本領，一點也不能取巧，誰的功力深厚，誰就獲得最後勝利。

而且這也是最消耗眞力的拚鬥，如果雙方功力相當，難分勝負，又沒人從旁排解，那就只有僵持下去，一直到雙方眞力耗盡，兩敗俱傷，甚至是同歸於盡爲止。

目前廖伯倫與斬太達的玄功拚鬥，由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廖伯倫佔了優勢，但事實上，可並不是這麼回事。

不錯，廖伯倫外表上有如岳峙淵停，目中神光湛然，似乎並不在乎對方的「幽冥罡煞」，而事實上，他也的確是不在乎對方的「幽冥罡煞」，但斬太達的「幽冥罡煞」，却有如長江大河似地，綿綿不絕地向他湧來，經過盞茶工夫的對抗，不但未見減弱，反而其威力有越來越兇猛的趨勢。

這是很反常的現象。斬太達是晚輩，論修爲，絕不能和廖伯倫相提並論，此其一。一般玄功，施展之後，威力只會越來越弱，而目前却相反，此其二。

也由于這些，廖伯倫雖然表面上神色自若，但內心中却已有了焦急的波動。

他的焦急倒並不是担心他自己的安危，而是由于對方那綿綿不絕的眞力，聯想到一個比七魔十三邪更厲害的老魔。

也就當他心神微一分神的瞬間，他的護身眞氣也有了輕微的震盪，而不由自主地連退三大步。

像他們這等頂尖兒的高手過招，爭的是一瞬間的先機，斬太達自然不會放棄這一瞬即逝的良機，立即改變內力的拚鬥，而以掌法展開一串快速的搶攻。

也不知廖伯倫是眞的敵不住對方的快速攻勢，還是故意保存實力，竟然被對方的一陣快攻，迫得連連後退。

一旁的商義敞聲大笑道：「廖伯倫，現在你該明白自己有多少斤兩了！」

廖伯倫沒接腔，却以行動代替答話，接連兩記金剛指，將斬太達逼退三大步，穩住了自己的頹勢，也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

戰況暫時成膠着狀態。

商義目注戰況進行，口中却向另兩個老魔說道：「機會難得，我說，二位老兄，誰上去助他一臂之力，將姓廖的放倒再說。」

西門淦搶先接口道：「四天前，受的那口烏氣還沒發洩，今宵，我是義不容辭了……」

話聲未落，人已飛身加入戰圈。

須知目前的斬太達，其成就之高，還要强過他當年的乃師，一對一，廖伯倫算是勉强打成平手，加上一個西門淦，可就立卽相形見拙了。

西門淦一面和斬太達聯手，節節進逼，一面笑道：「廖伯倫，你往日的威風何在！」

斬太達也立即接口道：「廖伯倫，你號稱劍指雙絕，爲何還不亮劍？」

廖伯倫何嘗不想亮劍，只是由于面對兩大高手，根本抽不出亮劍的工夫來。

一旁的屠彪沉聲說道：「二位，咱們必須爭取時間，快點將他放倒才行。」

商義也插口說道：「而且要活的。」

西門淦苦笑道：「要抓活的，就必須再上來一位。」

「好！算我一份……」

接口的是屠彪，他是話到人到，話聲一落，人已加入戰圈。

一對二，廖伯倫本已有相形見拙之勢，如今形成一對三，他所受的壓力，自不難想見。

也幸虧對方要活口，否則，廖伯倫可眞的要被他們放倒了。

廖伯倫已完全採取守勢，不！應該說是已處於挨打的劣勢，而事實上，他已經挨過兩掌了。

這情形，使得西門淦呵呵大笑道：「廖伯倫，你也會有今天！」

廖伯倫冷哼一聲道：「也許我今宵會栽在這兒，但我自信，你們三個當中，至少會有一個給我墊背……」

一旁的商義縱聲大笑道：「別作清秋大夢了，廖伯倫，如今時代不同了哩！」

就當商義縱聲大笑之間，旁邊忽然發出一聲驚呼。

不過，那驚呼聲被商義的話聲掩蓋住，如非特別注意，可不容易聽到。

緊接着，傳出一聲震天斷喝道：「住手！」

語聲有如仲夏沉雷，不但使得商義吃了一驚，連那激戰中的幾位，也不自覺地停了下來，循聲察看。

這一察看，可使得羣邪方面齊都一楞，斬太達並怒聲叱道：「放開他！」

原來是斬無畏被人制住了。

而制住斬無畏的，竟赫然是八方客棧那位言不出衆，貌不驚人的小二老牛。

老牛淡然一笑道：「放開他是可以，但我有條件。」

斬太達冷笑道：「居然敢跟老夫談條件，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老牛咧嘴一笑，道：「小的本來是不够資格跟你談條件的，但目前，情況不同了……」

他，抬手一指被他制住的斬無畏，道：「令郎在我手中，小的算是禿子跟着月亮跑，大大的沾了光啦！」

商義向斬太達搖搖手，制止接腔。

他自己却咧嘴笑道：「想不到這小小的八方客棧，也成了臥虎藏龍的所在。」

老牛含笑說道：「商老爺子，你太誇獎了。」

商義注目老牛，問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老牛道：「多年以來，人家都叫我老牛。」

「我要聽眞實姓名。」

「很抱歉，我不想告訴你。」

「你潛伏在這兒，目的何在？」

「混飯吃。」

「你跟廖伯倫是一夥？」

「不！我跟廖老爺子，今宵才第一次見面。」

接連三個問題，都不得要領，商義可眞火了，但自己人被對方刦持，又不便發作，只好强忍心頭怒火，冷冷地一笑，道：「那你爲何要强行出頭，橫裏架樑？」

老牛笑了笑道：「這理由很簡單，我看不慣你們以衆凌寡。」

商義又冷笑一聲，道：「你知道後果嗎？」

老牛漫應道：「我知道，反正我已不打算在這兒混了，再嚴重的後果，我也不怕。」

商義自我解嘲地苦笑了一下，道：「好！說你的條件。」

老牛道：「我的條件很簡單，不論你們雙雙有甚麼過節，都暫時拉倒，諸位立即撤走，我隨後放人。」

「隨後？這隨後二字如何解釋？」

「也就是當我確定你們已經遠離之後。」老牛回答。

「如果我們撤退了，你還是不放人呢？」商義又問。

「我說放人，到時候就一定放人，你要是不相信，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商義扭頭向斬太達苦笑道：「老弟台意下如何？」

斬太達也苦笑道：「爲了犬子，投鼠忌器，只好接受他的條件了。」

接着，又向老牛沉聲說道：「姓牛的，如果你食言背信，即使你逃到碧落黃泉，我也不會放過你。」

老牛咧嘴一笑道：「斬老爺子請放一千萬個心，我老牛雖然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說的話倒是絕對算數的。」

「廖伯倫，便宜了你。」斬太達向廖伯倫冷冷地一笑之後，才一揮手，沉聲喝道：「咱們走！」

目注羣魔的背影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後，廖伯倫才向老牛抱拳一揖，道：「多謝牛老弟給我解圍……」

老牛連忙接口笑道：「廖老爺子，給您解圍的另有其人，小的不過是奉命行事，不敢居功。」

廖伯倫一怔道：「那是誰？」

老牛一面加點了斬無畏的昏穴，一面笑着道：「是一個老和尙，他自稱法號大覺……」

不等他說完，廖伯倫禁不住目光一亮，道：「他在哪兒？」

「我就在這兒。」

語聲來自廖伯倫的背後。

廖伯倫轉過身來，迎向他的，是一個身裁高大，鬚眉全白，面色紅潤的灰衣老僧。

這位灰衣老僧，也就是羣魔們急欲得而甘心，楊家將中的老五，在五台山出家的楊五郎——大覺禪師。

大覺禪師的背後，還跟一個短裝着老者，也就是「四全浪客」申大元。

原來方才老牛一見斬太達等人來勢洶洶，以爲他們是朝着申大元杜子南二人而來，急欲奔赴後山報警，但他發覺客棧四週，都被劍廬的高手圍住，不敢孟浪行事，只好又折了回來，却沒想到大覺大師、申大元二人早已神不知鬼不覺地回到了客棧中。

由於大覺、申大元二人暫時不想出面，所以才暗中叫老牛將斬無畏制住，給廖伯倫解圍。

而且大覺大師此行，是由于已察覺申大元的行踪，才暗中追躡而來。

至于廖伯倫，却是跟大覺大師約好，此行是特爲踐約而來，……這些，就此交代。

廖伯倫瞪了大覺大師一眼，哼道：「臭和尙，我還以爲你已經被佛祖寵召去了哩！」

大覺大師拈鬚笑道：「佛祖不喜歡我這個中途出家，又不守清規的酒肉和尙，所以，他不會寵召我。」

接着，免不了替申大元和老牛引見一番，然後向老牛笑道：「老牛，這小子可以放回去了。」

「是……」

老牛恭應一聲之後，才正容說道：「諸位前輩請回室內，我還要向這小子交代幾句。」

說完，他帶着斬無畏，向郊外飛奔而去。

一直到達一個視界開豁的土岡上，他才放下斬無畏，並解了昏穴，目注斬無畏，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斬無畏昏穴乍解，發現他又換了一個陌生的所在，不由「咦」了一聲，道：「這是甚麼地方？」

老牛冷冷地道：「望鄉台。」

望鄉台是通往陰曹地府的一個「站」名，相傳人死之後，他的靈魂必須經過望鄉台，站在望鄉台上，可以看到他生前故鄉的一切。

此刻，老牛說這兒是望鄉台，等于是說斬無畏已到了陰曹地府。

斬無畏雖然昏穴乍解，却絕對不相信他自己已經死去，因而苦笑了一下道：「你眞會開玩笑。」

老牛的精目深深凝注着，似乎想要透視斬無畏的五臟六腑，半晌之後，才又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斬無畏訝問道：「目前，是我受了你的刦持，你怎麼反而一再地嘆氣？」

老牛聽如未聞地，喃喃自語道：「難道這也算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斬無畏又訝問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你這人好奇怪！」

老牛沉思了一下，才注目問道：「小子，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斬無畏心中一動，但表面上却故裝驚訝地道：「你這話好新鮮，誰不知道我是劍廬的三公子。」

老牛沉聲說道：「少廢話，我問你，令堂生前，有沒有特別交代，比方說，說你不是斬太達的親生兒子？」

斬無畏楞了一下，才點點頭道：「不錯，是有這麼回事。」

「也曾經交給你半塊玉珮？」

「是的。」

「有沒有交給你特別任務？」

「有！」

「你是否在實踐令堂的遺囑？」

「我正在進行中。」

老牛沉哼一聲，道：「可是據我所知，你的所作所爲，完全與令堂的願望背道而馳，我想，令堂在九泉之下，也會深感

不安。」

斬無畏注目問道：「你……你究竟是甚麼人？」

老牛仰望夜空，幽幽地說道：「如所週知，我是八方客棧的店小二老牛，其餘的你毋須過問，目前，當務之急，是你該如何完成令堂的願望？」

斬無畏苦笑道：「你既然知道這些，也當知道，先慈的願望不是那麼輕易能够完成的，必須伺機行事，慢慢來。」

老牛的精目，像兩枝利劍似地凝注着，冷笑一聲道：「你，刦持白傲霜，陷害杜子南，也算是在實現令堂的願望？」

斬無畏苦笑道：「這個……牛……牛前輩，你能不能聽我解釋？」

「說吧！」

「我……我之所以刦持白傲霜，陷害杜子南，一半固然是由于我的自私，另一半却是奉命行事，不由自主。」

「不由自主，你說得多輕鬆。」老牛厲聲叱道：「杜子南已被救出，可以不再追究，但你沾汚白傲霜的清白，却已無法挽救，我眞恨不得一掌劈了你！」

斬無畏一向養尊處優，頤指氣使，不可一世，連他那名義上的父親斬太達，也不曾大聲訓過他，但此刻，被一個店小二疾言厲色一頓訓叱，不但不敢頂咀，反而表現得非常馴服地苦笑道：「牛前輩，白傲霜雖然被我刦持，但她還是白璧無瑕的黃花大閨女。」

老牛目光一亮道：「眞的？」

斬無畏道：「將來自有事實證明。」

老牛輕嘆一聲，道：「但願你所言都是實情。」

斬無畏道：「我所說的，絕對都是實情。」

老牛沉思了一下，才貼着對方的耳朶，低聲密語了一陣，然後問道：「記好了嗎？」

斬無畏連連點首，答道：「全都記好了。」

老牛隨手解了他被制的穴道，揮揮手道：「現在，你可以走了……」

×　×　×

當老牛和斬無畏在郊外密談的同時，大覺大師、申大元、廖伯倫等三人，也正在八方客棧中檢討當前正邪雙方的情況。

回到客房中，廖伯倫就急不及待地向大覺埋怨道：「好個大和尚，約好在這兒見面，自己却不守時，你要是再晚來片刻，你就只好前來超度我的亡魂啦！」

大覺大師冷笑一聲，說道：「沒這麼嚴重吧……」

廖伯倫截口苦笑道：「還說不嚴重，方才那陣容，你又不是沒看到。」

大覺大師拈鬚微笑道：「老衲懂得一點痲衣相法，斷定你廖大俠是壽終正寢的福相，絕對不會死于意外兇殺的。」

廖伯倫又苦笑了一下，道：「你倒不愧是一個樂天派，此情此景之下，還有心情開玩笑。」

「愁眉苦臉，就能解決問題嗎？」

「我不跟你抬槓，說！約我到這兒來，有何見教？」

「廖老弟且稍安勿躁，我是偶然發現申老弟的行踪，才趕來一探究竟的。」大覺大師目注申大元，模仿着廖伯倫的語聲說道：「說！你鬼鬼祟祟地躲在這兒，有何企圖？」

這位風塵異人，一副十足玩世不恭的姿態，談笑之間，更沒一般出家的口吻，廖伯倫說他是一個樂天派，倒是非常貼切的。

申大元含笑說道：「這事情，說起來可眞話長。」

大覺大師道：「長話短說，揀緊要的先講。」

「是！大師。」

大覺大師雖然是玩世不恭，不拘俗禮，但申大元却是一本正經地，將他當救命恩人看待，神態之間，至爲恭敬。

他、獨自眨了兩下，才娓娓地將他想要成全杜子南的計劃，簡略地說了一遍。

大覺大師靜靜地聽完之後，才點點頭道：「這計劃很好，你所看中的人，我也信得過。」

申大元笑道：「那小子的資質秉賦，固然是好得沒話說，他的福緣之深厚，也同樣是沒得話說的。」

大覺大師笑問道：「怎麼？腦筋動到我的頭上來了？」

申大元含笑說道：「既然碰上了，你好意思不成全他一番嗎！」

大覺大師沉思了一下，才正容說道：「我決定以半甲子功力成全他。」

申大元目光一亮道：「大師要以佛門『開頂傳功大法』成全他？」

大覺大師點點頭道：「這是唯一能够速成的辦法，因爲，目前情況特殊，你所給他的成全，只能應付七魔和十三邪中的人……」

申大元截口訝問道：「難道還有比七魔、十三邪，更厲害的魔頭出現？」

「不錯。」

「那是誰？」

大覺大師可眞會吊胃口，在這節骨眼兒上，他却慢條斯理地向廖伯倫問道：「廖老弟，方才，你和斬太達互拚玄功時，是否有所發現？」

廖伯倫正容點首道：「不錯，我察覺那斯好像已練成了傳說中失傳已久的『生生九轉神功』。」

申大元插口問道：「廖大俠，何謂『生生九轉神功』？」

廖伯倫笑了笑道：「你我一見如故，這稱呼似乎太生份了一些，我可能比你痴長了幾歲，我看，還是稱我一聲廖兄比較好。」

申大元訕然一笑道：「是！廖兄。」

廖伯倫正容說道：「其實，所謂『生生九轉神功』，不能算是一種神功，只不過是一種別走蹊徑的心法，基於九轉還原，生生不息的道理，練成了這種心法之後，其本身眞力就可以生生不息地用之不盡，所以，這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一種心法。」

申大元「啊」了一聲道：「廖兄認爲斬太達已練成了這種心法？」

廖伯倫點點頭道：「大概錯不了。」

大覺大師插口說道：「是的，斬太達的確已練成了這種心法。」

申大元苦笑道：「現在，大概會說到

那個更厲害的老魔了。」

廖伯倫也插口說道：「據我所知，只有三十年前，荼毒江湖的通天教主獨孤杰練成功這種心法？」

大覺大師點點頭道：「不錯。」

「根據傳說，通天教被俠義道合力圍剿之後，已冰消瓦解，獨孤杰也不知所終，如今，該項心法又出現江湖，難道說，獨孤杰還沒死？」

「獨孤杰是否還活着，我不知道，但他的小老婆花弄影，我却親自碰到過，而且還交過手。」

「結果怎樣？」

「很慚愧，雙方鬥了兩千招，打成平手。」

申大元插口訝問道：「連你都不能制服她，那怎麼得了？」

大覺大師道：「所以，我才特地追踪而來，跟你商量，咱們兩人聯手，大概不成問題。」

申大元苦笑道：「你太抬舉我了。」

大覺大師笑道：「別太謙虛，你的成就決不比我差，目前的問題是：你我都在佛前立過誓，今生不再開殺戒……」

廖伯倫笑道：「大和尚，爲了替江湖除害，而重開殺戒，佛祖可以原諒你，你要是撒手不管，佛祖可會大發雷霆哩！」

大覺大師拈鬚微笑道：「老弟台別妄發高論，現在，已有兩全的好辦法了。」

廖伯倫連忙接口問道：「如何可以兩全？」

大覺大師道：「我的兩全法寶就着落在杜子南身上，只是……」

他的目光移注申大元，徐徐地說道：「不知閣下對杜子南的一切，是否有所誇張？」

申大元正容道：「絕對沒有誇張，不但沒誇張，我還痛恨我的笨咀拙舌，不能形容他的全部優點哩！」

「既然一點也沒誇張，那我就完全放心了。」

「還有，白傲霜那小妞，也是值得加以成全的好材料。」

「你不能得隴望蜀，雖然咱們人手不足，我也希望多造就幾株武林奇葩出來，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目前當務之急是先成全姓杜的小子，至於那姓白的丫頭，就只能成全多少算多少了。」

「說的也是道理。」申大元若有所憶地道：「談到目前人手不足問題，我倒是想起幾個很得力的助手……」

大覺大師截口問道：「那是些甚麼人啊？」

申大元答道：「就是令侄女楊柳兒夫婦。」

大覺大師苦笑道：「我也想到過，但目前，他們沒法分身。」

申大元道：「是甚麼要命的事，將他們絆住了？」

大覺大師道：「是朝廷內部出了痲煩，你也知道，柳兒是當今皇上的乾公主，她的父皇有了困難，她不能不效力。」

申大元道：「原來如此，不過，據我的想法，柳兒夫婦加上他們的徒弟和子女，是一股很大的實力，朝廷內部的問題，絕對不需他們投入全力，最少也可以分出一二位前來協助咱們。」

大覺大師點點頭道：「這一點，我也想到了，而且已經通知柳兒，我想，至少她本人會趕來幫忙的。」

這時，老牛趕了回來。申大元立即改換話題，道：「老牛弟，這八方客棧已沒法利用了，趕快收拾一下，咱們立即撤往後山去。」

老牛沉吟了一下，才注目問道：「冉飛熊和小文二人如何處置？」

申大元不加思索地道：「那兩個人，也許還有派得上用塲的時候，可以一起帶走……」

×　×　×

兩旁峭壁插天，當中是一片原始森林，濃密得不見天日，而且，其最窄處不過百來丈——這是一個形勢險要，易守難攻，且相當隱密的峽谷，杜子南的新的閉關塲所，就在這峽谷底端的一個天然石洞之內。

大覺大師瞭解週遭環境之後，向申大元等人正容說道：「目前道消魔長，情況非常急迫，所以，我們必須爭取時間，所謂急不如快，我馬上着手成全杜子南的工作，這護法重任，就完全付托諸位了。」

申大元也正容說道：「請放心，只要我們有三寸氣在，決不容許有任何敵人侵入峽谷。」

大覺大師點點頭道：「好！諸位辛苦一點，只要熬過七天，就大功告成了。」

×　×　×

這是大覺大師陪同杜子南閉關的五天之後的淸晨，地點是劍廬的後花園。

才是新正初三，天氣已經放晴了，却有着濃濃的晨霧，濃得丈遠之外，就不易分辨對方的面目。

濛濛濃霧中，有兩道人影在徐徐地移動着，隱約地可以分辨出，一個是綽約多姿的宮裝麗人，一個是身着黃衫的健壯老者。

這一男一女，顯然是邊走邊談地，在研討一項頗爲嚴重的問題，語聲也相當低沉。

「哼！妳眞是越來越長進了，妳哥哥再沒出息，也不至於跟一個丫頭私奔。」男的頗爲不悅地向女的申叱。

「爹的意思，是——？」

女的的嗓音既甜且脆，聞聲知人，那是斬太達的七夫人冉雙城。

既然冉雙城稱那黃衫老者爲爹，那麼，這位黃衫老者就是七魔中碩果僅存的老五冉三太了。

由這幾句對話中，也可以想見，這父女倆正在討論冉飛熊和小文二人神秘失踪的問題。

冉三太沉思着道：「如果我的猜想不錯，這小子已經凶多吉少……」

冉雙城截口嬌嗔地道：「爹！新年新歲，說好話嘛！」

冉三太輕嘆一聲道：「妳哥哥再不成器，總是我親生的兒子，血濃於水，我怎能不希望他平安無事，但事實歸事實，說好話又有甚麼用。」

冉雙城正容道：「爹，我要提醒您，哥哥的身手並不比我差。」

「我知道。」

「還有，他失踪的當夜，沒有任何打鬥的徵象。」

「正因爲如此，才更足以證明對方的高明。」

「爹認爲：他是在毫無反抗力量之下，被刦走的?」

「很可能。」

「那……就太可怕了!」

「不過，也許對方別有用心，照目前情況研判，他可能並未遇害。」

薑畢竟是老的辣，冉三太這一研判，可說是有如身經目覩。

冉雙城幽幽地一嘆道：「但願如此就好了。」

不遠處，又有一道模糊人影迎面而來，冉雙城「咦」了一聲道：「還有跟我們一樣起得早的人。」

冉三太接口笑道：「這叫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也在這同時，對方出聲招呼道：「是七姨嗎?」

冉雙城嬌笑一聲道：「是呀!妳是傲霜?」

是的，那來人正是「天香玉鳳」白傲霜。

此刻的白傲霜，身着青色衫裙，脂粉不施，完全是天然本色，顯得格外的清麗脫俗。

霧裏看花，或者是花前月下看美人，會別有一番風韻。

霧裏看美人，也有同樣的意境。

白傲霜本來就是名震江湖的大美人，此刻，在濃霧中徐徐行來，除了另增一份朦朧的美感之外，那一份縹緲，那一份飄逸，簡直有如九天仙女，乘雲御風而來，使得冉三太這個老魔頭，也禁不住目射奇光，一瞬也不瞬地向她注視着。

「七姨早!」白傲霜盈盈一笑，美目向冉三太一瞟道：「這位老爺子是——」

冉雙城含笑答道：「是家父。」

白傲霜向冉三太襝袵一福道：「冉老伯您好!」

說完，她又輕盈地拐向一條小徑。

冉氏父女也繼續前行，冉三太並邊走邊問道：「這是誰?」

「名震江湖的大美人，『天香玉鳳』白傲霜。」冉雙城披了披她那新菱似的咀唇。

「哦!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現在，她是咱們三公子的新寵。」冉雙城又披了一下咀唇。

「他們已成婚了?」冉三太似乎有點不相信。

「先行交易，再擇吉開張，不可以嗎!」冉雙城道。

「妳是說他們已經……不!那不可能啊……」

「有什麼不可能的，功力被封閉，生米已成熟飯，即使她心中一千萬個不甘心，也只好認命啦!」

「不!我不是這意思。」

「不是這意思，那是甚麼意思?」

冉三太當先走進一座凉亭，逕行在石櫈上坐下之後，才蹙眉問道：「方才，妳說她生米已煮成熟飯?」

「不錯。」冉雙城在乃父對面坐了下來。

「方才我看得很淸楚，她的眉綫，整齊伏貼，證明她仍然是處女，而且，走起路來，也沒有已婚少婦那種搖曳生姿的媚態。」

「這個……我倒是不曾注意過。」

「待會，妳不妨多注意一下。」

「爹!如果您的觀察不錯，這裏面就大有文章了。」

「如果連處女和少婦我都分辨不出來，爹這一大把年紀，豈非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這是說，您確定您的觀察絕對不錯了?」

「是的，絕對不會錯。」

冉雙城霍地站了起來，道：「待會，三公子回來，我倒要問問他，他們小兩口，究竟在搞甚麼名堂。」

「不可以。」

「爲甚麼?」

「方才，妳還能想到，這裏面大有文章，怎麼忽然又迷糊起來。」

「那麼，依您之見呢?」

冉三太正容道：「冷眼旁觀，暗地攷察。」

冉雙城訝問道：「您認爲這事情很嚴重?」

冉三太道：「是的，不過有一點很令人費解，因爲三公子是靳太達的親生兒子，怎麼說三公子也不可能有甚麼吃裏扒外的陰謀。」

冉雙城蹙眉說道：「其實，他們父子之間，也有好些令人費解的事。」

「那是一些怎樣的事?」

「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是，平常我直覺地覺得，他們父子之間，似乎有點貌合神離，不太調和。」

「能不能說出一些具體的事實來?」

冉雙城沉思了一下，道：「你知道，靳太達已練成了『生生九轉心法』?」

「當然知道。」冉三太苦笑了一下，道：「也就是因爲他得天獨厚，練成了『生生九轉心法』，所以，儘管他是我們這些老不死的晚輩，却是無形中繼承了他師傅的地位，成了我們這批老不死的龍頭大哥。」

「可是，他這獨門心法，却又不肯傳給他的兒子，因此，三公子一再向我懇求，要我伺機向乃父說項，希望能獲得這獨門心法。」

「妳幫他說過沒有?」

「說過，但靳太達却藉口三公子太年輕，且等他老成一點時再說。」

冉三太笑道：「足以傲視武林的獨門心法，却不肯傳給自己的兒子，這倒是一件奇聞。」

冉雙城道：「那麼，有關白傲霜的秘密，要不要告訴靳太達呢?」

「不必告訴他，這一秘密，暫時擱在咱們父女心中。」冉三太注目問道：「妳說，他們今天可能回來?」

「是的。」

「廖伯倫那批人，已走了五天，最保守的估計，也在五百里以外了，他們還在這附近搜查，豈非是自我虐待。」

「不!他斷定廖伯倫那批人，必然還

隱藏在這兒的附近。」

「因爲，劉家集週圍的通道，都有我們的暗樁，沒人發現那批人通過。」

照這父女倆的說法，不但白傲霜的安全堪虞，連閉關中的大覺大師等人，要想平靜地渡過七天關期，也並不樂觀哩!

× × ×

第二天仍然是好天氣。但大覺大師等人閉關的那個峽谷，却被一片濃得似乎化不開的濃霧所掩沒了。

約莫是晌午時分，由靳太達親自率領的羣魔們，終於搜索到峽谷前。

他們的陣容是够强大的，除了靳太達父子之外，七魔十三邪中的冉三太，屠彪、西門淦、商義，以及前幾天還不曾出現過的十三邪中的老二哈烈、老七向英瓊也到了。

哈烈是一個貌不驚人，形容猥瑣，身裁瘦小的紅衣老者，向英瓊却是一個滿頭白髮，滿臉皺紋，身裁高大的青衣老嫗，也是七魔十三邪中唯一的一個女性。

此刻，在谷中担任守望的是「雙絕書生」廖伯倫，和八方客棧的胖掌櫃李中平，李中平也是那位神秘的老牛的死黨。

雖然峽谷被濃霧籠罩，但由谷中往外看，等於是由暗窺明，大致還能看得很清楚。

當廖伯倫看到谷外羣魔畢集的强大陣容時，除了立即叫李中平趕回谷內報警，他自己心中，更是在咕嘬着：「已經是第六天了，你們這批魔崽子，晚兩天才來多好……」

就當谷內的廖伯倫心中咕嘬着的同時，谷外的哈烈却自語似的說道：「已經是晌午時分了，這鬼霧居然還沒散，好邪門啊!」

「是有點邪門，」附和着的是商義：「諸位注意到沒有，別的地方都沒霧，只有這峽谷中有。」

西門淦也蹙眉說道：「莫非是甚麼瘴氣?」

靳太達笑道：「瘴氣只有苗疆才有，這兒不是苗疆，何況現在又才是冬末春初哩。」

西門淦道：「既然不是瘴氣，那咱們就該入谷去搜上一搜。」

谷內的廖伯倫在心中冷笑着：「進來吧!老夫正等着你們哩……」

「搜是當然要搜，」靳太達淡淡地一笑之後，扭頭沉喝道：「張財、李寶，你們兩個先進去探探路，小心一點!」

「是!」

張財、李寶，是劍廬的兩個管事，在江湖上，也該算是二流身手的人物了，但在目前這場合中，却微不足道，而只有當先探路的份了。

這兩人恭應一聲之後，立即手持大砍刀，並肩向谷口走去。

靳太達又沉喝一聲：「保持五丈間隔，分頭並進。」

張財、李寶，以行動代替了答話，立即由並肩齊步，改變爲五丈間隔，分頭並進。

谷口外的羣邪，也都全神注視着張財、李寶二人的行踪。

當張財、李寶二人横刀進入谷口的原始森林時，怪事也隨之發生。

他們兩人才進入原始森林的邊緣，距羣邪們不過二十來丈，谷外的羣邪，自然看得頗爲清楚。

只見張財、李寶二人像是突然遇上極爲令人驚駭的事物，兩個人都一下子楞住了。

楞了一會兒，張財開始圍着一株合抱大樹繞圈子，李寶却揮舞着大砍刀，雜亂無章地胡砍亂劈。

繞着大樹繞圈子的張財，步履緩慢，舉步如千鈞，顯得非常吃力。

揮刀亂舞的李寶，也和張財一樣地吃力和狠狽。

前後也不過是片刻工夫，兩人都已累得滿頭大汗，氣喘如牛。

谷外羣邪除了靳太達之外，一個個臉色凝重，默然不語。

靳太達忽然冷笑一聲，道：「這等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那批人果然都在這兒。」

西門淦苦笑道：「跟前次圍勦楊五郎一樣，又是奇門陣法。」

靳太達點點頭道：「不錯，又是奇門陣法，但歷史不會重演。」

原來上次他們對楊五郎的突擊行動，是在奇門陣法中栽的觔斗。

西門淦目光一亮，道：「靳老弟已有了破解之策?」

靳太達道：「破解之策還談不上，不瞞諸位老人家說，最近我才得到高明人物的指點，不過，由于奇門陣法是一門很深奧的學問，臨陣磨槍，所學有限，是否能够現買現賣，我還沒絕對把握。」

商義笑道：「靳老弟天縱奇才，既然已獲異人指點，我保證一定可以現買現賣的。」

接着，揚聲向谷內喝道：「張財、李寶，你們兩個別枉費氣力，趕快停止。」

靳太達苦笑道：「商老，他們已入幻境，聽不到你的話的。」

密林內忽然傳出一個嬌稺語聲，道：「哥哥，你看那兩頭大笨牛，好好玩!」

另一個童稺語聲笑道：「妹妹，現在還不算好玩，等那些老笨牛都進來了，才好玩哩!」

話落人現，密林邊緣已出現一男一女兩個娃兒。

男孩約莫十一二歲，女孩只約莫十來歲。

兩人都穿着一身大紅緊身衣袴，足登千層底緞面短靴。頭頂上都用紅絲綫紮着一根四寸來長的冲天辮子。

兩人都是眉目如畫，膚色白裏透紅，配上那充滿稺氣和調皮的眼神，可說是要多可愛就有多可愛。

妙的是，他們兩人就站在張財、李寶的當中。

而張財、李寶都視若無覩，仍然是一個繞大樹猛轉，一個揮刀亂砍如故。

那女孩子學着大人的樣子，雙手叉腰，小鼻子一聳，「哼」了一聲道：「那些老笨牛好壞，自己不敢進來，却教手下人進來受苦。」

那男孩也老氣横秋地道：「妹妹，妳別由門縫裏看人，將人家瞧扁了，他們都

是大大有名的人物，一定會進來的。」

那女孩道：「我敢打賭，他們一定不敢進來。」

那男孩道：「賭甚麼？」

那女孩道：「如果你輸了，你扮馬給我騎。」

那男孩道：「如果是妳輸了呢？」

那女孩偏着頭，想了一想，才笑道：「三天之內，如果你偷懶不練功夫，我不在娘面前打小報告。」

那男孩咧咀笑道：「好，好！一言為定。」

那女孩却是一本正經地道：「不行，你很會耍賴，必須扣扣手指。」

「行！」

兩人都一本正經地扣了扣小手指。

兩個娃兒的天眞對話和行動，冲淡了目前的火藥味，使得谷口的羣邪，一個個一臉苦笑，誰都沒吭氣。

一直等兩個娃兒扣完手指之後，才由向英瓊揚聲問道：「嗨！你們兩個，是誰的孩子？」

那女孩搶先答道：「自然是我爹和娘的孩子呀！眞笨！」

向英瓊苦笑了一下，道：「你爹娘叫甚麼名字？」

那女孩道：「我不告訴妳。」

向英瓊道：「你們自己呢？總該有個姓名。」

那女孩道：「當然有姓名，我叫江明珠，我哥哥叫江承先。」

向英瓊「哦」了一聲，道：「你們是楊柳兒、江浩然的兒女。」

江明珠「咦」了一聲，道：「妳好聰明呀！」

稚子無邪，江明珠認為對方能一口道出自己父母的姓名很了不起，她的讚美是由衷的，但聽在向英瓊耳中，却不由地老臉為之一紅。

哈烈插口笑問道：「你們父母也都來了？」

江明珠小臉蛋的神色一沉，道：「我娘說，不要告訴你們。」

這時，廖伯倫已出現在兩個娃兒的當中，而羣邪也早已不自覺地向前挪動，到了密林邊緣約五丈以內。

這距離，雙方都能看得很清楚了。

廖伯倫精目環掃，披唇一哂，道：「你們眞是越來越長進了，居然好意思向兩個娃兒口中套消息。」

一直沒作聲的冉三太，淡然一笑道：「你老鬼用兩個娃兒打先鋒，咱們可算是彼此彼此。」

哈烈也插口說道：「廖伯倫，你們這所謂八俠之中，究竟還有幾個活着的？」

商義也立即接口道：「今天，如果還是你『廖化作先鋒』的話，可有得你瞧的哩！」

廖伯倫拈鬚微笑道：「就算是這兒只有我廖某一個人，諒你們也沒法奈何我，這一片密林，可以比得上十萬甲兵，誰要是想重溫一下十天前的滋味，不妨自告奮勇，進入林中來。」

靳太達插口冷笑道：「你以為區區一個奇門陣法，就能難住我們。」

廖伯倫笑了笑道：「我可沒這麼說過，不過，如果你老弟太健忘的話，老夫倒可以提醒你一聲，十天之前，你老弟不是也像他們二位一樣……」

抬手向幾乎已累得精疲力盡的張財、李寶二人一指，含笑說道：「表演得很够瞧嗎！」

也不等對方接腔，又沉喝一聲：「小明、小承，將那兩塊廢料扔出去！」

「得令！」

隨着這聲脆笑，張財、李寶二人像兩根木頭似地，被扔得向林外疾射而去，也幸虧有林外的羣邪將他們兩人分別接住，否則，不摔個半死才怪。

靳太達拈鬚微笑道：「廖伯倫，休逞口舌之利，你且睜開眼睛瞧着，看看十天前的歷史，是否還會重演。」

廖伯倫含笑點首道：「好！老夫拭目以待。」

說完，他和江承先、江明珠兩個娃兒已閃入密林中的沉沉霧影之中。

靳太達目注密林，臉色陰晴不定，却是默然不語。

哈烈悄然走近他身邊，低聲問道：「老弟台，你眞有破解的把握？」

靳太達道：「我最多只能有七成把握而已。」

哈烈道：「既然沒有十分把握，我看，還是不試也罷！」

「不行。」靳太達正容說道：「有兩個原因，咱們非冒險一試不可，第一，他們一再以奇門陣法阻敵，表示他們實力薄弱，不敢和咱們硬拚，這機會放棄了太可惜。」

「第二呢？」

「第二，咱們大張旗鼓而來，如果被一個明知是虛幻的奇門陣法嚇退，豈非是太沒面子了。」

哈烈沉思着道：「這兩項理由，都不够充分，依我個人意見，還是暫時撤退為上策。」

靳太達也正容說道：「哈老請放心，我雖然沒十分把握可以破陣，却自信不致于再被困于陣中，所以我決心獨自試上一試。」也不等哈烈再表示意見，說完，逕自快步進入林中。

靳太達似乎是謀定而後動，他走的不是方才張財、李寶二人所走的路綫，而是由左側靠近峭壁邊緣約莫二十丈處，也就是谷口霧氣最濃的地方進入。

也由于那兒的霧氣太濃密，靳太達一進入密林，林外羣邪的視綫中，即消失了他的踪影。

感覺上，在期待中的時間，是過得特別慢的。

像目前這種情況不明，危機莫測，吉凶未卜的情況之下的期待，時間似乎更加過得特別的慢。

實際上，靳太達入陣也不過是才盞茶工夫，但由于羣邪們看不到他的踪影，在他們的感覺上，這不過是喝一杯茶的工夫，却覺得比一年還要長。

就當林外羣邪內心焦灼地注視着情況不明的密林時，密林中忽然傳出靳太達的呵呵狂笑道：「廖伯倫，你等着瞧，我馬上就着手破解你們這『八陣圖』了。」

（未完）

精選武俠小說

朱羽・文
子成・圖

脂粉閻羅（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霹靂雙劍鄭子傑在河洛鎮見過脂粉閻羅冷翠之後，匆匆趕回羅家堡，誰知回到堡前，却被該堡總管霹靂刀王向鵬飛率衆攔住，不准進堡，鄭子傑無奈，只得轉回河洛鎮去。途中遇見冷翠，遂將實情告訴她，並懇求冷翠和他聯手，共同先對付那個在晚上指點冷翠夜探羅家堡的人，他認為那個人就是向鵬飛，想以借刀殺人之計結果該堡堡主羅雲龍，以遂其險謀，鄭子傑想說服冷翠，但冷翠一時未為所動……

青磬常伴　遁跡空門

冷翠「噗哧」一笑，柔聲道：「鄭兄的禮儀太多了。」

鄭子傑不禁有些訕然，自覺一個男子漢大丈夫還不及人家女兒家來得豪爽。

冷翠又揮揮手，道：「走！方才被那黑衣大漢一攪，飯都還沒有吃好，咱們上『醉客居』去喝一杯。」

鄭子傑訝然地，說道：「冷姑娘還敢去『醉客居』麼？」

「為什麼不能去？」

「滿座食客都懷疑妳是殺死那黑衣大漢的兇手，此去豈不是自找麻煩？」

冷翠神情沉穩地說道：「官府逮人要有憑據，若是旁人問我，那我就要反問一聲，那黑衣大漢是他什麼人。鄭兄！你必然是關心那個人是誰派來的吧？」

鄭子傑點點頭道：「不錯。我本來想問問那大漢，究竟是誰派他來踩我的綫。不過，現在我已經知道了，那人就是羅家堡總管向鵬飛。」

「鄭兄因何說得如此肯定？」

「事情非常明顯。昨晚指引妳入堡的既是向鵬飛，那麼，他就已知道妳來了洛河。而我出堡之時是說到洛陽河鎮上探訪妳的踪跡，他當時要派一個人隨行，被我拒絕了。也許他因此而動疑，或者為了對我防範，所以派人踩我的綫。」

「那麼，姓向的是否已知道我倆見過面呢？」

「昨夜不知，而現在却知道了！」

「他是如何知道的？」

「踩綫之人被妳殺死，他自然可以猜想出妳的身份。」

「因此，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唆使你姨丈將你趕走，目的是不讓你們兩人見面。因為你既已和我接觸，昨晚的事我必已告訴你。你回去對你姨丈一說，那就天下大亂了。」

鄭子傑雙掌一擊，振聲說道：「妳的看法完全正確。」

「那麼，鄭兄那位姨丈因何不信親人，而去聽信外人的話呢？最少他也該親自問一問才對。這一點却教人解不透。」

「這倒是的……」

「還有，」冷翠兩顆黑白分明的眸子發出晶亮的光彩。「如果我們以上的推斷都不錯，那麼，在那黑衣大漢被殺，到你趕回堡中，只不過半個時辰。而向鵬飛不但已明瞭洛河鎮上所發生的事情，而且已經佈置好了在堡門前等你，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只有一個合理的解答，必定有一個人比你的脚程更快些，先你一步回到了羅家堡。」

鄭子傑沉吟了一陣，方才點點頭道：

「如果有其人，那人就太可怕了。」

「那是可能的。」

「怎麼呢？」

「鄭兄！你的脚程已經夠快的了。方才你在堡外被攆時，我也在。這一路奔下來，我好幾次想超前攔阻你都難如願。想想看：那人的脚程要快過你一倍以上才來得及佈置一切。輕功如此，其一身武功是不難想見的。」

鄭子傑不禁皺緊了眉頭，良久，他方又笑道：「冷姑娘！也許我們太過玄想了。事實上可能沒有那樣一個人。如果眞有那樣一個人，妳我的行踪都在他的眼中，又何必派那黑衣大漢來踩我的綫，這豈不是多此一舉麼？」

「但願是我的胡思亂想，不然，可能眞會逼我和你聯手了。」

「是麼！」鄭子傑面上泛現了一股微笑。「那我倒衷心渴望出現一個必須合妳我之力才能對付的强勁敵手。」

冷翠面上突地湧現一團嫣紅，那像是懽欣之色，也頗似羞怯之態。嚶嚀一聲，掉頭疾走而去。

鄭子傑有些莫名所以，茫然而立。直待冷翠的身影行將消失之際，他才回過神來疾步追了上去。

「醉客居」已經收拾過了，只是偌大一座酒樓却無半個食客；顯得冷冷淸淸，掌櫃和堂倌也一個個抱着脖子緊繃着臉。

當冷翠和鄭子傑一前一後地登上酒樓之時，那些堂倌們像見到魔鬼般一個個退避三舍，誰也不敢上樓接待。

冷翠將桌子拍得震天般响，才來了一個堂倌隔着丈來遠戰戰兢兢地問她有甚麼吩咐。

「酒，菜，捲餅，……多拿點上來。」冷翠揚聲吩咐。

「看出來了麼？」鄭子傑悄聲說道：「連這裏的堂倌都認定那黑衣漢子是妳殺的。」

「管他。」她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

須臾，堂倌端來酒菜食物。現在他不得不壯着胆子來到桌邊，可是渾身却不住地打顫。

就在這個時候，樓板傳來步履之聲，上來了一個年約四旬之人。雖是大熱天的晌午，那人却穿着一身厚厚的錦袍。而他的額上却不見冒汗，神態也顯得異常地沉靜。

鄭子傑看在眼裏，心頭一凜，連忙向對面坐着的冷翠打了個眼色，示意她留神。因爲他已經發覺那人是一個絕頂高手。

冷翠却滿面毫不在乎的神色，斟酒舉箸，向鄭子傑連聲說請。

那人在樓梯口站了一陣，目光向二人一掃，緩步走了過來，聲音低沉而有力地說道：「借問：去枉死城怎樣走法？」

鄭子傑心中大驚，他想不到此人連個彎兒都不拐，直截了當她就找上來了。

冷翠這時才漫不經心地抬起了頭，瞟了對方一眼，然後抬手向窗口一指，道：「頭下脚上，從窗口倒栽下去，眼睛一閉，枉死城就到了。」

「哼！」那人狠狠地自鼻孔中噴出一股冷氣，沉聲說道：「姑娘已知道去法，因何還要向旁人打聽？」

冷翠倏然離座而起，厲聲叱責道：「在下堂堂男子，尊駕却以『姑娘』二字相呼，意在侮辱在下麼？」

「哈哈，咱們犯不着爲雌雄辯，只是要你往枉死城去走一遭。」

冷翠淡淡一笑道：「尊駕前面帶路如何？」

她的言談舉止，沒有一點會遽而出手的跡象。可是，她的話聲未落，長劍已然捲到那中年漢子的胸前，出手之快，令人目不暇給。

鄭子傑這才發覺那晚冷翠和他動手還留了餘地，如果她像此時閃電出手，自己必然非死即傷。若想反手背後拔劍招架，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那中年漢子似乎也未料到冷翠出劍會如此快法，不禁大驚失色，虎腰一擰，長劍自他脅下穿過，只聽「嘶」地一聲，他身上的錦袍，已然被劍尖挑破。

這個中年漢子所以不退只閃，也是想冒險反先。待冷翠長劍自脅下穿過後，左掌倏伸，一把將冷翠的右腕扣住，右掌同時掄起，向冷翠頭頂劈下。

這一掌劈下去，冷翠必然腦漿迸裂。鄭子傑也顧不得那許多江湖規矩，雙劍電出，向那中年漢子的右掌絞去，同時大吼一聲：「要命撒手！」

中年漢子非撒手不可，雙掌一鬆，飄退三尺。目光向鄭子傑手中雙劍一瞟，「咦」聲道：「霹靂雙劍？」

鄭子傑業已收劍貼身，抱拳向那中年漢子一揖，道：「在下多有得罪。」

「嘿嘿！」中年漢子乾笑了一聲道：「是你師父教你的麼？」

鄭子傑和顏悅色地道：「他人過招，從旁出手的確犯了江湖大忌。不過人命關天，在下不能袖手旁觀。」

「嗯！你倒蠻有道理的。」那中年漢子說着轉向冷翠說道：「算你運氣好，不過，這不能算完。我得問問你，你方才暗中出劍殺人是爲了甚麼？」

冷翠已然知道對方是個高手，未再貿然出劍進擊。但是，她也並不因此而心存畏懼。理直氣壯地說道：「那人想必是你的手下，他暗中在鄭兄身後踩綫，意圖不明，我自然要殺他。」

「你又何以知道他暗中跟在這位老弟的身後踩綫？」

「鄭兄上樓時，他尾隨其後，而且行動詭秘。他登樓之後，眼光不時瞟向我與鄭兄之座頭。這還不够證明他是個心懷叵測，意圖不明嗎？」

中年漢子吁嘆了一聲道：「唉！你眞是大錯特錯，被你殺死之人的確是在踩綫。可是並不是踩這位老弟，而是另有其人

，我跟踪此人自開封到此，被你一攪，讓他趁機溜掉了。你說該怎麼辦吧？」

鄭子傑和冷翠不禁雙雙怔住了，這是他們絕對想不到的事。兩人對望了一眼，由鄭子傑問道：「那人是誰？」

「你老弟打聽他幹甚麼？」

「我們有責任找到那個人呀！」

「算了。」那中年漢子揮了揮手說道：「看在這『霹靂雙劍』份上，我也不能找你們的麻煩。不過，這筆賬我可要找你的師父去結算。」說罷掉頭而去。

走了幾步，却又走回來，用手指了冷翠一下，向鄭子傑低聲道：「聽說這小子在找『龍虎兄弟』的過節，前些日子聽你師父說，你要到洛河來帮羅雲龍的忙。怎麼你們反而聯上了呢？」

冷翠不禁滿臉血紅，輕叱道：「尊駕說話乾淨點！」

「咦！」中年漢子瞪大了眼睛。「那句話不乾淨？你二人同行，同食，而且還三劍聯手出擊，不是聯上了麼？」

表面上這句話是無可挑剔的。但是聽在冷翠耳中却滿不是味兒。此刻，連鄭子傑也都聽出來了，連忙接口說道：「此事說來話長，能否見告尊駕寶號？」

「問你師父去。」那中年漢子說完，大搖大擺地走下了酒樓。

「奇怪！」冷翠喃喃自語地說道：「這人是誰？出手眞够快的！」

「哦！」鄭子傑突然低呼了一聲。「想起來了。他是『錦衣客』伍師房，是家師的好友。」

「甚麼！無事忙？」

「『無事忙』是他的綽號，因爲他喜歡管閒事，所以江湖上都這樣喊他。」說到這裏，鄭子傑抬起頭來，望着冷翠說道：「下次可別冒失動劍，今天要不是我在座，你那條小命早就完蛋。」

冷翠頭一擺，嬌蠻地說道：「少在我面前邀功，沒有你，我也不會惹出這樁麻煩事了。」

「好，不提這事……」鄭子傑說到這裏，却見那中年漢子重又登上樓來。

鄭子傑連忙迎過去，恭聲說道：「原來是『錦衣客』伍前輩，方才……」

「嘿嘿，倒被你老弟猜到了。」說着，在座頭上坐下，悄聲說道：「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想向你老弟打聽一下。」

「何事呢？」

「你去過羅家堡不曾？」

「昨晚去過。」

「『霹靂刀王』向鵬飛可在堡中？」

「不錯。他是姨丈的總管。此人狂傲異常，而且心懷叵測。今天就是他唆使姨丈將我攆走的，而且昨晚他還……」

伍師房插口說道：「老弟！說句話你別見怪，憑羅雲龍那一套掌法雖然還混得過去，畢竟還算不上是頂尖高手。向鵬飛在十五六歲時在江湖上就已嶄露頭角，如今更是一流的用刀名家，開門創戶綽綽有餘，怎會到羅家堡來屈身爲總管，這不有些怪麼？」

鄭子傑點點頭道：「的確有些令人想不透。而且姨丈對他好像言聽計從。就拿我的事來說吧！姨丈既然千里迢迢地將我召來，怎會憑他三言兩語又教我走呢？」

冷翠從旁插口道：「我却明白這個道理。」

「說說看！」鄭子傑一面疾聲道，一面將目光迫切地投在她的臉上。

伍師房雖沒有發問，却也是將目光凝注在冷翠面上，似乎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答案。

冷翠聲調緩慢地說道：「向鵬飛屈身羅家堡必定是有所圖謀，最顯著的一件事實，就是他想置羅雲龍於死地。召鄭兄來必也是向鵬飛的主意，其目的是在羅雲龍被殺後外人無話可說。他昨晚引我入堡，想不到我沒有殺羅雲龍，同時他今天似乎已發現我和鄭兄暗中尚有聯繫，因此發覺留下鄭兄有百害而無一利，才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鄭兄逐出羅家堡。」

伍師房微微領首道：「你的推斷很合情理。不過，我却有點不明白，你來洛河就是爲了殺羅雲龍的，爲何向鵬飛將你引進堡中你却又不動手呢？」

冷翠向鄭子傑看了一眼，然後說道：「因爲我與鄭兄有三日之約，我答應給他三天的時間讓他找出元兇。」

「你倒是個守信之人。」說到這裏，伍師房目光向二人一瞟，問道：「猜猜看，我到洛河是爲何而來？」

鄭子傑脫口說道：「伍前輩不是爲了追踪一個人麼？」

伍師房沒有回答鄭子傑的話，却將目光望着冷翠說道：「冷姑娘：我現在這樣稱呼妳，妳大概也不會發火了。我有個綽號，叫做『無事忙』，由此可見，我是個愛管閒事的人。我之所以要來洛河，就是要證明妳殺錯了人。」

冷翠楞了一下，目光向對方掃了一眼，方才說道：「若說我殺錯了那黑衣大漢，我承認，若說我殺錯了龍虎兄弟，我絕不承認。」

伍師房微笑着說道：「都沒有殺錯，在江湖上闖蕩之人，連妳和我在內，都有應該死的罪名。但是，以冷大俠遇害一事來說，龍虎兄弟確是死得冤枉的。」

冷翠凝聲問道：「何以見得？」

伍師房神情平和說道：「我如此說，姑娘一定不會服氣的。現在請問：姑娘何以知道殺害姑娘滿門之人是龍虎兄弟？」

「我在先父屍骸俯臥的地上發現『龍虎兄弟老……』幾個字，這必是先父臨終之際奮力寫下的。因爲不知兇手是龍虎兄弟的老幾，所以只有殺盡龍虎七兄弟，才不致兇手漏網。」

「冷姑娘！妳錯了。那幾個字，不是冷大俠寫的。」

「何以見得？」

「直寫兇手的姓名只有三字，而現在寫了五個字，還無法表明兇手是誰。此其一；冷大俠既有餘力以指在泥上寫字，絕不至於仆地不起。此其二；行兇之人如不確定被害人已死，絕不會匆促離去。此其三。有了這三個疑問，足可證明有人嫁禍龍虎兄弟。」

冷翠未再反駁，螓首垂胸，陷於沉思之中。

伍師房又說道：「冷姑娘！我再問妳一件事，妳發現那五個字後，曾對別人提起過嗎？」

冷翠搖搖頭道：「沒有。直到昨天晚上我才向鄭兄提起。」

「當時還有別人看見嗎？」

「沒有。我看過以後就用脚將字跡踏平了。」

伍師房雙掌一擊，發出一聲輕脆之响，然後振聲說道：「這就太明顯了，姑娘上個月才向龍虎兄弟下手，而冷大俠被龍虎兄弟所殺的說法却已傳了兩年。請問：那消息怎樣傳出來的？」

鄭子傑在旁插口道：「那必定是有人故意散佈謠言。」

冷翠也不住地搖頭，喃喃自語道：「我眞的殺錯了嗎？」

「二位！」伍師房面上流露一絲詭譎的神色。「可知我跟踪的是誰？」

「伍前輩！」鄭子傑迫不及待地說道：「別打啞謎了，告訴我們吧！」

伍師房字字低沉有力地說道：「我追踪的是向鵬擧，『霹靂刀王』向鵬飛的哥哥。」

冷翠插口道：「為何要追踪他呢？」

「冷姑娘！」伍師房神情凝重地壓低了聲音說道：「我說出來妳必然會痛心失悔，悔妳錯殺龍虎五兄弟。因為令尊當年使用的那把紫金寶刀，竟然出現在向鵬擧的身上。」

「眞的！」冷翠和鄭子傑同聲低呼，面上都流露了驚色。

伍師房緩聲說道：「我『無事忙』愛管閑事在江湖中出了名，可是並不亂管，凡事都得有根有據。我與冷大俠生前既無過節也無深交，和龍虎兄弟也復如此。但是自從姑娘滿門遇害之後，我就攬上了這檔子閑事，無時不在明察暗訪，直到最近才發現了那把紫金寶刀。」

「走！」冷翠忿忿然離座而起。

伍師房身形一動也不動，沉靜地問道：「那裏去？」

「去找向鵬飛。」

「嘿嘿！」伍師房乾笑了一聲，說道：「冷姑娘的性子也太急躁了些，向鵬飛可比不得龍虎七兄弟哩！」

「不管他有多麼厲害，我也是要去找他。」

「姑娘不怕中了我移花接木之計？」

冷翠楞了一楞，方才說道：「我看尊駕不是弄奸使詐之人。」

伍師房欣然地一點頭，說道：「有姑娘這句話，我『無事忙』總算沒有白忙。姑娘如果信得過我，不妨就信我到底。」

冷翠重又歸座，點點頭道：「好！悉聽尊駕吩咐。」

伍師房沉吟一陣，道：「若非姑娘那一攪，向鵬擧的人、刀早就到了我的手上，人臟俱獲，他連分辯的餘地都沒有。現在向鵬擧八成已經進了羅家堡，這事就有點麻煩了。」

鄭子傑插口道：「前輩是在捉弄我倆吧！聽家師言道，前輩機智過人，想必早就胸有成竹了。」

伍師房哈哈大笑道：「你這小子竟然也會捧人，說實話，我此刻心中一點主意也沒有。你們兩人起個頭吧，也許可以觸動我的靈機。」

冷翠道：「我們今晚夜探羅家堡。」

「明探還是暗探？」

鄭子傑主張明去，冷翠主張暗探。

伍師房目光向二人一掃，突然振聲說道：「靈機來了。你倆的意見都採用，我們今晚前往羅家堡就來個半明半暗，不明不暗。」

「這是怎樣說法？」冷翠和鄭子傑同聲發問，面上都浮現一層迷惑的神色。

「來！」伍師房用手指頭敲了敲桌面，悄聲說道：「憑記憶所及，將羅家堡的地勢畫出來。」

鄭子傑就手指蘸酒，在桌面上大略畫出了羅家堡的地勢。冷翠也將她昨晚入堡的那條路徑指了出來。伍師房將羅家堡的地勢審視一番，又向鄭子傑提出了幾個疑問，然後說出了他那個「半明半暗」，不明不暗的探察之計。

只聽得冷翠和鄭子傑二人頻頻點首不迭。

月色明亮，燈光更亮，羅家堡裏外一片燈影。

這是一種反常的現象，好像顯示出堡內已預知晚間有事，作了萬全的準備。

堡門口四支松脂火炬燃燒着熊熊火舌，這是昨晚不曾有的事。鄭子傑緩緩行來，不禁暗暗為伍師房和冷翠兩人担心；按伍師房所訂下的「陳倉暗渡」之計，他們是要潛進堡內去的，照目前的情勢看，暗渡之計可能難以如願。

但是，目前情勢已如滿弓之箭，不得不發。鄭子傑只得硬着頭皮往羅家堡緩緩走來。

鄭子傑手裏高擧着一支火把，他不但不遮掩行藏，反而向對方打招呼。

果然，距離堡門還有一箭之地時，林間突然閃出十幾個提刀執劍的堡丁，攔住了鄭子傑的去路，沉聲喝問道：「幹什麼的？」

鄭子傑明知道對方認識他，却依然按照一般江湖上報名的規矩回答道：「長安鄭子傑有要事拜見貴堡向總管。」

對方一個領頭的堡丁說道：「回去！有事明天再來，那有深夜拜客的道理！」

鄭子傑和顏悅色地說道：「確有要事，煩請通報一聲。」

領頭的堡丁署一猶疑，方揚臂一揮，立刻有兩個堡丁飛也似地向堡門處奔去。

不旋踵間，兩個堡丁去而復回，向那領頭的堡丁附耳細語一陣，領頭的堡丁一揮手，他的手下立刻向兩邊分散，讓出了中間的大路。

鄭子傑明白對方的意思，也不發問，就昂視闊步地向堡門處行去。

向鵬飛佇候階前，手裏提着厚重的大刀，冷笑了一聲問道：「貪夜來此，有何貴幹？」

鄭子傑笑道：「前來和總管談一樁交易。」

「有什麼交易好談的？」

「這樁交易對你我都有好處。」

「噢！」向鵬飛兩條一字眉突地聳了起來，嘿嘿笑道：「說吧！」

鄭子傑聲調緩慢地說道：「在下想與堡主一見，望總管能代為通報。在下當供給總管一個重要消息以為答謝。」

向鵬飛微微一楞，繼而冷笑道：「我怎知你所說的重要消息是否眞的重要？」

「在下可先說與總管一聽。」

「說吧！」

鄭子傑目光向左右一瞟，故作神秘地壓低了聲音說道：「這個消息如果能當衆言宣，也就毫無價值可言了。」

向鵬飛冷叱一聲，道：「姓鄭的！你在賣弄什麼玄虛？」

鄭子傑神色正經地連連搖頭道：「在下異常渴望與堡主一談，絕不至於在總管面前玩弄花樣。」

「好！」向鵬飛點點頭，又招招手道：「你走上來吧！」

在明晃晃的火炬照耀下，鄭子傑已然看見牆頭上有無數箭鏃對準着他，現在向鵬飛准他走上台階，上有廊簷，箭弩就射不到他了。

他緩步走到向鵬飛身邊，壓低了聲音說道：「向總管！你我不是還有一塲刀劍之約麼，現在是時候了。」

「什麼？」向鵬飛心頭大驚。

同時，右腕一抖，手中大刀已向鄭子傑頭上劈去，刀光霍霍，威猛絕倫。

鄭子傑早有準備，雙劍閃電出鞘，「鏘」地一响聲，呈交叉狀格住了對方的鋼刀。

同時，力貫右臂，以單劍橫架對方的鋼刀，左劍一縮一伸，向向鵬飛右胸刺去。眞箇是快逾閃電，勢如霹靂。

又是「鏘」地一响，向鵬飛沉刀撥開了鄭子傑的左劍，人也藉勢飄退階下。

鄭子傑兩劍左右平伸，採取了穩健的防禦姿態，靜立不動。

向鵬飛手中鋼刀向鄭子傑一指，道：「姓鄭的！原來你想硬闖，去吧！也許堡主不會見你。」

鄭子傑朗聲大笑道：「哈哈！向總管！你少要奸滑。我姓鄭的心裏有數，退此一步，即無死所。你是想要我亂箭穿身麼？我可不會上你的當。」

向鵬飛見自己的狡計已被對方識破，不禁沉叱道：「難道你就永遠站在那裏不動？」

「這裏是最安全的地方，弩箭射不到，而且你也不敢上來接我一劍。」

「上！」向鵬飛揮臂狂吼一聲，道：「逼這小子下來。」

向鵬飛一聲令下，堡丁蠭湧而上。鄭子傑雙劍連揮，身形急旋，迭聞慘呼之聲，只不過在眨眼之間，地上就躺下了十幾個。

「向鵬飛！」鄭子傑冷叱道：「你身為總管，却怯退一邊，命你的手下白白送死，算得了什麼英雄豪傑，有種就上來拚個你死我活。」

「上！上！」向鵬飛憤怒地吩咐堡丁向鄭子傑展開圍攻。

那些堡丁怎能抵擋鄭子傑的鋒利雙劍？一時之間，堡門處積屍成丘。

鄭子傑雖不忍如此濫殺，但是，處此情況却非如此不可，此時此境，他不禁對他師傅所主張的「劍道即人道」的說法開始有些懷疑了。因為他如果稍存人道觀念，死的不是那些堡丁，而是他自己。

驀地此時，堡內突傳警鑼之聲，好幾支告警的火箭也射上了半空。

鄭子傑不禁暗駭，毫無問題，是「錦衣客」或者是冷翠的行藏敗露了。

向鵬飛却哈哈大笑說道：「姓鄭的！原來你和『脂粉閻羅』聯手在玩聲東擊西的花樣。我姓向的是外人，尚在保護羅雲龍，而你却在謀害妳的姨丈，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我看你明天有何面目在江湖上混。」

鄭子傑冷笑道：「誰想置堡主於死地，你我心裏有數，用不着來這一套……」

他一語未盡，忽聽堡內有人叫道：「總管，不好啦，『脂粉閻羅』闖進來了，現在，已經進了內院。」

向鵬飛喝道：「讓她去，吩咐內院的弓弩手，不得放箭，是堡主的姨侄要來謀害他。」

向鵬飛此擧分明是存心讓冷翠去殺死羅雲龍，而且他現在有了更好的藉口；鄭子傑封住了大門，使他無法前去攔阻「脂粉閻羅」的刦殺，所有的責任，罪過，都落在鄭子傑身上。

鄭子傑見對方心機畢露，不禁冷笑一聲說道：「向鵬飛！你的如意算盤打錯了，『脂粉閻羅』不是去殺羅雲龍，而是去會一會他，為了說明你向鵬飛的詭計。」

在鄭子傑的算計中，向鵬飛說後必得會和他拚鬥一番，或者趕去攔截冷翠，不使他們的計劃成功。孰料，向鵬飛却毫不動容，冷聲說道：「姓鄭的！你的確有一套，竟然說服了『脂粉閻羅』反過來帮你。不過，你的心思是白廢的，再等一會兒，你就會明白了。」

「哼！」鄭子傑冷笑一聲說道：「不但我明白，冷姑娘也明白了！殺害冷姑娘全家的，不是龍虎兄弟，而是你們向家兄弟。」

「你說什麼？」向鵬飛聽了顯然非常吃驚。

「吃驚了麼？」鄭子傑沉聲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們向家兄弟自以為天衣無縫，神鬼不知，殊不知江湖上有名的『無事忙』却攬上了這樁閑事，已經將你們向兄弟的罪跡查明白。」

「姓鄭的！你休要血口噴人！」

「嘿嘿！想不到你還要狡辯。令兄向鵬擧不是來了麼？而且他手裏還拿着冷嘯天生前用的那把紫金寶刀？不過，此刻那寶刀可能已到了『無事忙』手裏了。」

向鵬飛神情大變，楞了一楞，方沉叱道：「你少唬人！」

鄭子傑冷笑道：「你不信就算了！『無事忙』跟踪令兄從開封前來此間，令兄可能是午後才來到羅家堡的，我沒有說錯半句吧！」

向鵬飛咬牙切齒地說道：「姓鄭的！你倒知道得不少，這就是你該死的罪狀。看刀！」

喝聲中，人已飛撲而至，「刷！刷！刷！」一連三刀，向鄭子傑上、中、下三路掃到，招式辛辣，勁道十足，不愧是一流用刀名家。

鄭子傑受了地區的限制，在任何情況之下，他不能離開堡門前丈餘方圓之地，否則就會有亂箭穿身之危。因此，他不能施展巧妙身法閃避，只得揮動雙劍，硬接

了對方三刀。

刀重厚實，劍貴輕靈。如此硬接硬打，鄭子傑無形中就吃了大虧。

向鵬飛箇中老手，自然不會放過此一良機，冷笑了一聲道：「嘿！我看你還能再接幾刀！」

猛一抖腕，又一連攻出三刀。

用劍之人首重身法，步眼。身法不靈，步眼不活，不管有多麼精絕的劍招也無法發揮威力。而鄭子傑此時受了地域的限制，顯得身法笨拙，步眼呆滯，在向鵬飛一輪猛攻下，立即被逼至堡門一角。

向鵬飛得意非凡嘿嘿獰笑道：「『霹靂雙劍』不過如此，祇要你跪下來叫一聲向爺爺，我祇砍去你的雙臂，挖去你的舌根，放你一條生路。」

鄭子傑已發覺了自己岌岌可危的情勢，冷翠和「錦衣客」那邊的進展如何目前不得而知。這邊的局面還得靠他獨撐。因此，心念一橫，立刻準備施展一種拚命的打法。

心念既決，立即一連攻出數劍，閃身法，活步眼，展開主動攻勢。

向鵬飛一見心中大喜，因為如此一來，鄭子傑已無法遮蔽於頭頂廊簷之下，無可避免地暴露在那些弓弩手的射界之中。

「放箭！」向鵬飛大喊了一聲。

立即，如疾雨般的箭矢，向鄭子傑集中射去。

鄭子傑早有打算，左劍在頭頂舞得風雨不透，形成一道劍牆，擋住那些密集的箭矢。右劍揮動，施展出一連串的猛攻。

用雙劍之人，切忌雙劍分用，兩劍一分，即不成招式。向鵬飛想不到鄭子傑會如此大胆，在措手不及情況下立居下風。

而那些弓弩手發覺兩人近身相貼，為了投鼠忌器，唯恐誤傷向鵬飛，也祇得停矢不發。

鄭子傑佔住一綫先機，豈肯放鬆，立刻將一套「霹靂劍法」全力施為，向鵬飛在刀上的修為也是異常精湛，雖然暑居下風，倒能支撐大局，未露敗象。一時之間，刀光劍影絞做一團，使那火炬也為之失色。金鐵交鳴之聲，也時有所聞，眞是一場「霹靂大戰」。

轉瞬之間，三十招拆過，向鵬飛的刀勁，似已稍見鬆懈！鄭子傑乘虛蹈隙，連攻數劍，向鵬飛敗象立見，眼見就要喪命劍下。

驀在此時，堡內傳出一聲沉喝道：「住手！」

鄭子傑聽得出來那是羅雲龍的聲音，也就不再趁勝追擊。立刻撤招收劍，重又躍回廊簷之下。

鄭子傑立定身形，回身向堡內望去，不禁心頭大駭。原來冷翠被綁在前廳門前的一座十字型木樁之上，她那柄長劍却到了羅雲龍的手中，劍尖正抵在她咽喉上，可以清晰地看見冷翠的喉間沁出絲絲殷紅血漬。

羅雲龍冷叱道：「子傑！放下雙劍，否則，我就立即殺死冷翠。她為你說情而來，不至於眼見她為你而死吧！」

一時之間，鄭子傑楞住了。

向鵬飛也飛快地自石階下一縱而上，沉聲喝道：「聽見沒有，丟劍！」

眞的丟劍嗎？鄭子傑不禁面臨猶疑了。他可以想象得到棄劍之後的結果，他和冷翠必然雙雙走上死路。

可是不丟劍，羅雲龍只要稍一用勁，冷翠立刻就有穿喉殞命而厄。羅雲龍說得不錯，她是為了替自己說情去的，自己怎能眼睜睜看着她為自己而死？

兩地相隔不過十丈，鄭子傑正在猶疑之際，已聽冷翠揚聲喝道：「鄭兄！千萬不能丟劍。」

「可是，妳……？」

「別管我，丟劍之後只有死路一條。你活着還可以為我報仇。」

報仇？鄭子傑不禁打了個冷顫，他能殺死自己的姨丈為冷翠報仇麼？

這時，羅雲龍揚聲說道：「子傑！你若是個男子漢，你就該為冷姑娘的性命設想。你應該瞭解冷姑娘的劍術不凡，若不是她曾經答應過你，三日之內絕不傷害我，我根本就無法制止她，丟劍吧！人家如此待你，你竟然毫不顧她麼？」

冷翠疾聲道：「鄭兄！千萬莫上他的當，他是想一併置你於死地。鄭兄！羅雲龍已完全無視於親情，你又何必尊他為姨丈？」

「嘿嘿嘿！」羅雲龍獰笑道：「子傑！你如再不棄劍，我就不管了。」

鄭子傑心中惶亂不已，那個「無事忙」在這緊要關頭，偏偏連影子都沒有。

「嗆瑯」一聲，鄭子傑的雙劍扔到地下，他明知是死路一條。但是，為了酬答冷翠的紅粉之情，他只得往死路上走。

他的雙劍一丟，立刻有十餘個堡丁遶湧而上，將他夾住了。

鄭子傑即使赤手空拳也沒把這十幾個人看在眼裏，但此刻根本無意反抗。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他此刻正萌生了這種概念。

十餘個堡丁將他遶湧到前廳階前，羅雲龍喝聲綁上，鄭子傑立即被綁在一根十字型木樁之上，和冷翠併排而立。

冷翠轉過頭看了他一眼，嗔怪地道：「鄭兄！你太傻了！怎可丟劍呢？」

鄭子傑苦笑道：「冷姑娘！妳又何嘗不傻？妳又何必墨守那三日之約。」

這時，羅雲龍走到鄭子傑面前，獰笑道：「嘿嘿！想不到你竟然串通『脂粉閻羅』來謀取我的性命。現在我要讓你嘗嘗亂箭穿心的滋味。……召弓弩手來。」

鄭子傑想不到自己的姨丈竟是如此喪心病狂之人，他自幼喪父，在心目中，他幾乎已將羅雲龍看成他的父親。現在得到這種下場，眞使他傷心透頂。他不想求情，不想解釋；但是，也不能不顧人倫地破口大罵。於是，垂下頭去閉目待死。

不過，他却想到自己不該連累冷翠的，自己是死而無憾，而冷翠還有大仇未雪。因此，他又帶着歉疚的目光向冷翠望過去。

冷翠也在望他，目光中沒有一絲戾色和殺氣，浮現着包含怨尤的柔情。當四目相接之際，鄭子傑心靈上感到強烈的震撼。在這一瞬間，他竟然覺得如此的死法是一件令他愉快的事情。數十名弓弩手排在他們面前，一個個張弓以待。只要羅雲龍一聲令下，他們要嘗到亂箭穿心的滋味。

鄭子傑禁不住再抬起頭來望着冷翠柔聲說道：「冷姑娘，連累妳了。」

「鄭兄！」冷翠柔聲說：「不必這樣說，那位伍前輩說得不錯。武林中人都有該死的罪名。不過，想到鄭兄因我而死，雖死何憾？」

「其實，是姑娘為我而死。」

「那麼，我們都該死而無憾了。」

羅雲龍已經伸出手臂準備下令放箭了，忽然，一個人影飛也似的來到現場。

鄭子傑不禁怦然心動，當他看清來人不是他所期待的「錦衣客」而是向鵬飛時，不禁感到有些失望。其實，即使「錦衣客」此時趕來也無濟於事。

羅雲龍放下了手臂，喝問道：「什麼事？」

向鵬飛疾聲說道：「我方才在堡內巡視了一遍，發覺……」接着，他又向羅雲龍附耳低語一陣。「眞的？」羅雲龍面上倏現驚色，目光向鄭子傑和冷翠一瞟，沉聲道：「還有什麼人和你們同來麼？」

鄭子傑心中一動，立刻浮現一絲生機，故意諱莫如深地回道：「不知道。」

「哼！」羅雲龍冷笑道：「別以為我不知道？想必是那位愛管閒事的『無事忙』。也好，羅家堡只不過多準備一床草蓆捲屍首。」

向鵬飛又走到羅雲龍的身邊，低聲問道：「現在……」

羅雲龍一揮手，沉聲吩咐道：「下令嚴密搜索，吩咐派人將他們關在地窖子裏去。」言罷，行色匆匆地進入前廳之內。

向鵬飛立刻命令大批堡丁將鄭子傑和冷翠像細粽子似地紮個結結實實，然後關進了後院的地窖。

地窖中甚是寬敞，但却一遍漆黑，鄭子傑和冷翠被推坐在潮濕的地上。費了好大的勁，才掙扎着站了起來。

又過了一陣，他們的視覺已習慣了黑暗。藉着透氣孔的微光看清地窖的形勢。

這地窖三面是土壁，一面是石壁，窖門是厚厚的鐵板。別說他們此時被繩綑着，就是四肢活動自如，也無法逃得出去。

「鄭兄！」冷翠悄聲說道：「那位『錦衣客』一定潛進堡中來了。」

「那又有什麼用呢？」鄭子傑語氣有些頹然。

「鄭兄！」冷翠的語氣却是振奮的。「他既然潛進了堡中，就會發覺我們的遭遇，他會設法救我們出去。」

「也許他根本沒有進入堡中。」

「我敢肯定說他已潛進來了。」

「何以見得呢？」

「你在堡門口一鬧，我的行踪突被發覺，他們都注意在你我的身上，正好給『錦衣客』大好機會。他臨行之際帶了一根繩索，他是打算從後院那座斷崖峭壁潛進來的。方才向鵬飛一定發現了留於峭壁上的繩索，才猜想另有人潛進堡中。」

「唔！」鄭子傑此時也同意了她的說法。「因此我姨丈才暫時不殺我們，想以我們的性命去威脅伍前輩。」

「鄭兄！你怎麼還認羅雲龍是你的姨丈？」

「冷姑娘！長幼有序，古之明訓。他可以漠視親情而殺我，而我却不能不認他為姨丈啊！」

「唉！」冷翠沉重地嘆了口氣。

「咚！咚。咚。」驀然，石壁上响起了一陣聲音。

兩人神情不由一振，是「錦衣客」來了麼？

「咚咚。咚咚。」石壁上的聲音又响了起來。接着，他們又聽到一個沙啞的聲音道：「隔壁有人麼？」

那聲音沙啞、低沉，並不是「錦衣客」。那麼，又是誰呢？

「隔壁有人麼？」那聲音又傳來了。

他們循着聲音極目望去，才發覺石壁貼地之處，有一個小洞，聲音就是那裏傳來的。鄭子傑連忙臥倒在地上，用嘴對着那個小洞問道：「是那一位？」

「你們怎麼也被關進了地窖之中？」

「我姓鄭名子傑，是這裏……」

「什麼？」隔壁那沙啞的聲音透着驚訝。「你是長安來的鄭子傑麼？」

「是的，你是那一位？」

「我是你的姨丈，羅雲龍呀！」

「姨丈？你方才不是……」

「唉！子傑，我被關了五年啦！現在那個羅雲龍是假的，他裝成我的樣子，胡作非為。」

這簡直是意料之外的發展，鄭子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

冷翠很快地睡倒在鄭子傑的身邊，附在他耳際悄聲道：「鄭兄！千萬不要中計。想想看：他既然被關了五年，昨天晚上向鵬飛要我殺的又是誰呢？難道是那個假的羅雲龍嗎？」

「子傑！子傑……」隔壁聲音又叫。

「姨丈！」鄭子傑問道：「五年來你一直被關在這個地窖之中嗎？」

「昨天晚上他們突然將我放出去，為我沐浴修剃一番，讓我睡在我原來的房間，今天早晨才又將我送回地窖。」

「姨丈！你為什麼不逃呢？」

「子傑！你那裏知道，我的武功已經完全喪失了，而且兩腿都已癱了。」

「啊——姨媽她們呢？」

「早就被他們殺害了。」

「知道他們是誰嗎？」

「其中一個是『霹靂手』向飛鵬，假冒我之人却不知是誰，今天早晨我才見到他，扮得眞是像極了。」

「姨丈！知道他們的目的嗎？」

「唉！誰知道呢？眞是飛來橫禍。」

驀地，地窖之外傳來步履之聲，鄭子傑連忙說道：「姨丈！有人來了。」說罷，他就和冷翠滾到另一邊去。

鐵門打開，進來的是向鵬飛和那個假羅雲龍，其實，眞耶？假耶？鄭子傑也不敢肯定。

他們手裏的火炬將地窖照耀得明亮一遍。羅雲龍和氣地，說道：「子傑！你認錯嗎？」

「小姪自認沒有做錯事情。」

「你還嘴硬！看在你媽的份上，我也不想置你於死地。去！將那位『無事忙』找出來。」

鄭子傑不禁心裏好笑，怪不得對方的神情突變，原來有求於他。他不動聲色地搖搖頭道：「我怎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胡說！你們分明是事先連絡好了的。由你從前門光明正大地進來，他則從後院的峭壁上潛進來的。」

「你既然知道他在堡中爲什麼不去搜一搜？」

「你想死嗎？」

「小姪並不想死，是你要我死。」

「我現在給你一條活路。」羅雲龍的語氣突然緩和下來。「聽我的話，出去喊那位『無事忙』現身和我面對面談一談。只要他露面，我就放你們兩個，否則，我就用亂箭射死你們。」

「他不會那麼聽話的。」

「一定會。他不可能見死不救。」

鄭子傑冷笑道：「自己的姨丈都不關心我的死活，一個外人因何要關心我？」

羅雲龍沉叱道：「子傑！你眞的不去嗎？」

鄭子傑沉吟了一陣，說道：「可以。不過，我想知道幾件事。」

「有事等一下再談。」

「不行。」鄭子傑堅持地說道：「必須現在。因爲『錦衣客』肯不肯露面還很難說，他露面以後，你是否依言放我們，仍很難說。因此，我鄭子傑死的成份居多。死，並不可畏，但我却要死得瞑目。所以，有幾件事情必需要弄清楚。」

「有什麼事，說吧！」

「你是誰？」鄭子傑開門見山地問他道。

「我是你的姨丈呀！」

「那麼……」鄭子傑向那面石壁吸了吸嘴，問道：「隔壁關的那個人是誰？」

羅雲龍面上突現驚色，沉聲問道：「你怎知隔壁關得有人？」

鄭子傑冷笑道：「我姓鄭知道的事情可多哩！羅家堡的女眷悉數被你殺害，姨丈被關在地窖達五年之久。尊駕不過是冒牌的羅雲龍。尊駕亮亮字號如何？反正我鄭子傑死期不遠了，知道箇中隱情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哈哈……」對方發出一聲暴笑。「你眞是有點能耐，瞞得風雨不透的事情竟然也被你知道了。鄭子傑，你的作爲頗像一個漢子。老夫一定讓你死得瞑目，不知你說話可算話？」

「姓鄭的說一不二。」

「好！待你明白之後，你是否願意出去叫『無事忙』出來露面？」

鄭子傑毫不猶疑地點頭道：「姓鄭的絕對照做，不過，『錦衣客』是否露面，我可不敢說。」

「那就行了。」

對方緩緩撕去面上一層薄薄的人皮面具，露出了另一副猙獰可怖的面容。這副面容，對鄭子傑却是陌生的，因而他又說道：「不識尊顏，請亮出字號吧。」

向鵬飛插口說道：「諒你也不識得。就是武林中傳說業已過世的『鐵面金刀』向雲起。家父，也是家師。」

冷翠輕叱道：「向雲起，原來是你。當年你曾數度謀奪先父的紫金寶刀。蘇州滅門慘案，想必是你幹的好事！」

向雲起大笑道：「不錯，冷嘯天仗着一把紫金寶刀傲視武林，到頭來仍要他栽在老夫手裏。」

冷翠咬牙切齒地罵道：「你既有本事奪得寶刀，就不該怕事，因何假冒龍虎兄弟之名？」

向雲起獰笑道：「此乃老夫一箭雙鵰之計，龍虎兄弟人多勢衆，氣燄太甚，正好假姑娘利劍除之，二來老夫往蘇州殺你全家之時，你適巧在靜月師太處學劍漏網，讓你去狂殺一通，引起江湖中人唾罵，不也快哉。」

冷翠沉叱道：「生不能食你的肉，化爲厲鬼也要攫你的魂，爲先父報仇。」

「哈哈！老夫早就無魂無魄了。」

「那把紫金寶刀想必在令郎向鵬飛手中吧？」

「嘿嘿！」向雲起冷笑一聲道：「你知道的眞不少。告訴你：鵬舉手裏的紫金刀和鵬飛手裏的鎢金寶刀同爲刀中二珍。但是紫金，却又遠勝鎢金。因此，老夫必欲得之而後甘心。」

「現在你必甘心了。」

「當然，那把紫金寶刀在冷嘯天手中使用多年，一旦易主，極不稱手，鵬舉在深山大壑之中苦練五載，總算用順了。不久之後，雙刀齊出，武林大局就是我向家的天下了。嘿嘿……」

鄭子傑說道：「何不請令郎執紫金寶刀出來一見。」

向鵬飛插口道：「嘿嘿，我正要問你！按照行程，鵬舉早該到了，莫非他栽進了你們的圈套？」

鄭子傑楞了一楞道：「這却奇了，苦練五年必非泛泛之輩，豈能輕易栽進別人圈套？」

向鵬飛冷哼道：「因爲家父曾經一再叮嚀，雙刀未會之際，不得擅用紫金寶刀。雖然寶刀在手却一無用處。如果不是鵬舉着了你們的道兒，你因何知道他自開封而來？又如何知道他身懷紫金寶刀呢？」

鄭子傑不禁轉過頭去和冷翠對望了一眼，這不是怪事嗎？向鵬舉午間就到了洛河，照說早已來到堡中。但是，看鵬飛的神色，他似乎沒有說假話。

向鵬飛用刀背在鄭子傑肩頭上拍了一下，喝問道：「說！你因何會知道向鵬舉自開封而來？又因何知道他身上懷有紫金寶刀？」

「我是聽『錦衣客』說的。」

冷翠插口叱道：「向鵬飛！你少裝模作樣！向鵬舉分明午間就已來了。」

向雲起嘿嘿道：「裝模作樣恐怕是二位吧？鵬舉到底怎麼樣了？」

那副猙獰可怖的面貌在盛怒之下宛如厲鬼，不禁使鄭子傑打了個寒噤。回顧冷翠，她面上也現出了一層駭然之色。

向雲起復又獰笑了一聲，向乃子吩咐道：「鵬飛！先去挖掉冷翠的雙眼。」

鄭子傑不禁大駭，死或不可避免。但是，這種支零碎割却不能忍，因而沉叱道：「住手！」

向鵬飛手中鋼刀往他一指道：「那就快說，鵬舉現在何處？」

鄭子傑搖搖頭，道：「我們根本就沒有見過鵬舉其人，教我們從何說起？」

向雲起怒叱道：「快去挖掉冷翠的雙眼！」

鄭子傑大吼道：「住手，向雲起！你也是有字號的人物，怎可以如此殘酷無道？姓鄭的答應出去找『錦衣客』出來，儘可以去問他。」

向雲起冷笑道：「你們三人聲同一氣，聯袂而來，他知道的事情，你們會不知道麼？」

「你既然如此說，我也不必爭了，剮割悉聽尊便吧！」鄭子傑說完後就閉上了眼睛。

向雲飛沉吟了一陣問道：「你有把握教『無事忙』露面嗎？」

「那我可不敢說。不過，我深信他不是一個怕事的人，也不是一個死活不管的人。」

向鵬飛插口道：「姓鄭的！我們先說好！如果他不露面，我就認爲是你給了他暗號。」

鄭子傑冷冷笑道：「只怕他不在堡中，如果他在堡中，還不至於會怕你們父子倆。」

向鵬飛流露出一副不屑的神色說道：「既然不怕，爲何又藏頭縮尾？」

向雲起揮揮手，說道：「將鄭子傑帶出去，冷翠留在這裏。」

向鵬飛立刻用左手提着鄭子傑的手臂，轉身向外走去。

這一轉身，三個人都楞住了。

原來「錦衣客」伍師房正背負着雙手，神態悠閒地站在地窖的門口，看樣子，他來了已經有不少時候了。

向鵬飛連忙鬆開了鄭子傑，揮刀前伸，擺出一副戒備的姿態。

「錦衣客」伍師房却紋風不動，含笑說道：「二位有何事見問，儘管問吧！」

向雲起面上佈滿了茫然之色，看了向鵬飛一眼，他兒子也同樣浮現了困惑之色。因爲他們曾在地窖外遍佈哨崗，都被殺了嗎？也該有叫喊聲才對呀！

楞了許久，向雲起嘿嘿一笑道：「想請問一下，閣下可知小兒鵬舉的下落？」

伍師房點點頭說道：「我不但知道向鵬舉的下落，我還知道那把紫金寶刀的下落。」

向鵬飛沉聲道：「你將他怎麼了？」

伍師房淡笑道：「我可沒有將他怎麼樣，我『無事忙』喜歡管閒事，可不想發橫財。」

向雲起朝向鵬飛瞪了一眼，然後皮笑肉不笑道：「閣下既然知道，就請見告下落如何？」

伍師房點點頭道：「可以，但是要有條件。」

「沒問題。」向雲起連忙應道：「釋放他們二人以爲交換條件如何？」

在向雲起的想象中，伍師房所提出的條件一定是這件事，殊不知伍師房却搖搖頭說道：「他們二人可不關我的事。」

冷翠幾乎想要出口大罵了，幸而鄭子傑適時低呼制止她，才沒有罵出來。

向家父子也大感意外，同聲問道：「那又是什麼條件？」

「很想見識一下那聞名江湖的鎢金寶刀。」

向鵬飛低叱道：「無事忙！你少在小爺面前要花樣！小爺不上你的當。」

伍師房冷笑道：「這是什麼話？刀在你手裏，只是給我看一看，難道我用牙齒咬一塊下來？」

向鵬飛將右臂往前一伸，刀尖幾乎碰到了伍師房的鼻子，冷聲說道：「看吧！如果你想動歪念頭的話，我就挖掉你的眼珠子。」

伍師房一本正經地低頭去看向鵬飛手中的刀，一面看一面喃喃說道：「好刀呀！好刀！……請問：這把刀可能夠削得斷活人的頸子？」

向鵬飛不禁狂怒不已，沉叱道：「你要不要試試？」

「正要試試。」伍師房說着，竟然眞的伸長了頸子。

向鵬飛眞的想揮刀砍下去，向雲起連忙一揮手示意他兒子不得蠢動，因爲他所問的話伍師房還沒有答覆。

「砍呀！」伍師房喊道：「我不信你那把刀能砍斷我的頸子。」

向雲起沉聲地說道：「閣下休要開玩笑……」

他一語未盡，伍師房就將兩眼一翻，繃着臉說道：「玩笑！我可一點也不曾開玩笑。你不想知道令郎和那把紫金寶刀的下落？告訴你，就在我頸子裏，不砍斷我的頸子，你永遠也別想知道令郎和那把紫金寶刀的下落。」

「找死！」向鵬飛早已沉不住氣，厲叱一聲，就揮刀向伍師房的頸項上砍去。

鄭子傑和冷翠雖然明知其中有詐，却免不了替伍師房捏一把冷汗。

伍師房却毫無凜然之色，眼看向鵬飛的刀子就砍上他的頸子，突見他身前閃起一道紫光。只聽「噹」地一响，向鵬飛連退好幾步。

伍師房手裏已然多了一把泛着藍光的大刀，冷翠看在眼裏，不禁脫口呼道：「啊！紫金寶刀。」

鄭子傑却見到另一件驚異之事，向鵬飛手中的鎢金寶刀只剩下了半截，前半截却不偏不倚地飛進了向雲起的胸膛。

伍師房沉叱道：「向鵬飛！你父死在你寶刀之手，你還有何面目活在世上？」

向鵬飛只見自己的刀被削斷，並未發現他父死於那半截斷刀之下。經伍師房一提，這才看見向雲起倒在血泊之中。

向鵬飛不失爲一個性情剛烈的漢子，神情一凜，手中斷刀在腹際一拖，立刻肚破腸流，倒地不起。

伍師房這才走過來割斷了鄭子傑和冷翠身上的繩索。同時，將紫金寶刀插入左手的刀鞘之中。雙手捧到冷翠的面前，說道：「物歸原主！請姑娘收下。」

冷翠接過了紫金寶刀，茫然地問道：「伍前輩何時得到這把刀的？」

伍師房淡淡道：「午間。」

「午間？」鄭子傑不禁皺眉，「前輩不是爲了這把刀才定計夜探此處的麼？」

「我沒有說破。否則，你們那有機會親耳聽見向雲起說出個中情由？」

冷翠撫刀喟嘆：「大仇已報，可惜冷翠沒有手刃仇家。」

伍師房哈哈笑道：「姑娘是健忘，向鵬舉不是你親手殺的麼？」

冷翠茫然地搖頭道：「沒有啊！我根

玄機妙算

陰飴甥說秦伯

機智子

晉國敗給了秦國，惠公被擄。陰飴甥前往秦國談判，秦伯問他：「你們晉國被我打敗了，惠公也被擄了，這一來你們國中可還同心協力？」陰飴甥想救回惠公重整國威，所以這樣地說：「唉！一點也不同心協力，國中分成兩大派系，各持一見，吵得不得了，第一派都是一般百姓組成，他們視惠公被擄這件事是天下的奇恥大辱，對於那些因戰陣亡的至親好友，終日號啕大哭，他們忙着征收軍賦，圈養戰馬，發誓說：『一定要報這個深仇大恨，替秦這個蠻夷之邦作事，鬼才願意哪！』第二派是由上層的知識份子組成，他們非常愛惠公，但是對惠公被擄一事，認爲是惠公的錯，他們也忙於征收軍賦，爲的是獻給秦國，他們說：『秦國是講仁義的，只要秦放了惠公，我們必定效死命而無二心。』就這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不相讓！」秦伯又問：「他們對惠公被捕，各有怎樣的看法呢？」陰飴甥答：「第一派終日愁眉不展，認爲惠公被殺是遲早的事了，他們說：『我們既然攻打秦國，秦國豈肯放過我們，惠公的前途沒希望了呀！』第二派則等待秦國釋放惠公，他們說：『我們既然向秦國陪罪認錯，又獻上金銀珠寶，像秦這樣一個重仁義，講感情的民族，當然會原諒我們這一次，所以惠公被釋放，是指日可待的！』俗語說：只有心裏背叛的人，才會憂心忡忡；那些服從命令的人，心裏所想到的是獲得恩德。如今，晉國被打敗了，秦國尊爲天下之主，要想施恩行德，簡直輕而易舉，不知您是如第一派人所料的呢？還是第二派人所想的？」秦伯被陰飴甥捧得心裏非常舒服，馬上說：「像我大秦帝國，豈是小輩們所料。我國重情講義，趕明兒，就釋放了惠公！」

苛罰息爭

潤州一帶的人，個性強悍，經常有械鬥的事情發生，當地的太守鞠真卿對這種風氣十分痛惡，曾出告示嚴禁動武，可是這種風氣絲毫未見改善，於是嚴格地規定處罰的條例，凡遇毆鬥事件，除依照案情判斷罪刑的輕重之外，還規定先出手打人的，必須出錢給被打的人。於是老百姓互相引以爲戒，不敢先出手去打人，持械毆鬥的不良風氣才漸漸消除。

本就沒有見過他。」

「冷姑娘！」伍師房目光中流露出詭譎的神色來。「讓我告訴你吧！午間你在『醉客居』酒樓以閃電劍法殺死的那個黑衣大漢就是向鵬舉。你殺了人一走了之，我却趁亂拿走了這把刀。」

冷翠不禁楞住，她原以爲那黑衣大漢是跟踪鄭子傑的，所以才以冷劍殺他。想不到他竟是殺父仇人，這眞是陰錯陽差。

伍師房目光突然沉重起來，浩嘆了一聲道：「冷姑娘！你可知道我因何一直在察訪殺害令尊的兇手？」

「伍前輩行俠仗義……」

伍師房揮揮手道：「別給我戴高帽子！事發之日，我曾往府上拜訪令尊，令尊一時高興，多喝了幾杯。令尊若非酩酊大醉，向家父子也許還不易得手。因此，我一直愧疚於心，發誓要找出原兇，尋回寶刀。今天我心情總算舒泰一些了。」

冷翠深深一拜道：「多謝前輩。」

鄭子傑突然想起地窖之中的羅雲龍，不禁脫口呼道：「糟糕！忘了姨丈還在地窖中了。」說罷，飛也似地縱出了地窖。

後院中躺滿了人，鄭子傑不禁心頭一凜。伍師房行道江湖從不輕易出手殺人，想不到這一次却大開殺戒。

再一細看，鄭子傑方覺釋然，同時，也深深佩服伍師房的手法。原來那些人只是被點封了「昏穴」，暫時昏睡而已。

鄭子傑找到了另一間地窖的門，將癱瘓的羅雲龍抱了出來。

伍師房也走過來探問，却不見冷翠。

鄭子傑不禁問道：「冷姑娘呢？」

「走了！」伍師房輕聲說道：「她要我轉告你，不向你告別了。」

鄭子傑不禁楞住了，半晌之後，方回過神來，拔腿向外便跑。

伍師房却橫身攔住了他，問道：「你要到那裏去？」

「我要去追冷翠。」

「老弟！」伍師房沉靜地說道：「當年冷翠向靜月師太習劍之時，就曾訂下誓約，行道江湖如果殺錯一個人，她就剃度爲尼，佛前悔罪。何況她現在殺錯了五個人？老弟！冷姑娘是一個守信不逾的人，別去追她，讓她遵守她的誓約吧！」

「可是，」鄭子傑的聲調有些哽咽。

伍師房接口道：「別說了！我看得出來。你在你師父口中想必聽說過，我從不輕易動手殺人。但是，在『醉客居』酒樓上我却一掌劈往冷翠的天靈蓋上，知道那是爲了什麼嗎？因爲我已看出你們之間已經建立了感情，你必定會出劍相助的。」

鄭子傑不勝唏噓地說道：「殺錯龍虎五兄弟，那也不能怪她，一個慘遭滅門之禍的伶仃弱女，又怎能……」

「老弟！」伍師房懇切地接口道：「你這樣說法就錯了。一個人無意中做了一件善事不值得頌揚，但是，在無意中做了一件錯事就要受到責罰，最少也要引以自責。冷姑娘這樣做是對的。來。拿着，這是冷翠留給你的。」

那是一幅翠綠的手絹，鄭子傑接過來一看，上面有兩行墨汁未乾的娟秀字跡：

「錯殺龍虎五兄弟，
從此佛前贖罪愆。」

（續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鐵黃蜂（四）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會見古如剛之後，便將經過情形向莫先生報告，並從莫先生那裏帶回一份有關兩年前墜樓慘死的徐天賜的檔案，他和丹妮研究這份檔案，便決定去探訪死者的遺孀，以便瞭解該案與鐵黃蜂有無關連。於是，晚飯後他與丹妮便駕車前去……。

峯迴路轉

「是的，」司馬洛說，「因此你可以放心了。我提起這些事情，那是因爲我們猜想在這個葬禮上可能會出一些事情，也許這個葬禮的作用就是要使你們這些很難有機會一起出現的人一起出現，來進行一次大屠殺之類。殺死鐵黃蜂就是因爲知道這個葬禮必然會舉行的。但結果並沒有實現。」

「古如剛也是在担心這一點，」丹妮說，「所以很小心防範，也許就是他防範得夠嚴，所以事情並未發生。」

「也許吧，」司馬洛說。

他們的車子駛進了一條小街，兜了兩個圈子，在一個黑暗的停車位中停下來。司馬洛向對面一座十二層高的住宅大厦一

漸露端倪

指：「徐天賜的遺妻就是住在那上面角落裏，那個亮着燈的露台。六樓！」

「看來她的環境像是並不差！」丹妮說，「這個地方的房租應該不便宜的。」

「她有生活下去的辦法，」司馬洛說，「她在一家夜總會裏唱歌，收入還不算差。」

「假如她的丈夫在世，」丹妮說，「很可能會不准她幹這個了！雖然這也不一定是什麼不規矩的職業！」

「很可能，」司馬洛說，「假如這個男人是太講究面子的話。世界有時候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可以生活得很好，兩個人一起，生活反而會有困難了。總之，既然她是幹這種職業，我們這個時間來探探她，就不算是太遲了。而且，我帶着一位小姐來，也是比較方便。」

丹妮又抬頭看看上面那露台，問道：「她有男朋友嗎？」

「代替她丈夫的人？」司馬洛搖搖頭，「照我們所知的還沒有。似乎他們兩個人對於愛情的問題都是看得很重的，雖然已經過了這樣一段時間，她對別的男人還是提不起興趣來。」

「這也是很難講的，」丹妮說，「我沒有經歷過她所經歷的，我對她的心情，也很難了解了。」

「她似乎是一位相當多情的妻子，」司馬洛說，「她的樣子也不差。這裏是一張她的照片——」

司馬洛伸手進上裝的內袋裏要掏出一張照片來，丹妮却忽然一手緊捉住他的手臂，就像企圖把他的臂骨也捏斷似的，而她的喉嚨裏發出着一些哽塞的聲音。而司馬洛也就像全身都給一些尖尖的冰針刺進去似的。

因爲他們看一個女人仆出去了露台上，露台的欄桿把她的腰一擱，她便翻出了欄干之外，一隻手在最後一刹間執住之欄干上的一根鐵枝，但是手掌顯然沒有機會握牢那根鐵枝，祇是幾隻手指之力了，而且還是一隻手上的幾隻手指。她祇能支持幾秒鐘，便脫了手，尖叫着從六層樓上墮下來，長長的頭髮飄着，跌在地上發出的「隆」一聲是令人噁心的。

看得見，但是沒有人能夠救她。

司馬洛和丹妮都像炮彈似的射出了車子外面，到達了她的身邊。她正在蠕動着，似乎還沒有死。六層樓也不是太高，有時人從這樣高掉下來也不死，也有時一個人從幾呎高的床上掉下來，却也會跌死的。她則還沒有死，不過有不少血，臉上有把頭髮結住了，而咀巴也有血湧出來。她的眼睛還是張開的，眼珠軟弱地轉動着。遠遠有些人在走動，司馬洛知道那是莫先生派來一直保護着的人。司馬洛吼叫道：「快叫救傷車來！」

跟着司馬洛就掏出一張照片，遞到那個墮樓人的臉前。

司馬洛說：「認得這個人嗎？」

那個女人的頭不能動了，但是眼睛的見物能力則似乎並未消失。她的眼睛遲鈍地移動了一下，看着那張照片。角度剛好迎着街燈的光，她可以看得相當清楚。丹妮也可以看到那是一張鄧明的照片。鄧明就是曾經企圖從酒店的窗外把司馬洛他們

殺死的那個身上有箭咀烙印的殺手。

那個墮樓人並不是點頭，因爲她沒有點頭的能力了，然而她給人家的印象却是她正在點頭。這也許是一種心靈的溝通吧。總之司馬洛可以感覺到她是在表示認得鄧明了。

司馬洛說：「他是誰？你可以告訴我一些關於他的事情嗎？」

她的眼睛閤上了，不過咀巴則動起來，發不出聲音，祇是吐出一個血泡。也許她不是發不出聲音，而是發出的聲音太低了。司馬洛忙伏下去，把耳朵貼近她的咀巴，祇有一張咀巴，祇能够讓一隻耳朵貼上去，所以丹妮雖然也想湊近去聽聽，也是不行的。她就是祇能够看着。她看見那女人的咀巴動了一陣，就不動了。聽不見說什麼，但是司馬洛則可能聽到的。

遠處已經傳來救傷車的聲音，也有兩個莫先生手下的人走過來了，司馬洛跳起來對他們說：「你們照顧着她！」

他拉着丹妮說：「我們上樓去！」

「我們已經有人上去了。」其中一個莫先生的手下通知司馬洛。

司馬洛對那人點點頭，拖着丹妮衝向那座大厦的入口，莫先生既然有手下先上了樓去打前鋒，那他們上樓則倒是可以安心一點的。

他們進入升降機，升上去，丹妮才有機會喘息一下，說道：「老天，他們這麼兇，殺了徐天賜，現在又來殺徐天賜的妻子？」

「也許是這樣吧！」司馬洛說，「不過現在言之尚早！」

「看她的情形，」丹妮說，「她是活不下去了。」

「我的意思是，」司馬洛說，「那個並不是徐天賜的妻子，我剛才正要給你看徐天賜的妻子的照片，這一張才是。」他從內袋裏再取出一張照片來給丹妮看。

雖然那個墮樓人的模樣還是不大看得清楚的，然而她與照片中人却是不同的類型，這一點則是一看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丹妮錯愕地道，「她是從那個地方跌出來的呀！」

「這正是有趣的一點，」司馬洛說：「我們得問清楚才能知道了。」

「她究竟——對你講了些什麼？」丹妮問道。

「不大明白，」司馬洛說，「這個要再把情形看清楚一點才能肯定了。」

他們到達了他們要走的那一層樓，那個單位已經開了門，顯然是莫先生的手下弄開的。也不能怪他們越俎代庖，捉兇手要緊。

司馬洛和丹妮也跟進去，看見照片中的女人果然是在屋中的。她似乎是屋中唯一的剩下來的人——那是說在出事之時。其他的人都是在出事之後才趕到的。她的情況也並不好，滿身都是血漬，不過顯然她並沒有性命的危險，祇是皮肉割傷了好幾個地方。祇是血流得很多，那二個莫先生的手下已經正在極力替她止血了。她正呆呆的，進入了半休克狀態。她這是由於血流得太多了。

她的身子是穿着睡袍的，穿得並不算多，可不是見客的那種裝束。那個墮樓的女人則反而是打扮整齊，看來是一個外來的人了。照司馬洛所得的情報，她是一個人住的。

另一個莫先生的手下用手帕隔着，拿起一把刀子，那是一把鋒利的童軍刀，刀身超過六吋長，刺中要害，就可能致命了。「就是這把刀子嗎？」那人問。

徐天賜的妻子並沒有什麼反應。

司馬洛走到她的身邊，溫柔地說：「藍夜，我們是來保護你的，你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吧。」藍夜是她在唱歌時所用的藝名。

藍夜的眼珠呆滯地抬起來，瞥了一眼司馬洛，慢慢地搖頭：「以前我也對你們講過了，你們都不相信我，現在還有什麼好講的呢？」

「以前不是我。」司馬洛說，「現在——現在是有一個特別小組調查這件事情。」他在急不及待之中也祇好來一個半謊話。「不然，我們怎會及時趕到呢？」

「那個——女人，」藍夜說，「她已經死了嗎？」

「從這樣高跌下去很難講，」司馬洛說，「不過我剛剛看過她的時候，她還沒有死掉。」

「我——我不是想殺她的。」藍夜流着眼淚，「——不過——不過她逼得我太緊，她想刺死我……」

「她是誰？」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藍夜說，「我不認識她，她是自己闖進我的屋裏來的，我——她不肯講道理。我祇好抵抗——」她閉上了眼睛。

「你的本領倒眞了不起，」司馬洛說，「她拿着刀子，而你是空着手的。」

「她——也很了不起，」藍夜說，「本來我並不害怕有人拿着刀子的，她却刺了我幾下。」

「我看你還是先躺一躺吧！」司馬洛說，「你像很累。」到底是女人，對一件事情的看法也是比較軟性的。

藍夜點一點頭，這時，警車的聲音也來自幾個方向了。當有人墮樓，救傷車也到達了現場，警車自然也會跟着趕來了。這好像使藍夜稍爲放心一點了。她似乎就是支持着，要等到警車來臨的一刻。這時她的身子一軟，就放棄了。她是已經失去了知覺，扶着她的人也祇好讓她躺倒下來了。她暫時不能回答問題了。

「我們又得跟警察碰頭了。」司馬洛說，「他們知道得沒有我們那麼多，又沒有時間解釋，你們能應付他們嗎？」

「可以的，」其中一個莫先生的手下說，「這個你放心好了。」

有他們這些人在身邊，有些時候無疑是碍手碍脚一點，不過却有一些時候是很方便的，譬如，這些事情，他們就可以代爲解決，而且，他們是可以解決得很容易的。

× × ×

藍夜是受傷得並不重的，她醒過來之後就可以講話了，自然，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她是已經在醫院裏了。司馬洛和丹妮則是在她醒過來之後才到達醫院，那是因爲他在藍夜的家裏逗留過，相當澈底地搜索了一遍。他不知道藍夜是否會高興他這

樣做。看來她是多半都不會高興的了，不過，他想知道得多一些，而且急於知道得多一些。有些時候是不能够太浪費時間去研究那些手續問題的。

他與丹妮一起到達藍夜的病房外面，莫先生已經在那裏等着他了。莫先生說：「很有趣！」用手指一指自己的胸部，心窩的部份。

「她也是？」司馬洛詫異地問。

「是的，」莫先生說，「她也是。」

他和丹妮都知道莫先生所指的是什麼，莫先生的意思就是說，藍夜的胸部也是有着一個那箭咀樣的疤的，跟她死去了的丈夫徐天賜一樣，也是跟丹妮一樣。事實上她是跟丹妮相同更多了，因爲女性的箭咀，方向跟男性是不同的。

「很湊巧湊巧的就是，徐天賜死了這許久，都沒有人碰他的寡婦，」司馬洛說，「現在，我們要跟她談的時候就出事了！會不會是你的人在調查她的底子的時候做了一些什麼打草驚蛇的事情呢？」

「我的人是不會這樣魯莽的，」莫先生說，「我看你還是問問古如剛吧。古如剛也知道這件事情，是你通知他的。誰知道古如剛又幹了些什麼呢？」

「唔，」司馬洛聳聳肩，「目前，我們先跟藍夜談一談好了！」

他與丹妮一起進入藍夜的病房。藍夜的傷口已經過了包紮，她的精神狀態是相當良好的，她已經過了輸血，失去的血液都得到補充了，她看看司馬洛和丹妮，想了一想，就認得他們了，認得這兩個人是在她暈過去之前跟她講過話的。藍夜一定覺得現在情形是有點特殊了，因爲她等到現在還沒有受到什麼人問話，就像她是給特別留起來讓司馬洛和丹妮來向她問話似的。

司馬洛說：「那個殺你的人已經死去了。」

藍夜嘆了一口氣，搖搖頭：「我並不是想這樣做的，但是我沒有辦法。」

「看來，」司馬洛說，「你也是相當有自衞能力的。通常一個女人對着一個拿刀子的人，並不容易取得勝利。」

「難道一個人有自衞能力也是犯法的？」藍夜問。

「不，」司馬洛說，「你得先明白，我們並不是存心留難你的。」

「爲什麼呢？」藍夜說，「我不是已經成爲一個兇手了嗎？」

「你是自衞而這樣做的，」司馬洛說，「照你所講，那你就不是兇手，而變成她是兇手了。」

藍夜凝視着他，奇怪司馬洛對她的態度怎麼是那樣溫柔。

司馬洛又說：「現在，你先告訴我這件事情的經過是怎樣的吧。」

藍夜聳聳肩：「我——下班回來——我是在夜總會裏唱歌的。我下班回來，洗了一個澡，出來的時候，就看見這個女人在我的房子裏了。她拿着刀子要殺我，我抵抗起來，我給她刺了好幾下，後來我把她一脚踢開，她跌出露台上——我也爬不起身來——我昏了一陣。後來你們進來了，我醒過來，後來又暈過去了。」

「你跟這個女人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嗎？」司馬洛問。

「沒有，」藍夜說，「我根本就不認識她。」

「那爲什麼她會到你的家裏來企圖殺你呢？」司馬洛問。

「這就要問她——我不知道。」藍夜搖着頭。她剛剛又再度記起，那個女人是已經死去了的。

「想一想，」司馬洛說道，「爲什麼有人會對你這樣做呢？你有跟什麼人結怨嗎？」

「沒有，」藍夜搖搖頭，「除非她是瘋狂的。」

「那麼，」司馬洛說，「這會不會是因爲你的丈夫呢？」

藍夜奇怪地看着司馬洛：「你對他知道一些什麼？」

「他死的時候，你不是說他死得有古怪嗎？」司馬洛說道。「你認爲說他自殺是不服氣的。」

「不錯，」藍夜說，「不過這是許久以前的事情了，這樣久之後——」

「那麼，你認爲很可能會是爲了滅口而殺你了，」司馬洛說，「假如你的丈夫並不是自殺的，那就是有人殺死他的了。殺死他的人不想你去張揚，所以就要殺你滅口。」

「但是這樣久之後？」藍夜說，「我現在都已經沒有想這件事情了！」

「在那個時候，」司馬洛說，「你却似乎很不平。是什麼使他們不來對付你的呢？」

「難道你以爲我是跟他們妥協了？」

藍夜的眼睛好像着了火，在噴射着火燄似的。

「我並沒有說什麼，」司馬洛說，「我現在不過是在問你。」

藍夜聳聳肩：「其實並不是這樣。我不過當時想到我是那麼勢孤力薄，沒有人幫助我，所以我就算了。反正人都死了，殺多少人，賠多少錢都是不能使他活轉過來的。我不吵鬧，他們就不碰我了——我猜。」

「他們是誰？」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藍夜搖搖頭說。不過，她這樣否認的語氣和神情都是不够澈底的，所以很容易使人看得出她這一句並不是完全的眞話。

司馬洛嘆一口氣：「他們一個失敗了，也許會再來另一個的。」

「我現在不是正在受到保護嗎？」藍夜問。

「沒有人能够永遠保護你的，」司馬洛說，「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們保護得是否够周密。依你的意見，你認爲對方是否會不擇手段地來殺你呢？」

「我不知道。」藍夜搖搖頭。

「我不明白爲什麼你現在忽然之間又要守秘密守得這樣緊了，」司馬洛說，「以前你不是很急於追究的嗎？」

「以前你們不是對這件事情並不怎樣重視的嗎？」藍夜說，「怎麼現在忽然又這樣着緊呢？」

「以前並不是我們處理這件事情，」司馬洛說，「而且到了現在，情形也有所改變了。」

「是嗎？」藍夜說，「有怎樣的改變呢？」

司馬洛與丹妮交換了一個眼色。司馬洛說：「我看你的神態，你似乎還是正在努力守着秘密。所以我想提醒你一件事情，那個墮樓而死的女人，我們現在正在調查她的身份，可能很快就會查出來，所以秘密不是一定守得住的。」

藍夜還是聳聳肩，不置可否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看你似乎認爲你應該先知道關於我們的一切，然後你才肯決定告訴我們多少。很好，我先告訴你一點吧。丹妮，你先讓她看看！」

好在藍夜也是一個女人，所以就比較容易了。丹妮解開襯衣胸前的鈕子，露出在下面的胸圍，而由於白罩的扣子是在前頭的，所以很方便，她祇要把乳罩的扣子鬆開一點，便露出那箭咀的疤痕了。

這是一種很奇異的自我介紹方式，也許是世界上最奇異的一種方式了。但是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方式。藍夜的嘴巴就像給彈簧彈開似的張大了。

司馬洛說：「我並不是害羞，我祇是沒有這個，我是丹妮的好朋友，我正在幫助她調查這件事，也可以說她是在幫助我調查這件事。」

「哪一件事？」藍夜問。

「唔——本來不是你這件事情，」司馬洛說，「不過，我們翻開紀錄，查出你的丈夫徐天賜也有這個，我們想找你談一談，希望你供應一點綫索，我們找到來，卻發覺幾乎有人比我們先到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相信你應該是有一些什麼綫索供應的，不然就不會有人那麼着急了。」

「究竟你們正在調查什麼事情？」藍夜問。

「有一個人，」丹妮說，「是我們的老前輩，死的方式與你丈夫很近似——」

「你是說那個——？」藍夜問道，「從玻璃大厦掉下來的那個？」

「是的，」丹妮說，「我正在懷疑，有人要對我們這一帮人有一個不利的計劃，而我想把這件事情弄清楚。」

「我跟你——」藍夜打量着丹妮，「看來我們是自己人，是不是？」

當一個胸前也有這種疤的人曾經企圖射殺丹妮，那這個疤就沒有什麼自己人的作用了。但是丹妮暫時則沒有指出這一點。她說：「是的，不過我卻不認識你。我是令箭的眞正繼承人，而我知道幾代以來，有不少別的分支分出去，我們沒有聯絡，亦無從聯絡。」

「你就是——？」藍夜以一種又有所不同的眼光看着丹妮，似乎對丹妮增加了一份尊敬了。

「是的。」丹妮說。她把乳罩和衣鈕都扣好了。

藍夜還是帶着那種新的敬意看着她。丹妮說：「你呢？我知道你的丈夫徐天賜身上也有這個記號，我倒沒有猜到原來你也是一樣的。」

「我們是自幼就相識的，」藍夜說，「我們受過相同的訓練。不過我到底是個女人，成績沒有那麼好，而且我認爲這個時代，到底是不適宜幹這一門職業的！」

「你們的上一代是誰呢？」丹妮問。

「我們是由朱伯伯收養的，」藍夜說，「你有聽過朱伯伯這個人嗎？」

「很對不起，沒有，」丹妮說，「不過，我們還可以有機會結識的。」

「他已經死了，」藍夜說，「他已經很老了。他看着我們成婚之後他就死了。他是一個很好的老人。」

「你可以給我一些有關他的詳細資料嗎？」司馬洛問，「這種事情是愈早派人去調查就愈好的。」

藍夜遲疑一下，就說出來了，她說這位朱伯伯的名字就是叫朱伯，他是一個竊賊，從未失過手的——他自己說。她和徐天賜都是打仗之後流浪在街頭的小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照她的記憶所及，她什麼親人都沒有，她懂得人事之前已經給棄在街頭了。她與徐天賜就都是這樣給朱伯收留起來的。

「雖然他的年紀比我們是大得多，說怎樣也不像是一位父親，」藍夜說，「而且他也沒有妻子。但是他是盡了他的能力的，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在他的養育之下生活過得相當愉快。」

「就是他在你們身上烙下了這些烙印的嗎？」司馬洛問。

「是的，」藍夜說，「因爲是他教我們這些本領，他也教我們，當我們有了兒女之後，我們也要同樣做。我們會一代傳下去。」

「他自己又是什麼來歷呢？」丹妮問，「他有講嗎？」

「他沒有提過，」藍夜說，「我們是問過他的，但他就是不肯講。」

「不過這也不重要了，」杜丹說，「今日的事情，似乎不大可能還會是與他的上一代有關的。」他從袋裏掏出一隻盒型錄音機，走到門口遞出去，然後又拿了一隻新的回來。這比較速記更好了。莫先生的人自然會根據藍夜的口供而查一查看有沒有關於這個朱伯的紀錄。

丹妮說：「你說你的本領不及徐天賜，那似乎在你的心目中，徐天賜的本領是很高強了？」

「他是本領相當高強的，」藍夜說，「你也許不明白，我們這種職業，就是這樣的。並不是本領好就是可以生活下去，這個世界上，實在是再不適宜做這種事情的了。」

「說得很對，」司馬洛說，「丹妮也是這樣講的。現在，我們再談談你丈夫死亡的事情吧。你當時認爲他死得古怪，他不會是自殺的？」

「不錯，」藍夜說，「我知道他是一個不會自殺的人。」

「假如不是自殺，那就是失足或者被殺了。」司馬洛說。

「不是失足，」藍夜馬上說道，「那座大厦，他是絕對有本領爬上去的。」

「是嗎？」司馬洛說，「你認爲他是正在爬去的時候給人推下來的？」

「這一點我就不清楚了，」藍夜說，「我祇知道他不會是自己跳下來的，他可能是正在爬的時候給人推了下來，亦可能是給人帶到那上面而丟下來的。」

「是這樣嗎？」司馬洛說，「那麼你又認爲是爲什麼會有人這樣對他呢？」

「我不知道。」藍夜說，「假如我知道，當時我已經揭發出來了。」

「但是你似乎跟他的感情很好，如膠似漆的，你怎麼會不知道他有些什麼仇人呢？你甚至不知道他到那座大厦去幹什麼嗎？」

「我不知道，」藍夜搖着頭，「我們的感情是好的，不過，男人有些地方却是與女人有所不同的。男人是有些事情喜歡收藏在心裏，怎麼都不肯透露出來。就是連妻子也不願意講的。尤其是妻子——假如那是有關生活的問題。那時我們的生活很困難，我提議我出去唱歌維持生活，他不贊成，爲了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吵過了。我知道他可能要挺而走險，做一件危險的事情，也許可以發一筆大財，但是他知道我不會贊成的，所以在事成之前不告訴我。既然他不告訴我，我也沒有辦法勸他不要去做了。所以，你應該明白我的處境，當時，在事發之後，我不能夠把這個內幕告訴警方——沒有人會同情我們的。我祇能夠要求警方把這件事調查清楚，然而警方不明白內幕，自然不覺得有調查的必要了。」

「現在你不怕把內幕講出來了，」司馬洛說，「你還有什麼可以提供的呢？」

「我不知道，」藍夜說道，「不過，你不認爲你應該多告訴我一點關於你的事情嗎？你們究竟是正在辦一件什麼案呢？我就不相信你是爲了要替我丈夫伸寃而來的。」

「我也不想騙你，」司馬洛說，「主要的目的並不是爲了你。不過，我却覺得你這件事情跟我們的事情是有很密切關係的。這兩件事情應該全是同時解決。現在，讓我先告訴你我們這件事情的詳實情形吧。你講得沒有錯，你是應該先知道得多一些的。」

於是司馬洛就把這件事情的離奇經過告訴了藍夜。

當他講完了之後，藍夜沉默着。

「現在，」司馬洛說：「你有什麼話可以講的嗎？」

「唔——」藍夜說：「我不明白，怎麼我們自己人，也會自相殘殺起來了？」

「當然，」丹妮說：「這個兇手鄧明不一定知道我就是有這樣一個記印的，正如你不知道我有，我也不知道你有，你們都不是正統的傳人，跟我們並沒有聯絡，因此你也並不知道古如剛是我們這一支派的掌門人，也不知道鐵黃蜂的地位是多麼高的。」

「這倒是眞的。」藍夜說。

「現在你已經明白了這大概是怎樣一件事情了，」司馬洛說，「你也許對於你丈夫的死有點什麼綫索可以透露了吧？」

「正如你所講，」藍夜緊緊地皺着眉頭，「我丈夫的死法，跟鐵黃蜂是很相像的。到一個他沒有理由會去爬的地方去爬，而從那個地方墮下來。」

「爲什麼你的丈夫沒有理由到那座大厦去爬呢？」司馬洛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我自己也在事後去觀察過那座大厦了，」藍夜說，「那裏並沒有什麼值得偷的東西，而且假如要去偷東西的話，也不需要爬上去，我們所學的本領不單是爬高而已，還有開鎖之類，逼不得已的時候才採用爬高的本領，這一點丹妮大概也是很清楚的。」

「那麼他是爲什麼會從那上面掉下來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藍夜說，「我祇知道有人逼得他很緊，而這也是他在夢中透露出來的，我在他睡着之後聽到他夢囈，聽他講的話，就大致猜到是這件事情了。」

「但是不知道是誰在逼他，以及爲了什麼？」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藍夜說：「我以爲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們的經濟情形那麼壞，他是難免有被壓逼的感覺了。起先我還以爲他心目中壓逼他的是我呢？直至出了事之後，我才明白過來。」

「你總知道他死之前是跟一些什麼人來往的吧？」司馬洛問道。

「跟他來往的人很多，不三不四的，」藍夜說：「我很難全部都講出來，有些現在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而且，你們也不知道要動用多少人才能夠把他們逐一查清楚了。尤其是事情已經隔了這麼久了。」

司馬洛掏出一張照片來，說：「認得他嗎？」藍夜皺起眉頭：「這是阿標？」

「什麼阿標？」司馬洛問道。

「他以前有一個時期常常跟我的丈夫一起去喝酒的？」藍夜說，「這個人很壞，還要介紹女人給我的丈夫。我爲了他而跟我的丈夫吵過，後來我的丈夫就沒有再跟他來往了。起碼我不知道他還有跟他來往。」

「這個阿標，又是從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他呢？」司馬洛問道，「或者有什麼人跟他有關的？」

「這個人——」藍夜皺着眉頭想一想，「假如他沒有改變的話，那就應該可以從那些花天酒地的地方找到他了，而且，既然你有他的照片，也不必問我了吧？」

司馬洛聳聳肩：「我就是祇有他的照片而已，而且他並不是叫什麼阿標，他就是趙明，那個胸部也有這種烙印的輕機槍手，既然已經死了，他當然就不能够告訴我們什麼了。」

「哦——？」藍夜眼睜睜地看着司馬洛。

「現在我們倒發覺多了一點竅妙了？」司馬洛說：「他跟你的丈夫曾經過從很密，而他現在又是要來殺死我們。」

「難道一切都是他弄出來的？」藍夜問。

「恐怕沒有那樣簡單吧？」司馬洛說：「我認爲他充其量不過是受人指揮的，是一件工具吧了，我還有一件事想問你的，那就是，這個阿標，你並不知道他的胸部是有這樣一個烙印的吧？」

「我不知道，」藍夜搖搖頭，「而且我不喜歡這個人，連話也跟他談得不多，他就是有這樣的特徵，他也不會有機會告訴我的。」

「那你的夫丈可知道嗎？」司馬洛又問？

「他——」藍夜又搖搖頭，「假如他知道，他是會告訴我的，這並不是普通的

事情，絕對不是常有的，他怎麼會不對我提起來呢？」

「那麼，」司馬洛又說：「這個叫阿標的人可知道你們的身上是有這個烙印的嗎？」

「這一點我可不大清楚了，」藍夜說，「他常常向我的丈夫灌酒，我的丈夫酒後說了很多話，也不出奇的，總而言之他也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就是了。」

「有聽過一個叫李大王的人嗎？」司馬洛問：「我不知道這『大王』究竟算是一個外號抑或算是一個名字？」

丹妮瞥了司馬洛一眼，而藍夜則皺起了眉頭，她說：「這個人嗎？我們跟他有過來往，我的丈夫替他做過一件事情，就是到一間公司裏把一些重要的文件偷出來，不過那是相當久以前的事了，他似乎認爲我的丈夫成績很好，又要他再做一件，不過這一次却是要他偷進一個守衛森嚴的地方去殺一個人，我的丈夫拒絕了，這之後就斷絕了交易，照我所知，李大王爲了這件事情很生氣，李大王是姓李的，大王是一個外號，有這樣一個外號的人，你大概也猜得到他不會是一個小人物了？」

「大到什麼程度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藍夜說，「你就是要我告訴你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我都不知道。這是一個身份相當神秘的人，照我從我丈夫的口中所知道的，這個李大王也是由這個阿標介紹的。可惜阿標已經死了？」

「什麼李大王？」丹妮在旁邊奇怪地問，「怎麼我沒有聽過呢？」

「這是那個女兇手臨死之前告訴我的。」司馬洛說。

「她還有講過什麼嗎？」丹妮問。

「她就是說，李大王逼他們做這件事情的，」司馬洛說，「趙明也是一樣，她說他們都是被逼做這些事情，現在趙明已經死了，她也相信活不了多久，她就是告訴了我這些。」

「哼，」藍夜不屑地冷笑一聲，「就是這樣嗎？她倒很不像是一個被逼的人，她要殺我的時候倒是很落力的。」

「這種事情倒是很難講的，」司馬洛說，「一個人假如不是本來就有殺人的興趣的話，他是不容易被逼殺人的，你就是不能夠絕對強逼一個人做這種事情，她說她是被逼的，這並不就表示她是一個好人，她可能已經不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了，不過當她失手的時候，她自然就要埋怨那個逼她的人了。」

「也許就是這樣吧？」藍夜無可不可地說。

「現在我們雖然也查不出什麼重要綫索，」司馬洛說：「但是我們也起碼可以知道一點，那就是，有許多人都是被逼的，趙明和這個女人都是被逼殺人，而你的丈夫和鐵黃蜂的死亡都是被逼的。」

「他們都是被逼的？」藍夜問。

「你不是說你知道你的丈夫是給他們逼得很緊嗎？」司馬洛說。

「那麼鐵黃蜂呢？」藍夜問道：「他有講些什麼嗎？」

「他沒有機會講什麼？」司馬洛說：「但是他是毫無理由要去爬那座大廈的，他已經退休了，他不會再去偷什麼，他不需要偷什麼，而他到那個地方亦沒有理由可以偷得到什麼的，現在我們知道這個李大王是喜歡逼人家做事的，我們就可以假設鐵黃蜂也是被逼的了，還有更好的解釋嗎？他被人逼着爬到那上面去，然後就有人放槍把他射下來，目前這個解釋似乎是比較合適的，你的丈夫可能亦是一樣，他沒有到那座大廈去，然而他却從那上面跌下來了，我們祇是不知道他有沒有爬過，但可假設他是正在爬高中途跌下來的。」

「是嗎？」藍夜說：「但爲什麼呢？爲什麼要逼人家做這種事情？」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這不也正是我們要查出來的事情嗎？假如我們知道了這個答案的話，那問題就大致上可以解決了。」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總算找到了一個對象了，問題似乎就是集中在這個叫李大王的人身上的，你能够提供一點綫索，讓我們知道怎樣可以找到他嗎？我是說，有沒有其他什麼人是認識他的呢？除了你的丈夫和這個又叫阿標又叫趙明的人之外。」

「這個我是講不出來了，」藍夜說：「我根本沒有見過這個人，而除了阿標之外，亦沒有別人提起過他，照我所知，就是祇有我丈夫和阿標跟他有聯絡，其他的人是不知道的，他們既然替李大王做的是那種不可告人的事情，那他們當然也不會很樂意宣傳他們與李大王之間的交情了。我相信他們是會守着秘密的。」

「那麼，」司馬洛聳聳肩：「你是沒有別的綫索可以提供的了？」

「我可以講的，我都已經對你講了。」藍夜說。

「我祇是還有一件事情感到奇怪的，」司馬洛說：「爲什麼他們要派一個女人來殺你呢？」

「那個女人的本領並不差，」藍夜說：「而且我是女人，萬一她弄不開門進來的話，她也可以按門鈴賺門進來的，假如是男人，我就不會開門給她了。」

「我的意思是既然他們喜歡用輕機槍，那麼祇要用輕機槍來一次大掃射，豈不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嗎？」司馬洛說。

「你在那座貨倉裏曾經受到機關槍掃射，」藍夜又說：「你可曾經在酒店裏受到機關槍掃射，你就認爲他們是喜歡用輕機槍的了，但是，我却不這麼想，一個用輕機槍的人不是容易找的，並不是許多人都喜歡用這種難以收藏的武器，也許他們就是祇有趙明一個喜歡應用這種東西的吧了？」

「還有手榴彈呢？」司馬洛說。

「手榴彈並不是很好用的武器，」藍夜說：「除非明知道對手太強，不是可以輕易取勝的，才會動用到這東西。而且你還得把一個人逼在一個角落裏才容易達到預期的效果的，這並不是百發百中的東西，很容易躲過的。」

「有點道理，」司馬洛說：「看來你對這種事情是知道得很不少的。」

「我並不是一個好欺的人，」藍夜說：「我不是把那個女人摔了下樓嗎？總之我認爲還有另一個理由就是，既然他們是爲了滅口，而要殺我，他們當然怕派去的

兇手會給你們截住了，你們很可能比我先到，派一個女人來，你們就沒有那麼容易起疑心了。」

「這也是眞的，」司馬洛說：「我們已經有人在附近留心着的了，假如是一個男人的話，很可能已經給我們截住，要是輕機槍手，更是逃不過我們的注意，但是一個女人，果然給她溜進去了。」

「這就是了。」藍夜說。

「很好，」司馬洛說：「很多謝你的帮忙，你還是休息一下吧，我們不能够令你太疲倦。」

「醫生說我得在這裏逗留一個月，」藍夜說：「眞的需要那麼久嗎？」

「假如你是想回家養病，」司馬洛說，「我相信你兩三天就可以出去了，不過我還是不大贊成，你留在這裏會安全一點。假如你是想出去做些什麼事情的話，我看你還是忘記掉吧，你的大腿給刺穿了，幸而沒有傷及重要的筋絡，但是沒有一個月時間你也是不能够靈活地走動的。我們的用意並不是軟禁你，祇是認爲你留在這裏是最好的。」

「既然這樣，也沒有人有辦法了？」藍夜說：「本來我是希望出去，跟你們一起辦這件事情的。」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我們會辦得妥妥當當的。」

藍夜的眼中忽然湧起了淚水。

丹妮揑揑她的手：「你還是不要難過了，你已經幹得很好，你已經帮了不少忙，假如這件事情解決了，你的功勞也是很不少的。」

藍夜對她淡淡地微笑。

× × ×

古如剛已經脫下了他那副黑眼鏡。現在他的眼睛可以看到了，而司馬洛與丹妮看到他的眼神是很硬的。他有着一種近乎兇狠的神情。

這是一個鐘頭之後，在古如剛的住宅裏，古如剛的大廳之中。司馬洛已經把藍夜這件事情的經過都告訴了古如剛。古如剛一直都沉默着，並沒有提出什麼問題。這也許是因爲司馬洛講得清楚和簡潔的緣故，要點都講出來了，古如剛也用不着提出什麼問題了。

最後司馬洛又把一張照片放在古如剛的面前，說：「這就是那個女死者了，她想殺死藍夜，結果不成功，而自己墮樓死去了。」

古如剛拿起照片來看了一眼，臉上還是沒有什麼表情。他說：「我不認識她，我不可能認識每一個身份可疑的人的樣貌的，假如你有一個名字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資料……」

「暫時還沒有查到，」司馬洛說，「這個人是沒有案底的，所以她的身份就沒有這麼容易查出來了。」

「唔，」古如剛說，「這個慢慢再去查好了。至於你所講的關於藍夜的消息洩漏出去的問題，我猜這是我的責任了，我吩咐我的人們調查有關這個人的事情，人多了，就難免會走漏消息。至於消息究竟是從何處走漏的，那就恕我沒有辦法告訴你了。有很多可能性，但是我認爲我可以保證的就是沒有我的人會故意洩漏出去，他們查問有關一個人的情報，是需要去問人的，你不問人就等於沒有查，但一去問人，那就自然會一傳十十傳百了。」

「我看這一點也是不能怪你的。」司馬洛說。

「不過也不要緊了。」古如剛說，「你們既然問出了一個李大王。我知道這個李大王是誰。」

「李大王就是一個名叫李文清的人，」古如剛又說，「你有聽過這名字嗎？」

「沒有，」司馬洛說，「也許莫先生是有聽過的。」而且他相信莫先生現在就已經在開始搜集這個李文清的資料了。司馬洛的袋裏有那一隻用以與莫先生聯絡的烟匣型無綫電通話器，他跟古如剛的談話，都可以透過這通話器而傳到莫先生的耳朶裏，讓莫先生知道的。這可以節省很多時間，用不着他又要在事後去打電話聯絡了。

「李文清是一個退職的情報員，」古如剛說，「他以前是在金三角地帶負責反毒工作的，不過正如不少做這種工作的人一樣，他發覺根本反不來，還是利用這職位多賺一些錢更好。於是他反而使那種生意更蓬勃了。」

「撈够了油水就退休了嗎？」司馬洛問。

「不是，」古如剛說，「他是被革退的！」

「哦，」司馬洛說，「他的貪污給發現了嗎？」

「並沒有，」古如剛說，「那些地方，貪污是人人都知道了，有什麼叫做發現發不現呢？給人起訴的時候，主要總是因爲分賬不勻吧了。這個李大王却是因爲殘忍而給革退了的。他利用他的職權而公報私仇，應該抓的人他當然不會去找，祇是倒轉過來抓那些無辜的人。聽說有些人給他弄死了，而死者有些並不平凡的家屬，於是李文清就給革退了。他也是一個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他一給革退了，就馬上溜掉了，因爲總會有人接他的任的，而且跟他有同樣權力的人也爲數不少，他沒有了權力，他就也隨時可能給抓起來了，這是一個殘暴成性，心理有點問題的人，你看他自封爲李大王，也可見一斑！」

「唔，」司馬洛說：「這些却是很有趣的資料，這個人是喜歡虐待人的，死了的那個女郎，說她和趙明却是被逼的，藍夜也說她的丈夫徐天賜在死亡之前，也有過受到壓逼的跡象，這似乎與李大王的性格是相當脗合了。」

「是的，」古如剛說，「沒有提起李大王之前，我自然沒有想到他，不過既然提起他，在性格的方面而言，就的確是很相像了。」他接觸到司馬洛的疑問的眼光，亦知道司馬洛打算問的是什麼了。於是他又說：「不過可惜的就是，這個人並不容易找。你知道，幹他那種工作的人，是最懂得保持自己的身份的神秘的，尤其是他的仇家也不會少，所以一時間，我也講不出他究竟是在什麼地方了。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得先作一些調查！」

「但是動機呢？」司馬洛問道，「李大王爲什麼要做這樣一件事情呢？」

「我目前也是不明白，」古如剛說，

「假如我知道動機的話，我也早就想得出這個人來了。不過現在既然有了這個人做根據，動機則倒是可以慢慢查出來的！」

「你既然一提這個名字就記起了這個人，」司馬洛說，「那你對他應該是知道得不少的了。你不知道他現在是正在什麼地方，也許你會知道他現在是正在幹着一些什麼事情吧？」

「還不是他的老本行嗎？」古如剛說，「他本來是情報官，情報官也就是官方的間諜了，現在他就變成了職業的情報官了。換句話說，他就是一個職業間諜。我猜他可能是爲自己工作多過爲別人工作，而且可想而知，他的工作也一定與以前的生意有關了。以他的本事，以他的聯絡，還能够做別種生意嗎？」

「你不會是跟那種生意有關吧？」司馬洛說。

「不要亂講話！」丹妮馬上在旁邊提出抗議。到底古如剛是她的掌門人，她不能够容忍古如剛受到這樣的侮辱。

古如剛的神情則沒有很大的改變。他說：「不，我與這些生意並沒有關係，我以前從來沒有跟這種生意有什麼關係，現在更不需要有了。」

「唔，」司馬洛點點頭，「我猜這也是有點道理的。一個人除非急於要錢，不然就不會幹這一行，幹到有了錢之後就脫不了身，所以很有錢還是不能不幹。不過一個人既然已經有了錢了，就不需要再去幹了。」

「這正是我的意思。」古如剛說。

「那就古怪了。」司馬洛說，「李大王要對付你，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在生意上與你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然而你的生意與他的生意却又並沒有任何衝突的。」

「我認爲這個人的神經可能有點問題，」古如剛說道，「他想把我們全部都殺掉！」

司馬洛皺着眉頭看着他：「這又是什麼意思呢？我並沒有這個感覺。我也懷疑他是有一個針對你們的打算的，但是我却並不覺得他是要把你們全部殺掉。並沒有這個跡象呀！」

古如剛這時忽然微笑起來了。他說：「我看你現在也並不太忙，你是有一點空閒時間的，你跟我走一趟如何？」

「到哪裏去？」司馬洛問道。

「到殯儀館去。」古如剛說。

「但是，葬禮巳經過去了。」司馬洛說。

「我並不是要你參加葬禮，」古如剛說，「我是要你去看一些東西！」

× × ×

司馬洛與丹妮是乘坐司馬洛那一部避彈跑車來的，而古如剛自己則是另外有一部由司機駕駛的大車子，所以他們是同路而不同車了。司馬洛開着車子跟在古如剛的車子後面。

駛了一段路之後，司馬洛對丹妮說：「他的路走得不對，我們現在並不是要到殯儀館去。」

「是呀，」丹妮說，「不過他不會不認得路的，他說帶我們去看一些東西，他就是帶我們去看一些東西，也許並不是到殯儀館去。」

「但他自己說是要到殯儀館去的。」司馬洛說。

「我相信他對這一點一定有所解釋，」丹妮說，「一會兒就可以明白了。」

司馬洛無可奈何，祇有開着車子繼續跟在古如剛的後面。他們再行駛了一段路之後，司馬洛就發覺古如剛並不是講了話不算數的，他們果然是到殯儀館去，祇不過不是司馬洛心中所以爲的那一間而已。那是另外一間殯儀館。司馬洛當然以爲古如剛所講的就是鐵黃蜂舉行葬禮那一間了，但是這祇是他以爲而已，古如剛並沒有講過。

他們的車子進入了殯儀館的停車場，停了下來。這家殯儀館是富麗堂皇得多的，單單是那座停車場就可以停泊二百部汽車了。當然，這並不是經濟能力較差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停車場上巳停着不少豪華大汽車。喪事是天天有人辦的。

司馬洛吹了一聲口哨：「了不起，就像一間一流大酒店。」

丹妮有一點埋怨的語氣：「爲什麼他不在這裏替鐵黃蜂做喪事呢？這裏才是最好的。」

「本來嘛，」司馬洛說，「一個人死了就是死，什麼風光大葬，也是不切實際的了，不過在這一點上，則我的看法倒是跟你相同的。既然古如剛對鐵黃蜂是這樣尊敬，爲鐵黃蜂進行如此隆重的葬禮，那麼他就是應該在一個最豪華的地方做這件事了。」

他們的車子也在殯儀館的停車場中停下來，司馬洛與丹妮都下車，跟隨着古如剛進入了殯儀館的側門，因爲那裏正有人辦喪事，而他們又不是來弔祭的人。

古如剛說：「你們也許不知道吧？這間殯儀館我也有很大的股份，這是此地最大的一間。」

「噢！」司馬洛說。

古如剛帶領着他們進入了地下室中，那既是一間巨大的殯儀館，裏面的部門就更是多而複雜了，但不論是如何設備豪華，這種地方總是有一股令人不快的氣味，這並不是心理作用，而是眞的，也許這是與這個地方所應用的防腐劑之類有關吧。

古如剛揮揮手說：「你看這個地方怎麼樣？」

這是一座空洞的地下室，裏面並沒有什麼，有一個角落裏堆放着一些雜物，這裏看來是巳經有一段時期廢棄不用的了，不過仍然是有着那一股令人不快的氣味。

古如剛把黑眼鏡脫了下來，司馬洛說，「你要我們看的是什麼呢？」

古如剛指指一旁的一把梯子，說：「你爬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把梯子是通到天花板的地方的，那裏有一條用鉾鐵製成的空氣槽，由於地下室並沒有窗子，空氣就要靠這空氣槽供應了。

司馬洛爬上去，看見那一隻鐵格是活動的，巳經半開着，就像是一度門那樣。他把鐵格推開，就可以望進那空氣槽的裏面，由於那度梯子是祇能够容一個人爬上去的，所以丹妮不能跟着司馬洛上去看的，她就祇能够在下面等着了。

後來，在看了好一段長時間之後，司

馬洛才從梯子上再爬下來了。他的臉色不大好看。他說：「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古老板。」

「那上面究竟有些什麼東西？」丹妮問道。

「有人在那裏面裝設了一個無綫電控制的爆炸系統！」司馬洛說，「不過還沒有裝上炸藥。」

「炸藥是巳經裝了，」古如剛說，「而且巳經給我叫人拆下來運走，丟進了大海中。」

「這是什麼意思？」丹妮問道。

「那是十分厲害的炸藥。」古如剛說，「要是一爆炸起來，這整個地方就會不見了，祇剩下一個大洞，而且自然這裏面的人亦是不會再存在了。」

「所以你就是因此而說有人正企圖把你們都殺掉？」司馬洛問道。

「是的，」古如剛說，「難道這證明還不够充份嗎？」

「我不大明白，」司馬洛說，「爲什麼要裝在這裏呢？」

「因爲，」古如剛說，「我本來就是計劃在這裏舉行殮葬儀式的，我這裏有股份，這裏是最豪華的一間，因此這裏也是最理想的地方了，直至最後一天，我才忽然改爲移到那邊去的。」

「你的腦筋倒眞靈活，」司馬洛說，「你一猜就猜出了是這樣一回事了。」

「我並不是猜出了這樣一回事，」古如剛說，「我祇是覺得有點不對，起初我知道鐵黃蜂死去了的時候，我祇是想到兩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爲什麼有人要殺死他，第二件事就是，以他的輩份，我必須爲他舉行一次隆重而盛大的葬禮，後來我就想到，我們這樣多人聚集在一起，會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所以我就沒有告訴任何人，到最後，我才忽然改變原來的安排，換了地方。」

「你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丹妮說。

「可以這樣說。」古如剛說。

「爲什麼留到現在才透露炸爆的事情呢？」丹妮問道。

「我並不是留到現在才透露，」古如剛說：「我是昨天晚上才發現的，我一直在作着各方面的調查，查各種可能性，到了這下面才查出來了，我就馬上找人拆卸，把炸藥搬走了，我的腿子現在還在軟着呢，要不是我這樣一改變主意，我們都不能站在這裏講話了。」古如剛講着的時候又不自禁地用手背一抹額上的汗。

「對了，」司馬洛說，「就是連我們在監視着的人恐怕也難倖免，不過，怎麼有人能够潛進你這地方來裝這東西呢？」

「這並不是難事，」古如剛說，「第一，這座地下室是暫時不用的，第二，這種地方，假如不是必要的話，我相信也沒有人願意進來，我們不會防備有白撞的人混進來的，世界上最沒有小偸願意進來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了，第三，我們即使防備，也是在鐵黃蜂死去了之後才防備吧了，然而那些人是早就巳經有計劃的，他們在鐵黃蜂死之前就巳經弄好了這個了。」

「這有什麼好處？」丹妮說：「把我們都毀滅了，這對誰都沒有好處的呀，對李大王也是一樣沒有好處的，假設這事就是他幹的。」

「我不知道，」古如剛搖着頭說，「這件事也別問我，這是我回答不出來的問題。」

「任何人要這樣做的，這個人必然是一個狂人。」司馬洛說，「這是個狂人才能做得出手的事情，不會是爲了什麼利益，而是爲了恨，他一定是恨透了你們。」

古如剛又是聳聳肩：「這亦是另一個並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我們雖然不敢自稱是一等好人，但我們也不是壞得那麼厲害吧。我們並沒有做過足以令人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我們的事情。」

「這一點我倒可以保證，」丹妮說，「我們這個團體一向都是很講究道義的。而且，也沒有可能全體做過這樣對不起人的事呀！」

「還是到我的寫字間來談談吧！」古如剛說，「這裏不是談話之所。」

「這裏的寫字間也不是談話之所，」丹妮指出，「我就是不喜歡這個地方，我們還是走吧，不管到什麼地方去，總之不要在這裏。」

他們離開了那個地方，索性就回到古如剛的家中了！在那裏，他們則是可以比較舒服地談話的。

古如剛說：「你剛才說這個人極端痛恨我們，這是很對的，司馬洛，而且現在他更加痛恨了，他要害我們的計劃並沒有成功。我早就覺得，這是一件比較牽强的事情，企圖嫁禍在你的身上，殺掉鐵黃蜂，祇是爲了挑撥我們與你們之間的仇恨！這並不是很聰明的做法，亦不一定能成功的。現在我們就明白了，那祇是因爲他們計劃失敗了，在不知所措間的行動。」

「他會再來的。」丹妮說，「一定不這麼簡單就算。」

「我看他目前正在担心的問題却不是如何捲土重來了，」司馬洛說：「現在是如何退却，所以要企圖殺死藍夜滅口，既然藍夜是有殺死的價值，那當然藍夜是知道一些不能够讓我們知道的秘密了，這秘密就是李大王。藍夜知道可能是，李大王在背後搗鬼的，所以就要殺死藍夜了。所以，我們可以照此類推，就料得我們的敵人正是李大王了，至於李大王的動機是什麼，這則是另外一回事了。目前我們第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李大王！」

「我知道，」古如剛說，「我現在就是正在努力調查，既然知道了是李大王，我當然要找他了，自然，另一方面，你們那邊是應該努力一下的。」

「這當然了，」司馬洛說，「我相信莫先生對這個人也許亦不會是完全沒有資料的。」

「哼！」丹妮說，「不論我們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他，他也不應該害我們的，現在好了，我們巳經逃過了一刦，我們就會給他一些好看了。」

「講到對不起，」司馬洛說，「我猜你們總有一些對不起他的地方吧？不一定是對不起他，而是他認爲對不起他，應該總有一些過節吧，這才能够製造出仇恨來，你可記得有這樣的過節嗎？」

「我本人跟他並沒有過什麼衝突，」古如剛說，「不過，其他的人就不知道了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鮑福

混沌書生

鮑福，魯人性忠勇，貌黝黑，軀體短而瘦，人見之幾疑其為病夫，幼失怙恃，孑然孤苦，為賊拐至盜穴，充使童，鮑作事勤懇，不懈不怠，頗得盜歡，見盜使槍弄棒，習拳練功，福在旁效之，孜孜不倦，性頗聰穎，過目三次，即能心領神會，盜首某魯之以拳名者也，覩鮑喜習拳，堪以傳技，悉心授之，鮑於是日益精進，一日，官軍往勦，戰二晝夜，敗而遁，鮑思設以盜終其身，決非良策，且殺人越貨，日行非理非義之事，喪盡天良，非丈夫所為也，乃背衆潛遁，遊行各方，遇不平事，輒排難解紛，至力之勝任與否非所計及，遇貧民之零丁無依者，給之以錢，勸以營生，某日至粵，因水土不服，且奔波勞悴，忽致感疾，臥床一月，幾於不起，所攜囊金已盡，乃思賣藝度日，而精神疲弱殊甚，不得已托缽沿門，竟致為丐，粵有陳姓者，富於財而性慷慨孟嘗君之流也，覩而憐之，時給以金，鮑感極而泣，願以身作僕，稍盡報效，陳不允，鮑伏地曰，知恩不報非人也，陳感其義，留之，鮑作事行動勤而有則，後陳子履京赴任，經魯被盜所執，鮑歷盡艱辛，卒出陳子於虎穴中，并安送至京，旋即別去，益受恩已報，故又浪跡天涯，再作其游俠事矣。

，我得跟他們談一談！」

「幸而大家已經散了，」丹妮說，「他暫時很難碰得到我們的。他要的是一網打盡，假如要逐個開刀，這就似乎不是他能力範圍做得到的事情了。」

「是的，」古如剛說，「我相信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 × ×

丹妮與司馬洛仍然是回到他們所居的酒店。

那時莫先生已經有初步的報告送來了，他果然已經通過司馬洛那隻無綫電通話器聽到了司馬洛與古如剛所講的話，也趕快就根據這個而作了調查。

既然莫先生是把報告送到他們所住的酒店來，那當然是表示他這些報告是也可以讓丹妮看到的了。莫先生這份報告，司馬洛就是與丹妮一起共看。

莫先生這份報告是比古如剛所提供的那些資料豐富得多的。古如剛對李大王所知的多數祇是傳說，那是在李大王到達了此地之後才打聽到的，然而莫先生這份報告則不是如此了。李大王這個人是早已有了檔案的，不過，至於目前李大王是在何處，則莫先生這份報告亦是提供不出來。這樣一個人，他的行踪當然是盡量保持神秘的了，事實上有幾個地方正在通緝他，他公開露面對他自己來說也是並不安全的事情。

丹妮終於有點不屑地丟下那份報告：「我們總算有了他多年前的照片，知道他大概是什麼樣子的了，但是這又有什麼用處？」

司馬洛用手搓着下頷：「我還是在想着同樣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李大王對你們實在知道得太多了。他知道鐵黃蜂，知道古如剛，幾乎知道你們的一切。你肯定他們不會是你們之中的一個嗎？」

「我肯定他不是我們之中的一個，」丹妮說，「因為古如剛肯定他不是我之中的一個。」

「是嗎？」司馬洛說，「那你認為他怎會對你們知道得那麼多呢？」

「難道你認為他是跟我們之中的某一個人串同的嗎？」丹妮問。「不會的，我們就像一個很親近的家族，雖然我們之中間中會有互相妒忌的事情發生，但是我們就是不會做出任何傷害自己的家族的事情的。」

司馬洛聳聳肩，還是撫着下頷。

丹妮輕輕擁着他，用手撫着他的臉：「有什麼好担心呢？這些問題我們是用不着猜的，我們祇要去問李大王就行了。」

「我們到哪裏去問呢？」司馬洛又問道。

「找到他的時候問他就行了，」丹妮說，「我就覺得，我們的事情現在實在是已經簡化下來的了。我們祇要集中精神去找出李大王這個人來就行。」

「到哪裏去找？」司馬洛問。

「古如剛正在找他，」丹妮說，「莫先生也正在找他。找尋的工作，讓他們去做是比較好一點的。當他們大概查出了一些踪跡的時候，我們才去動手。」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

（未完）

雌虎狂龍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運財童子（下）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姜玲玲被范德賢幽禁在一別墅的房間內，一時無法可施，翌晨，女傭阿好由門上小方洞送進早餐，玲玲用餐之後，想用餐刀撬開房門逃走，但徒勞無功。這時，阿好來收餐具，發覺房門略被撬壞，不禁驚呼，玲玲乃出其不意出手由門上方洞抓住阿好的頭髮，然後威迫阿好開門，阿好在威脅下只好服從。門一開，玲玲放開阿好，隨即奔出房外，緊跟着阿好往樓下奔去。花王持巨剪在樓梯口想攔截玲玲，反被玲玲所傷，正在玲玲想逃離之際，范德賢與兩大漢突然回來，槍傷玲玲，玲玲又復被挾持……

安排妙計　尋找眞兇

姜玲玲幾許努力，才換來幾分鐘的自由。她惟有嘆命了。

范德賢把玲玲推上樓去。他發覺那房門被毀，便冷冷地笑道：「你有種！可就是欠缺了一些兒運氣！」

玲玲瞪了他一眼：「你這算是什麼？我還以為你是個正人君子呢！」

范德賢格格大笑一陣。

他早已把手槍交到了一名大漢手中。那二名彪形大漢，正在房門外面，小心監視着這間房。

范德賢的笑聲停止了之後，說道：「這世界有什麼君子不君子？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在香港我拿你沒有辦法，但在這裏，我大可以為所欲為。」

「我看未必！」玲玲道：「你敢胡來，我只有與你一拚！」

「嗯——你似乎十分頑固。」

「可以這麼說吧！總之，我不同意的事，你迫我也沒有用。大不了，我惟有一死了之。」

范德賢呆了一陣！

他想了想，說道：「你當然有選擇的權利。不過，有件事我想告訴你。」

「什麼事？」

「你的男朋友和你的弟弟出了事。」

「嗯——」玲玲正考慮應不應該將由收音機聽到的照實相告。

范德賢又說：「他們現在變了罪名十分嚴重的通緝犯。」

姜玲玲想清楚了，為了知得更多，她決定裝蒜裝到底。

於是她故作緊張地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范德賢道：「他們越獄！」

「越獄？」玲玲在收音機的新聞報告中，已知道了。

但是她至今不知道那「被燒成焦炭」的人是誰。

因此她問：「他們是否成功逃脫？」

范德賢冷冷地一笑，道：「逃脫了又怎麼樣？那只不過是換取片刻的自由而已。到頭來，他一定得不償失！因為如此一來，罪名又加重了。這是十分愚蠢的事。

他們如果想逃返香港，那更加是做夢。」

玲玲嘆了一口氣：「是的，我們的證件都在警方的手中。即使他們逃脫又有什麼用？」

「你知道就好了。」范德賢瞥了她一眼，「在這裏，相信也只有一個人可以帮你！」

「可就是你？」

「嗯——」范德賢點了點頭。

「但是——」玲玲吶吶地說：「相信你也不會輕易就肯帮我。」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世界上先有因，然後才會有果。」

「我也明白，這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玲玲說着又問：「你要怎樣才肯帮我？」

「條件十分簡單，相信你也心中有數了。」

「是的，我的確是心中有數。不過，我對你的說話，却有多少懷疑。」

「你懷疑什麼？」

「你眞的可以帮我？」

「絕對可以。」

「包括撤銷警方的通緝令？」

「不錯。」范德賢又說：「我在這裏是個有地位的人，只要我肯爲你們出頭，沒有什麼事情辦不到的。」

姜玲玲儘管對他的說話仍然半信半疑，但想到這裏一些眼見的情形，也覺得這兒有許多事情的確糊糊塗塗的就可以混過去。

范德賢既然這麼富有，說不定他對當地政府的確有些辦法。

於是她主動地去把房門掩上了！

由於她並無惡意，反而把范德賢嚇呆了。

門外二名大漢看見范德賢不作聲，也沒有阻止她。

姜玲玲一派正經地對范德賢道：「你可是想跟我上床？」

范德賢差些兒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事實上是姜玲玲的態度轉變得太快了，難免有點兒令他不知所措。

「嗯——」范德賢强作鎭定，吞了一口涎沫，吶吶地說：「你……你肯？」

「我這個人，說一不會二。不過，我們得先好好的談一下。」

「你要怎樣都可以。只要你……」

「首先你不可以把我當作發洩的工具，因爲我不是妓女。沒有情，便有慾，那是令人十分胃反的事。」

「你的意思可是——」

「你眞要跟我上床，就要正式娶我爲妻。」

「那絕對可以。」

「在我們未正式結婚之前，你不能侮辱我，侵犯我！」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由現在起——」玲玲嫣然一笑，嬌羞萬分地說道：「你就是我的未婚夫！」

「嗯——」范德賢頓然感到渾身一陣痲軟，眼前有些暈眩的感覺。

玲玲又垂着頭道：「我們既是未婚夫婦，那麼，以後你便叫我玲玲，我叫你德賢。」

「好極了。」范德賢歡喜若狂：「玲玲，現在我先帶你到市區去。」

「到市區去幹嗎？」玲玲難免感到有些兒意外。

「你也知道，你的朋友越獄，我又保釋你出來，怎麼可以不向警方先作一個交代？」范德賢又說：「我已約好了律師，我們只須到警局去一次，接受他們問幾句話就可以走了。」

「會不會再把我關進獄中去？」

「如果不是有我在着，肯定有此可能。但是有我在你身旁，你根本無須害怕。」范德賢又說：「目前只是警方的事，他們還沒有決定是否押你上法庭。」

「坦白說，我眞的有些怕。」

「放心好了，萬大有我！在這裏我敢說一句，只要我肯爲你出頭，一切事情都可以烟消雲散。」

玲玲不再作聲！

她被范德賢帶上車去。

汽車直駛市區。

× × ×

石勇和小明二人，早就離開了那輛偸來的汽車。

因爲汽車是偸來的，目標必然甚大。目前他們實在不想惹起警方的注意！尤其是天亮之後，警方一定到處找尋他們的下落。

爲了找尋一處暫時性的棲身之所，姜小明有些妙想天開的，從口袋中摸出了一張字條。

那是在馬場中偶然相識的一位老人寫下的電話號碼。

小明依照字條上所寫的電話號碼，撥過去找一個叫林伯的人。

小明在電話中說：「林伯，我是小明，還記得我麼？」

林伯在電話中呆了一呆：「噢！原來是你！你在那兒？」

「我在街上一處電話亭。」小明又說，「我想來探望你。」

「好極了。」林伯果然還記得小明。他說出了他居住的地址，然後再三表示歡迎小明前來探訪。

小明記下了那個地址之後，就想截一輛街車，但立即被石勇制止。

石勇推動一下那副黑眼鏡，左右張望了一番，才帶住小明一齊由行人道走。

只有做警探的才會明白，警方即使尙未正式公佈，相信內部亦已迅速頒發了他們二人的照片，給所有巡邏中的警車和警員。

他們的旅行證件在警方的手上，所以他們的照片也很容易印發出來。

現在，石勇就帶了小明到一間百貨公司裏面去。他要購買一些化裝用品和假髮罩。

此外，又買了幾件衣服。

最後，他們才進入了百貨公司的洗手間去。

× × ×

當他們出來時，已經是另外兩個人。

石勇和小明按址找到一條街道上去。根據小明在電話中記下的地址，林伯就住在這條街。

他們正要找出門牌號碼之際，突然後面傳來一陣急劇的煞車聲。

他們回頭張望，一輛汽車之上，迅速跳下了數名大漢。

那班人正一擁而上。

石勇和小明這一驚非同小可。

尤其是小明，他嚇得回頭就想拔足飛遁！但却被石勇一手扯住。

石勇畢竟是個够冷靜的人，也够眼光，他憑着幹了這麼多年警探的經驗，竟然看得出眼前這班人絕對不是警方的人。

同時看這班人的來勢，也看得出他們絕非針對他們的。

到底憑什麼令石勇如此冷靜？

那是由於他們身上和面部的化裝。

他們現在甚至連髮型也改變了，試問一下子又有誰能認出是他們？

果然，四五名大漢沿住行人道，直衝了過去。

他們只是掠過了石勇和小明二人的身邊，並未侵犯他們，可見石勇的判斷力果眞不錯。

大漢包圍一名青年人，一言不發就對那青年拳打脚踢。

街上也有行人。

但行人們都不敢加以援手。

有人匆匆地走過，佯作不見。

即使駐足站下來的人，也只抱住看熱鬧的心情，袖手旁觀。

石勇和小明都不是那種人，他們習慣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可惜現在他們的身份特殊，形勢格禁。惟有强硬忍着，被迫冷眼旁觀。

豈料他們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那年青人却是似曾相識。

日子不會久遠，所以石勇和小明很快就記起了他是誰。

那年青人並非別人，正是被馬迷稱爲「獨行俠」的洪拔。奇怪了，洪拔不是已經墮馬身亡嗎？

石勇和小明都曾在馬場裏見過了洪拔。甚至可以說：洪拔曾經令到石勇在馬場中赢過了一些錢。也目擊那幕馬場慘劇的發生。

但是令他們留下印象的，並非就爲了令他赢過錢，而是因爲他們具有的一副俠義心腸，以及從馬迷口中聽到「獨行俠」的爲人。

洪拔既然被人稱之爲「俠」，可見這個人必然相當正派。但爲什麼他會在此出現？

那一邊，「洪拔」雙拳難敵十手——五名大漢竟然將他當作沙包一樣，打得「洪拔」隨地亂滾。

小明看得無法再忍耐下去，眼看再不助「洪拔」一臂之力，就可能弄出人命。

石勇也無法壓制得住滿腔怒火，與小明交換了一個眼色，二人一齊動手。

刹那之間，有如一陣狂風過境，五名大漢冷不提防竟然有人加入戰團，登時被石勇和小明二人打得七顚八倒。

最感意外的還是「洪拔」。

他明知不敵，也要作垂死掙扎。

過路的人不但無人加以援手，連致電報警的人也沒有。

否則，警察早就應該來了。——「洪拔」當時心裏就這樣想過。

他正慨嘆這世界的人心越來越缺乏正義感之際，想不到立刻就出現了奇蹟。

石勇和小明雖然只得兩個人，但他們的武功十分了得，五名大漢一方面可能是作賊心虛，邪不能勝正，另一方面却實實在在是遇上了强有力的對手。

圍觀熱鬧的人之中，儘管怕事，這時候也有人情難自禁地，鼓掌喝采，叫好不已。

五大漢被石勇和小明打得抱頭竄遁。

石勇和小明看見「洪拔」傷倒地上，也不爲已甚，只將他扶起。

「洪拔」雖然被毆受傷，頭腦却能保持清醒。

他一邊感謝二人救命之恩，一邊又催促石勇他們趕快離開這裏。

石勇和小明二人看見他傷成這副樣子，却不忍捨他而去。

石勇道：「不如報警，讓警方送你到醫院去吧！」

「洪拔」搖搖頭：「不，報警也沒有用。我勸二位還是趁早離開這裏，否則，回頭他們可能有更多人到這裏來。」

小明道：「我們扶着你一齊走吧，你似乎傷得很重。」

石勇和小明扶住「洪拔」，正想找一個門牌號碼之際。

突然有一戶人家的大門自動開啓。

有人焦急而誠懇地對他們說道：「三位，快些進來吧！」

小明定神一看，那老者並非別人，正是他在馬場認識的老馬迷林伯。

林伯匆匆將大門關上。

然後又將三人引到屋子後面去。

小明叫了一聲：「林伯，想不到會是你。」

林伯怔了一怔。

他吃驚而又好奇：「你怎麼知道我姓林？先生。」

小明一下子忘記了自己化了裝，外型與頭髮，跟在馬場時完全兩樣。

石勇在旁笑道：「我們不但知道閣下姓林，還知道你是洪拔先生的捧場客！」

林伯又是一怔。

小明也存心開玩笑，對林伯說道：「捧場是一回事。不過，我們知道你已經戒賭了。所以你從不下注，却欣賞洪先生的騎技。是不？」

林伯人雖老，頭腦還算清醒，他顯然已認得小明的聲音。

他回頭再看石勇手中有一張字條，字條上面寫了這兒的電話與地址。

林伯立即恍然大悟：「原來是你們兩位。怎麼會變成了這樣子？」

小明做了一個鬼臉道：「我們故意跟你開開玩笑。」

「哈哈，小鬼，你外型雖然變了，可是你的聲音却沒有改變啊！」林伯忽然也變得年青起來，笑得看不見眼睛。

林伯是個老馬迷，他告訴石勇和小明，除了本市有個馬場之外，不遠處還有一個馬場。那是M市。眼前這位「洪拔」就是M市馬場的騎師之一。原來他正是洪拔的胞弟，叫「洪二拔」。也難怪兩者之間如此相似了。至此石勇他們才恍然大悟。

林伯就像一個有經驗的護士一樣，替洪二拔治傷，然後讓他躺在一張床上。

× × ×

洪二拔沒有立即離去。

他估計那班人現在可能正找到他的家中去。

石勇看見他怕成這樣子，也感到奇怪。追問之下，才知道了又是與馬場的事有關。

那五名逞兇的大漢雖然沒有聲明來意，但洪二拔卻忖測得到。

原來在此之前，已試過了有一次像以下這種情形。

那次洪二拔剛參加完晨操課馬，由馬場出來，立卽被幾個大漢截住去路。

那班人聲勢洶洶的警告他：他不能自作主張的「去馬」，否則一切後果由他負責。

「去馬」是馬場中的術語之一，意思是某一位騎師準備贏某一匹馬。

然而，洪二拔從來不理會這一類的恫嚇。

只要他認爲可以贏的馬，他就努力去騎，澈底向馬迷交代。

有一天，他贏出了一場大冷門。

結果，那天晚上，就被人毒打一頓。

事後有人告訴他，這只是個教訓。假如你仍然自作主張的話，下次他可能性命不保。

石勇聽了之後，心裏在想：這還能成什麼世界？人家說香港馬場黑暗，想不到這裏更加變了暴力世界。

林伯道：「我所以不再賭馬，道理正是在這裏。我所以喜歡洪氏兄弟，相信你們也總該明白是爲什麼了。」

小明憤憤不平道：「這還成何世界？爲什麼政府不理？」

林伯苦笑道：「政府也只不過是由人組織成的。人的弱點就是見利忘義。最不幸的還是那些執行法律的人。」

「警察？」小明問。

林伯點點頭：「可能由於他們的薪金太低，也可能是積習難返，有了錢之後，他們就可以一概不理。」

石勇嘆了一口氣：「現在我明白爲什麼有些人這麼容易發達了。」

林伯道：「所以你不必太過羨慕那些人，說不定他們口袋裏那些錢，都是染滿了血腥的寃孽錢啊。」

刹那間，這四個人彷彿親切得如一家人一樣，包括了躺在床上的洪二拔在內。

洪二拔一直默默地躺在床上。

由於他閉上了眼睛，所以其餘三人都以爲他睡着了。

直至到洪二拔忽然插咀說話，大家才知道他一直沒有睡。

他躺在床上，睜開了眼睛，側過臉來，說道：「從剛才一番對話可以聽得出，在座三位，都是眞正的好人。」

林伯斜睨了洪二拔一眼：「怎麼？好人也有分等級的麼？」

洪二拔笑了笑：「當然有，有些假好人，例如那些捐出一筆所謂『善欵』，然後利用報紙電台『賣告白』式的吹擂一番，目的爲了什麼？當然不是眞眞正正的爲了做善事。」

林伯問：「爲什麼你却說我們是眞好人？」

小明問道：「可不是因爲我們救了你吧？」

「不！絕對不是。」洪二拔又說：「剛才我其實沒有睡。」

「嘿！小子，你太鬼祟了吧？」像個老頑童的林伯，裝成非常認眞的，瞪住洪二拔道：「你竟敢偷聽我們講話？」

石勇和小明忽然之間也忘記了他們本身的處境是多麼的險惡，忍不住嘻哈大笑起來！

洪二拔只是苦笑一下，也只不過是爲了敷衍住大家才笑。

然後，他就一派正經地說：「我有個好主意，可以爲廣大馬迷報一箭之仇，也爲我兄長報仇。」

林伯立即就問道：「你又有什麼鬼主意？」

洪二拔道：「我一直在想：明知有人從中控制賽果，但又沒有人去理。這怎辦呢？」

林伯又問道：「難道你有什麼好辦法麼。」

「是的，這的確是個好辦法，但可能要大家合作。」洪二拔說，「這辦法可以令到一些人破產，當然不是我或你。」

林伯彷彿想起了什麼：「可是外圍馬的幕後老闆？」

「唔——」洪二拔點點頭。

林伯道：「妙極了！這可能也是我復仇的大好時機，快說來聽聽。」

「可不知你那兩位朋友有沒有興趣呢？」洪二拔的視綫，轉向了石勇和小明二人。

石勇和小明交換了一個眼色。

只有他們自己才最明白：他們目前是警方急於要找的「逃犯」，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那裏還有時間和心情去帮別人？

洪二拔看看他們不作聲，他也默然。

林伯朝各人望了一遍，道：「怎麼？忽然之間都啞了？」

石勇苦笑道：「不瞞你們，說句眞話，目前我們也有麻煩啊！」

「我知道。」林伯又說：「正因爲這樣，所以你們才非參加不可。」

「你知道？」小明感到疑惑地怔了一怔！他望望林伯，又回頭看看石勇。

「你不相信麼？小鬼。」林伯故作神秘地笑了笑。

小明故意氣他：「你這人眞的是——幾乎沒有一樣事你不知道的。怪難以前你常常輸了錢。樣樣爭住認第一的人，該有這種收場的。」

「小鬼！聽住！」林伯果然不堪一激！「你們是警方要找的人，對吧？」

小明固然一怔。

石勇也吃了一驚。

林伯又頑皮地裝了一個鬼臉：「不過，你放心，我可以包庇你們的。」

洪二拔這時也忍不住坐了起來。

他的傷勢看來不輕，所以有時被林伯逗得笑起來的時候，也變得十分勉強。

這四個人，有些只是第二次見面，有些只不過頭一次。

但是，他們却好像彼此認識了數十年的「老友記」一樣。

小明看見林伯這樣，也乘機開他玩笑：「你不怕被警方知道麼？」

「知道又怎樣？」林伯拉長了面孔，「大不了就是坐牢。」

「好了，大家不要再開玩笑了。」石勇道，「既然我們已知道了彼此的環境，我也不妨說得更加坦白些。」

「你不必多講了。」林伯總是那副老樣兒。這時他又做了一個手勢，止住石勇說下去。

石勇眞的沒有他辦法，只有苦笑聳肩，把雙手一攤。

林伯又說道：「你來找我，不外乎幾件事。第一：要我指點你。第二，要求我收留你兩個。第三，把你情敵的情況告訴你，讓你去找他算賬。我可說對了？」

石勇獃住了一陣。

他的確不得不驚奇萬分，小明也是。

石勇苦笑着說道：「你眞是未卜先知啊。」

林伯道：「你也不必大驚小怪，我這個人只是太過愛管閒事而已。關於你們之間的事情，報紙有刋登，電台和電視台亦有報導，綜合起來，就不難想像得到其中內情。」

小明忍不住問：「難道你知道我姊姊的下落不成？」

林伯道：「聽說她已被人保釋出去。那當然是個喜歡她的人。」

石勇又和小明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心裏明白：林伯如此「料事如神」，相信也是有根據的。

因爲在馬場之內，他最少也見過范德賢和姜玲玲在一起。

林伯又說：「那天在馬場裏，你們問我姓范的是個怎麼樣的人，我不敢正面答覆你們。現在可以了。」

「他是什麼人？」小明問。

林伯道：「就是剛才我們提及，要認眞對付的集團的幕後主腦。」

「我們就憑這幾個人的力量？」小明又問林伯。

林伯道：「當然還有其他人。不過，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洪二拔這時也插咀道：「不錯，我們還要小心策劃。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好吧！」小明說道，「既然我們有了共同敵人，就不妨合作一次。」

但石勇却說：「不！我們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待辦。」

「什麼事？」林伯問。

各人的視綫，於是集中到石勇的身上來。

石勇道：「找兇手！」

「兇手？」林伯怔了一怔。

「殺死余金的兇手。」石勇又說，「相信也只有找出眞兇，我們才可以洗脫罪名。」

「唔——」林伯說，「原來你們來找我，另外還有目的。」

「不錯。」石勇道，「我們想你老人家助我們一臂之力。」

小明也說：「是的，我們在這裏，並無親人，你是唯一可以帮我們的人。」

「眞的？」林伯眨了眨眼睛，得意地說：「我的確稱得上是本市的『地胆』。不過，你想我帮你，你不妨先聽聽洪二拔的計劃，說不定，我們兩者根本就是一件事。」

其實，石勇和小明不是那麼自私的人。他們也喜歡做一些行俠仗義的事。

只不過是，他們之中，小明失去了證件。

還有石勇，他犯了殺人的罪嫌。

還有姜玲玲……

總之，「香江三俠」這一回眞的是煩惱多多，有苦難言。

石勇既然聽到了林伯這麼說，他也只好和小明耐心地等着，先聽聽洪二拔的解說。

原來洪二拔的父親洪圖，也像眼前的林伯一樣，是個老馬迷。

洪圖不但喜歡賭馬，而且還非常之「爛賭」，甚至稱得上是個職業賭徒。

從「洪拔」與「洪二拔」兄弟二人的「命名」，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據說：洪圖嗜賭成性，輸得性起之時，幾乎連老婆也賣掉。

幸好他妻子剛好懷了孕，否則，他是眞的把她押掉了。

妻子產下了第一個兒子時，洪圖仍在賭桌旁邊。

妻子爲了讓丈夫知所警惕，故意替兒子改了一個單名。

那是一個「拔」字。

意思就是：要丈夫「連根拔起」，戒除他的嗜賭個性。

豈料洪圖此人，正是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嗜賭依舊。

不久，洪妻又有了第二個兒子。

然而，洪圖還是懶理。

親友催他改名。洪圖索性只加了一個「二」字，於是第二個兒子爲「二拔」。

此事後來亦一直成爲洪家親友們，列爲「笑話」之一。

等到洪氏兄弟長大了之後，洪妻亦已去世了。

洪圖敎子「無方」，竟然鼓勵二個兒子去習騎——學騎師。

洪氏兄弟當時因爲年少無知，而且身裁也委實矮小。

也許是先天營養不足，也許是「前生注定」，總之洪氏兄弟二人，在父親的「悉心栽培」之下，果然成了騎師。

有了「騎師兒子」的洪圖，更加「自覺如虎添翼」，經常出現於兩個相距不遠的「姊妹城市」的馬場之內。

的確，有了「兒子騎師」之後的洪圖，有贏過大錢的時候。

表面上的理由，似乎就是因爲他的「兒子騎師」有什麼「內幕貼士」。

其實，那只不過是由於他的兩個兒子鬥志如虹，可以贏得的馬，都盡可能「優先告訴」父親，這才令他「大贏」。

但是，當有人插足馬場，從中操縱賽果之後，洪圖以前贏下來的錢，還不够他輸。

做兒子的，不知勸盡了多少，他却執迷不悟，結果洪圖就是「輸死」的。

他輸到債台高築，連兒子也不知如何才可以帮他。

長期的緊張、刺激的生活，令到洪圖百病叢生。

心臟病、高血壓……等，幾乎「包羅萬有」。

在一場馬的賽事中，他竟然信了什麼「必勝」的「內幕貼士」，下注一匹表面上「十拿九穩」的馬兒，而且注碼下得十分之大。

結果，那匹馬「包尾而回」。

老人家不堪刺激，當場一命嗚呼。

本來有此「前因」，洪氏兄弟二人也不該再在馬場中混了。

然而，他們一則由於身裁矮小的關係，很難找到第二門比較合適的職業。

二則，說得坦白點，他們除了「騎技」之外，根本亦無其他「一技之長」。

因此，他們只有硬住頭皮，繼續在馬場中混下去。

由於他們個性耿直，不喜歡與「大集團」中人同流合污，所以，他們兄弟二人便分別在兩個馬場，被人號稱「獨行俠」了。

有實力可以勝出的馬，他們絕不保留的。

即使明知無法勝出的馬，他們也將牠騎盡了，向捧場客交代。

也因此，他們成為大衆馬迷的捧場對象。

也因此，他們亦成為「大集團」的眼中釘，非拔去不可。

所謂「大集團」也就是操縱賽果的「外圍馬集團」。

據說，他們收場外「纜」，已發展到用「電腦」去統計。

「電腦」顯示出的「大熱門」，亦即表示最多馬迷「落纜」。

於是這一類「大熱門」馬匹，十之八九會跑個「梗頸四」回來。

總之，他們就像「開字花」一樣，最少人下注那一「瓣」，就「開」那一「瓣」了。

這些年來，據非正式估計，「大集團」所「殺」入的注碼，數以億計。

也因此令到「大集團」越來越加「財雄勢大」，不可一世。

他們養了不少馬。

於是騎師、練馬師為之爭取這些「集團馬」，不得不聽命於「大集團」。

如此一來，更令到他們如虎添翼。

當然，人可以分很多種類，有好人的地方自然有壞人。

同一理由，有壞人的場合，也會有一些好人出現的。

馬場中，有許多富有正義感的練馬師和馬主，他們就討厭「大集團」，只不過絕大多數「敢怒不敢言」而已。

這一類馬主和練馬師就是洪氏兄弟的幕後支持者。

雖然洪氏兄弟經常受到恫嚇，但他們卻視若無睹。

想不到有關當局的「坐視」，卻寵壞了這班「馬場壞蛋」。

他們最近竟然變本加厲，除了諸多恫嚇之外，還用實際行動來對付一些「獨立騎師」。

所謂「獨立騎師」，亦即像洪氏兄弟一般不受「大集團」操縱的騎師。

此等騎師，有些「怕打」，居然已有不少被「征服」了。

只有洪氏兄弟，他們根本不理會「大集團」的警告。

於是洪拔在衆目睽睽之下，被摔落馬下，死於蹄下。

洪二拔今天也被人「教訓」了一頓。

若非石勇和小明二人及時見到，替他解圍，相信他可能重傷死去亦不足為奇。

× × ×

石勇和小明二人，聽了洪二拔的陳述之後，也開始有些感動。

他們可以聽得出，「大集團」實際上是由范德賢控制的。

根據洪二拔和林伯他們說，范德賢表面上是大馬主、大財主。

其實，他的錢，都是靠「外圍馬」、「古惑馬」等等得來的。

當然，他父親也有些錢，同時在香港也有些生意。

但是，無論如何也沒有他現在這麼多錢。

熟悉他的人都明白：他的錢不但越來越多，而且有加無減。

× × ×

洪二拔交代了自己的「家世」。

林伯說清楚了眼前的「形勢」。

現在，他們開始談到了「未來」。

林伯道：「范德賢有財有勢，唯一可以令他尷尬的，相信只有在馬場上令他出醜。」

洪二拔也說：「是的，這是唯一可以令他倒下來的辦法。」

石勇也覺得這件事的確值得做。

他忽然又想起了一個人。

那是與他同時抵達這個都市的陳悅。

陳悅不是練馬師，更加不是騎師，他為什麼得到「大集團」的後台大老闆范德賢如此「熱烈」歡迎？

石勇想起了。

他認識陳悅（其實是見過），是一次調查毒馬案時。

但是，那一次，似乎沒有足够的證據足以證明陳悅與該案有關。

石勇幾乎也記不起這件事了。

那時石勇還是一名藉藉無名的探員，帮閒的角色。

要不是這次「異地又重逢」，要不是這麼凑巧在機場見到范德賢「熱烈」歡迎他，石勇也記不起此人。

石勇想清楚之後，對林伯道：「我們決定參加這項計劃。」

洪二拔拍手表示歡迎。

林伯道：「既然如此，我也會用力帮帮你。」

於是四個人，互相握手，預祝成功。

當然，他們還要找其他人，但這已經是一個好的開始。

洪二拔道：「只要你們支持我，我還可以邀得其他人帮手。」

他說的是馬場中人。

馬場中有不少人討厭「大集團」，只是苦於沒有人「揭竿起義」。

現在既然有人帶頭，相信一呼百應，大有人在。

他們就這樣決定下來：——

林伯設法助石勇他們一臂之力，替他指點門路，讓他去找殺死余金的眞兇。

石勇和小明在林伯的掩護下，亦盡其所能協助對方完成「反抗大集團」之「壯舉」！

蠱蟲師爺　逢過江龍

在范德賢和律師的陪同下，姜玲玲親自去到當地警局報到。

玲玲只是「疑犯」，警方只拘留她，並未正式「起訴」她。

因此，經范德賢的「幕後」奔走，律師的「台前」爭辯，她終於獲得不起訴。

玲玲估計過當前的形勢，石勇和小明已被「趕絕」了。

假如她還是那麼「固執」的話，深信范德賢憑藉他的「人仕」與「財、勢」，相信亦一樣可以把她「趕絕」。

就是因為這樣，玲玲才想出了這一條「緩兵之計」。

她一方面敷衍住范德賢，在必要時還可以利用他作為「護身符」。

另一方面，她又明查暗訪石勇和小明二人的下落。

她也試過「求」范德賢，希望他使用「他的辦法」讓石勇和小明也一樣可以避免「起訴」。

但是，范德賢却說：假如石勇與小明不越獄，不成為「通緝犯」，他可能還有些辦法。

但現在呢，一切都太遲了。

當然，玲玲認為，只要范德賢首允，在這兒，幾乎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

不過，玲玲也不敢太過關心石勇，以免引起范德賢的反感。

反而關心弟弟似乎好些。

可是，即使是小明的消息，玲玲也無法打聽到一些兒。

× × ×

報章公佈了范德賢和姜玲玲「訂婚」的消息。

范德賢故意讓「消息外洩」，目的不外是造成「既成事實」，讓姜玲玲無法退縮。

可是如此一來，却苦了石勇。

石勇又氣又惱。

小明即使如何的安慰他，他也坐立不安。

還是林伯的「解釋」和「分析」，令到石勇聽來感到舒服一些。

林伯道：「如果玲玲眞的喜歡他，宣佈的應該是『結婚消息』而非『訂婚』，對不？由此可見，此乃緩兵之計而已！」

石勇也覺得林伯言之有理。

林伯又說：「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找你加入我們的行列麼？」

「因為我們有緣。」石勇笑了笑，「那天要不是我們無意中救了洪二拔，你亦未必有此行動吧。」

「不！我早有此意，只不過由洪二拔首先提出而已。」林伯又說：「但我找你合作，却是因為當時你的化裝維肖維妙，深深地吸引住我，令我十分佩服。」

「你過獎了！」

「現在，我想你將我化成另外一個人。」林伯道。

「幹什麼？」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可以說為了你，也為了我們的計劃。」

「你想化成怎麼樣？」

「金山伯。」

「我倒想不起金山伯是怎個樣兒的。」石勇苦笑道。

林伯道：「外表愚鈍，荷包腫脹，明白了沒有？」

石勇心領神會地笑了笑。

然後他就開始動手為林伯化裝。

石勇的「化裝術」，得自名師——那是當時警局裏偵探部聘來的「高手」。

做偵探有時要掩人耳目，所以非「改頭換面」不可。

大約半小時，林伯已是「另外一個人」了。

然後，石勇又再為他自己化裝。

× × ×

在一間高級俱樂部之內。

許多當地的名流紳士，都會到此來消遣。

這裏有「沙蟹局」、「牌九局」、「蔴雀」以及「十三張」等。

此等賭局，注碼極大，動輒數以萬元計。

有一名「金山伯」，他已一連數晚出現這間俱樂部之內。

他顯得十分愚鈍！

所以幾乎「逢賭必輸」。

沒有人知道他有「多少家財」，只知他剛由「舊金山」回來。

他每次到俱樂部賭錢，都帶來一名保鏢——年青，而且高大的人。

那人拿着占士邦式的公事箱。

第一次，俱樂部門口守衞，担心箱內有武器，要檢查。

豈料打開一看。

裏面盡是花花綠綠的美鈔。

於是消息傳開了。

那保鏢也有一支强力的點四五口徑手槍，但依例每次入場前，必須交由俱樂部的「警衞室」代為保管。

俱樂部主人不想裏面有人開槍。

「金山伯」每輸得太多時，便召來保鏢，動用手提箱裏的美鈔。

消息很快便轟動了上流社會。

不少嗜賭的名流紳士，都贏過「金山伯」的「直板美鈔」。

然而，這老傢伙儘管逢賭必輸，他却公然在俱樂部內慨嘆：賭的注碼太小，不够刺激！

這番話不知怎的，傳入了范德賢的耳中。

范德賢叫人轉告金山伯，要他跟他「大賭」一場。

× × ×

什麼方式的賭博注碼最大？

沙蟹。

於是范德賢決定和金山伯賭一場「沙蟹」；消息亦迅速傳遍了上流社會。

人們只以「隔岸觀火」的心情，準備「臨場參觀」這一場「龍虎鬥」。

「龍虎門」也只不過是美其名而已。

其實，凡是與「金山伯」交過手的人，都心中有數。

「金山伯」只是綽號。

他姓什名誰？

據說：他複姓司徒。

又有人說：他無兒無女，家財却多至難以勝數。

可能就是由於沒有了精神上的寄託，才會寄情於賭。

由於他有太多太多的錢，所以輸極他也不會「肉痛」。

這一次，聽說他有意思在本市居留。因爲他週遊列國之後，認爲這兒最宜他居住云。

於是，那班上流社會中的名流紳士，紛紛設法親近他。

毫無疑問，這些人的目的不外乎又是與「錢」有關。

他們希望結織「金山伯」之後，說服他把資金投入名下的企業中。以增强本身的實力。

然而這位「金山伯」似乎對「正行生意」都沒有多大興趣。

相反，對賭却興趣甚大。

不管是什麼花式的賭，包括了賭馬，他都十分喜愛。

也許就是這樣，他才份外吸引住范德賢的注意。

范德賢爲了「表現」本身的「實力」和地位，也用手提箱儎了一大批的美鈔到俱樂部來。

約好的時間還未到，俱樂部之內已經擠得水洩不通。

俱樂部主持人早知有此情形出現，作了特別安排。

當晚大廳之上，所有一切「雜賭」都「暫停營業」。

大廳是擁有最多地方的場所。

主持人將這兒佈置成一個圓型的看台——像鬥牛場差不多。

中央部位放了一張綠絨圓桌。

桌子四周只有兩張椅，一張供范德賢坐，另一張屬於「金山伯」。

四周是一級比一級高的「座位」，目的是避免妨碍視綫。

最後一列座位，當然是最高的。

儘管主持人安排了將近三百個座位，仍有「不足之感」。

開局了。圓桌兩旁分別坐了「金山伯」和范德賢二人。

他們身邊都站了一名助手。此外只有一個「派牌人」。

爲表示「絕對公平」起見，派牌人只負責「監督」，「洗牌」和「派牌」都是用機器代替的。絕對不經「人手」接觸。

參觀者都以爲這「的確公道」。

其實，是否眞的如此「公道」？

只有范德賢最明白，因爲他才是這家高級俱樂部的眞正幕後老闆。

這裏的裝飾設計，也是由他想出來的，他當然最了解。

尤其是天花板的上面，那些閃閃生光的裝飾之中，有不少正是不同角度的「電眼」。

這種隱蔽式的「電眼」，直接透至一間密室。

密室中有許多電視傳眞機，將現場情形實地轉播之外，還可以將各種不同角度的窺視鏡頭選擇放大。

也就是說：等一會兒「金山伯」手上有些什麼牌，密室中人可以一目了然。

這有什麼用？

很簡單，可以帮助范德賢贏錢。

因爲密室之內，負責窺伺的人與范德賢之間，另外設有無綫電「感應器」。

「感應器」放在范德賢的口袋之內，像個烟盒，所以別人不會生疑。

范德賢早已跟密室中人取得了默契，「感應器」所發出的電流，決定於「一下」與「兩下」之間。

「感應器」所發出的電流，也只有范德賢才可以感應得到。

「一下」是示意范德賢「棄牌」。

「兩下」則表示「跟進」。

即使不明白此中內幕的人，也覺得「金山伯」輸了九成。

如果明白了其中內幕的，那就更加肯定他輸了十足。

儘管如此，由於注碼太大，參觀的人還是那麼多。

果然，「金山伯」連場敗北！

有人開始爲他担心。

但是，老人家却冷靜得出奇。

他帶來的錢，已輸了一大半。

雙方事前的默契，就是每人帶來美金一百萬。

大家的助手事前亦已說好了，任何一方面萬一輸光了，可以無限量加注。

但是，一定要現鈔。

美金、英鎊以及其他紙幣都可以，就是不收支票。

有一手這麼樣的牌：——

「金山伯」露面的牌是「A」一對「Q」一對。表面是「兩啤」。

范德賢露面牌則是「K．Q．J．10」。像是「順」，但不同花。

至於「底牌」又是什麼？

旁觀者當然不可能知道。

每次，除非雙方互揭底牌，否則，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彷彿爲「參觀鈔票」而來。因爲人家看牌時，都是小心翼翼的，使用了兩隻手掌遮遮掩掩的。

就算是站在一旁「聽候差遣」的助手也看不見。

唯一可以知道「底牌」的，表面看來只有入局的兩個人。

其實，實在是四個人。

那就是：除了入局的「金山伯」與范德賢之外，還有密室中的「偷窺者」與「無綫電控制員」等，共是四人。

這一手牌很明顯：范德賢一直「跟進」，分明是底牌够「大」，若非「K」或「Q」一對，就是「搏順」。

其實，那是一隻「A」。

結果，范德賢搏到一條「大順」。

至於「金山伯」的，表面是「兩對」，但底牌呢？

如果他是底牌是「絕章A」，或者「Q」，都會湊成「俘虜」。

「俘虜」是可以贏「順」的。

但是，萬一「金山伯」的底牌只是一隻無關重要的，那麼，范德賢的「順」便可以贏「金山伯」的「兩啤」。

賭「沙蟹」難就難在這裏——無法知道對方底牌。

但「沙蟹」的趣味性也在這裏。

當派了最後一張牌時，范德賢的確考慮了不少時間。

但是，他很快便收到了「訊號」——那是「兩下」。

「感應器」發出了「兩下」電流，亦即表是「跟進」。

於是，范德賢果然「跟」了。

由於最後一張牌，「金山伯」才來了「A」，所以由他先下注。

「金山伯」想了很耐，終於下注十萬美元。當時桌上已積聚了五六十萬元左右了。

因爲「感應器」暗示叫范德賢跟進，所以他「加注」——十萬以外，再加上三十萬元。當然也是美金。

「金山伯」呆了一呆！

然而這呆頭呆腦的老傢伙，也只考慮了三分鐘。

他居然「反加注」。

也就是說：他除了跟進三十萬元之外，再反加三十萬元。

因爲事前大衆說好了准加碼的，所以美鈔堆滿枱。

假如不是「感應器」有所暗示，范德賢怎麼樣也要忌「金山伯」三分。

識賭「沙蟹」的人都會想，人家不是「俘虜」，決不會「反加大」。

當然，亦有可能「偷鷄」。

從表面上分析，「偷鷄」的成份實在也非常之高。

因爲「金山伯」必須底牌擁有一張「絕章A」或者「絕章Q」才可以構成「俘虜」。

范德賢自己心裏明白，他的底牌已肯定是「A」，牌面則是「KQJ10」各一張，所以，「金山伯」擁有「絕章A」或「絕章Q」的成份，的確微乎其微。

就憑了這點，范德賢認爲老傢伙竟然也會「偷鷄」。

再加上他助手用「感應器」知會了他，所以，他又一次「反加大」！

這一次，范德賢出手極「狠」。

反加了一百萬美元。

計計桌面之上那一大堆鈔票吧！

到了最後一張牌時，也只不過得六十萬左右。

金山伯一出十萬，范德賢跟十萬，亦即多了二十萬元。

范德賢又「加大」了三十萬。亦即多了六十萬。

「金山伯」照跟之外，「反加大」五十萬，也就有再多了一百萬元。

目前那堆錢，已經是二百四十萬。

假如「金山伯」也照跟一百萬，便再多二百萬了。

總數將增爲四百四十萬元。

人們的心情很緊張，紛紛忖測着「金山伯」的底牌究竟是什麼？

反觀「金山伯」，却是姿態悠閒。

大家都以期待的心情等，等「金山伯」是否也跟那一百萬美元的注碼？

因爲彼此聲明可以「加碼」，所以雙方的助手們，變了「運鈔大隊」。

「金山伯」終於有所表示。

他非常瀟洒地說：「范先生，我們只是第一次交手，我不想太過份，假如你是外國人，假如這是拉斯維加斯，或者蒙地卡羅，我一定再反加大，你不跟足，我不會讓你看我的底牌。」

此語一出，范德賢已心感不妙。

在場的人也哄然！

大家都可以聽得出，「金山伯」必然跟進最後這一百萬元。

同時，在場的人所等待的最後「攤牌」，亦已經到了。

果然，「金山伯」令助手把最後那一百萬美元送到桌子之上。

然後他開出了底牌，那是一隻葵扇「A」。

人們無不嘩然！

「金山伯」，擁有三「A」兩「Q」，自然就是「俘虜」。

范德賢氣得滿臉通紅，因爲他的底牌雖則也是「A」，但却無法贏錢。

范德賢輸了。

而且輸得莫名其妙！

明明有「十拿九穩」的把握，結果却先後輸掉了二百萬美元。

單單是最後一次，他便負去了二百二十萬元之多。

先前的交手，前前後後所贏的，亦不足三十萬，只得二十萬多一些兒而已。

因此比對之下，負去了二百萬。

到底密室中那二名助手怎麼攪的？

范德賢本來還想再賭下去，但却忍不住立即就去密室看看。

所以他借故約了後會之期，不再賭了，就此收場。

儘管如此，參觀的人已經覺得够刺激，因爲他們很少機會看到這麼大的注碼——而且還是現鈔。

× × ×

密室中，並無異狀。

這被稱爲「密室」的地方，自然是一處不易爲人發現的地方。

它位於俱樂部附近，而且，過去經過了無數次的試驗，證實有效。

今晚怎麼會失手？

范德賢十分生氣地衝到密室之內。

那二名助手從電視傳眞機中，已經見到了范德賢「敗陣」的情形。

連他們亦覺得驚奇，所以他們正在小心檢查儀器有沒有失靈。

范德賢破口大罵！

然而，二名助手已看過了所有的儀器，一切十分之正常。

助手之中，負責操縱無綫電「感應器」的，强調最後一次，他只按掣一次。

那麼，爲什麼范德賢却有「兩次」的感覺，難道是他身上的「感應器」失靈？

密室中那二人都是電子儀器專家，憑過去的紀錄，從未失手。

他們爲范德賢看過了那烟盒型的電子「感應器」，也十分正常。

他們都莫名其妙。

但錢却是眞眞正正的輸了出去，惟有

期望着下一次吧！

× × ×

「金山伯」和他的助手們，帶了大批美鈔回來。

他是林伯和石勇所扮，另一些人也經過了化裝。

他們都忍不住笑了。

林伯道：「這只是開始，不過，現在我們可以展開第二步計劃了。」

第二步計劃就是：向馬場進攻。

石勇却說：「我的事怎辦？」

林伯道：「明天就有消息，我用錢收買了一名警探，他答應明天在馬場把偵查結果通知我。」

石勇經過了這次合作之後，也深信林伯是個有計劃的人。

別看他平時嘻嘻哈哈的，他有許多事情根本令石勇也想不到。

例如：他何來這許多美鈔？

他只不過是個僞裝的，並非眞眞正正的「金山伯」。

同時石勇也從小明口中聽過，他過去輸了不少錢，利弗問何來這麼「富有」？

那些美鈔決不是「道具」，是眞眞正正的美鈔，這點石勇可以肯定。

石勇是一名有經驗的警探，假美鈔騙不過他那雙眼。

他忍不住問林伯。

林伯終於說穿了。

原來當地有不少巨富，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中國海外僑胞。

雖然不少中國人自祖先一代起，已移居於海外，但畢竟還是「華裔」。

此等巨富有不少是林伯的兄弟和至交，他們也像林伯一樣，覺得范德賢是中國海外僑胞的一種恥辱，太不正派了。

因此，他們才決定在幕後全力支持林伯。

林伯過去也是富翁，可惜鋪草皮鋪到變了窮光蛋。

不過他這些年來，對金錢已經看化了，他只想對付范德賢。

正如其他僑胞所說：范德賢汚辱了多少年來華僑在海外所建立的聲譽。

現在第一個回合經已得手了。

林伯在歷次「扮懵」中，只負去二三十萬美元，今次收獲二百萬。

比對一下，還有大把盈餘。

× × ×

香港警方果然派人到來。

那是布列總督察和他的助手。

他們是在電訊報導中，知道石勇在這邊不幸出了事。

然而，據布列與當地警方連絡時，發覺當地警方非常不合作。

布列一向信任石勇，也相信姜氏姊弟，再印證一下這裏警方的態度，他已是心中有數。

但是，石勇和小明已失了踪。

唯一可以找到的人，只有一個姜玲玲而已。

布列曾帶同助手拜訪范德賢，目的無非求見姜玲玲。

但是，范德賢當知道布列是香港警方派來的，却避而不見。也沒有讓他見到玲玲。

布列總督察在無計可施之際，惟有悄悄去求助於國際特警。

「國際特警」是一個世界性的秘密保安組織，在世界絕大部份地區，都分佈有他們的秘密辦事處。

布列是一名總督察，他既然來了，決不會空手而回。

× × ×

又是賽馬的日子。

馬迷固然重視，有些人更加重視。他就是范德賢。

范德賢自從在俱樂部失手之後，至今仍然耿耿於懷。

他希望這一次的賽馬，能爲他贏回一筆。

當然，那並不須要在馬場中贏。

在馬場中贏，數目是有限的，因爲馬場中一切投注數目都會直接影响電算機。

影响了電算機，也就影响了派彩。

換句話說，投注某一匹馬的數目越大，派彩越少。

但場外則不同了。

這不是像香港馬會的場外投注。

這只是指「外圍」。

非法外圍。

范德賢是非法外圍老闆，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因此，每個賽馬日，他的收入十分可觀。

許多馬迷已「輸到服」。

他們「買熱開冷」，「買冷開熱」，眞眞正正是「十賭九輸」。

然而，賭之爲害，就是在於「死心不息」。

大部份賭徒的缺點就在於「自信心太强」，結果輸了還要找藉口，實則是「死心不息」，輸了下次再來！

若非如此，像范德賢這一類「外圍老闆」，又怎麼會發了大財？

現在他是眞的「發」了。

他的非法外圍總部之內，有電腦統計每匹馬的「冷」與「熱」——這與場內投注無關，只統計了場外的。

然而，馬迷多數「眼光一致」，場外，場內的熱門往往總是差不了多少。

范德賢的總部有專人將統計資料，及時帶入馬場「補票」。

今天，情形也無二樣。

唯一不同的，投注總額似乎比平時大了許多。

不過，這是「月初」，范德賢也只道是人們剛出了「糧」，加了注碼而已。

× × ×

馬場之內，人山人海。

賽事即將展開，馬迷正忙於攢門路，找內幕，尋貼士。

馬場一角，却聚集了幾個人，他們正進行一宗與馬事無關的事。

一名便衣警探，正秘密在此會晤一名「剛由外地來的余老伯」。

這位「余老伯」婉轉相託，才找上了門路，認識這位「神探」。

「余老伯」花了一筆鉅欵，秘密委託這位「神探」去查一個人。

這人就是殺死余金的兇手。

余金就是一名响導。

但據「余老伯」說，那是他的侄兒。

「神探」現在就有了結果，他約好「余老伯」在此交代。

據「神探」調查所得，余金之死，與扒手集團有關。

眞正的兇手叫「黑鬼燦」。

那是綽號。

黑鬼燦就是「扒手大王」黃昆的「金牌打手」之一。

不過，那位「神探」却聲明只提供消息，不願出面。

「余老伯」是誰？

他就是林伯扮的另一位金山伯。

與林伯同來的，自然是石勇。

石勇也化了裝。

那麼，「神探」又是誰？

石勇認得他。

他正是差些害死石勇和小明的方展。

方展在警局的羈留所中，佯作一片好心，慫恿他們越獄。

結果，那同獄的另一名疑犯却做了替死鬼！

不過，這仍無法證明方展是「存心靠害」。

現在石勇只在想：方展既然自稱是余金的好朋友，爲什麼又不去「爲友報仇」呢？

照計他是一名警探，大可以理直氣壯的，去抓兇手。

於是石勇又在想，他可能提供假消息，目的騙「余老伯」的報酬。

否則，其中必有古怪。

方展走了。

他收了林伯的錢之後，又忙於去下注賭馬。

林伯對石勇道：「你何必大驚小怪？這兒的警探就是如此這般的。」

林伯說：大部份警探與黑道中人交往。他們只顧找門路，賺外快，很少眞眞正正的爲公家辦事。」

但是，石勇却有想法。

就在這時候，石勇眼前一亮！

他差些兒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麼會是布列啊？

然而細看清楚，那兒附近，還出現了布列的助手。

布列正跟玲玲在交談。

玲玲是跟隨范德賢入場的。

但這是馬迷的「緊張時刻」——還有三分鐘就開跑。

因此，范德賢去了下注。

布列正千方百計找石勇不着，又無法見玲玲，終於在國際特警的協助和策劃下，在馬場等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

布列等到范德賢走去下注·就過去把玲玲拉過一角交談。

這是不爲人注意的地方。

但是，石勇等人當時也同樣不想惹人注意，他們竟然就此相會。

石勇故意走了過去。

由於他化了裝，玲玲也認不出是他。

布列反而有些預感，他到底是石勇的上司，還是個好偵探。

石勇不敢賣關子，因爲范德賢隨時會找到這兒來。

他匆匆與玲玲招呼。

玲玲像發夢一樣，差些兒想哭了。

石勇安慰她：「噩夢將成過去，你做對了，繼續吧！」

布列也對她說：「是的，順水推舟，你就做我們的內應。」

玲玲道：「最近他迫得我很緊，我實在很害怕，但在這兒人地生疏，又與你們失去連絡，只有如此拖住，等機會吧。」

石勇道：「他是萬惡不赦的大壞蛋，我們正對付他。」

布列忽然由口袋摸出了一些東西，交到玲玲手中。

「收好它。」布列說：「必要時，它可能帮得你。」

那是一具電子通訊儀器。

玲玲把它收入手袋之內。

這時候的玲玲，打扮得十分漂亮，衣服都是范德賢送的。

爲了「體面」的緣故，范德賢帶她出現公共場所，都硬性規定她的衣着。

玲玲儘管心裏厭惡，表面上也得遷就他。

鐘聲一响！

賽馬開始了。

石勇知道：他們相聚的時間越來越短，只要這場馬跑完，大概范德賢就會找玲玲，說不定還會找到這兒來。

玲玲何覺依依不捨！

一雙有情人，面面相對，却說不出半句情話。儘管布列借故走開了。

最後，石勇只安慰玲玲，叫她自己小心。

× × ×

那一天的賽馬，結算之下，結果范德賢的外圍公司賠了大本。

即使在場內，范德賢也輸了大錢。

他十分生氣！

因爲他的集團無法控制賽果。

事前講好「不去」的馬，結果紛紛跑了個「第一」回來。

集團中的打手，奉了范德賢之命，紛紛出動，去找一些不受指揮的馬主、練馬師和騎師們算賬。

另一方面，下注外圍——非法外圍的「馬纜」下注人，紛紛找「帶家」收錢。

「非法外圍」有個不成文的「規矩」——贏了收十足，輸了收九折。

此外，贏了「即晚收錢」，輸了呢？留待下一次賽馬日來臨之前才收。

正因爲有了種種表面上的「好處」，所以，非法外圍才會如此受到馬迷的「歡迎」。

結果，那一晚，由「帶家」送到外圍投注人手上的金錢，數以千萬計。

本來開非法外圍，根本就「贏實」，沒有理由會輸的。

否則，外圍公司就不會開出上列這麼多的「優待辦法」。

但是，問題却是出在范德賢本人的身上。

爲什麼會這麼說。

本來外圍公司有電腦統計，冷冷熱熱，一目了然！

本來外圍公司有專人「補票」，最多人下注的，太熱的不補，太冷就要小心，

半冷熱的補得最多。

但是，范德賢以為今日亦像過去一樣，一切根據場內的「決定」。

也就是說：「大集團」在場內「決定」去那一匹馬，便下注那一匹，根本無須去理會場外的下注情況。

可惜今時不似往日，那些騎師竟然「陽奉陰違」。

結果，「大集團」輸了一場又一場。

結果，「大集團」一天之內，輸在場內的數以百萬計。

至於場外的，因為「過纜」關係，竟然輸了七千萬元。

做外圍的不能賴賬，除非從此結束不幹了。

否則，無論輸多輸少，一定要照賠可也。

他們必須給予下注的馬迷一種信心，否則下次人家就不光顧了。

有了這種種原因，「大集團」惟有忍痛，賠了大本也沒有辦法。

他們決不敢怪下注人。

因為衆多的外圍投注者之中，不少是富有人家，今次贏了，下次會下注更大。

開外圍的人，也一定要「有長遠眼光」——放長綫。

「大集團」要怪的，只是那些不聽指揮的騎師。

但是，范德賢除了怪騎師之外，還要怪另一個人。

他就是陳悅。

范德賢用重金把陳悅請來，目的不外乎由於他「道行高深」。

陳悅是個「造馬」專家。

他懂得如何令一匹馬跑得更快，同樣可以令一匹馬乏力。

妙處完全在乎「不着痕跡」。

陳悅用的「藥」，可以混在草中，讓馬兒吃了之後，便身不由主。

最重要一點則是：驗尿、驗血也不會發現有什麼不對。

然而今日，有些列明「死火」「跑不出」的馬，竟然紛紛跑了出來。

到底陳悅幹什麼。

范德賢返回他的地下總部之後，就立即叫人把陳悅找來。

但是，陳悅不知怎的，失了踪。

范德賢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立刻把一名心腹助手手召來。

「你覺得今天輸了這麼多的錢，是否偶然的事。」范德賢問。

助手道：「坦白說，我覺得絕非偶然，一切似乎很有計劃。」

「唔——對了，」范德賢想了想，又說：「最近我十分倒霉，處處都輸了大錢，會不會是：桃花運影响？」

「桃花運？」

「是的，人家都說，行正桃花運的人，逢賭必輸！」

「波士，那只是迷信的說法，說句實話，我覺得你不該把她留在身邊。」

「你說什麼？」

「唔——」助手吶吶地不敢說下去。

范德賢知道這助手很忠心，他終於又和顏悅色地說：「你繼續說吧，你可能比我冷靜。」

助手這才說道：「她如果愛你，為什麼不立即結婚？」

「嗯——」范德賢呆了一陣，「你的意思是，怕她害我？」

「事實上，她可能是波士你身邊一枚定時炸彈！」

「但是，我最近的事，似乎與她扯不上什麼關係。」

「我以為你還是小心為是！」助手又說：「我並非與她有什麼過節，我一向忠心於你，若非你提起，我也不敢說。」

「你說好了，我不會怪你。」

「今天在馬場中，她曾悄悄與一些陌生人會唔！」

「誰？」

「我只見過其中一個外國人，」助手道：「那人找過你。」

「是不是有警官陪同前來的那個外國人？」范德賢問。

「正是。」

「他在馬場見過她？」

「相信我不會認錯了人。」

「唔——」

范德賢面色一沉，不再說話了。

× × ×

在花老七主持下的一間地下賭場內。

「扒手大王」黃昆，正與一名「高手」在賭桌上「過招」。那名「高手」正是林伯所扮的豪賭客。他們賭的，也是沙蟹。不過這一次與上次不同。

上次林伯面對「電子機械化」的場面，曾花費不少功夫設計。例如至今仍未被范德賢「識穿」的，就是「截收無綫電波」的內幕。

原來林伯花了不少時間和金錢，才查出了范德賢在俱樂部中的「佈局」。於是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結果贏了范德賢二百餘萬。

其實辦法很簡單。首先是林伯知道了「感應器」的設計，於是設法查出了他們所用的超短波的頻率。

當范德賢在控制室的助手向他發出訊號時，林伯這邊一位專家一直以儀器從中監視。最初幾局，由於注碼不大，林伯故意讓范德賢「得心應手」。到了最後一局，直至到後一張牌派好後，好戲才上演。

當時林伯這邊的電子專家，發覺對方用遙控方式，令范德賢身上的「感應器」發生作用時，也用同一方式，同一超短波的頻率去影响范德賢身上的「感應器」。

所以，范德賢助手只按「一下」，但林伯的助手及時再加「一下」，於是配成「兩下」，令范德賢上當！

由於時間上的配合恰到好處，所以范德賢一無所覺地，乖乖上當。可憐他至今未知怎麼輸了那麼多的錢。

現在林伯又用另一種方法去跟扒手集團的頭子黃昆賭沙蟹。他用的是「魔術手法」。

無疑這也等於「出老千」，但對付壞人，有時是無須太正派的。

他們賭籌碼，所以不經不覺，黃昆輸了過百萬。他沒有那麼多現金，迫住簽支票。但林伯不肯收支票。

黃昆眼看無法「翻本」，如果就此收場，還要拿二十萬元左右出來「贖身」。

黃昆根本沒有那麼多錢，即使支票也不過是空頭的。結果，他無法落台。

他不想在衆目睽睽之下出醜，把林伯拉過一旁商談。林伯當時是以「余老伯」身份出現，所以黃昆不知他就是林伯。

林伯也明白黃昆的心理。

他說：「算了，二十萬我可以不收，但我要你一個人。」

「誰？」

「黑鬼燦。」

黃昆吃驚地問：「你怎會認識他？」

「告訴你，他殺了我侄兒，如果你不交出他，你也會上身。」

「嗯——誰是你侄兒？」

「余金。」

「哦——原來你是有備而來。」黃昆道，「不過我不妨告訴你，殺余金的不是黑鬼燦，另有其人。」

「誰？」

「范公子的人。」

「他為什麼要殺余金？」

「我說了出來，二十萬怎交代？」

「一個仙不收，還可以再給你十萬；如果能再找一個證人出來證死范德賢，再給你二十萬。決不食言。」

「范公子要佈局陷害一名來自香港的警探，迫他的女友就範。所以，他派人一直監視姜氏姊弟和石勇。揀機會先殺余金，再殺胡老頭。志在陷害石勇和小明。」

「但是，小明是玲玲的弟弟啊。」

「弟弟又怎樣？反正他與官府的人相熟，隨時可以保釋他。到那時，姜小姐只有感激范公子。」

「但我以為他也害死你們扒手黨。」

「為什麼？」

「因為余金來找過黑鬼燦，所以警探也說是你們幹的。」

「誰說的？」

「方展探員。」

「唔——那眞是害死我們。」

「所以，為人為己，你定要帮我！」

黃昆有把柄在人家手中，林伯又從中挑撥離間。結果他答允帮林伯一次。

× × ×

范德賢陷於破產邊緣。

他的「大集團」固然無法控制馬場，國際特警組織這時也無法不出面，利用壓力令到當地警方採取行動。他派出去對付「不聽話」的騎師和練馬師的打手們，紛紛失了踪。

就像傳說一樣，范德賢無法找到他們。忽然間，他感到一切事情似乎針對他！

他聽了助手的話，搜查了姜玲玲。

姜玲玲連日來不斷用無綫通話機，與外面的布列等人連絡。她不斷將范德賢的動靜，悄悄通知了布列。

布列得到國際特警的合作，把殺死余金的兇手抓住。但范德賢仍然如在夢中。

他發覺了玲玲手袋中的無綫電通訊儀器之後，十分生氣。他一掌摑了過去。

但給玲玲避開了。玲玲十分機靈，一手順勢把無綫電儀器奪回。

她迅速按動了一個「緊急求救」的訊號掣。突然間，范德賢拔出了一支手槍：

「把它扔掉！」

在槍管指嚇下，玲玲不敢不從。

儀器扔了過去。玲玲心中有數，所以一股暗勁附在儀器之上。

儀器擊中了范德賢的手腕。

手一痲，手槍墮地。當范德賢正待俯首拾槍時，玲玲已搶了過來。

玲玲飛起一脚，踢得范德賢朝天仰倒地上。門外槍聲乍起！一陣陣人聲傳來。

范德賢聽得心慌意亂。

他心感不妙，企圖越窗而出。

「砰」的一聲。

一枚子彈擊中了他的小腿。

玲玲已奪得那支手槍。

范德賢乖乖的舉高雙手，轉過身來，不敢動。

大批警方人員湧了入來。

布列和國際特警人員亦在其中。

石勇和小明都來了。

玲玲把手槍交給警方人員，把范德賢也交給了他們。

門外仍然一片吵鬧。

警方人員與范德賢的手下經過短暫的交火後，迅速控制了大局。

× × ×

范德賢被控的罪名多至難以計算。較嚴重的有：——

謀殺余金。

主使兇手去殺胡老頭。

開非法賭檔。

主使打手去傷害一些練馬師和騎師。

毒馬。

主要證人陳悅這時亦已出現在法庭之上，向法官作證。

這時范德賢才知他被人收了起來，怪不得找不到他了。

此外還有：——

非法收受外圍馬。

非法禁錮姜玲玲。

非法藏械。

包庇兇手……

包庇職業打手。

總之，罪名多了。

如果逐條罪名加起來，相信他的刑期再坐一輩子也坐不完應坐的牢。

事情總算有了結果。

石勇等人的「寃情」，終告大白。

他們的證件獲得發還。

小明失去的證件，亦已由黃昆手中獲得原物「奉還」。

黃昆等人。雖然收了林伯一大筆「應得酬勞」。但是，在國際特警的壓力下，他們被捕入獄只是時間問題。

經此一役後，當地馬場的風氣，也漸趨正常。

陳悅用他自己配製的「草藥」控制馬匹。他是有罪的。但因為事先的默契，警方與法庭要他證死范德賢，只象徵式的罰欵了事。

「香江三俠」終於和布列等人一齊返回香港。

他們的假期亦告完了。

歸途中，石勇忍不住苦笑道：「早知如此，我寧願留在香港好得多。」

小明也說：「如此渡假，下次不要叫我啊！」

玲玲道：「得安然回來，也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全文完）

長篇武俠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泰順鏢局鏢頭金剪手伍天麒和女兒金風剪伍青萍親率趟子手們押鏢，途經秦嶺，遇上大漠雙鵰禿鵰岳兮五，金翅鵰薛銅攔住去路。大漠雙鵰並非志在刦鏢，而是因受人之託前來刦擄伍青萍的。伍天麒父女爲了自保，乃起而抗拒。先是伍天麒與薛銅交手，兩人正打得難分難解之際，伍青萍繼而挑戰岳兮五，一叟一女就打了起來。這時，伍天麒見女兒被岳兮五殺得險象環生，乃傾全力傷了薛銅，然後來爲女兒解圍，就在此時，伍青萍已一劍狠狠的向岳兮五的小腹刺去……

掌珠被擄去　赴滇請救援

陡然間忽見岳兮五腹吸胸，在空中猝伸枯爪，不偏不倚正刁在了伍姑娘的劍柄之上，口中道了聲：「妳給我撒手吧！」遂聽伍青萍驚叫了一聲，果然掌中劍竟到了對方手上。

好個伍青萍，到了此時她仍是不肯服輸，就見她蓮足點處，「八步凌波」擰身竄出了兩丈許，這禿鵰方道了聲：「姑娘莫跑，還妳的寶劍！」卻不知這姑娘內心早已把這怪老兒恨透了，自知功夫比他差得遠，不由陡生怪念，就在她身已縱出，蓮足方一點地，口中卻嬌叱了一聲：「打！」猝然右腿往前方一塌，上身猛一俯，身形半斜「犀牛望月」式，而後猛一翻，刷刷刷連着三聲疾嘯，竟用「陰把」甩出了三口「金風剪」，憑姑娘這一手三剪的功夫，江湖上也不知敗了多少能手，如今更是羞憤頭上，這三口金風剪，出手如流星殞野，透着急嘯之音，一閃已至，直奔那禿鵰岳兮五上中下三盤打去，她這種出手方法，可與一般不同。

三枝剪雖是先後發的，憑手上的功夫，竟然是齊到，那禿鵰地沒料到姑娘已經落敗的頭上，竟會施出暗器來了，見狀也不由一驚，只見他身形往右一側，輕舒鐵爪，駢食中二指，往奔面門這一剪上一拼，不由皺了一下眉，同時一抬右腿，沉劍尖，奔小腹和奔心窩的兩口金風剪雙雙被踢落下，三剪可全走了空，可是老兒中指，因一時大意，以手去拼，卻不知道這金風剪是菱狀叉尖，三面開口的，因此竟被劃破了一道口子，血已滲出，自入道以來，他何曾受過這個，不由大怒，正想騰身撲去，卻不知那伍青萍手法也太厲害了，此時竟自一個「怪蟒翻身」，刷刷刷又是三口金風剪，一奔面門，一奔小腹，第三支却是往這岳兮五身旁打去。

這種打法可驚人了，因爲這岳兮五正立在這山壁邊沿，身右已無餘地，面門小腹這兩剪已一閃而至，只要往左一閃，那正好迎着另一空剪，這後三剪來式更快，其疾若電。

好個禿鵰岳兮五，果然有一身驚人出衆的功夫，此時一聲長嘯，頓見他一踹右足，「一鶴冲天」，身形筆直凌虛拔起，待起到兩丈來高，身形往下一飄，如流星殞地一般，頭朝下，腳朝上斜着往伍青萍落腳處撲來，口中喝了聲：「伍姑娘，好厲害的金風剪！」在空中「蒼鷹搏兔」，掌上運着「大鷹爪」力，直往伍青萍當頭罩下，眼看這位姑娘是萬難躲開這一式的了。

可是湊巧得很，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聲厲喝道：「青萍，你退下！」跟着一陣長衫振風之聲，這人已起身空中，雙掌一合「蓮台拜佛」式向外猛一登，正和那禿鷹的單掌碰在了一起，但聽「磁！」的响了一聲，二人在空中都不由倒翻了一個觔斗，待落地後，始看清了，竟是那金剪手伍天麒。

禿鵰岳兮五一陣狂笑，那雙眸子內閃出駭人的目光，遂看了一旁的拜弟一眼，點點頭道：「兄弟，你掛彩了？」

「我早就說過這位金剪手伍鏢主可不是好惹的，弄不好我老兄弟倆個都得丟大臉……不過——」言至此他又嘿嘿一陣冷

笑道：「我岳兮五是向來吃軟不吃硬的一副怪脾氣，誰愈硬，我才愈要鬥鬥誰，大不了敗了回家抱孩子……」說至此猛然面色一冷，回視着伍天麒道：「老實告訴鏢主你一聲吧，我大漠雙鵰早就想鬥鬥你，你也太神了鏢主！幹嘛這麼欺侮人，不給我們朋友留碗飯吃……正好又逢上人家託我倆個，人家是當朝一品做大官的，咱兄弟惹不起，我們是正好兩事一算……」說至此把手中劍向伍青萍一拋，青光一閃已劃空而至，笑道：「姑娘，還妳的劍，我要跟妳爹算算老賬！」伍青萍臉紅着接劍在手，此時也不由深深的把那岳兮五佩服在心，一時倒愕住了。

那禿鵰岳兮五交待了這一番話以後，一背手竟由頸內把那一桿烟袋拔在了手中，身形往下一矮，滿面猙獰的道了一聲：「鏢主請！」伍天麒見狀知道不下狠手是不行的，當時一剪平胸，一剪斜擧，口中也冷冷的道了一聲：「請！」此請字方一出口，那禿鵰岳兮五已怪嘯一聲，騰身而起，在空中兜起那桿旱烟袋，竟朝伍天麒後肩「鳳尾」穴點去，白銅的大烟鍋，帶起一溜勁風。

伍天麒自一開始動手，就沒敢小瞧對方，此時見他竟以一桿旱烟袋，奔自己後肩點來，那敢怠慢，猛一翻身，「噹！」的一聲，已把那雙金風剪合成一剪，向上猛一翻，好一招「倒剪梅花」，竟朝那旱烟桿上剪去，岳兮五見狀心方一怔，但聽嗆的响了一聲，白利的剪口已雙雙剪在那烟桿之上，擊起一溜火星。

二人都不由一驚，伍天麒吃驚的是，對方這烟桿竟是純鋼所製，怪不得竟沒將它剪斷。

那岳兮五心中所驚的是，自己這桿夙日愛如性命的旱烟袋，吃對方那雙金剪一剪，分明已受了傷，眼瞟處，果然竟給剪了兩道分許深的痕跡，這一看不由勃然大怒，大喝了一聲：「伍天麒你敢！」說着硬收去式，一翻腕，一振腕，這烟桿二次以「笑指天南」式抖出，竟奔伍天麒當頭正中「百滙穴」打下。

這「百滙穴」位於頭頂骨縫間，爲人體上的總穴，與足下「湧泉」二穴，共稱人體二絕穴，因其爲中樞百穴，位腦部，稍受損傷，即足以制命。

那伍天麒見狀焉有不識得厲害之理，見他竟朝自己下此毒手，不由又驚又怒，哼了一聲：「來得好！」當時藏頭縮頸，掌中雙剪「彩帶束腰」「大鵬單展翅」，挾起兩縷金光，向外抖出，一奔前胸，一奔左肋，來式如電。

岳兮五見狀不得不硬收出式，因對方這一手，也是狠毒絕招，不容自己大意，只氣得怪吼了一聲，「老子坐洞」式而後猛一坐，伍天麒的金剪，竟自擦衫而過，禿鵰岳兮五也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

正當二人竄高縱矮，殺得難解難分之際，陡然間由對峯密林內唏叮叮射來一支全白小剪，劃空而過，那岳兮五不由仰頭看了一下，皺了一下眉，心說：「怎麼會驚動了這位爹，看來麻煩了……」想到此不由一緊手中旱烟桿，展開了「摘星九打」，才一矮身，一旁的薛銅想是也看見了這又曰不如前，小由在一旁，怎可退：「喂，大哥快呀！可驚動了那黑旗子了，我們可犯不着惹他……」岳兮五此時，心內何嘗不急，他久仰了這位黑旗怪客，那一身驚人的怪功夫，尤其是下手之毒，簡直是駭人聽聞，他自己雖也是綠林中人，但對道上弟兄，可一點也不講交情，弄不好照殺不誤，自己對他雖不服，但因震於他的大名，尚未敢輕捋虎鬚？此時這白羽訊箭一至，分明是查問這邊發生的事情，按這黑旗怪客夙日的規矩，凡是看見他這白羽箭後，即應馬上停手，但是這大漠雙鵰豈是肯那麼服輸於人之人？

他二人新自南疆遷此立寨，一向目中無人，雖知後山五球溝新近來了一施鐵旗的怪客，可是井水不犯河水，因夙日無交往，倒也各安無事。

話雖如此，可是他兄弟腦中可眞不敢輕易開罪這位怪客，傳聞好幾個不可一世的怪傑，都喪在了這鐵旗客的手中，自然這位怪客定有超人的功夫，所以這禿鵰岳兮五此時內心十分焦急。

他這一展開了這套「摘星九打」，眞個快似飄風，捷如電閃，實中虛，虛中實，起伏進退，迴閃挪騰，每一式都帶着極勁之風，他這一桿旱烟袋，可眞有驚人的功夫，江湖中鮮有敵手。

這一式展開了，每一招遞出都是認定穴門，又疾又準，往往尚未打實了，只要一見對方一拉架式，他就收招換式，如此乍合又分，一刹時，金光閃閃，衣襟飄飄，這一番厮殺，可把四週之一看呆了眼，一個個張口結舌，連大氣都不敢喘。

那金剪手伍天麒，至此才知這禿鵰岳兮五竟有如此身手，有幾次自己都險些敗在他那大烟鍋之下，知道如不展出平生絕學，一世英名恐怕是萬難保全了，想至此一振雙臂，施出了「燕飛十八般閃避」，這也是一套小巧的功夫，曲軀閃挪，竄越起伏，忽如流星過空，忽如小猴藏枝，在這靜寂無人的黃昏道上，只有狂風嘯着松林，二位老人家都是武林中不可一世的高手，這一對上了手，勢如沉雷洩地，一時間分不出敵我，直殺得天黑地暗，霍霍生風。

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間，陡然間一騎黑由松道撥刺刺竄出，馬上人身紅緞勁服，手中展着一面三角繡旗，一出來口中即喝了一聲：「是那一道上的朋友？爲何不遵白羽箭令？想是有意和我們瓢把子過不去麼？」

他這一發言，大漠雙鵰和泰順鏢局一干鏢師都不由一驚，尤其是鏢局子這邊，簡直弄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怎麼好好的又出了一撥匪人？不由更爲焦急，此時那金翅鵰薛銅却冷笑一聲，對那位紅衣匪人道：「我大漠雙鵰行事，夙來與貴寨井水不犯河水，爲何強自出頭管此閑事？請歸告貴瓢把子，就說此間事了，我兄弟一定至貴寨去拜訪他，此時，却不便遵言住手呢！」

這紅衣勁服匪人，在馬背上聞言收了小旗，哼了一聲道：「那麼我就這麼回報了？」言罷又是一聲冷笑，掉轉馬頭疾馳而去。

他這一走，大漠雙鵰就知這樑子結上了，心中不由感到不安，那金翅鵰薛銅見

自己拜兄尙和伍天麒殺個交休不止，不由一旁皺眉道：「岳老大……還不快，我可先走一步了！」說至此忽轉目伍青萍，面帶猙獰道：「伍姑娘，請妳明白些，還是隨我兄弟走吧！我們絕不難爲妳……」言才至此，那禿鵬岳兮五已怪叫一聲：「那這麼多說的，還不拾奪了走？」這金翅鵬聞言已揹手撤下了背後的一對鳳翅流金鐺，他那傷腿，因不太重，包紮後已能行動自如。

此時流金鐺在手，冷笑了一聲：「阻我者死！」竟自一騰身，直往那金風剪伍青萍猛撲了去，但聽嗆啷啷兵双齊鳴，衆鏢師一擁齊上，霎時之間混戰成了一團。

那羣小嘍囉此時也是一擁向鏢車撲上，由三位鏢師各以劍、虎尾三節棍，和一口鬼頭刀敵住，一霎那鬼叫連天，就有多人喪了命。

金剪手伍天麒，見那薛銅居然乘自己危難之時，向自己女兒下手，不由一時大急，正逢那禿鵬一招「孔雀剔翎」猛點自己小腹上「氣海穴」，伍天麒因憂心愛女及鏢銀失手，不由大意了些，才凹腹吸胸，想躲這一招，不料那岳兮五竟再一翻腕骨，「吭！」一聲，白銅的烟鍋正敲在伍天麒小腿骨上。

老鏢頭不由痛得全身一戰，竟差一點把持不住，右剪拄地，方站住了身形，奈何這隻左腿全已痳木，再想行動却非一時的事了。

那禿鵬見僥倖得手，不由大喜，當時一點足尖「欺身進影」，一抖手中旱烟袋，方想將對方一世英名，壞在手下，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有一股從未領受過的絕大罡風撲面而至，直往二人之間一合一震，以禿鵬岳兮五和金剪手伍天麒這種身手，竟被這突如其來莫名的勁風，給震得一連退後了五六步。

遂聽着一陣狂笑，聲震四野，動手之人都不由驚得一愣，再一注目，却不知何時那小山崗之上，馳來一騎黑馬，馬上端端正正的坐着一人，這人一身黑衣，外罩黑緞長披風，頸後斜揹着一長形卷狀黑色東西，一條漆黑的大髮辮拖垂前胸，衆人都沒見過這怪客，不由都吃了一驚，最奇是這人想是不願叫人看見他的面容，臉上帶着一方軟皮面具，僅露出了一雙似晨星般的眸子，開闔之間精光四射，令人一望即知，這人有一身不可思議的功夫。

這黑衣人一露面，那雙眸子不由掃視了一下在場諸人，又是赫赫一陣冷笑，遂朗聲道：「大漠雙鵬，有這麼好的生意上門，竟然連我這隣居都不通知一聲，還算是什麼好朋友……」說着不由又是一陣大笑。

那伍天麒等鏢局弟兄，見這黑衣人一出，還以爲或可助自己一臂之力，一聞此言，都不由冷了一半，此時那禿鵬岳兮五由來人外貌以及語調中，也猜出這人定是那風傳的一世怪人鐵旗客，只是不知對方竟是如此年青罷了，當時聞言面色一冷，頗顯得難看，半天才走出幾步，朝這黑衣人一抱拳道：「請朋友報個萬兒吧，我兄弟也好稱呼……」這人哈哈一笑道：「這眞是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說着揹手摘下了背上那烏光黑亮的長捲，迎風一抖，已展了開來。

衆人一見，竟是一面黑光燐燐的三角怪旗，這黑衣人跟着抖手，又把這旗子捲上，口中哼道：「朋友，這面旗子總該有個耳聞吧！至於我的姓名，我已把它忘記了……」

至此各人都明白了，原來這年青幪面人，竟是江湖上提起喪胆的鐵旗怪俠，都不由驚得啊了一聲，那禿鵬岳兮五自他一出手，早就知道他就是鐵旗怪俠，只是以禿鵬岳兮五那種身份，他豈能如此輕易服人。

當時臉色愈法顯得難看，仰天一陣怪笑，後退了一步，怪聲道：「原來是江湖上聞名喪胆的鐵旗客，眞是失敬了……只是朋友，你這麼突顯俠駕，對我兄弟不知又有何差使呢？」

這鐵旗怪客在馬上一雙眸子一直沒離開禿鵬岳兮五的身上，此時聞言後冷冷的道：「既然岳老當家的這麼問，兄弟可斗胆上言了，請問當家的，可曾見到我那支白羽短箭？」

禿鵬岳兮五嘻嘻笑道：「朋友，你我素無瓜葛，尙盼不要無理取鬧才好，我兄弟既有事後登山拜訪之言，請朋友你即刻回去，否則就不大好了……」

這黑衣人聞言哈哈一笑道：「想叫我回去也方便得很，只請將這一干鏢客鏢銀，交兄弟帶回，否則，我豈能白來一趟……哈哈，眞是笑話了……」言罷一雙俊目不由向伍天麒等掃了一眼，當他看見了那位伍青萍姑娘，不由一怔，正好那位伍姑娘因聽這黑衣人說話太狂，尤其未把自己父女放在眼內，心中不由氣不過，也正好在怒目覷着他，二人這一目光相對，伍青萍不覺臉色一紅，心道：「這賊子好亮的一雙眼睛……眞可惜……他竟會是一個强盜……」

此時金剪手伍天麒聞言，不由勃然大怒，嘿嘿一陣冷笑道：「朋友們！你們都錯了，我伍天麒保的是鏢銀子，可不是你們的禮物，送來送去……」

言至此他走了五六步，將那件湘綢長衫一脫，哈哈一陣大笑道：「要想留我們不走，簡單得很，請先殺了我老頭子，否則什麼都是空的……」他說他的，那黑衣人簡直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猶自對那禿鵬道：「岳朋友……你意如何呢！」岳兮五一聽不由勃然大怒，那雙禿眉才一豎，不想他那位拜弟金翅鵬薛銅，却上了一步，向那黑衣怪客抱拳道：「既如此，一言爲定，這所有鏢銀，就當我兄弟的禮物，由尊客取去，我兄弟是分文不取，只是——」說至此，用手一指伍青萍道：「這位姑娘却是要留下，我兄弟是受人所託……」言才至此，那黑衣人陡然雙目大亮，哈哈一陣大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眞巧極啦，我也看上了這位姑娘了……」言未了，一聲嬌叱道：「無恥小賊，看劍！」同時那金剪手伍天麒也悶吼了一聲：「畜牲你敢！」竟自以「龍行穿身掌」的絕快身法，騰身向那黑衣怪客猛撲了去，同時伍青萍的一口劍，「長虹貫日」也是直往這黑衣人前胸穿去。

就在這兩般殺手突臨的一霎那，只見這黑衣人在馬背上二臂一按，一聲長嘯，

竟自像一枝黑箭也似的拔起了七八丈高，已立足在一高松之尖，那粗僅不過如手指般的樹梢，被這黑衣人偌大的身體往上一落，僅不過微微向下點了一點，似此輕功，不由驚得下面各人，一個個瞠目結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伍氏父女這麼快的身形，竟自雙雙都撲了個空，連對方的衣邊都沒沾着，那伍青萍在馬背上突然擰身，她心中已恨透了這輕薄的年青人，在馬背上一擰身，翻身現影，「哧！哧！哧！」一連三聲。

她竟不發一聲，一連擲出了三口金風剪，呈品字形，一上二下，直往樹梢這黑衣人，透着一陣疾嘯之音，一閃而至。

這黑衣人口中叫了一聲：「好傢伙！」只見他身在那高有七八丈的樹梢之尖，向後猛一倒身，單掌一攀那樹梢之尖，刷！的一聲，整個人全懸了空。

這一式「老猿墜枝」，在這七八丈的樹尖上施展，其下是千丈懸崖，這種功夫看來眞是驚心動魄，那樹枝經這黑衣人這麼猛一垂震，就像釣魚竿釣到了一條大魚似的，在七八丈的高空彈動不已。

伍青萍這一手三剪，是如何的快捷，却連對方衣邊都沒挨一下，俱都石沉大海了。

此時這黑衣人，右手突鬆，全身兜着大風呼嚕嚕直墜而下，突聞那伍天麒喝了聲：「再看這個！」這位老人家竟乘這黑衣人，身在空中未落地之際，猛的一翻身，雙手齊出，刷刷一陣急嘯之聲。

他竟用了一式「滿天花雨」的暗器絕學，一連發出了十數粒鐵蓮子，這種暗器要是在一般武師手中發出，尙不足爲奇。

只是要是出自這位金剪手伍老頭子的手中，可就不同了，以他這種混厚的內力，將這十數粒鐵蓮子硬逼而出，這種力量，足可穿透層逾兩寸的木板，當時這兩掌鐵蓮子一出手，就像羣蜂出巢似的，一閃而至，任何人看來，這黑衣人身在半空，是萬難躲過這一掌暗器了。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突然的一霎那，那黑衣人一聲怪嘯，陡然在空中二足自點，全身就像風箏似的，陡然又上昇了數尺，就勢見他向外一揮那黑衫之袖，一片叮噹之聲，那滿天鐵蓮子，竟無一枚下落，全數入了這黑衣人的袖內。

跟着他身子輕輕飄飄的已落在地上，那雙明目注視着既驚且愧的伍天麒，嘻嘻一笑，伸手入袖，摸了一陣，抓出一大把鐵蓮子，數了一數，笑道：「鏢主，十四粒！一粒不少，我是否要還你呢？」說着話一瞟那俊目，注定在一棵足有二人合抱的大松桿上，慢慢的彈動着拇指，叭叭連聲，他竟以「鐵指金丸」的絕技，朝手中十四粒鐵蓮子，以絕快指法彈了出去，每一鐵蓮子都深陷木內。

衆人驚視着那樹桿之上，竟是一個大大的「白」字，這黑衣人彈完了手中的鐵蓮子，笑聲道：「我姓白！」猝然間猛一轉身，回視着那位驚愕的伍青萍姑娘，抖聲道：「姑娘！妳隨不隨我走？」這位伍青萍姑娘目睹此狀，知道自己的功夫比起這位幪面人來，簡直是相差得太遠了，當時被這麼一問，連羞帶急竟自差一點哭了起來，口中抖喚了聲：「爸爸……」竟自撲在了伍天麒的懷中，金剪手伍天麒此時連愧帶怒，滿頭銀髮不由根根倒豎了起來，這黑衣人目視着這幕父女對擁的情形，他的腦中就像觸了電也似的。

他猛然想到了他自己幼年的遭遇，是過着那種陰暗無天，沒有溫暖，沒有感情，因此他恨任何有感情的人，他想那是不公平的。

他想人們都應該是和他自己一樣的，因此他沒有同情，他的臉色霎時變得鐵青，忽然他回頭看着一邊驚愕的大漠雙鵬，他的憤怒莫名的發洩到他二人的身上。

此時那狂傲的禿鵬岳兮五，就像鬥敗了的公鷄似的，他也不再抽烟了，他兄弟眼看這鐵旗怪客竟有如此的身手，都知道憑自己的本事，是萬萬敵對方不過，此時再被他這種獰厲的眼光一掃，都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那薛銅見狀不妙，不由走前一步笑道：「白少俠眞乃神人也，既如此，我兄弟只好告退了，咳咳！」說着咳了兩聲，兩手一扯那禿鵬岳兮五，暗示其還不快走。

這禿鵬岳兮五內心雖一樣胆怯，但他個性倔强，總認爲這麼退下，日後傳出太以丟人，所以聞言後尙自猶疑不決，正想找個藉口交待幾句才好退下，不爲人所笑，不想口尙未開，那位黑衣人却哈哈一陣大笑，聲震四野，笑聲甫畢，却顯得極爲激動的道：「怎麼着，兩位好朋友現在想走了？」言罷又是一陣怪笑，遂接道：「不過可太晚了！要走方才在看見我那白羽信箭的時候就該走了，現在想走，可沒有這麼容易呢！」禿鵬岳兮五聞言臉色一變道：「那麼你意下如何？」說罷也不禁有氣，這黑衣人慢條斯理的走近了幾步，閃着那雙光瞳道：「老實說吧！你二人今日想走也可以，却要逃得開我二十招之下，否則你們也就認了命吧！」

大漠雙鵬往日是何等的威嚴？今日雖明知技不如人，可是衆目睽睽之下，豈能任人凌辱至此，何況對方竟說出這等輕視之話來。

尤其是那禿鵬岳兮五，一向自負極高，心想：「小子！你也太狂了，我岳兮五雖不見得能勝你，可是要說跑不開你二十招內，那也未免太誇大其詞了！」

想至此却也不忍住，往下一矮身，「虎撲式」，猛向這黑衣人撲去，口中却不顧什麼面子了，喝了聲：「兄弟上，得會如此高人，眞是死也瞑目了！」那薛銅聞言後，也是顧不得什麼江湖道義，當時口中應了一聲，擰腰縱步，已至那黑衣人身前，「蒼龍出海」，雙掌抖出，直往這黑衣人肋下就打。

這黑衣少年，此時可不像方才那麼閃躲了，這大漠雙鵬來勢如電，禿鵬岳兮五身形才站穩，「沉雷洩地」式也是雙掌齊出，以正反推手，直朝黑衣怪客前胸猛襲，眼看這雙人四掌，瞬息已至了這鐵旗怪客的身上，這黑衣人鼻中哼了一聲，雙掌突向上一翻，也不知用了一式什麼，竟然逼得大漠雙鵬一連踉蹌，後退四五步，至此才知道這鐵旗客果然是武技驚人。

那禿鵬岳兮五這一被震出後，更是怒不可遏，大喝一聲：「小輩，你欺人太甚了！」當時振聲撲上，他這一次可是眞怒

了，往鐵旗怪俠身旁一落，「雙掌推舟」，這種掌力實具一種眞力，滿想這一式無論如何也要傷着對方，再不總能讓他知道一下自己的內力。

那鐵旗怪客見狀，已知道這禿鵬岳兮五有拚命之心，暗罵了一聲：「老鬼！你可眞是活膩了……」他這麼想着，可沒敢叫對方這種掌力沾身，口中叫了一聲：「好！」一個「鷂子盤空」脚下移宮換步，已欺到了岳兮五的左側，猛然輕舒右臂，隨着倒轉的身形右掌猛甩出來「金鷄拒羽」，往禿鵬岳兮五太陽穴駢指就點。

此時那薛銅反顯得幫不上手，怔在一旁，心想等自己拜兄不敵時再上去不遲，且說那禿鵬岳兮五猝不及防，這黑衣客出手如電，禿鵬岳兮五在驚慌之下，往右一甩頭沉肩，左掌往上一翻「撥雲見日」，暗中掌緣上運着斷碑掌的功夫，直找對方的脈門上切去。

黑衣客口中喲了一聲，就見他雙臂往上一抖，全身拔起五尺來高，岳兮五這一掌竟是走了個空，黑衣客此時雙眉緊皺，所奇怪的是他竟是祗躲不攻。

諸君不知，這是這位黑衣怪客獨有的怪性，他對敵向來是如此，非把對方累到精疲力竭，才下殺手，只是在場人不知罷了。

此時這禿鵬岳兮五見對方沒有接招竟自避開，只當是震於自己威勢，霎時間勇氣大增，脚下輕輕一點，已經揉身而進，才一够上步眼，立刻用「反弓手」，連環戳掌，左掌向外一穿，已是隨着身形下落的勢力，往下塌着，掌奔這鐵旗怪客右肋，向外猛一探，好一招「海底尋針」。

這一次那鐵旗怪客可沒向外避，他就像用尺量好了似的，往右後一擰身，右肩往下一沉，可是腰巳經往左躬了出去，口中却說了聲：「老鬼！差一點！」果然這禿鵬岳兮五一掌只差半寸沒有遞上。

這禿鵬岳兮五不禁被羞辱得臉色通紅，當時竟沒有想到對方是有意如此，却惱羞成怒，怒駡了聲：「小子！那裏走？」左掌一撤，右掌倏的隨着身軀往起一式「單劈掌」，用上全力，挾着勁風往黑衣客華穴蓋打來。

當時在場之人，全認爲這次無論如何，這位黑衣客以如此輕閑的態度，是萬難逃開岳兮五這一式了，可是却想不到，這位怪俠口中驚呼了聲：「好傢伙！」竟自一踹雙足，「金鯉倒竄波」身軀輕飄飄的倒縱而出，在空中雲裏翻，整個身子折成了一團，往下一落，幌幌悠悠的如同風擺殘荷。

至此這禿鵬岳兮五才覺害怕，自己把招數用盡，竟是傷對方不着。

更因他這一掌，把力量用得過猛，已犯了武林大忌，動手過招，講究的是能發能收，此時稍一疏忽，自己身子竟隨着降了出去。

心方暗驚，對方要是此時出手，自己萬難逃開，却奇怪那鐵旗客只是在一旁看着，不發一語，岳兮五自己倒是飽受虛驚，才拿樁站穩，自己已出了一身冷汗，趕緊收斂心神，凝神斂氣，一咬牙關，雙掌一分，仍然是揉身而進，掄掌就打。

那黑衣人此時始終不遞招，可是他這種身形一展開，所有在場人，簡直就不知這是一套什麼身法。

這鐵旗怪客這一站開身形，飄忽若風，乍離又合，身形那份巧快，眞令所有人嘆爲觀止。

那禿鵬岳兮五，此時巳展開平生所學，竄高縱矮，只是連對方衣邊都挨不上，時候一久，不由氣吁喘喘，汗如雨下，心內才知不妙。

偏又被對方一套怪掌法裹了個風雨不透，一時却脫身不得，那一旁的金翅鵬看得心驚肉跳，幾次撲上，却是無處插手，只好又退了下來。

此時那禿鵬岳兮五巳被對方掌影身形給轉昏了頭，不由神智恍惚，竟自大吼一聲，以「羅公八一式」中的「橫身甩掌」，一殺腰，猛然向這鐵旗俠的小腿上打來，猝見這黑衣人雙眉一挑，口中哼了聲：「老鬼！可怪我不得了！」驀然見他一撤左掌，「腕底翻雲」、「橫架鐵門閂」，倏伸長臂向岳兮五雙臂上一搭，喝一聲：「去！」遂一縱送，那禿鵬偌大的身體，竟被震得騰身起足有兩三丈高，在空中慘呼一聲，想是雙臂巳折斷在這鐵旗怪客的鋼腕上了。

就在此時，那鐵旗俠仰天一陣大笑，霎時間目現殺機，趕上了一步，單掌平空，向空一登一吐，一聲大震，聲如擊革。

可憐這一世風雲的綠林怪老，竟連地尙未落，巳着了這鐵旗怪俠劈空掌力，在空中再度翻起，一逕向那千丈深谷殞落下去。

直看得伍氏父女觸目驚心，尤其是那金翅鵬薛銅，眼見自己拜兄，竟落得如此下場，不由悲痛欲絕，狂呼一聲：「岳老大！」猛然施出「巧燕鑽天」的上乘輕功，身形拔起足有六丈來高，已自騰身到這崖口，想伸手撈住他那拜兄的衣襟，可是竟是晚了一步，徒見這可憐的老人，口中噴出的鮮血，和他人一起落下這千仞深澗，這金翅鵬薛銅目擊於此，不由哭號了聲：「岳老大！你……」竟自一交撲倒崖石之上，猛聽身後一陣狂笑道：「別哭了，該你的了……」這薛銅陡然一驚，才知大敵在後，不由往起一竄，雙手後揹，竟自把那一對鳳翅流金鐺撤在了手中，翻身雙目如血，狂吼一聲：「好毒的小子！我拜兄與你有何深仇大怨，居然下此毒手，今天有你無我，你乾脆也把我成全到家了吧？」說着話一展手中鳳翅鐺，騰身而上，雙鐺同時掄起，直奔向鐵旗俠，連肩帶臂，斜劈而下。

這鐵旗怪俠依然老套的口中叫了一聲：「好傢伙！有其兄必有其弟！」他竟然一捲大袖，往薛銅雙鐺桿上撩來。

要說這金翅鵬薛銅，這雙鳳翅紫金鐺上可眞下過苦功夫，此時更是在拚命頭上，已存心和這鐵旗怪客一拚，此時見他這一雙大袖來勢快疾，那敢讓他沾上，當時把右臂向後猛一帶，身軀也隨着往右一傾，左手鳳翅鐺也是往回一收，用「倒捲簾」式，向這黑衣客右臂下便劈，他這一對鳳翅鐺却是得過查氏的要訣。

那黑衣客向左一矮身，單掌向外，擺了招「單掌伏虎」式，金翅鵬的鳳翅鐺唰然劃過。

這薛銅連番走空，心料及恐怕又要步自己拜兄的後塵，不由一咬牙，身子猝往下一矮，雙鐺手中「十字擺蓮」在自己胸前雙臂交錯，往後一仰頭，雙鐺互擦出噹的一聲輕鳴，劃起兩道金蛇也似的閃光，直往對方雙腿上猛斬了過去。

這黑衣蒙面客，口中疾道了聲：「好！」只見他猛一翻腕，依然運着大袖「鐵鎖橫舟」式，向外一抖，這袖沿一平如刄，直往金翅鵬雙腕上橫切而下。

薛銅此時可眞有點是在玩命了，俗謂「一人拚命，萬夫難當」，此時向外一翻身，他巳早生了深心，自知要敵這鐵旗怪客是萬萬不敵，此時巳安心一死，只求能與這鐵旗怪客同歸於盡。

他這麼一安心，雙鐺一緊，直施得霍霍生風，金光耀目，眞有雷霆乍鳴之威，疾風暴雨之勢。

可是這麼一來，可觸怒起這位秉性奇特的鐵旗怪俠，不由怪喝一聲：「你是找死！」正逢這薛銅左鐺直點黑衣客面門，右鐺却奔黑衣客雲台穴上劈來。

這鐵旗俠冷笑一聲，竟然猝翻雙掌，硬往他這一雙兵刄桿上崩來，眼看這一雙子要是崩上，以黑衣人這種掌力，薛銅鳳翅鐺是非出手不可。

喜這萬分不得巳之下，薛銅只好用力一收雙鐺，可是這蠓面客的一雙掌是由下往上，薛銅往回收，依然不能下沉，只好隨着整個身子往後一縮。

這一來他是萬難再走開了，好厲害的鐵旗怪客，就在此時猛然見他雙臂往下一合，跟着向外一抖，身軀隨着這雙掌 外抖之勢，一進步，這雙鐵掌一上一下，完全震在了這金翅鵬薛銅的胸腹之上。

這金翅鵬薛銅被震得身軀猝然騰起，就像斷了綫的風箏似的，仰面朝天直摔出丈許，撞在山壁之上，當時腦漿迸裂，手中鳳翅鐺不由自主上了半天，一支落下山谷澗底，一支却斜插入了松桿之上，猶自搖曳不巳。

這一幕血劇，看得金剪手伍天麒父女，以及一干鏢師，無不猝然動容，他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下手有這麼毒的人？

尤其是伍氏父女，於驚心動魄之外，更生出一種同仇敵愾之意，雙雙竟然不約而同往起猛一站，眦目欲裂，這鐵旗怪客却是冷冷的站在一邊，半天才點點頭道：「老頭子！帶着你的鏢車銀子弟兄快走，我絕不殺你，只是把這位姑娘留下。」

金剪手伍天麒大吼一聲：「小輩！我與你拚了！」正要撲身而上，却被女兒金風剪伍青萍扭住了，這姑娘連驚帶嚇，臉上巳變了色，她親眼見到這蠓面客具有如此身手，自然是不忍再令自己父親上前送死，只急得哭叫了一聲：「爸爸……」竟自猛然抽劍，伍天麒方疑她自己要上前對那黑衣客，却不知這姑娘，竟然當空挽了一個劍花往自己玉頸上繞去。

伍天麒見狀大喝了一聲：「施不得！」方想縱身奪劍，却聽見「叭！」的响了一聲，跟着啷嗆了一陣碎响，再見女兒手中劍巳摔自一邊，却是被那黑衣人，彈石將其擊落。

金風剪伍青萍，本巳抉心一死，劍方要繞上頸項，猝覺劍身嗡然一陣大震，竟自出了手，不由大奇，秀目視處，却見那黑衣人右手方自放下，才知竟是他所救，不由嬌叱了一聲：「無恥小賊！姑娘與妳拚了！」當時一扭嬌軀「八步凌波」，颼颼！兩個起落，巳至這黑衣怪客身前，掄掌就戳，這黑衣人想是見狀，頗吃一驚，向右一閃身，突然刁住了伍青萍一雙玉腕，伍青萍頓覺雙腕穴門上一麻，當時一交栽地，人事不省，他發出幾聲刺耳的笑聲，一彎腰便要把姑娘抱起來。

他雙手尙未碰着伍青萍，突聽一聲暴喊：「野小子，我與你拚了！」

語聲未竭，立有一股絕大的勁風，向鐵旗俠背心擊來，鐵旗俠冷笑一聲，他並不轉身，右手反而加快，巳然抓住了伍青萍的膀子，這時伍天麒雙掌巳然到了背後，這一掌是他生平最憤怒的一掌，也是他生平所用最大力的一掌。

可是鐵旗俠肩頭幌動，人早巳出去了三丈，他轉回了身，用冷峻、低沉的聲音喝道：「伍天麒，你聽我說！」

奇怪！那急怒攻心，神志巳昏的伍天麒，竟被他這聲可怕的聲音震懾住，他不住的顫抖，怒喝道：「小賊……你快說！你……」

鐵旗俠見伍天麒氣成這樣，他心中却感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快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對於別人的痛苦，發生了極大的興趣！

更可怕的是，他所欣賞的痛苦，並不是皮肉的痛苦，而是內心的，他深深覺得，刺傷一千人的心，比殺死一千個人還要痛快……。

他殘酷的微笑一下——那笑容是深藏在他面套之後的，可是，在他周圍的每一個人，似乎都能够感覺到它一樣。

「伍鏢頭，你放心！我對姑娘並無加害之意……我只是把她留下來談談，多則半年，少則三月，我一定把她送回……」

鐵旗俠話未說話，伍天麒早巳怒喝道：「小子！你把姓伍的看錯了！……我伍天麒闖蕩江湖數十年，雖然吃過敗仗，受過驚險，可是我却沒有受過侮辱！……慢說是我女兒，就是我伍家的一草一木，也絕不容任何人妄動……。」

他話未說完，鐵旗俠巳怪笑道：「你家草木我不要，我只要她！」

說話之間，他巳雙手托背，早巳把伍青萍高舉過頂了，伍天麒這時急怒攻心，他暴喝一聲：「豎子敢爾！」

隨着這聲暴喊，他巳將那把金剪撤在手中，身形幌處，急若雷電般到了鐵旗俠身前，「亂剪殘梅」，兩片金光閃閃的大剪片，夾着凌厲的破空之聲，分別向鐵旗俠胸前及小腹剪到，聲勢好不驚人！

好個鐵旗俠，他雙手仍然高舉着伍青萍，脚尖微動之際，身子巳凌空拔上了六丈，那條烏黑油亮的大辮子，在空中甩了一個大圈，圍在了他的頸子上。

伍天麒一擊不中，他那裏肯罷手？又是一聲暴喝，「潛龍昇天」，身子追上了五丈，雙剪揚處「斬草除根」，便往鐵旗俠雙足足踝剪來。

這一招可是險到極點了，鐵旗俠身在空中，上昇之勢未洩，手上又托了偌大一個人，而伍天麒巳然追到，雙剪揚處，八

九尺內均爲死地，空中不如平地，無處借力，故此一般鏢頭認爲，鐵旗俠天大的本領，也逃不過這一剪了！

就在伍天麒雙剪剪鋒堪堪碰到鐵旗俠褲腿時，却見他猛一弓腿，伍天麒的金剪，差着一寸由他脚底滑過，剪了個空。

好個鐵旗俠，他自然還不盡此，就在他提脚之後，金剪到他脚底時，他竟把脚尖向下，「借物傳力」用了五成功力，在伍天麒的金剪上點了一下。

即見他隨着這一點之力，把身子斜着飛出去十餘丈，恰似天馬行空，身法美到極點。

伍天麒雙剪落空之下，原擬巧變「驚蟬振翅」再傷他小腿，却萬料不到鐵旗俠會出此絕招，就在他脚尖觸及剪面的一霎那，伍天麒立覺一般絕大的潛力傳了下來，震得他雙剪幾乎出手，丹田之氣再也提不住，身子平空向下跌來。

伍天麒驚駭之下，忙使「倒轉八車」身法，輕飄飄落在地面，他驚魂甫定之下，已然駭出了一身冷汗，再看鐵旗俠已然在四丈之外，連同自己的愛女，一同落在他那匹神駒上。

鐵旗俠使用那雙精光四射的眸子，向這邊奇怪的閃爍了一陣道：「伍鏢頭，還是我剛才說的話……我走了！」

說罷他雙腿一夾馬腹，那匹黑如濃雲的神駒，迎空一陣長嘶，四蹄破空而去。

金剪手伍天麒此刻是髮鬚俱張，憤怒已到極點，狂叫一聲：「小子！你……」

隨着這聲狂叫，他身子已然撲出了七八丈，瘋狂般的迎着馬蹄的揚塵追去。

鏢師梁惠常慌忙中騎上了伍青萍的白馬，他並帶過了伍天麒黑駒，飛快的追了下來，口中喊道：「鏢頭！……上馬再追！鏢頭……」

伍天麒這時神志已昏，聞言被提醒了，他匆匆上了馬，騰出右手，在馬屁股上拚命的擊了一掌，那匹黑駒立時放蹄狂奔起來，梁惠常也拚命追上。

這一黑一白兩匹神駒，都有日行千里的脚程，這時放蹄狂奔，眞個是風掣電馳，快得驚人。

伍天麒在馬上一言不發，他滿頭的白髮，不知是由於山風，還是由於憤怒，已然全部聳立，他雙目火紅，心口憤怒得像要爆炸，這是他生平的奇恥大辱，他不停的想：「伍天麒呀！如果你不能追回女兒，你就血濺剪鋒吧！」

可是前面的那匹黑駒，如同凌空飛行一般，快得出奇，不一時已將伍天麒、梁惠常抛下了數十丈。

伍天麒此刻的震怒和驚恐，絕非筆墨所可形容了！他緊抓着韁頭，拚命的抽打，把馬屁股上打出了一條條明顯的血痕，那馬益發亡命的狂奔起來。

伍天麒在馬上狂叫着：「小子，……你害怕麼？……停下來！」

這個白髮的江湖老人，瘋狂的叫喊着，在此刻，他願意犧牲一切——包括他的生命和數十年的名望——把他的女兒換回來！

可是那個奇怪的黑衣人，仍然毫不理會，帶着伍青萍，已然消失在一片樹林的夾道裏。

伍天麒頹然的停了下來，他一陣猛烈的顫抖，噴出了一口鮮血，他幾乎由馬背上掉下來。

這個曾經叱咤風雲，名噪大江南北的武林奇人，遭受到生平未有的奇恥大辱，他狂喊道：「罷了！罷了！我伍天麒是完了！」

說罷此話，他一橫金剪，便向自己的頸子抹來。

眼看這一代奇俠就要喪生在自己的金剪之下，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梁惠常已然趕到近前，他一看大驚，急叫道：「使不得！鏢頭！」

話聲未竭，他已迎面撲起，緊緊的抓住伍天麒的左膀，拚命的向外一拉，二人同時落下了馬來，伍天麒的金剪也甩出了手。

梁惠常爬起身來，他淚流滿面的道：「老鏢頭，你這麼作豈不是害了萍姑娘麼？……她現在還陷在敵手！」

伍天麒被他一言提醒，他長嘆一聲道：「惠常！想不到我一世英名，居然會斷送在此人之手！……你看，我還有什麼臉活下去？」

梁惠常連忙勸慰道：「鏢頭！話不是這麼說，現在萍姑娘陷在敵手，我們如果不設法打救出來，就是死了，也是奇恥大辱！」

伍天麒冷靜了一些，點頭道：「你的話不錯，可是一旦江湖上傳揚出去，金剪手之女爲人擄去！……這…叫我有什麼臉見人？」

梁惠常聞言搖頭道：「鏢頭，現在不是你老逞意氣，講名望的時候……只要能把萍姑娘救出來，那些江湖傳言又何必去理會呢？」

伍天麒用衣袖拭了一下嘴角的血漬，黯然道：「現在萍兒已被小賊擄去！……惠常，不是我說洩氣的話，莫說這大一座山，難以把他尋着，就是尋得……恐怕也是徒勞！」

梁惠常聞言，也是無話可說，因爲那黑衣人的武功，他親眼見過，比伍天麒不知高過多少，就算現在尋了去，非但於事無補，只怕還要白送性命。

梁惠常沉吟一下，突然想起一人，不由喜道：「鏢頭！我們快去找龍少爺！」

他一言提醒了伍天麒，立時想起了自己的東床快婿龍匀甫，這龍匀甫天生奇稟，爲武林前輩異人龍可忠之子，自幼隨父習得一身出奇的功夫，藝成之後，又得天下異人「三百老人」悉心傳授，練成了一身不可一世的功夫。

那「三百老人」原是武林中三個百歲的老人，他們三人在一百歲時結義，到如今都各有一百十餘歲了，但他們仍然自稱百歲老人，這三人都有一身不可思議的武功，全部傳授了龍匀甫。

這三位怪老人是二男一女，並無別號，老大叫木蘇，老二叫水夢寒，老三叫星潭，江湖人聞名莫不喪胆。

伍天麒想起了比自己武功高上數倍的龍匀甫，足可以與鐵旗俠匹敵，不由稍爲安心，叫道：「啊！我眞是急昏了！……我們快走吧！少時到前面，你押着鏢車走，我就改道雲南了！」

這時衆鏢師已然趕了上來，伍天麒振作了一下精神，騎上了自己的馬，他眼含痛淚的道：「衆位！……這趟鏢由梁師父負責，我……我要到雲南去！」

他話才說完，那匹黑駒已如電奔出，他此去帶來了龍匀甫，與鐵旗俠展開了一場亡命的廝殺……。

× × ×

且說鐵旗俠白如雲——他就是那個早年受盡殘害，被繼父趕出來的孩子。

由於他幼年身受之痛，所以他不相信人間有感情，幸福及歡樂等的存在，形成了他怪僻的天性，他手下的人，接近他的人，或是遇見他的人，無不是提心吊胆，對他那喜怒無常的性格，冷冰冰的態度，都深深的感到畏懼，所幸的是，他對於「善」「惡」分得很清楚，否則僅他的出世，就可造成武林的大刼了！

現在他騎在自己的「烏龍」神駒上，他懷中昏迷着一個絕美的少女！

他感到一種莫明的畏懼，這感覺還是他第一次產生，他立刻把伍青萍用雙手平托起，距離自己遠一點，這樣他才稍微的安心。

山風把姑娘身上的溫香，一陣陣的送到他的鼻端，他感到一陣劇烈的心跳，禁不住把那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注視在她的臉上，這是多麼誘人的一張面孔啊！

她柳眉微蹙，羞目緊閉，粉白色的面頰，點綴着一雙鮮紅的嘴唇，山風吹亂了她的秀髮，稀疏的披在前額，顯得是如此的風韻，嬌美……。

白如雲正在呆癡的，貪婪的盯視着，突見她櫻唇微啓，輕輕的嗯了一聲，白如雲的心更跳得厲害了，他想道：「她要睡醒了？」

隨見伍青萍妙目微啓，她發現了眼前的情景，把一張玉臉羞急得通紅，她大叫一聲：「無恥賊子！」

遂用盡平生之力，向上猛一掙，可是她那裏掙得下來？除了手脚一陣亂動外，仍然在白如雲的雙手掌握之中。

伍青萍一陣急怒，嬌叱道：「賊子！我跟你拚了！」

話才說完，抖出一雙玉掌，急如閃電的向白如雲面門抓到，二人相距本來不過一尺，青萍又是情急拚命，這一下可是險到極點了！

只聽鐵旗俠白如雲一聲怪笑，雙手突往上一舉，大拇指已然扣住了伍青萍的穴道，他再一用力，竟把伍青萍向斜前方抛出了二丈餘高，三丈餘遠！

伍青萍中了他的點穴，已然二次昏厥過去，就在她落下一丈時，白如雲的馬剛好趕到，他一伸手，又把伍青萍輕輕的托住了！

馬兒仍在狂奔，山風越來越緊，又恢復了剛才的情景，白如雲得意的笑了兩聲，自言自語道：「妳的功夫比我差得太遠了！」

× × ×

當伍青萍醒來的時候，已是紅日偏西，她發覺自己睡在一張綿牀上，身上蓋了一張「金絲猴」的毛褥，甚是溫暖。

伍青萍回想起剛才發生的事，不由驚駭得出了聲，她連忙檢點自己的衣衫，發覺與先前一樣，身體也沒有什麼別的感覺，這才放了心。

伍青萍驚魂甫定，連忙翻身下牀，見自己所睡的房間，全體是青竹編成，略一走動，即發出「吱吱」之聲，再看房內擺設，牀椅几案一色翠綠，樣樣俱全。

在牀頭掛有一把「南胡」，一支竹簫，並有一隻大的黑葫蘆，靠左壁有一竹架，其上典籍羅列，藏書極豐，足見主人是一高雅之士。

伍青萍再把竹門推開，她不禁低聲的叫道：「妙呀！」

原來青萍所居之處，竟是一間竹樓，處於萬山叢中，其下便是方圓百十丈的一片湖澤，兩旁脩竹成林，碧波微漾，景緻之佳，是自己生平僅見。

這座竹樓居於湖心，並無橋樑通過，想是來往均靠舟楫了。

這竹樓的周圍，有一圈走廊，青萍繞着走到正面，就在門前，掛有逾丈的一塊大木牌，上書：「碧月樓」。

三個大字的兩旁，並有一副竹聯，寫的是：

「崇山峻嶺茂林脩竹
晨烟暮靄春煦秋陰」

下面並有「白如雲」三個小字，青萍便知是那黑衣怪客鐵旗俠了！

這二十二個字，寫得是一筆大草，筆法蒼勁，古意盎然，細看之下並非用筆所寫，乃是用內家指力，刻劃而出，愈加顯出一種雄渾的氣魄。

青萍看過之後，無形中對白如雲增加了幾分好感，她心中想道：「看這情形，他分明是個高雅之士，可是出手爲什麼如此毒辣。」

這時正是紅日偏西之時，一輪紅日，映出了滿天彩霞，萬紫千紅，金紅色的彩光，拂照着草木呼嘯的碧山，給人一種幻夢似的美感。

靜蕩蕩的水面，映着落日麗霞，林木倒影，加上這座孤獨清雅的小竹樓，愈加顯得奇麗多姿，美如海市蜃樓一般。

偶有輕風吹過，湖面捲起了千層水紋，那奇麗清雅的美景，隨着水波上下浮動，譎麗詭變，恰是妙絕人間。

青萍立在竹樓，倚檻憑弔，清風吹過，桂子送香，只覺冷意侵肌，翠袂生寒，幾疑置身仙境，她早已忘了自己的處境，不禁低聲的吟哦着李後主的名句：「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

直到那一輪落日整個的沉下去，暮色蒼蒼，天色已經很幽暗了，青萍才由幻夢中驚醒過來，她仔細的打量一下地勢，不由得暗暗叫起苦來。

原來這座竹樓恰在湖心，四面水澤，並無橋樑繩索，青萍雖然習過「登萍渡水」的功夫，但是以她功力，最多不過只能越出二十丈，似這等百十丈的水面，她是絕無辦法的。

青萍雖然略識水性，可是一個姑娘家，弄得全身濕透，萬一再逃不出去，豈不是更丟了大人？

青萍這時心情焦急，無心再看風景，她不停的想着：「這個白如雲把我擄來，到底是爲什麼呢？……爹爹也許遭了他的毒手了……他這麼狠毒？」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青蓮子和岳湘獲得了九陰鬼母的全力支持，並答應設法去控制四個幽靈女殺手，使她們効忠於青蓮子，這樣青蓮子才有力量去對付目前的危境，青蓮子此時更明白自己在仙女門中的地位，爲了她自己，爲了江湖正義，使她更增强了背叛仙女門的信心……青蓮子正和岳湘商議策略之際，羅統來了，岳湘急忙躲避，青蓮子假意和羅統親近，從羅統口中套出不少機密，其中得知了仙女門的眞正主持人要在當夜殺死岳湘……

士急馬行田　生死決一戰

青蓮子道：「風塵三俠不錯，但那位武當名宿，和少林弟子，却不見得如何出色。」

岳湘點點頭道：「他們一直是按耐着自己……」

青蓮子接道：「他們是裝的。」

岳湘道：「對！他們一直未出全力對敵。」

青蓮子道：「他們會不會很忠實。」

岳湘道：「這個，妳可以放心，他們本身的負担，超過咱們十倍以上。」

青蓮子道：「好吧！你既然有把握，咱們就照你的計劃行事，不過，挾持羅統的事，有點問題。」

岳湘點點頭，道：「好！告訴替月，準備行動，我先走一步了。」

閃身而去。

岳湘走後不久，羅統已興冲冲的跑了進來。

這一次，替月沒有攔阻他。

岳湘留在房中，青蓮子總是有些不太自然。

現在，岳湘不在房中。

青蓮子的神情，輕鬆了不少。笑一笑，道：「師父怎麼說？」

羅統道：「義父說，有辦法讓他說實話，今夜中，審問他！」

青蓮子道：「岳湘好像也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

羅統道：「我知道，所以，要妳對他下手。」

青蓮子道：「怎麼一個下手法？」

羅統道：「他對妳存有心懷不軌。」

青蓮子道：「對！這一點，我也感覺到了。」

羅統道：「妳不妨對他好一點，然後，找個下手的機會。」

青蓮子搖頭道：「那怎麼行，我是門主啊！」

羅統笑一笑，道：「我知道，又不是要你對他認眞，趁他對你陶醉時，出手點了他的穴道……」

青萍想到這裏，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她一想起白如雲掌殺「大漠雙鵰」的狠毒情形，就益發斷定自己的爹爹是凶多吉少了！

青萍想着，忍不住靠在竹欄上哭泣起來，好似她已經確定了伍天麒死了一樣。

不知過了多久，青萍只哭得頭昏眼花，她漸漸的止住悲聲，看了看天空的寒月，已然是初更時候，不禁覺得腹中饑餓起來，徐徐的回到房內坐在牀上傷心不已。

青萍正在傷心之時，突聽水聲波波，並有打槳之聲，當下連忙站起，跑出房外，凭欄望去。

只見一葉帶篷小舟，快似脫弦之箭，如飛的向竹樓划來，直到划到近前，青萍才看清了船尾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小童。

那小童抬頭看見了青萍，立時笑着向她招了招手，青萍一賭氣，返身入房而去，她心中想道：「那個白如雲一定坐在船裏……他上來之後，我拚死也要爲爹爹報仇！」

青萍想到這裏，咬緊了銀牙，一看自己的寶劍就在牀頭，當時一把抓了過來，亮劍出鞘，又摸了摸革囊，還剩下三枚金剪，當時一併拿出，準備等白如雲一進門，立時殺他個措手不及。

青萍一切都準備好了，只聽竹樓一陣吱吱之聲，知道他必定上樓了，少時聽得脚步聲愈來愈近，只聽見一陣悅耳的口哨聲，吹的是一首民間小曲，青萍心中恨到極點，暗道：「我叫你吹！……」

青萍全神貫注在門口，才見人影一幌，青萍見他一身黑衣，當下再不遲延，大喝道：「小賊，拿命來！」

隨着這句話，她三枚「金風剪」已然成個直「一」字形，分取來人的面門，胸脯及小腹，其勢疾如閃電。

隨聽來人「啊唷！」一聲驚叫，她猛往上拔「斜柳隨風」，飛起了一丈高，青萍三枚「金風剪」竟打了空，她正待掄劍拚命，突聽「劈拍！」一聲大響，眼前冒出一陣熱氣，鼻中已聞到一股熱香。

這一下突如其來，倒把青萍嚇了一跳，連忙住了手，再看面前，竟是摔碎的一堆碗碟，一盆盆的奇肴美食，都攤在地上，尚在透着餘香。

再看落下之人，竟是先見小童，已然嚇得面無人色，儒儒的道：「姑娘，妳……妳瘋了？」

青萍這才明白，竟是白如雲派他與自己送晚飯的，幾乎被自己誤傷，但她見白如雲手下一個童子，即能夠躲過自己絕門暗器金風剪，心中好不駭然。

青萍面上微微一紅，低聲道：「對不住！小兄弟……我打錯了！」

那小童仍是面色蒼白，渾身不住的發抖，雙目盯着地下的碎碗破片，一句話也不說。

青萍見狀心中甚是詫異，奇道：「你武功不錯，怎麼這麼胆小？……我現在又不打你了，你還怕什麼啊？」

青萍說完，只見那小童用一雙黑白分明的俊目瞪了她一眼，氣道：「誰怕妳打！……只是這些東西打碎了，我們少爺知道可不得了！……我在爲這個發愁，妳還當是我怕妳呢！眞是見鬼……」

青萍聞言又氣又笑，遂道：「打破幾個碗算什麼？也值得嚇成那個樣子……」

話說完，小童又怒道：「嘿！妳說得倒怪好的！幾個碗？妳不知道這幾個碗多寶貴，北京城也找不出來……我們少爺的脾氣怪透了，這一下妳可害死我了！」

青萍見他說話時一臉焦急之色，料他所言不假，心中不由大爲驚奇，忖道：「這白如雲果然是個厲害人物！」

青萍想到這裏，便對小童道：「你不用害怕，回去就說我不肯吃，是我打破的好了！」

那小童聞言喜極，趕上一步道：「姑娘，妳這話可是眞的？……待會你要是不認賬，那可就害死我了！」

青萍聞言正色道：「當然是眞的，我騙你幹什麼？……你們都怕他，我可不怕他！」

小童聞言將信將疑的道：「好！那我現在回去就這麼說了？」

青萍點頭道：「這就這麼說吧！……喂！你先把這裏弄乾凈呀！」

青萍這句話，不知怎地又把他說氣了，只見他把一對眼睛翻了半天才道：「我當然要弄乾凈，這還要妳說！……我名字叫南水，妳以後叫我，不要再『喂喂』的呀！」

青萍聽了眞個哭笑不得，心中想道：「這白如雲眞是個怪人，連他用的小僮都是些怪東西。」

青萍一賭氣，乾脆一句話也不說，逕自坐在牀沿，看着南水把那奇香撲鼻的食物，掃在木箕內倒走。

青萍這時腹飢如絞，不禁深悔自己剛才太冒失，不然此刻正在享用着這些美味呢！

南水想是看出青萍神情，他一邊用布擦着地，一邊喃喃自語道：「……眞是的！這麼好的東西，乾炸丸子，清蒸碎鷄，白糟魚……還有穿肚片，炒蝦球……還有一碗火腿鷄湯……還有……。」

青萍聽到這裏，實在聽不下去，她不禁圓睜了杏目道：「好了，好了！你快點滾吧！在這裏吵死人……這麼一個小孩子，眞是討厭死了！」

南水見青萍生氣，這才站起轉身而去，青萍似乎聽見他在自語道：「自己比我也大不了多少，還叫我小孩子……。」

青萍這時被困，聞言也只有乾生氣，却是奈何不得。

少時，青萍聽見水聲，知道南水已然駕船他往了，她猛然想起一事，不禁暗罵自己糊塗，忖道：「我剛才應該把南水制服，然後駕舟再逃走，這可總是一個機會呀！」

青萍想着，不禁連連罵自己糊塗，可是時機已過，悔之無益，只好輕嘆了一口氣，一切聽天由命了！

這時青萍一人在房中，除了山林的呼嘯，和水中的魚兒戲波之聲外，一切靜寂如死，加上青萍心情沉痛，更加覺得冷寂欺人。

片刻之後，青萍又聽得有行舟之聲，她想道：「這一次，白如雲一定來了！……我只有用大義相曉，或許還能放我出去呢？……」

——未完——

青蓮子道：「羅兄，以師父武功，對付岳湘，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何必對他暗施算計呢？」

羅統道：「義父這麼吩咐的，是否別有用心，那我就不清楚了。」

青蓮子聽得一呆，道：「羅兄，你是說義父，還是師父？」

羅統道：「義父。」

青蓮子低聲道：「我們之間的關係，我已經有些弄不清楚了。」

羅統道：「爲什麼？」

青蓮子道：「我們是不是同一個師父啊。」

羅統道：「是啊！」

青蓮子道：「那麼？你那位義父，又是什麼人呢？」

羅統愕然道：「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他們兩位老人家，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人麼？」

青蓮子道：「你這位義父，和我是否很熟識呢？」

羅統點頭道：「他老人家，自然見過你了。」

青蓮子道：「他對我是不是很好？」

羅統道：「對妳不錯。」

青蓮子心中暗道：茲事體大，非得問個清楚不可。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羅兄，你義父，傳授過我武功沒有？」

羅統道：「沒有。」

青蓮子道：「見過我了。」

羅統道：「他對妳熟的很。」

青蓮子道：「他們兩位老人家，爲什麼要用同一個身份出現呢？」

羅統道：「這其中定有很多道理，只是，你我都弄不清楚罷了。」

青蓮子道：「你的義父，和我之間，既無師徒之實，我應該叫他什麼呢？」

羅統道：「妳還是叫他師父吧！最好，別拆穿這件事。」

青蓮子道：「爲什麼？」

羅統道：「我想，一旦拆穿了個中之秘，對妳，對我都不大好。」

青蓮子點點頭。

羅統道：「你擒住了岳湘之後，我會在義父面前，改變一下他對妳的印象。」

青蓮子道：「他可是對我的印像很壞麼？」

羅統道：「不怎麼好！」

青蓮子道：「師父對我呢？」

羅統道：「那倒很愛護。」

青蓮子道：「他們兩位老人家，既然學會了傳心術，師父爲什麼不把我的好處，傳給你義父呢？」

羅統微微一笑，道：「如不是師父從中勸阻，只怕妳活不到現在了，又怎麼出任門主。」

青蓮子道：「哦！你義父對我如此之壞。」

羅統道：「很難怪他。」

青蓮子道：「爲什麼？」

羅統道：「他和師父，究竟是兩個人，兩個超人，所以，他們對事情，各有各的看法。」

青蓮子道：「我有些不明白，他們兩個人，怎會在看法上有如此大的距離。」

羅統道：「這件事，我想你以後會明白，不用多花心思了，倒是應該想想如何對付岳湘的事。」

青蓮子道：「這件事，我已經想好了，不用兩位老人家費心了。」

羅統道：「哦！幾時下手。」

青蓮子道：「越快越好，最遲在今夜三更之前。」

羅統道：「我等你的好消息。」

青蓮子道：「羅兄，此事千萬別說出去，如若他有了準備，那就麻煩了。」

羅統道：「放心，放心。」

青蓮子道：「你留此地，很多不便，現在可以去了。」

羅統笑一笑，轉身而去。

他剛剛離去，岳湘已行了進來。

青蓮子道：「事情很緊急了。」

岳湘一怔道：「大部份都已經安排好了。」

青蓮子道：「咱們只能拖到今夜三更之前。」

岳湘道：「時間很充分，咱們初更時分，就進入地下密室。」

青蓮子道：「岳湘，你可認爲，咱們眞的能抗拒他們麼？」

岳湘道：「也許不能，不過，咱們不能不反抗，對麼？……」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現在的關鍵在九陰鬼母了。」

青蓮子道：「不知是否眞的會對咱們效忠。」

岳湘道：「這件事，有些冒險，但已別無他策，如若發現她有問題時，只有一法，先下手把她除去。」

青蓮子道：「現在，咱們要作些什麼呢？」

岳湘道：「想想看，那些人會對妳效忠，把他記下來。」

青蓮子道：「岳湘，實在說，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就算是九陰鬼母那邊，我也是在聽過你的安排。」

岳湘道：「既然如此，那就不用別作打算了，咱們現在就過去。」

青蓮子道：「爲什麼，這樣急。」

岳湘道：「情勢有些不對，既然決定了，那就越早越好。」

青蓮子點點頭，道：「岳兄，我有些害怕。」

岳湘道：「怕什麼？」

青蓮子道：「這些年來，師父在我的心目中，很自然的有了一種地位，一旦讓我叛離他，我心中實在有些害怕。」

岳湘道：「蓮兒，有一件事，你要想明白，不是你叛離他，而是他要殺你。」

青蓮子道：「我知道，替月，收拾一下東西。」

替月勁裝佩劍，應聲行了進來，很快收拾了一些衣物，打成一個包裹。

岳湘笑一笑，道：「蓮兒，你這是幹什麼？」

青蓮子道：「我總要帶一些換洗的衣服啊！」

女人，究竟是女人。

岳湘道：「妳要替月，帶了這麼大一個大包裹出去，那不是等於告訴別人，妳要走了。」

青蓮子呆了一呆。

岳湘伸手拉住了青蓮子，道：「替月，咱們走！」

離開地下室，青蓮子立刻恢復了門主的尊嚴。

已是輕車熟路，兩個人很快的走到了後院。

那正是九陰鬼母訓練殺手的地方。

桑木道長，黃鎭山，風塵三俠，早已經在那裏等候。

岳湘道：「有人來過麼？」

桑木道長道：「有人來過，不過，他立刻又走了。」

岳湘道：「他們沒有問你們什麼？」

桑木道：「他好像沒有看到我們。」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道：「誰說的，我已接到了令諭。」

九陰鬼母緩步行了過來。

青蓮子道：「你接到了什麼令諭。」

九陰鬼母道：「把你們生擒了，等候審問。」

青蓮子急問道：「鬼母準備怎麼應付呢？」

九陰鬼母目光一掠桑木道長、黃鎭山、風塵三俠，冷笑一聲，道：「你們雖然自己覺着藏很隱密麼？」

桑木道：「如若來人發覺了貧道，至少應該看我們一眼才對。」

九陰鬼母道：「那豈不也讓你們知道了，已被發覺。」

五人瞠目以對，不知如何回答。

九陰鬼母目光轉注到青蓮子的身上，道：「老身想了很多，覺着，生擒了你們之後，老身也會被他們除去。」

岳湘微微一笑道：「老前輩想的很週密啊！」

九陰鬼母道：「你小子別高興，老身還沒有答應你們什麼？……」

望了青蓮子一眼，接道：「老身只不過是同情門主的處境而已，說了幾句仗義之言，想不到你們就認了眞。」

青蓮子道：「老前輩的關顧，晚進只好領受了。」

九陰鬼母道：「所以，你們把老身也拖下了水。」

岳湘道：「老前輩，事實上，妳和四位幽靈殺手，已產生出了相當的感情，只此一樁，他們就不會放過妳。」

九陰鬼母道：「胡說，他們訓練的人，老身只是奉命照顧，這等荒凉，陰暗的所在，老身一住數年，對他們應該是一位大大的功臣。」

岳湘道：「天竺奇術，却有超越想像之能，竟然被他們訓練舉世無匹的殺手，但他們忽略了一點……」

九陰鬼母接道：「那一點？」

岳湘道：「人性，長期的和常人接觸之後，使她們恢復了人性的自覺。」

九陰鬼母道：「這與老身何關。」

岳湘道：「她們對妳生出了感情，孺慕，就是他們要殺妳的原因。」

九陰鬼母呆了一呆，道：「你小子說的有點道理。」

岳湘道：「所以，咱們現在是同舟共濟。」

九陰鬼母道：「你覺着，咱們這幾個人眞能和他們對抗麼？」

岳湘道：「如若加上四個幽靈殺手，和僵臥待斃的殺手呢。」

九陰鬼母道：「那當然可以，不過誰能指揮她們。」

青蓮子道：「老前輩不能麼？」

九陰鬼母道：「不能！我只是照顧她們，但却無法指命她們作什麼？那是一種奇異傳引之術，怎會告訴老身？」

青蓮子輕輕吁一口氣，道：「這麼說來，咱們雖然掌握了很多的殺手，但却無法用她們了。」

桑木道長垂胸長髯無風自動，雙目中，也射出了烱烱神光。

這位玄門高人，已不再掩飾自己具有的深厚內功。

任何人，看到那凌厲的目光，都會感覺出那是位第一流的高手。

像利刀一般的目光，盯注在九陰鬼母的身上，桑木道長緩緩說道：「如若那四位人鬼難分的姑娘，無法爲我們所用時，那就要立刻毀了她們。」

九陰鬼母道：「毀了她們，如何一個毀法。」

桑木道長道：「鬼母如若同意了，交給貧道就是。」

岳湘搖搖頭，道：「老前輩，不能冒然下手。」

桑木道長道：「我看到她們輕靈身法，殺人的手段，老實說，那是一種極爲不易抗拒的成就。」

岳湘道：「所以，她們不能毀滅，因爲，一旦傷害不了她們，那就會引起她們的反擊。」

桑木道：「岳少俠，她們已不能算是人，所以，在成就上，她們突破了很多人體所不能的極限。」

岳湘道：「她們武功上的超越成就，正在使她們由嚴酷、非人所受的訓練過程中，逐漸的恢復靈性。」

桑木歎息一聲，道：「岳少俠，你大概對天竺的神秘，還存在着很多的懷疑，她們的成就，已不是單純是武功上的成就，而是一種奇術鍜練下的產物。」

黃鎭山道：「對！岳少俠，她不能稱之謂人了，咱們已完全沒有辦法和他們抗拒了。」

桑木道：「那四個幽靈一般的丫頭如不設法毀掉，就算再多一些重出江湖的高人，也無法勝過他們。」

岳湘道：「我明白兩位的意思，同時，也奉勸兩位幾句。」

桑木道：「哦！」

岳湘道：「兩位太低估了仙女門，除了這些殺手外，在下可以斷言，他們還有一批爭霸武林的本錢，四位幽靈般的姑娘，不但不能毀滅，還要設法爭爲我用。」

桑木道長哦了一聲，道：「這個，可能麼？」

岳湘道：「不知道，我只能盡力而爲，但却有個可能的機會。」

桑木道長道：「照你這麼個說法，我們必須得這四個幽靈一般的女殺手挣取過來，才有取勝的機會了。」

岳湘點點頭，道：「也要她們置身事外，不要帮助對方才好。」

桑木道長道：「這幾乎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他們辛辛苦苦訓練的殺手，如若無法運用，爲什麼還要化去那麼大的工夫訓練出這些殺手。」

岳湘心中明白，一時之間，也無法和他們說的清楚，只要點點頭，道：「說的也是，但能有爭取的機會，總不宜放過才好。」

桑木道長道：「岳少俠的意思呢？」

岳湘道：「我不知道，在這揚州的附近，還有些什麼人手，可供我們運用，就目下處境而言，咱們只有據此堅守，較爲有利。」

九陰鬼母冷冷說道：「你如無法使那四個女娃兒合作，咱們留這裏，也只不過是坐以待斃罷了。」

岳湘道：「鬼母有更好的辦法麼？」

九陰鬼母道：「老身被你們拖下水，實在很窩囊啊！」

岳湘苦笑一下，道：「鬼母，事已至此，只有請你多躭待了。」

岳湘輕輕吁一口氣，道：「諸位，請在此地，在下先進去瞧瞧。」

九陰鬼母道：「慢着。」

岳湘怔了一怔，道：「鬼母……」

九陰鬼母道：「老身想知道，你有什麼辦法，能够使四個女娃兒不出手，老身就願意和你們合作了。」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在下想來，不論他們用什麼方法指揮她們，都不外舉動、聲音，如若咱們能使他們無法把聲音，傳到四個丫頭的耳際中，她們就無法活動了。」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這也有理。」

岳湘道：「所以，諸位要堅守此地，不讓他們進去。」

青蓮子道：「這個，岳湘，你在裏面，豈不是太危險了。」

岳湘道：「對！也只有如此，他們才會相信我的話了。」

青蓮子道：「好，我陪你去。」

岳湘搖搖頭道：「不用了，你在此地，可以帮他們一臂之力。」

舉步直向下面行去。

九陰鬼母眼看岳湘步下了石階之後，突然按動機關，放下了兩扇石門。

青蓮子低聲道：「鬼母，那他一個人關在裏面麼？」

九陰鬼母道：「對，這石門很厚，內外隔絕，連聲音也傳不進去。」

青蓮子道：「如若他在裏面遇上了危險，豈不是連呼救也沒有辦法了。」

九陰鬼母道：「對！咱們如在此地和人動上了手，他那裏也聽不到。」

青蓮子道：「這不是……」

她心中掛念岳湘的安危，臉上顯露出焦急之色。

九陰鬼母輕吁一口氣，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啊！大家都要冒些危險。」

× × ×

岳湘大步行入了地下密室。

這地方實在很陰森，尤其是那十幾個女人，白單覆面，躺在木榻上，給人一種死亡的感覺。

岳湘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覺。

幽靈四姑娘，雖然殺人手法奇妙，能一擊取命，但她們能動，會笑，還具有人的形態。

岳湘很快的行入內室。

四個幽靈般的姑娘，都已經起床，還在打坐調息。

岳湘輕輕吁一口氣，緩步行入室中。

她們已有了很高警覺，齊齊睜開了雙目。

岳湘低聲道：「四位早啊！」

四女八道目光，一齊投注在岳湘的身上。

她們的臉色冷漠，沒有一個人回答岳湘的話。

岳湘感覺情形不對，心中暗自提氣戒備，但表面上仍然保持了輕鬆的神情，笑道：「四位在練功麼？」

他盡量的笑，希望自己的笑，能引出四女的笑容。

但他很失望。

四位姑娘，都綳着臉，沒一點笑意。

岳湘心中暗道：要糟，這時刻大概有些不對。

沒有人能預測四位姑娘的情緒變化，因爲她們已經不能算人。

岳湘心中顫動了一下，暗道：情形有些不對，這四個丫頭，平常見到我滿臉笑容，但今天，却是滿臉怒意，似乎是[illegible]上受到了什麼刺激一樣。

鎮靜了一下心情，岳湘暗中作了一個胆大的抉擇，決定了去對其中的一個人交談。

她們可能在逐漸的恢復靈性，但至少，靈性尚未全復。

對羞澀的感覺，也許不會那麼强烈。

這是個很冒險的決定。

如若決定錯誤，很可能會招來了殺身之禍。

但形勢，逼的岳湘非要冒險不可。

岳湘，現在就在冒險。

那玄女殿的神女雕像，就是比照這四個女人雕刻而成。

但這四個女人，每個人都長的不同。

四個人都很美。

但她們給人的第一印像，却有着一種森寒的感覺。

她們很白，白的透明，白的不見一點的血色。

但如仔細的看去，她們確然是很美的女孩子。

行近了其中一個。

岳湘伸出了右手，輕輕一觸其中一位姑娘的左手，道：「能不能告訴我妳叫什麼？」

那個女人，穿的是粉白長袍，腰中繫一條紅色的帶子。

事實上，她們都是穿着粉白的長袍。

分別處，就在腰上繫着的帶子。

不同的顏色的帶子。

岳湘觸到了那位姑娘的手時，已然暗中運氣戒備，防她突然出手攻襲。

但那位姑娘沒有攻襲。

不但沒有攻襲，而且還笑了一笑。

一個人笑，其她三個人，也有了笑容了。

岳湘的胆子，大了不少，竟然握了那

位姑娘的玉手一下。

她的手很白嫩，也很纖巧，長長的十指，光滑的肌膚。

那姑娘微微皺一下柳眉兒，但却沒有舉動。

岳湘作了一個推斷，大胆的推斷，覺着她的神智尚未全復，給予他們一種直接的刺激，看看能不能使她們有所反應。

事實上，岳湘的內心中，也充滿了一種緊張。

他無法瞭解，在他輕微刺激之下，那位姑娘，會有些什麼反應。

如若她感覺到是一種羞辱，或是一種輕薄時，會不會全力反擊。

但那姑娘沒有反擊。

只不過，她的反應很慢，岳湘已等的不耐煩，準備採取第二步行動時，她的反應來了。

她的反應很奇怪，先對岳湘笑一笑，又對另外三個姑娘笑笑。

笑！通常代表着快樂。

岳湘心中暗道：看來，她確是在慢慢的回到了人的境界中，她們似是已開始感受到喜怒哀樂的反應。

只不過，她們比常人慢了很多。

岳湘輕輕咳了一聲，道：「四位姑娘，那一位肯告訴我她的名字。」

四個人同時微笑。

看四人神情，岳湘確定了一件事，那就是目下四位姑娘心中沒有殺機。

但這四個姑娘，除了會笑之外，似乎是却不肯說話。

不肯說話，並不是不會說話，岳湘確知她們有說話的能力。

如何使他們開口，是岳湘目下最感爲難的一件事。

但四個人和靄的態度，使岳湘的勇氣增長了不小。

他接過一張木椅坐了下去，望着四位姑娘呆呆的出神。

他望着四個人，四位姑娘也呆呆的望着他。

一時之間，岳湘也想不出如何應付四人的好辦法。

地下密室中，暫時的形成了一個僵持的局面。

上面的情形，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羅統忽然出現，而且，身後還緊隨着七個黑衣武士。

七個人，一律用劍，七把長劍。

羅統冷冰冰的說道：「青蓮子，妳過來。」

青蓮子沒有出面，出面的却是桑木道長。

單手當胸，桑木道長笑一笑，道：「總護法。」

羅統道：「去叫青蓮子來。」

桑木道：「你跟我說也是一樣。」

「呸！你是什麼東西，敢如此對我說話。」羅統冷冷的接道：「快！叫她滾出來。」

桑木道長慈眉一揚，道：「你可以叱責貧道，因爲貧道是仙女門中的護法。」

羅統道：「人貴自知，你能瞭解你自己的身份就好。」

桑木冷笑一聲，道：「我明白，自己只是一個護法，你是總護法。」

羅統冷笑道：「你這老道士，倒還明理。」

桑木聲音，突然間變的十分冷厲，道：「但你出言辱及門主，是否應該？」

羅統一怔，道：「你……」

桑木接道：「你該死。」

羅統怒道：「放肆。」

呼的一拳，劈了過來。

强厲的拳風，劃起了一股激蕩的强大氣流。

桑木閃身避開了一拳，劃身而過的拳風，飄起了他身上的灰色道袍。

他的長處是劍。

所以，他亮出了長劍。

武當名宿，自有他的氣度，長劍出鞘之後，劃起了兩圈劍芒，逼住了羅統的拳勢，道：「亮兵刄。」

羅統冷冷說道：「你還不配和本座動手。」

他狂傲自負，但也確有眞才實學，那一拳，已使得桑木道長感覺到遇上了勁敵了。

七個黑衣武士，却迅快的欺了上來，同時，七把長劍出鞘。

羅統却向後退去。

七個黑衣人，招呼也不打一個，長劍一振，七點寒光，同時襲到。

桑木道長一面閃避，一面揮劍迎擊。

對方有七支長劍，桑木這一劍，只封開了兩支。

另外五支長劍，只好憑仗靈巧的閃避手法讓過。

七個黑衣武士，却是和他對面而立，但他閃身一讓間，却忽然間，陷入了一圍困之中。

武當派有一個很有名的劍陣，叫作五行劍陣，專以對付武功高强敵人之用。

現在包圍桑木道長的却是七個人。

七個人，七把劍，七道閃電一般的光芒，交織飛旋，組成了一片取命的劍幕。

黃鎮山一皺眉頭，道：「是一種劍陣，很凌厲的劍陣，門主可知道這是什麼陣法麼？」

青蓮子搖搖頭，道：「不知道，我沒有見過這些劍手。」

黃鎮山呆了一呆，道：「怎麼，他們不是仙女門中弟子。」

青蓮子道：「應該是仙女門中人，只不過，他們不在仙女廟中。」

黃鎮山道：「仙女門，除了仙女廟之外，還有別的所在。」

青蓮子道：「有很多，他們擁我作門主，不過，只是利用我罷了。」

這時，風塵三俠的老大，忽然大聲喝道：「老二、老三，咱們上，不能讓他們七對一的打下去。」

原來，他已瞧出，桑木道長陷入了危境，也看出了桑木道長眞正的造詣。

如若桑木道長還和以前一樣時，不出十招，就會死在七人劍下。

桑木道長拿出了眞正的本領。

但很可惜的是，這一次，他也遇上了眞的高手，變化奇妙的七星劍陣。

鐵大鵬大喝一聲，風雲刀脫鞘而出，化成一道寒芒直射過去。

七星劍勢展動了一下，鐵大鵬也被圈入了劍勢之中。

風雲刀響譽江湖十餘年，但投入了劍陣之後，立刻失色。

七星劍陣的變化，仍是那麼靈活，風雲刀凌厲的攻勢，立刻被那變化奇妙的劍陣，化解開去。

唯一的作用是，使得桑木道長減少了一些壓力。

這位武當名宿，原本已有些支撐不住了，但因鐵大鵬的投入，才使得他承受的壓力大減。

李三奇望了七星劍勢一眼道：「老三，你瞧出來沒有？」

任天豪道：「什麼事。」

李三奇道：「這是一座變化很奇奧的劍勢，咱們要用點心機，才能對付。」

下面的話，低的只有兩人可以聽到。

李三奇亮出了一對子午圈。

左右雙手，互相一擊，響起了一陣金鐵交鳴的嗡嗡之聲。

挾着金鐵餘音，李三奇投入了劍陣之中。

任天豪緊隨李三奇身後投入陣中。

驟增了兩大高手，並未使劍陣荒亂。

但見劍光連閃，把李三奇、任天豪，也圈入了劍陣之中。

這七星劍陣的高明，不但使得桑木道長、風塵三俠，大感意外，而且，使得青蓮子和黃鎭山，也看的大爲吃驚。

風塵三俠、青蓮子對桑木道長的眞正造詣，不太瞭解，但黃鎭山却瞭然的十分清楚。

就近兩代的武當門下而言，那是了不起的成就人物。

他相信這一戰，桑木道長必定全力以赴。

但桑木竟然陷入了劍陣之中。

加上風塵三俠，七星劍陣，仍然是威力十足。

黃鎭山皺皺眉頭，正想加入出手，九陰鬼母却突然冷冷接道：「你不用出手了，出手也不過增加了一個被困的人。」

青蓮子吁一口氣，低聲道：「鬼母，這幾個人劍法，很厲害麼？」

九陰鬼母道：「他們的劍法很高明，但更高明的是他們的陣勢變化。」

青蓮子道：「哦！」

九陰鬼母道：「所以，你們如多一個人出手，也不過是多個一個被困而已。」

青蓮子道：「鬼母，我們如何應付這個劍陣呢？」

九陰鬼母道：「這個七星劍陣，雖然變化奧妙，但如能傷了他們一個人，整個七星劍陣，就會變的不靈活了。」

青蓮子道：「要如何才能把他們一個人殺傷呢？」

九陰鬼母道：「這一點，老身倒可以想出個辦法，但會不會很有效，那就沒有把握了。」

青蓮子道：「好，說來聽聽看。」

九陰鬼母道：「一部份人，想辦法逼住劍陣，然後，全力攻向一人。」

青蓮子道：「好！咱們就這樣作，我和黃鎭山，加上桑木道長，風塵三俠，合力逼住劍陣，你向一個人出手。」

九陰鬼母道：「要老身出手。」

青蓮子道：「是啊……鬼母，目下咱們已經是生死與共的局面了，難道你還猶豫麼？」

九陰鬼母道：「老身還沒有作任何一個決定。」

青蓮子道：「這話什麼意思！」

九陰鬼母道：「老身已經說的很明白了，我現在，還沒有決定，帮助門主呢！還是帮助他們？」

青蓮子淡淡一笑，道：「鬼母要到幾時才能決定！」

九陰鬼母道：「很快就會決定了。」

青蓮子不再說話，雙目神凝，呆呆的望着九陰鬼母。

那七星劍陣的變化，雖然十分靈活，但桑木道長，風塵三俠，都是武林中一流人物，功力深厚，招術精妙，那七星劍陣的變化雖然厲害，但也無法傷得幾人。

九陰鬼母望望羅統，道：「喂！你小子奉命來此，目的何在？」

羅統大怒叱道：「老妖婆，你叫我什麼？」

九陰鬼母道：「我叫你小子，那裏不對了。」

羅統道：「哼！你該死，我要活劈了你。」

這人就是脾氣暴燥，忍不得一點氣。

九陰鬼母也火了，冷冷說道：「老身可以作你的奶奶了，叫你一聲小子有何不可。」

羅統道：「妳倚老賣老，青蓮子把你們全慣壞了。」

九陰鬼母吁一口氣，道：「門主，看起來，老身要作個決定了。」

青蓮子點頭道：「老前輩作主吧！」

九陰鬼母道：「羅統，你小子聽到了麼，連門主也要叫我一聲老前輩。」

羅統道：「哼！就是她把你們給寵壞了。」

九陰鬼母道：「好！好！老身先把你小子宰了。」突然飛身而起，撲向羅統。

羅統冷哼一聲，迎面劈出一拳。

拳風凌厲呼嘯而至。

九陰鬼母盛怒之間，不閃不避，硬接了一拳。

蓬然大震聲中，雙拳接實。

九陰鬼母向前的奔衝之勢，硬生生的被拳風擋住。

但羅統也被九陰鬼一拳，給震的向後退了一步。

九陰鬼母高聲說道：「快出手，先破了七星劍陣。」

口中說話，手脚並施，一句話說完，已然攻出了一十二掌，踢出了八脚。

但羅統竟然連打帶消，全接了下去。

當今武林之中，三十歲以下高手，能一口氣，接下九陰鬼母二十招連綿攻勢的人，實在不多。

但羅統却就是這不多中人的一個。

而且，封開了九陰鬼母二十招之後，展開了還擊。

凌厲絕倫的還擊。

一口氣也攻出了八拳，踢出了四腿。

九陰鬼母大聲喝道：「這些年，老娘一直和那些活着的死人，死了的活人，處

在一起，沒有機會放手和人一戰了，今天倒要疏散一下筋骨了。」

口中吼叫，手脚却展開了連綿不絕的攻勢。

兩個人戰在一處。

青蓮子望了九陰鬼母一眼，低聲道：「黃護法，你看，咱們如何破去這七星劍陣？」

黃鎭山沉吟道：「武當的五行劍陣，是以五行生尅的變化爲準，這七星劍陣，却也似乎是按照七星變化，以天璇星位爲主……」

青蓮子接口道：「咱們就主攻天璇星位。」

原來，青蓮子發覺到，一個人影一閃而逝。

雖然是匆匆一瞥，但青蓮子看那人，頗似師父身邊的小厮。

師父很可能會趕來。

所以，青蓮子心中很急。

不待黃鎭山說完，人已當先攻了上去了。

黃鎭山也緊隨而上。

青蓮子竟出了一把軟劍，圍在腰間的軟劍。

黃鎭山却一招「羅漢打虎」的威猛拳勢。

拳劍配合，合滙成一股威猛絕倫的攻勢。

主持天璇星位的黑衣劍士，驟然受此一擊，移位忽然一慢，卽影响了全陣的變化。

這已經够了。

桑木道長劍如打閃，一劍刺死了一個黑衣劍士。

那是守天樞星的劍士。

一個死去，全陣失去了效用，造成了單打獨鬥的各自爲戰。

風塵三俠各自發揮了威力，鐵大鵬大喝一聲，風雲刀劈死了一人，攔腰斬成兩段。

李三奇，任天豪，也都全力施爲，擊斃了一人。

青蓮子，黃鎭山，不甘後人，也出奇招，各殺一個。

七星劍陣，一刹間死去了六個，餘下的一個人，不禁呆住了。

青蓮子一劍掃過，那人就立刻倒了下去。

七星劍陣的七個人，都已經死了。

就這樣，七星劍陣，完全潰亡。

鐵大鵬吁了一口氣，道：「門主，這些人的武功，雖然不錯，但也無法擋得我們一擊，但他們的劍陣變化，却十分奇妙，所以，才纏鬥如許之久。」

青蓮子點點頭，道：「這些武士，我都沒有見過，不知他們由那裏突然間冒了出來。」

桑木道長低聲笑道：「他們根本就沒有把你放在眼中。」

青蓮子點頭道：「現在，我已經知道了。」

桑木道長道：「幸好時猶未晚。」

青蓮子目光轉注九陰鬼母和羅統的身上，只見兩人搏殺的十分激烈，但一時之間，似乎是仍難分出勝敗。

九陰鬼母攻勢雖然凌厲，但羅統的拳招變化，竟然也十分奇妙。

兩個人的拳、掌攻勢，各極盡變化之能耐。

青蓮子冷笑一聲，道：「現在，咱們把羅統殺了吧？」

桑木微微一怔，道：「殺了羅統。」

青蓮子道：「對！殺了他，我們只有一條路走！」

黃鎭山道：「生死同命。」

青蓮子點點頭。

鐵大鵬道：「好！門主既有令下，我們立刻出手。」

風雲刀一擺，攻了上去。

九陰鬼母却厲聲喝道：「住手，誰要你們帮忙了。」

鐵大鵬收刀疾退，道：「門主的令諭啊！」

九陰鬼母道：「誰也不行，老身要一個人，擺平這個小子。」

鐵大鵬道：「鬼母，目下情形特殊，已經不是個人的事了，咱們合力宰了他有何不可。」

九陰鬼母道：「不行，老身不能丢這個人啊！」

桑木道長道：「鬼母，有把握能够殺了他麼？」

九陰鬼母道：「大概可以。」

大概可以的意思，就是心中還沒有十分把握。

但九陰鬼母說了這幾句話之後，拳掌的攻勢，却加快了不少。

兩人搏鬥猛烈。

羅統也不是一個好鬥的人物。

雙方打過了百招以上，仍然是個不分勝敗的局面。

忽然之間，九陰鬼母身軀一仰，向後倒去。

青蓮子等未見她的敗象，人却似突然受了重傷一般，不禁心中大驚。

旁邊雖然站了不少高手，但心理都沒有準備，所以，連救援都來不及。

羅統自然不會放過這機會，欺身而上，右手一揮，直劈下來。

掌勢還未劈中九陰鬼母，却突然慘叫一聲，整個身子飛了起來，向後退了一兩丈遠，轉身疾奔而去。

九陰鬼母却挺身站了起來，道：「哼！沒有留下你一條命，還算你小子的運氣好。」

青蓮子呆了一呆道：「鬼母，妳沒有事吧？」

九陰鬼母道：「我不是好好的麼。」

青蓮子道：「羅統受了傷。」

九陰鬼母道：「他傷的不輕，至少，也得三五天養息……」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你們終於把老身也拖下水了。」

青蓮子道：「老前輩，情勢特殊，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啊。」

九陰鬼母道：「不知道岳湘那小伙子，能不能收服幽靈四艷？」

青蓮子道：「咱們進去瞧瞧吧。」

九陰鬼母道：「她如收服不了四個鬼丫頭，那是非死不可，咱們去瞧也沒有什麼用處？」

——未完——

八仙鬥八魔

洞深石閉疑無路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施老人中了莫邪島島主冷威的九寒晶砂之毒，繼而又誤服了施不施的逆天神散之贗品，因此斃命。施老人於彌留時，曾告知其孫女雯兒，施不施是殺害她雙親的不共戴天仇人。因而她和藍啓明在悲憤含恨中草草營葬其祖父後，即急不及待的偕同藍啓明先赴莫邪島找冷威報仇。他們經文登縣，赤山鎮，趕到海邊，買了一艘漁船，便揚帆向目的地航行而去。當船航至將近莫邪島的水域時，却遭到敵方一連串的伏擊……

「轟轟」兩聲巨響爆處，水面湧起兩道數丈高的水柱，那艘花了二十兩銀子買來的小漁船，登時化爲灰燼。

藍啓明、雯兒在空中瞥見，俱不由暗叫一聲：「好險！」

說時遲，那時快，水面上浪花尚未平復，二人已飛落石堤上面。

排列在堤上的二三十名黑衣大漢身形齊展，倏地將二人圍在當中。

一個青袍老者手持一對奇形外門兵刃「蜈蚣雙環」，迎着二人獰聲大喝道：「不知死活的小輩，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來投！嘿嘿，這次可饒你兩個不得！」

藍啓明認得這青袍老者，正是上次跟着冷威攻襲沙洲漁村，殺害施老人的帮兇，不由劍眉雙軒，朗聲喝道：「掌底游魂，也敢張牙舞爪，快去叫冷威出來納命，本俠便給你一個痛快。」

青袍老者獰笑道：「島主何等身份？焉能讓你這小輩隨便冒瀆，只要你兩人有命闖得過本壇主這座『青蜈大陣』，便帶你們去見島主，否則這道石堤，就是你們埋骨之地。」

話聲一落，目光左右一掃，大喝一聲：「撤兵刃！」

「錚錚錚錚」，一陣金鐵交鳴起處，那二三十名黑衣大漢齊地探手腰間，各自撤出一對藍汪汪的「蜈蚣雙環」。

藍啓明閃目一看，發現這羣大漢連青袍老者共有二十八人，各人所站的位置，竟然暗合二十八宿星辰躔道，當下，心念電轉，便已瞭然於胸。

青袍者待陣勢佈成，又目注藍啓明，獰喝道：「小輩倘若知道厲害，趁早束手自綁，本壇主便再饒你一次！」

藍啓明趁對方說話之際，已暗用「蟻語傳音」功力對雯姑娘道：「陣勢發動時，跟着我走，用妳的短劍削斷對方的兵刃，我用掌力開路！」

雯姑娘點頭領會，「嗆」地撤劍在手！

藍啓明待青袍老者喝聲一落，便長笑接道：「你們這一堆廢料，幾根爛鐵，藍某一舉手，管教立成灰塵，老匹夫不要發狠，先接我一掌！」

笑聲甫住，雙掌驟發，玄陰眞氣排山倒海般朝青袍老者擊去！

青袍老者沒料到對方會先發制人，這一擊之威彷若雷霆，不由又驚又怒，身形急撤，手中「蜈蚣雙環」交互一錯！

「嗆啷啷」一聲金鐵交鳴之下，陣勢立時發動！

二十七名黑衣大漢，身形交义游走，迅捷如風，揮動「蜈蚣雙環」，織成一幢藍汪汪的地網天羅將藍啓明與雯姑娘罩了個風雨不透！

這二十八宿陣勢，乃是以東方蒼龍七宿爲首，這青袍老者，正是「莫邪島」的蒼龍壇主，他原是佔了角宿主位，負催動指揮陣勢之責，但被藍啓明展開七十二招「碧梧飛鳳生死手」，逼得他步法錯亂，根本抽不出手來指揮陣勢。是以此時的陣勢雖已發動，但二十七名黑衣大漢祇能按着平時演習的步法游走，而無法發揮陣勢威力！

雯姑娘緊隨着藍啓明，手中短劍展開家傳絕學，飛舞盤旋，青芒到處，逼得青袍老者的一雙「蜈蚣環」祇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

此際，表面上看來，却似藍啓明和雯姑娘已陷身陣中，四外盡是「蜈蚣雙環」的藍色光芒，但實際上却是穩如泰山，雙雙緊釘着青袍老者，着着進逼，已佔盡了上風！

眨眼之間，整座陣勢已移過了石堤，轉到一片突出海面的平岩上面！

青袍老者眼看再退過去便進入了另一壇的泚地，那時，不但顏面無光，且失職之罪，更是担當不起，當下，把心一橫，厲吼一聲，雙環併舉，猛使一招「蒼龍入壑」，連人帶環，化作一道藍光，朝藍啓明捲去，打算來個死中求活，祇要逼得對方略爲閃避，便可騰出手來，指揮陣勢，反敗爲勝！

那知……

他的算盤打得雖好，但事實上却不甚如意，就在他眼看一雙「蜈蚣環」堪堪捲到藍啓明的胸前，雯姑娘已在藍啓明身後疾繞而出，運足十二成眞力，振腕一揮，短劍一絞！雯姑娘已在藍啓明傳音指示之下，一聲嬌叱！

但見青光暴漲，迎着「蜈蚣雙環」一盪！

「錚錚」兩聲金鐵交鳴過處，青袍老者的一雙「蜈蚣環」頓時被青光盪得左右一分！

藍啓明更不怠慢，搶身欺進，運足全力，一掌擊去！

二人的動作都是一氣呵成，配合得天衣無縫，青袍老者空門犬開，連念頭都未來得及轉，胸前已結結實實地挨了一掌！

「砰」然一聲！祇打得青袍老者眼前一黑，撒手扔了「蜈蚣雙環」，身子直飛出尋丈開外，狂噴鮮血而亡！

他這一死，陣勢自然爲之一頓！

藍啓明和雯姑娘更不停頓，緊躡青袍老者飛出去的屍體，一掠而出，也不理會那羣龍無首的二十七名黑衣大漢，雙雙一連幾個起落，已朝前衝出十丈！兩列參天峭壁，擋住去路！

二人刹住脚步，閃目一看，祇見這兩列參天峭壁，左右分峙，當中裂開一道寬約一丈的縫隙，構成一座深邃的門戶，形勢十分險惡！

左邊壁上刻着「白虎門」三個大字！門戶當中，屹立着一個身材魁偉，臉如滿月，銀髮銀髯的白袍老者，左右雁列着一排白衣大漢！

這白袍老者見藍啓明和雯姑娘停下來，遂舉步相迎，抱拳笑道：「二位英勇絕倫，武學超羣，令本壇主大開眼界，佩服之至！」

常言道：「伸手不打笑臉人。」藍啓明見對方笑臉相迎，自是不便立即發作，祇好還了一禮，朗聲道：「豈敢豈敢！尊駕把守着這道『白虎門』，想必就是貴島的『白虎壇』的壇主了！」

白袍老者微笑道：「好說好說！老夫正是職掌白虎壇，專司迎賓之責！」

藍啓明大笑道：「尊駕這份職務，安排得果然美妙極了！那就煩尊駕領路，讓我們見識這『白虎門』中的厲害，然後再會見貴島冷島主便了！」

白袍老者微微一笑道：「敝島主現時正在宮中欵待佳賓，無暇接見二位，故此命老夫接二位至賓館中妥爲欵待，等——」

雯姑娘剛才殺得甚爲痛快，此際那還耐得住這種虛套，搶着截口道：「少囉嗦！誰願意受你的欵待，快去叫冷威出來，不然的話，我們就先把你宰了，殺進島去！」

白袍老者毫不生氣地笑了笑，道：「姑娘何必性急呢？二位既然來了，難道還怕沒有機會麼？」

藍啓明心頭一動，接口問道：「請問冷島主現在接待的佳賓，是什麼英雄人物？」

白袍老者詭然一笑，道：「到時藍大俠自會知道，請恕老夫不便奉告之罪！」

說時，陡聽一聲號角劃空長鳴，「白虎門」內傳出一個深沉的聲音，道：「島主有請藍大俠、施小姐提頭入宮相見！」

藍啓明冷笑一聲，目注白虎壇主，冷冷說道：「本俠和施姑娘的頭顱長在脖子上，閣下不妨來提去！」

白虎壇主陪笑道：「藍大俠言重了，敝島主是請二位自己提頭去見，老夫怎敢擅專？」

藍啓明冷笑道：「閣下既不願代勞，而我們又不能自己動手，那麼，貴島主這道命令，豈不是有點多餘？」

白虎壇主笑道：「這個倒不成問題，二位只要進了『白虎門』內，就自然會聽從敝島主的命令了。」

藍啓明朗聲笑道：「好好好，這就麻煩閣下帶路，瞧瞧『白虎門』內，有什麼神奇奧妙，能令我們把自己的頭顱提將下來！」

白虎壇主也陪笑道：「藍大俠快人快語，豪氣千雲，老夫佩服得五體投地，請請請，請移玉步，恕老夫僭先了！」

說完，抱拳一禮，便待轉身領路——

雯姑娘忽地一聲嬌喝：「站住！」

白虎壇主回身道：「施姑娘有何見教？」

雯姑娘「哼」了一聲，轉對藍啓明道：「這老兒未言先笑，必定不是個好東西，我猜這道『白虎門』內，定有許多埋伏，我們何不將他抓住，作個擋箭牌，豈不省事？」

白虎壇主聽得臉色一變，冷笑道：「施姑娘說得倒也輕鬆！」

藍啓明對雯姑娘笑了笑，道：「雯妹說的固然有理，但這樣作法，一來是不合江湖規矩，二來會讓冷威笑我們有所害怕，所以我看還是由得這位壇主領路的好！」

雯姑娘小嘴一噘道：「我們是來報仇的，凡是這島上的人都該死，管什麼江湖規矩？」

藍啓明笑道：「反正他們都活不過今天，就讓他多替我們效勞，也好教他死得心安理得！」說完，轉對白虎壇主笑道：「閣下千萬不要生氣，以免影響了精神，請快領路便了！」

白虎壇主獰笑一聲，也不開口，轉身朝兩列峭壁當中的裂口走去，同時舉手左右一揮！那兩排白衣大漢身形齊閃，頃刻便消失不見！

藍啓明這時才看清楚這兩列參天峭壁下面，原來還有活動的暗門，那二十七名白衣大漢就從這兩道暗門，隱退入峭壁中！

這樣一來，他立刻就猜想到這道稱爲『白虎門』的狹仄山峽之內，必然隱藏着許多由人操縱的埋伏！

此際，那白虎壇主已領着二人走進了「白虎門」，約有一丈之遙，霍地停步轉身，抱拳含笑道：「老夫領二位到此爲止，請恕不再遠送，前途保重！」

話聲一落，人已疾掠而起，閃電般向右邊峭壁縱去——

雯姑娘方自喝得一聲：「老賊往那裏走！」嬌軀一晃，跟踪追去！

那知——

「刷」的一聲，右邊峭壁下面立時裂開一道暗門，白虎壇主一閃而入，容得雯姑娘跟踪追到，門戶已然復合，了無痕跡可尋！

雯姑娘不禁頓足，恨恨道：「便宜你這老賊！」

藍啓明笑道：「他才不要妳便宜，這時候，他恐怕已在這峭壁裏面，監視着我們了！」

說話之間，陡聽一陣「隆隆」聲音，從身後傳來，二人忙回頭瞧去，只見這道「白虎門」入口處的兩邊峭壁中，正迅速地堆出一堵高達五六丈的石牆，「砰」一聲，登時將入口封閉！

雯姑娘「啊」了一聲，叫道：「我們果然上當了！」

藍啓明笑道：「這是意料中的事情，雯妹是用不着害怕的！」

雯姑娘「哼」了一聲，道：「誰害怕？我的意思不過是愁着殺了冷威之後，怎樣出去罷了！」

藍啓明尖聲笑道：「殺了冷威還怕出去不了麼？小傻瓜，當心點往前走吧！」

這時，日影已然偏西，這道形似山峽的「白虎門」內，由於地勢狹仄，兩邊峭壁高聳半空的關係，是以日影才偏，就立即陰暗下來！

藍啓明携着雯姑娘一面凝神戒備朝前走去，一面運足眼神仔細向兩邊的危岩峭壁上下搜索。但見峭壁之上，寸草不生，石色斑斕，離地五六丈以上，隱現着許多大小不同的洞穴。

藍啓明一面走，一面低聲說道：「在這種地勢之中，我們隨時都有遭遇各種攻擊的可能，雯妹千萬不可大意！」

雯姑娘撇了撇咀，道：「大不了是放暗箭，扔石頭，丟火藥罷了，又有什麼打緊！」

藍啓明笑道：「話雖如此，但我們仍要小心爲是——。」

話未說完，陡聽前面「轟轟隆隆」之聲大作，動地傳來，聲才入耳，便見白浪滔天，巨濤壁立，排山倒海般滾滾衝來！

雯姑娘饒是生長於黃河之濱，終日與波濤爲伍，但此刻見了這般聲勢駭人的洪水衝來，也不禁嚇了一跳，拖着藍啓明，尖叫道：「啊呀！明哥快跑！」

藍啓明笑道：「不要緊，你只管緊跟着我好了！」

說時遲，那高達數丈的滾滾洪流，已挾雷

霆萬鈞之勢，迎面壓倒！

雯姑娘緊貼在藍啓明背後，嚇得緊閉着眼睛，一顆心「咚咚」直跳，方自暗叫得一聲：「完蛋！」隨後只聽「轟轟發發」的巨大聲音，震耳欲聾，有若千軍萬馬一般，疾衝而過！

奇怪！她感到這般巨大的聲音儘管震得週身發抖，頭腦發昏，但身上居然沒有沾到一滴水，不由大爲奇怪，連忙睜開眼睛一看！

但見她自己和藍啓明正被一幢碧綠的光華罩住，那滾滾洪水「轟轟發發」地從頭上和兩側奔騰過去，却是一點不受影响！

雯姑娘一生之中，幾曾見過這般奇景，不禁高興得連聲叫道：「妙啊！明哥，你簡直成了神仙！」

藍啓明笑道：「小傻瓜，天下那有神仙，我只不過是身上有寶貝能避水火罷了，妳千萬要緊貼着我，否則妳被水冲走了，我可沒辦法救妳！」

雯姑娘「哼」了一聲道：「我就怕開頭來勢洶洶的那一下，現在麼，哼！我才不怕呢，不信我就——」

藍啓明忙道：「好了好了！現在不是逞英雄的時候，快跟着我就這樣朝前走吧！」

於是，二人遂在「寒犀寶珠」光華籠罩之中，在水底下頂着勢逾萬馬奔騰的洪流，一步一步往前走去——

可是，「寒犀寶珠」雖有辟水之功，但却無抵禦那排山倒海的巨大衝壓之力，是以二人前行之際，仍全靠本身的功力來穩住身形，定住脚步，才能不被洪流冲走！

但這樣一來，眞力自然損耗得相當厲害，二人在水底下前進了三十丈後，雯姑娘功力較差，首先忍不住氣喘吁吁的叫道：「明哥！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不如浮上水面看看好麼？」

藍啓明道：「水流這般湍急，我們脚跟一離地便無處着力，馬上就會被洪水帶到海裏去，妳這辦法行不通的！」

雯姑娘道：「但這樣下去，到了眞力耗盡時，豈不是一樣完蛋？」

藍啓明安慰道：「雯妹不要慌，現在還不到完蛋的時候，我們——」

說時，忽然瞥見右邊的峭壁下面，隱約現出一個凹進去的地方，忙改口道：「喏！那邊似乎有個岩洞，我們過去看看，能不能歇上一歇！」

說着，帶了雯姑娘，身形一偏走了過去。

峭壁下面，果然是個高大可以容身的岩凹，二人往裏一擠，「寒犀寶珠」立將凹中的水逼了出來，同時把洪水擋在外面，二人登時壓力一輕！

可是，這個岩凹又窄又淺，大僅容身，二人這一擠在裏面，便成了耳鬢厮磨，連彼此心跳的聲音都聽得見的狀態。

雖然施老人臨終之際，曾暗示過以雯姑娘終身相託之意，但二人這一路上，也僅僅是携手同行，從未有過像現在這般親近。

此際藍啓明面對面的緊貼着雯姑娘，只覺縷縷處女幽香，直朝鼻孔裏鑽入，饒他平日倜儻不羣，也不禁心如撞鹿，有點飄飄然之感！

雯姑娘更是玉頰微酡，杏眼半開，整個身子軟綿綿地靠在藍啓明身上，好一會，才輕輕地吁了口氣，低喚道：「明哥哥——」

藍啓明「嗯」了一聲，道：「什麼事？」

雯姑娘茫然道：「我這樣靠着你覺得很舒服，却是什麼原故？」

藍啓明吶吶道：「這個——這個——」

雯姑娘赧然一笑，道：「你呢？你舒不舒服？」

藍啓明俊臉一紅，點點頭道：「我也差不多！」

雯姑娘滿足地嘆了口氣，笑道：「但願我們一輩子能夠這樣就好了！」

藍啓明聽得心頭一陣「砰砰」亂跳，忙一定神，道：「小傻瓜，不要胡思亂想了，快趁這機會好好調息一下，才是正經。」

雯姑娘嫣然一笑，不再開口，眼簾一垂，入定調息起來，藍啓明也按下了意馬心猿，澄神調息……

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二人的心兒那能平靜得下，不多一會，又復禁捺不住心跳速度的增加，而一齊睜開了眼睛！

雯姑娘訝然一笑道：「咦！明哥，你怎地也張開了眼睛，敢情已經調息好了麼？」

藍啓明赧一笑，吶吶道：「我……我……不是……是……」

雯姑娘奇道：「怪了！你平日講話不是這個樣子的啊，今天怎麼變成……」

藍啓明突然一搖頭，低聲急道：「不要吵，妳！」

原來，就在這說話之際，那萬馬奔騰般「轟轟隆隆」的洪水聲音，竟已靜下來！

二人再轉頭往外望去，但見「寒犀寶珠」的碧綠光華外面，碧波如鏡，澄澈得像一塊大玻璃，敢情是此刻洪水已然停止不動了！

雯姑娘大喜道：「想是冷威那惡賊眼見無法奈何我們，只好把放水的機關關了，我們趁這機會浮上去吧！」

藍啓明搖了搖頭，低聲道：「這是什麼聲音？」

二人凝神靜聽，立時便有一陣「嘩啦、嘩啦」的聲音，傳進耳際！

雯姑娘低聲道：「這是有人在水中潛游的划水聲音，可能……」

話未說完，便已瞥見兩條白色人影，手執漁乂，疾快潛游過來，眨眼便游到珠光外面！

藍啓明雙手疾揚，左右中指一挺，兩縷勁銳指風激射而去，劃起兩條白綫，分向這兩條白色人影襲去！

這兩條白色人影，正是那白虎壇主手下，二十七名白衣大漢當中的兩名，他們正在水底巡游之際，突然發現一團碧綠光華，認得乃是至寶奇珍所發，遂與匆匆的疾游過來察看，打算發一筆橫財，怎知却是死星照命！

但見兩條水箭到處，兩名白衣大漢頓覺心窩一痛，連哼都未哼一聲，手脚一掙，便沉了下去！

雯姑娘見兩名白衣大漢已死，便要藍啓明一同浮上水面去。

藍啓明搖頭道：「由於這兩人的現身，我猜冷威那老賊可能已懷疑我們並未被那洪水淹死，才命人下來察看，這時候，水底下正不知有多少敵人，打起來固然我們並不見得會輸，但水中混戰，到底不太妥當，反不如靜靜候在這裏，以逸代勞，比較省事一些！」

雯姑娘不以爲然地說道：「在水中打架，不是我吹牛，保管殺得這些小賊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藍啓明笑道：「妳又不曾穿着水靠，就這樣泡在水中，怎會施展得開？喏喏！那不是大批人馬來了，快提起精神準備殺賊吧！」

說時，果然一陣「嘩啦」亂響，七八條白色人影手足划動，疾游而至！

這七八名白衣大漢，個個手執漁乂，也和先前那兩名死去的白衣大漢一樣，都以爲發現了至寶奇珍，爭先恐後地潛游過來，打算來個捷足先得！

他們一個都沒想到這團綠色光華之中，竟然還隱藏着兩位煞星！

藍啓明眼看當頭四名白衣大漢已游近珠光範圍，倏地又復雙手齊揚，中指連彈，這四名白衣大漢便也登時了賬。

後面跟來的三名大白衣大漢見狀，俱不由大吃一驚，立即止住前衝之勢，沉下水底撈起死去的同伴一看，却又看不出一點傷痕，這一來，就認爲前面這團綠光之中，必定藏着什麼厲害的怪物，遂互相一打手勢，齊將漁乂猛然擲出！藍啓明那把這三柄漁乂放在眼內，雙手一探，便接住兩柄，雯姑娘短劍一揮，也將另一柄削斷！

那三名白衣大漢擲出漁乂之後，等了一會，不見動靜，遂一齊拔出腰間短乂，試探着緩緩游近過來……

藍啓明又是一指彈出，結果了游得最近的一名！

剩下的兩名白衣大漢，不由亡魂皆冒，那還敢攏來察看，齊地一翻，箭一般雙雙泅水遁去！

雯姑娘急道：「不好！這兩個小賊一定是去請救兵，我們快追！」

藍啓明道：「不忙，我們這樣殺得多輕鬆，何必去跟他們打水戰！」

過了一會，却不見有人前來攻襲，相反地，水又開始流動起來——

二人不知往下還有什麼變化，只好凝神戒備，注視着水中動靜。

就在這注目凝視之間，那滾滾流水，竟將消退了一大半，不多一會，便退得乾乾凈凈！

洪水一退，「寒犀寶珠」的光華也隨着斂去！

二人俱不禁一愣，暗道：「冷威這老賊爲什麼把水放了？」當下，雙雙從岩凹中走出來，戒備着繼續往前走去。

那知……他們剛一現身，便聽見一聲詫呼道：「咦！原來是你們作的怪！」

藍啓明與雯姑娘停步抬頭一看，只見前面是一道陡坡，頂上站着一羣人，那說話之人赫然是「莫邪島主」冷威！

原來這老賊聽了兩名白衣大漢逃回來的報告，遂認爲綠光之中的厲害怪物，必然是海中的巨蚌之類，隨着水閘開放而衝了進來，並判斷藍啓明和施雯之所以沒有動靜，極可能就是被這怪物所傷，於是下令將水放乾，打算下去看個究竟。

却沒料到岩凹中走出來的竟是藍啓明和雯姑娘！

藍啓明「嘿」的一聲冷笑，揚聲道：「怎樣？我們不會被水淹死，可是大出冷島主的意料了麼？」

冷威略一定神，心念一轉，便已明白其中道理，遂冷冷說道：「水火明珠果然是在閣下身上，這是太好了，還不快點上來納命！」

藍啓明朗聲笑道：「好！在下倒要看你還有什麼伎倆？」

笑語聲中，携了雯姑娘，身形展處，閃電般掠上陡坡！

冷威見藍啓明的功力，似乎較日前又進了甚多，不由心頭一凛，微一滑步，領着一羣手下，退後尋丈，冷笑一聲，道：「閣下休得猖狂，今日管教你們來時有路，去時無門，『莫邪島』就是你倆埋骨之地！」

藍啓明微微一笑，目光四下一掃，只見置身之地，乃是一片廣達數畝的平整岩石，地面，似乎是全島最高之處，冷威背後，高聳着一座白石牌坊，牌坊後面殿宇重重，夕陽之下，隱隱籠着一層殺氣！

但是在冷威的身邊，除了那白虎壇主和三四十名身穿五色勁裝的大漢以外，却未發現什麼特殊的人物！

藍啓明此時，心頭一動，又復微微一笑，道：「適才聽說島主欵待佳賓，不知是些什麼人物？爲何不見一道出來迎接？難道是怕見我們麼？」

冷威冷然道：「你們如果能活着進入宮門，本島主就讓你們拜見便了！」

藍啓明哂然笑道：「敗軍之將，也敢口出狂言，眞的是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虧你還有臉說得出口？」

冷威臉色一變，回身一指那座白石牌坊，冷冷道：「由此地到宮門，共有三道無形埋伏，你們只要能安全通過，再說大話不遲！」

藍啓明聞言，再度閃目望去，只見由面前直到牌坊，仍然是平整的岩石地面，並未看出有何異狀，估量距離也不過二三十丈左右，施展輕功只須幾個起落就可抵達，難道在這眨眼工夫的距離之中，還會有什麼厲害的花樣？

當下，朗聲一笑道：「慢說是三道無形埋伏，就是擺上劍樹刀山，我們也不放在眼内，你儘管縮回去，在牌坊下面準備迎接便了！」

冷威冷哼一聲，揮手命部屬退下，却見那白虎壇主越衆而出，躬身道：「屬下防衞不力，一時疏忽，讓來人生出『白虎門』，心中甚感慚愧，可否准許屬下在他們未進入鬼門關之前，先加以教訓一番？」

冷威眼珠一轉，頷首道：「此人功力頗高，白虎壇主得小心一點才好！」

白虎壇主應了一聲，轉身對藍啓明含笑道：「在『白虎門』前本壇主便應教訓二位一番，但以島主之命，不得不遵，如今二位即將進入鬼門關，後會無期，望二位能給本壇主留個紀念！」

藍啓明軒眉笑道：「不成問題，在下答應給你一個永久的紀念，讓閣下帶着先進鬼門關吧！」

白虎壇主獰笑道：「很好的，本壇主接受了！」回頭大喝道：「拿兵刃來！」

話聲一落，立即走過來一名白衣大漢，雙手捧着一對形似虎爪，長達三尺的奇怪兵刃。

白虎壇主接在手中，揚了一揚，目注藍啓明，笑道：「藍大俠可認得本壇主這對兵刃的名稱和厲害麼？」

藍啓明從未聽見過有這種外門兵刃，不由暗自一皺眉頭，口中却哂然笑道：「這種邪門玩意，名不見經傳，又有什麼了不起？」

白虎壇主獰笑一聲，道：「請快亮兵刃，讓本壇教你見識這邪門玩意的厲害！」

藍啓明笑道：「對付這種邪門玩意，那還用得着兵刃，本俠但憑一雙肉掌就足夠了！」

雯姑娘却搶過來說道：「不！這個老傢伙讓我來宰！」

原來，她看見對方的奇形兵刃又長又重，恐怕藍啓明用手對付吃虧，故此不讓他動手。

藍啓明情知她心高氣傲，這一路上又不曾發過利市，若不讓她動手時，她絕不甘心，乃轉對白虎壇主笑道：「我本想讓閣下落個全屍，但舍妹不肯，只好委屈閣下，請多加小心便了！」

白虎壇主獰笑道：「你要這女娃兒來送死，本壇主照樣歡迎！」

一言甫完，雯姑娘已嬌喝一聲：「老兒看劍！」

揪身疾上，短劍劃起了一道精虹，忿刺進去！

白虎壇主獰笑一聲：「來得好！」兩柄虎爪交乂一封一絞！

雯姑娘見對方兵刃勢沉力猛，怎肯將短劍被他絞着，嬌叱一聲，抽劍旋身，一式「天涯魂斷」，斜刺裏攔腰削去！

白虎壇主一招落空，心頭方自一凛，身側劍氣已將及體，不由大吃一驚，脚下一滑，疾退三尺，一招「餓虎擒羊」，右手虎爪盤空橫

掃，左手虎爪朝着雯姑娘迎頭劈下！

這老兒避招接招，出手還擊，三下裏一氣呵成，迅快凌厲，端的如虎出南山威猛至極！

雯姑娘身隨劍走，蓮步輕靈，閃電般繞至白虎壇主背後，皓腕微振，短劍洒出點點星芒，遍襲對方背腰九大死穴！

白虎壇主猛地前衝兩步，霍地身子一旋，兩柄虎爪舞成一團黃影，一聲厲吼，仿似猛虎發威，張牙舞爪地迎着攻來的點點星芒撲去！

雯姑娘嬌叱一聲：「老兒鬼叫什麼，且教你嚐嚐姑娘『落魂劍法』的厲害！」

話聲一落，劍招突變，短劍幻起漫天精虹，遍地青蛇亂閃，立將白虎壇主罩了個風雨不透！

白虎壇主獰笑連聲，也將一雙虎爪的威勢展開，頓時，繽紛劍影之中，彷彿罩住了一頭猛虎，咆哮連天，東奔西突，張牙舞爪地猛不可當，竟使雯姑娘那樣奇詭凌厲的劍招，一時也奈何他不得！

藍啓明在旁掠陣，一面監視冷威，一面注視着雙方拚鬥的變化，暗自全神戒備，以防萬一……

眨眼間，雯姑娘與白虎壇主已互拚了二三十招，只殺得狂風四捲，依然勢均力敵，不分勝負！

藍啓明冷眼旁觀，發現這白虎壇主，功力果然較那死去的青龍壇主，高出很多，一雙形似虎爪的外門兵刃，也使得揮洒自如，銳猛無比。

可是出手的招數，却以守勢居多，將門戶封得極為嚴密，甚少發招還擊，不由心中疑雲大起，暗忖道：「這老傢伙既然口口聲聲要取人性命，為何守而不攻？莫非是欺雯妹是個女子，眞力較弱，想拖到她力竭時，再下殺手不成……」

他想到此處，不禁又暗地笑了。

因為他知道雯姑娘目前的功力，已非一般女子可比，最少也超過她本身修為年月的一倍以上，如果這白虎壇主企圖以拖延的打法來消耗她的眞力，那就非大上其當不可，說不定到頭來反而自吃苦頭！

藍啓明當下便打算將發現用傳音告知雯姑娘，但眼光瞥處，却瞥見冷威的臉上，也浮着一絲似乎頗為得意的詭笑，不由心頭一動，暗道：「這老賊笑些什麼？」

這時，天邊一輪血紅的落日，正緩緩的向水平綫上沉去，滿空絢爛的晚霞，洒在這座五色岩石堆成的小島上面，反射出令人目眩的虹影。

藍啓明目光一閃，腦際突然想起冷威剛才說過，從此地到那座的石牌坊，共有三道無形埋伏的話，頓時，心頭掠過一絲靈光，恍然暗道：「原來如此！」

原來，他心頭靈光一閃之際，猛地想起了在秘魔莊中，所經歷的「花壇霧陣」，以及進了那道「秘魔門」之後的種種奇幻事情，立時就明白大凡在這種濱海地區，每當清晨薄暮之時，多有海市蜃樓的幻象發生，既然「魔心秀士」古玉奇會利用這種幻象來佈置秘魔莊，那麼，冷威又何嘗不會？說不定還要厲害一些！

換句話說，冷威既是利用海市蜃樓幻象佈置所謂無形埋伏，則必須要等到薄暮之時，那麼，這白虎壇主的自動出來與他們較量，以及守多攻少，拖延時間的打法，原因就非常明顯了！

藍啓明想通了之後，心凜於前次在秘魔莊的經歷，那還肯讓冷威有這機會，當下，立即施展「傳音入密」上乘功力，對雯姑娘道：「雯妹！冷威打算用這老兒來拖延時間，以施展陰謀，妳若有力量將這老兒結果就馬上下手，如果沒有就退下來，讓我解決便了！」

雯姑娘久戰無功，這時心中已然怒火如焚，聞言，嬌喝一聲！絕招驟出，一式「落魂劍法」中最厲害的殺着「爍魄銷魂」，短劍劃起一圈精虹，擋開了白虎壇主的一雙虎爪，劍芒倏地一斂，嬌軀疾掠而起，人劍合一，化作一道耀目光華，電也似地朝白虎壇主射去！

白虎壇主兵刃被對方擋開，正待要變換招式。陡見光華電耀，森森劍氣，已直達面門，不由嚇得魂飛魄散，慌忙奮盡平生之力，雙臂一揮，兩柄虎爪，掀起一堵光牆，往外一封，同時脚跟一蹬，硬將身形往後一挫。

只聽「錚」的一聲金鐵交鳴的巨響過處，血雨紛飛，青、黃兩道光華驟然一斂！

白虎壇主踉蹌倒退，一雙虎爪垂落地面，劃出兩道深槽，胸前衣襟碎裂，白袍上染紅了一大片。

雯姑娘雙手握劍橫胸，臉龐蒼白，嬌喘不止，顯然這一劍已耗了她不少的眞力。

藍啓明一躍上前，伸手抵在她的「命門」穴上，將自己眞氣源源度過去，同時立掌作勢，準備抵禦冷威的攻襲。

只見冷威右手挾住白虎壇主，左手倏地一揮，身形起處，竟自退入石牌坊而去。

那一羣穿五色勁裝的大漢，齊地大喝一聲，身形交义游動，立時佈成一座陣勢，將藍啓明和雯姑娘困在當中，揮動兵刃，猛攻而至。

藍啓明本來不將這羣大漢的攻勢放在眼內，但這時候却要兼顧着雯姑娘，遂只好迎拒四週狂湧過來的刀山劍浪。

雯姑娘喘息着叫道：「明哥！你不要管我，趕快把手拿開，殺出去追那老賊要緊。」

藍啓明笑道：「小傻瓜，我能不管妳麼，快靜下心來調息才是正經。」

說着，右掌連連揮動，又復擊退了幾批攻來的大漢。

可是，一時之間，二人也無法移動開得半步。

雯姑娘拗他不過，只好靜下心來，運用家傳心法，引導着注入體中的眞氣，平息那浮動的氣血……

幸虧他本身的眞氣，與藍啓明的原屬一體，是以這一運行開來，很快便見功效，不消多時，已完全恢復過來，當下一聲嬌喝道：「我沒事了，明哥快把手拿開，咱們併肩子上，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

藍啓明聽她一時高興，竟連自己所說她聽的江湖口語，也用上了，不由哈哈一笑，霍地身形一展，雙掌齊揮，玄陰眞力源源發出，左右一掃。

「砰砰」連聲大震之下，掌風掃處，登時七八名大漢被震得口吐鮮血倒地死去。

雯姑娘也大發雌威，短劍舞起漫天精虹，電捲而出，只聽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响處，當頭攻到的一批大漢，手中兵刃盡都剩下了半截廢鐵！

但這羣大漢的陣勢，却絲毫沒有受到影响，只見人影一陣晃動，空隙又立即塡滿，攻勢依然猛烈如故。

藍啓明一面揮掌迎戰，一面暗自思忖，心念電轉之下，立時明白冷威發動這羣大漢圍攻的目的，仍是在拖延時間，當下，閃目四望，只見水天相接之處，僅餘小半輪紅日，天空的晚霞愈濃，地面的光景漸漸變得朦朧起來，海上，已隱隱浮升一片片的霧氣……

這情形十分明顯，只等到紅日一落，霧氣騰空之際，便是「海市蜃樓」的幻境發生的時候了。

藍啓明不由心中一急，大喝道：「雯妹緊隨着我，衝出去。」

喝聲中，大振神威，掌上施出生平絕學，運足十成功力，連連劈出，脚下則朝那白石牌坊的方向衝去！

雯姑娘也將短劍的威力發揮到了極處，捲飄起道道精虹，配合着藍啓明的掌力，縱橫亂掃。

一時間，但見勁風劍氣所到之處，只聽慘叫之聲大作，金鐵交鳴巨響連珠迸發，直殺得數十名大漢人影散亂，血雨紛飛！

「嗚」！陡地一聲號角，劃空傳來，大漢們的陣勢立時一變！各人紛紛散開，自顧像風箏也似地旋轉起來。

只見人影縱橫，交义遊走之下，藍啓明和雯姑娘頓時如置身萬花筒中，眼前盡是數不清的五色彩影，閃得眼花繚亂，不知東南西北！

藍啓明不由一皺眉頭，道：「這樣一來，就有點討厭。」

雯姑娘却笑道：「不要慌，我有辦法。」

說着，停住脚步，玉掌平攤，將短劍擱在掌心上面，輕輕一拋！

只見短劍一陣擺動之後，又平平正正的落在掌心上。

雯姑娘一指劍尖，笑道：「這個方向，就是正北，明哥可記得那白石牌坊的方向和位置麼？」

藍啓明「呼呼」劈出兩掌，連退了兩堵逼近過來的五色彩影，略一思索，點頭笑道：「那牌坊正對落日，我們朝這邊過去便了。」說完，身形一轉，領着雯姑娘，二人掌劍齊揮，直衝過去。

這時候，他們方向已然摸清，一任那些彩衣大漢們如何旋轉幻變方向，都視若無覩，理也不理，只顧朝前猛衝。

如此一來，這羣彩衣大漢的陣勢便失去了作用，只好故技重施，在陣勢方位變幻之中，又加上聯手合力的攻襲。

藍啓明和雯姑娘拿準了方向，看定了敵人，只要是擋住去路的便發掌揮劍迎頭痛擊，對其餘兩側及背後攻來的人羣，根本連看也不看一眼。

就在兩人一陣急衝之下，也不知衝出去多遠，陡地，又是一聲短促的號角，劃空突然傳來。

聲才入耳，頓見週圍的無數五色彩影齊地一閃，竟全告消逝無踪。

同時，二人陡覺眼前倏地一暗，四週已重重疊疊的幻立着無數白石牌坊，半隱半現於霧氣迷濛之中！

顯然，他們已陷身於海市蜃樓的幻境以內了！

雯姑娘不由慌道：「明哥！我們慢了一步，中了冷威老賊的詭計，這便怎麼是好？」

藍啓明笑着安慰她，道：「雯妹不要慌，你看這許多白色石牌坊，其實只有一座是眞的，其餘都是幻影，我們只要照着方向走去，保險不錯了。」

雯姑娘柳眉微皺道：「話雖如此，但怎知那一座才是眞的呢？」

藍啓明怔了一怔道：「這一層我倒沒有想到……」

沉吟半晌，又復定睛一望，苦笑了笑，道：「事到如此，只好仍照原來的方法，用妳的短劍尋出方向，再往前走去，好歹也要闖它一闖！」

當下，二人就在短劍所指的方向，認定右面一座牌坊走去……

在他們的記憶之中，適才所見的許多巍峨殿宇，乃是在牌坊的後面，正對落日，那麼，短劍指着正北，則朝右方走去，算來該不會有什麼差錯的了。

可是，他們都沒有想到「差之毫厘，謬之千里」這句成語，此際，他們選定的方向固然不錯，但起步的位置却差了許多。

這樣一來，二人但見穿過了一座牌坊，迎面又是一座，穿過了一座，迎面又是一座……

也不知過了多久時候，也不知走了多遠，更不知穿過了多少座牌坊，却依然望不見那些殿宇的影子！

霧氣愈來愈濃厚，只覺陣陣又鹹又腥的氣味直冲鼻端，冲得他們胸腹脹悶，頭昏欲嘔，兩條腿也愈來愈沉重。

藍啓明不由瞿然一驚，叫道：「雯妹，我們不要再往前走了。」

雯姑娘停步詫道：「不往前走，難道要倒轉去麼？」

藍啓明搖頭道：「不是，我剛才忽然覺得心中似乎有一絲不祥的警兆……」

說着，伸手一指左邊的另一座牌坊，說道：「我們且換個方向試試看。」

遂携了雯姑娘，轉向左方走去……

那知……

他才走兩步，脚下突的一虛，若不是早有戒備，就幾乎栽了下去，不由大吃一驚，慌忙一沉眞氣，一縮身，退回原地，眞力暴提，揮掌向前一擊，同時低頭瞧去！

只見掌風捲處，霧氣紛紛散開，立脚之處，赫然是一道深不可測的陡峭危岩！

藍啓明心頭一凛，眞力再聚，旋身朝原先停步方向猛揮掌往下擊去。

霧氣紛飛中，發現下面赫然也是一道深不可測的陡峭危岩！

藍啓明心中愈驚，忙又發掌將右、後兩方的霧氣震開察，果然看不出所料，竟然都是深不可測的陡峭危岩，不由廢然一嘆，道：「完了！」

雯姑娘叫道：「你不要嚇唬我，怎見得就完了呢？」

藍啓明沉聲道：「我們此刻已被困在一塊孤懸海中的礁石上面，不知離水面有多高，也不知距離島岸有多遠……」

雯姑娘「哼」了一聲，截口道：「這也不見得就完了呀，我們不會在這裏坐到天亮，等霧散了，不就可以想個辦法了麼？」

藍啓明道：「妳倒想得天眞，可知冷威那老賊怎會讓我們等到天亮呢！」

他話聲一落，濃霧中突地傳來一雙陰森冷笑，道：「藍大俠果然聰明得很，本島主的確不會讓你們活到天亮的！」

藍啓明朗聲喝道：「閣下也算是個成名人物，却施出這種卑鄙手段，就不怕被天下武林恥笑麼？」

只聽冷威「嘿」然冷笑道：「這是你們自作聰明，自己走上絕地，與本島主何干？」

雯姑娘大怒道：「無恥老賊！你敢不敢現身過來決一死戰？」

濃霧中飄出一陣哂然冷笑道：「本島主只要指頭一動，你們立刻粉身碎骨，我才不和你一般見識！」

藍啓明大喝道：「冷威！你囉嗦了半天，究竟有什麼打算？」

只聽冷威嘿嘿冷笑道：「到底還是藍大俠聰明，本島主沒有旁的打算，只要你乖乖將『水火明珠』與『辟邪玉佛』獻出來，我就饒你一條性命！」

藍啓明「哼」了一聲，道：「閣下打算得好主意！假如我不答應又怎樣？」

冷威冷冷的道：「本島主要將你們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

藍啓明故作沉吟道：「事關重大，冷島主可否讓我考慮？」

只聽冷威冷然道：「好！本島主就給你從一數到十的時間，讓你好好考慮！」

話聲一落，空際便蕩漾起冷冷的數數之聲：「一……」

雯姑娘悄聲道：「明哥！你決不要上這老賊的當！」

藍啓明笑道：「我是打算從他的聲音去判斷他的位置遠近，來設法脫身，你不要打岔，讓我仔細聽聽！」

說話之間，濃霧之中，又響起了一聲：「二……」

藍啓明凝神傾聽之下，發現這第二個數字的聲音來處，竟已換了個位置，不由心頭一震，暗道：「冷老賊果然狡猾得很，莫非他也看出我的打算？」

「三……」

「四……」

「五……」

果然不出藍啓明所料，這接連響起的幾聲，竟都是從各個不同的位置和距離發出，使他無法作正確的判斷，不由大爲着急起來……

「六……」

「七……」

冷威冷冷的聲音，繼續在濃霧中飄忽傳來，依然是那麼捉摸不定，饒他藍啓明心竅玲瓏，也空自急出一頭大汗，想不出一個妥善的對策！

「八……」

「九……」

藍啓明心念電轉，陡地一聲大喝道﹕「不用數了！」

藍啓明沉聲道：「不錯，本俠已經想得非常透徹，答案是絕不讓奇珍異寶，落入閣下手中！」

冷威冷喝道：「你不怕粉身碎骨了麼？」

藍啓明朗聲笑道：「閣下如果不怕這三樣奇寶與在下一同粉身碎骨，我又何懼之有？」

此言一出，濃霧中只聽得一陣忿怒的獰笑，然後響起一聲怒喝道：「好小子有種！本島主就成全於你，敎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喝聲甫住，陡地一聲朗朗長笑，劃空傳來，接口道：「只怕未必！」

笑語聲中，只見得一團紅光，在濃霧中一閃。

那麼濃密的霧氣登時像滾湯潑雪，風捲殘雲般，頃刻消逝無踪，現出天空一輪明月。

藍啓明聞聲之際，便聽出是韓劍平來了，不由心中大喜，霧氣一消，立時發現脚下的礁石，距離島岸只不過三四丈，當下，那敢怠慢，便一手揪着雯姑娘，掠空而起！

陡聽「轟」的一聲巨響，火光亂迸，碎石紛飛，剛才立足的礁石，業已化爲烏有。

藍啓明和雯姑娘在空中被那上沖的震爆之力，震蕩得一連幾個翻滾，方才勉強飛落對岸，俱不由暗叫一聲：「好險！」

明月清光照耀之下，只見韓劍平與白牡丹併肩卓立白石牌坊下面，卻不見冷威的踪影！

藍啓明携了雯姑娘，快步上前，笑道：「四哥怎地這時才來，害我們睹着急了一陣。」

韓劍平一怔，道：「你們？」

藍啓明「噢」了一聲，笑道：「我一時高興，倒忘了給大家介紹了，她叫施雯，這次是同我一道來尋冷威報仇的。」他側顧雯姑娘，笑道：「雯妹，這兩位是我時常提起的韓四哥和白姑娘！」

雯姑娘福了一福，叫了聲：「四哥！白姑娘！」

韓劍平一面還禮，一面注目藍啓明笑道：「恭喜賢弟。」

藍啓明不禁俊面一紅，忙打岔道：「現在不是吃豆腐的時候了，快把冷威找出來，才是正經。」

韓劍平道：「濃霧一散，他發現我和丹妹來了，連話也不說，便退入宮殿之中，大概是重新佈置去了。」

藍啓明望了望白牡丹，又望了望韓劍平，笑道：「四哥什麼時候和白姑娘改了稱呼？」

韓劍平莊容道：「愚兄敬她出汚泥而不染，憐她伶仃無依，故此與她結爲兄妹，賢弟以後也要把稱呼改過來才是。」

藍啓明「哦」了一聲，不由大喜道：「這眞是太好了，等這裏事情了結，小弟得好好替大家慶祝一番。」

白牡丹在這一路上來，已經從韓劍平的口中，知道了「武林八仙」之事，並瞭解了他們兄弟之間各人的習慣和脾氣，聞言，嬌笑道：「五哥不用太過破費，將來如果有機會時，借上一兩朶別人的花兒，賜給小妹就夠了！」

藍啓明聞言瞪了韓劍平一眼，笑道：「這個不成問題，愚兄對於借他人之花，慷他人之慨的事情，素來是最樂意幹的。」

雯姑娘不解地說道：「明哥好小氣，花兒隨時隨地都有，還用得着去借麼？」

藍啓明笑道：「這是一句譬喻的話，不是眞的要借人的花兒！」

雯姑娘霎霎眼睛，道：「譬喻什麼？」

藍啓明不由尷尬地吶吶道：「這個……這個……」

白牡丹走過去牽了雯姑娘的手，笑道：「這個譬喻他是不好意思說的，讓我來說給你聽吧。」

說着，附在雯姑娘耳邊，嘰嘰喳喳地說了幾句。

雯姑娘「哦」了一聲，嬌笑道：「原來是沒有錢的買賣，這敢情好，明哥什麼時候有機會也去替我借一朶！」

言笑之間，陡聽一聲號角長鳴，劃空而起。只見正面大殿的四扇硃紅大門，緩緩啓開，射出一片燦耀的燈光。號角之聲一落，殿中便傳出一個宏亮的聲音，道：「島主有請殿外四位貴賓進殿相見。」

韓劍平等人聽了，俱不由暗罵一聲：「好個狡猾的老賊！」

事情十分明顯，冷威正是要利用大殿中的埋伏來對付他們，而大殿中的埋伏，也必然較以前所遇到的更爲兇險得多。

雯姑娘却忍不住嬌聲罵道：「無恥老賊，躲在屋裏算什麼玩意，有種的，就出來拚過死活。」

只聽殿中傳出冷威「嘿嘿」的冷笑道：「施姑娘不要隨便開口亂罵，須知本島主是看在韓大俠和白姑娘的份上，才大開宮門迎接，你們如果害怕的話，本島主也不勉强。」

韓劍平朗聲大笑道：「好說好說！冷島主既然這樣看得起韓某，則殿中縱然是擺滿了劍樹刀山，我們也要進去見識一番。」

冷威在殿中冷冷說道：「這殿中倒沒有劍樹刀山，只有兩位朋友，準備要敬閣下兩杯，閣下儘管放心進來就是！」

韓劍平對藍啓明道：「五弟你看怎樣？」

藍啓明笑道：「明知山有虎，我們也要偏向虎山行，四哥！進去吧！」

韓劍平道：「那麼，大家各自小心，進殿之後，便要運功護身，千萬不能鬆懈，隨時預防不測才好……」

說完，當先領路，穿過白石牌坊，登上丹墀，跨進殿門，藍啓明等人也隨後跟進來，各自閃目一看。只見寬敞的殿堂當中，冷威高高踞在一張珊瑚交椅之上，在他面前排着兩行五彩石墩，左邊的右墩上，已有兩人在座。

一個是秘魔莊大總管，「皓首陰煞」西門奇。

另一個，赫然是「七星島主」狄長青。

白牡丹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不由恨恨地哼了一聲。

冷威一擺手，指着右邊石墩，冷冷道：「諸位請坐。」

韓劍平留神看了石墩一眼，見這石墩雕塑得平滑光圓，配合着五彩的岩石墩面，彷彿是一體生成，却看不出有何異狀，遂與藍啓明等人，挨次坐下了來，然後朗聲發話道：「冷島主，我們已經遵命進殿來了，你打算如何比劃，就快點說明，不要再拖延時間。」

冷威冷笑道：「有寃報寃，有仇報仇，這是自然之理，但四位來者總算是客，待本島主敬各位一杯水酒之後，再復算賬不遲。」

韓劍平搖頭道：「冷島主盛意，我們心領就是，不用再張羅了。」

冷威冷笑道：「難道韓大俠怕本島主在酒中下毒不成？」

韓劍平微笑道：「不管閣下的酒中有毒無毒，我們是一槪不吃。」

雯姑娘戟指冷威，嬌喝道：「誰耐煩吃你的酒，快還我爺爺的命來。」

白牡丹也目注狄長青，怒喝道：「姓狄的，你還有什麼話說？」

狄長青「嘿嘿」一笑，道：「白姑娘休要發火，上次若不是陰差陽錯，妳早就回到鍾離員外身邊了，妳不來謝謝老夫也就算了，還要我說些什麼？」

白牡丹氣得粉臉鐵青，喝道：「那根『萬年溫玉寶笛』呢？快拿出來還我。」

狄長青笑道：「姑娘這時才問我要，已經遲了一些，老夫早就交還給鍾離員外了！」

白牡丹此時怒火直透腦門，嬌叱一聲，一抬手，兩根「羅刹追魂刺」閃電般朝狄長青射去。

狄長青似乎早有防備，一見白牡丹抬手，立即身子一側，從石墩翻落地上，躱過了兩根「羅刹追魂刺」。

就在狄長青翻落地面之頃，突聽「劃」的一聲輕響。

韓劍平等人座下的石墩連同整塊地面，立即陡然往下一沉一翻，縮入了一個深沉的坑中去。

韓劍平雖然早有防備，但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冷威身上，而藍啓明等人，却爲白牡丹與狄長青的事情吸引，是以都沒有想到毛病會出在狄長青身上，個個驟不提防一齊墜落坑內。

可是他們都不是省油之燈，一見上當入伏，立即不約而同，齊地揮掌向下一拍，打出一股掌風，借着反震之力登時將下墜之勢一滯。

韓劍平與藍啓明的動作最快，就在身形一滯之頃，眞氣猛一提，雙雙直拔而起，往上竄去。

二人還未衝出坑口，陡覺眼前一暗，「轟」然一聲，從上面落下一塊又厚又大的石板，將坑口蓋了個嚴絲合縫。

幸虧二人見機得快，趕忙一沉眞氣，刹住了上衝之勢，不然的話就得腦袋開花。

白牡丹和雯姑娘正自提氣上升，見狀之下，不由大驚道：「怎麼……」

她們話剛出口，坑口巳被石板蓋住，四週一片黑漆，伸手不見五指。

韓劍平急聲喝道：「大家快快互相發掌，借力分開，看能否沾到週圍的岩壁。」

喝聲中，已自拍出一掌，認準藍啓明的位置推去。

「呼」的一聲，黑暗中立時反震回來一股掌風，韓劍平那敢怠慢，立即借勢倒飛出去，「蓬」然微響，背脊已撞着一堵冷濕嶙峋的石壁，當下，趕忙施展「壁虎功」，眞氣一斂，已將身子吸在石壁之下。

又聽對面響起藍啓明的聲音道：「喂喂！大家都平安麼？」

韓劍平道：「我很好，丹妹雯妹她們怎樣了？」

黑暗中，立即傳來白牡丹和施雯的回音，恰好一個是在韓劍平的旁側，一個是在藍啓明的脚下。

韓劍平、藍啓明趕忙滑過去，分別和她會合一起。

白牡丹愧然道：「都是我不好，一時氣憤之下，竟害了大家。」

韓劍平安慰道：「丹妹不要這樣說，其實我們都有責任，何况後悔也不是辦法！」

藍啓明接道：「四哥之言有理，但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韓劍平問道：「賢弟身上可帶得有火摺子麼？」

藍啓明苦笑一聲，道：「我素來就不帶這些東西。」

「嘿嘿嘿嘿！」黑暗中，忽地傳來一陣陰森得意的冷笑之聲！四人齊地凝神細聽，只覺這笑聲在黑暗中四下飄蕩，竟然聽不出來自何處。

半晌，笑聲倏止，隨着冷威冷冷接道：「藍大俠！就算你帶了火摺子，也毫無用處。」

藍啓明恨聲喝道：「無恥老賊！終有一天你落在我手中，不把你抽筋剝皮，我就不姓藍的。」

只聽冷威哂然冷笑道：「藍大俠這主意很不錯，但請你不要忘記，你現在是落在本島主的手中呢。」

藍啓明怒道：「我不相信你就能困得死我們。」

冷威冷笑道：「嘿嘿嘿嘿！藍大俠不信的話，不妨等着瞧瞧。」

韓劍平朗聲道：「冷島主！你究竟有什麼打算？」

只聽冷威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然後冷冷說道：「本島主的打算可多着呢！先前困住藍大俠之時，本島主只要他的三樣奇珍，如今我不但要這樣奇珍的東西，而且還要一個人。」

韓劍平道：「你想要誰？」

冷威道：「白姑娘。」

白牡丹大怒道：「你想請姑奶奶回去當祖宗奉養麼？」

只聽冷威「嘿嘿」一笑，道：「白姑娘最好不要開口，因爲妳的功力最差，話說多了便會沉不住氣，一旦掉下去可不是玩的。」

就在雙方這一陣對話之間，韓劍平和藍啓明的目光，已漸漸習慣了眼前的黑暗，依稀可以分辨出週圍的景物。

這是一個長方形的地穴，每邊相距大約三丈光景，四週的石壁，又濕又滑，他們貼在壁上，也不知離頂上有多高，更看不見脚下有多深。

韓劍平略一忖度，遂用「蟻語傳音」功力，對藍啓明道：「你且跟冷老賊敷衍，讓我到上面看看有沒有辦法。」

說完，便自展開「壁虎功」，朝着上面爬去……

那知，他身形才一動，便聽冷威「嘿嘿」冷笑道：「韓大俠不要白費心思了，就算你能到達穴口，但你能推得開那塊重逾萬鈞的石析麼？」

韓劍平也不答話，運足功力，手足一連幾個伸展，便摸着頂上的石板，當下，暗聚生平之力，一掌推去。

「蓬」然一聲！祇震得他手腕酸麻，那塊石板果然紋絲不動。

祇聽冷威又是一陣冷笑，嘲弄地說道：「如何？白費氣力，這是何苦？勸你還是乖乖認輸了吧。」

藍啓明怒喝道：「老賊，白姑娘人在此地，珍寶也在我身上，有本事來拿！儘在囉蘇則甚！」

冷威冷冷說道：「這種激將的話兒，本島主不太愛聽，我要你們乖乖把人和寶物獻上，才顯得本島主的眞功夫。」

藍啓明怒極而笑道：「放屁！就算你上有天羅，下有地網，又能把我怎樣。」

祇聽冷威「嘿嘿」冷笑道：「藍大俠以爲你身懷異寶，不畏水火，本島主就奈何不了你們了麼？須知本島生有一種極爲厲害的武器，可令你們乖乖地屈服。」

藍啓明冷笑道：「我們倒不信你有什麼厲害武器，能令我們乖乖屈服。」

祇聽冷威沉聲道：「本島主餓你們幾天，看你們服是不服？」

藍啓明不由心頭一震，默然不語。

黑暗中，又傳來冷威一陣得意的笑聲，道：「如何？本島主這武器厲害不厲害？」

語聲一頓，沉聲又道：「本島主的話到此爲止，你們好好考慮考慮。」

這時，韓劍平已回到原來的位置，藍啓明傳音問道：「怎樣，有沒有辦法？」

韓劍平道：「石板太重，合我們之力，恐怕也無法推開。」

藍啓明道：「那麼，我們試試朝下面看看如何？」

韓劍平沉聲道：「下面不知有多深，萬一另外尙有埋伏，敵暗我明，那時就不易應付的了！」

藍啓明不以爲然道：「這樣說，難道我們就這樣坐以待斃嗎？」

韓劍平笑道：「五弟不要着急，憑我們的功力，大概還可以支持相當的時間，相信天無絕人之路，說不定會有奇蹟發生呢。」

天下之事，果然有這般湊巧，當韓劍平話聲甫住，立時就出現了奇蹟。

祇聽黑暗中隱約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道：「韓大俠，韓大俠！你們是在什麼地方？」

衆人乍聽之下，一時間還以爲聽覺發生錯誤，遂一齊摒息靜氣，凝神傾聽。

歇了一會，只聽這低沉的聲音又復響起來：「韓大俠！韓大俠！你們聽到沒有？」

這的確是有人在呼喚，但聲音却是陌生得很。

韓劍平忍不住反問道：「朋友是誰？呼喚在下則甚？」

那低沉的聲音接道：「小人是誰，見面便知！請快告知我，你們現在的位置，以便帶各位到小人這裏來！」

韓劍平道：「我們的位置，很難判斷得出，難道你看不見我們在什麼地方麼？」

那低沉的聲音道：「小人功力太差，不能暗中視物，韓大俠如能發出一點光亮，那就不成問題。」

藍啓明聞言，忙從懷中取出「滅火龍珠」晃了一晃，道：「朋友看見這個紅光沒有？」

那低沉的聲音道：「看見了，請這位大俠向右下移動約莫兩丈三尺，就可以摸到一個洞口，小人便在洞中。」

藍啓明聞言，手握「滅火龍珠」，施展「壁虎神功」，小心戒備着緩緩往下右下方滑過去。

移動兩丈左右，果然摸着一個徑尺大小的洞穴，遂止住身形，招呼韓劍平等人過來。

韓劍平吩咐各人緊貼在洞口，然後將「翠竹簫」伸入洞中一探，低聲道：「朋友，韓某進來了。」

言罷，身形一晃，鑽進洞中。

這洞起初甚爲狹仄，直鑽進一丈多深，方始稍稍開闊，韓劍平直起身子，手橫「翠竹簫」護住面門，閃目一看。

祇見暗影之中，面前站着一個黑衣人，遂低聲問道：「朋友！你到底是誰？」

黑衣人急急道：「時候無多，韓大俠快喚他們進來，到了前面再說。」

韓劍平此際雖然滿頭狐疑，但情勢上，却無法不聽，於是向洞外傳音把藍啓明等人招呼進來。

黑衣人見人到齊，一言不發，轉身就走，韓劍平手持橫翠竹簫，功行百穴，嚴密戒備着緊緊跟在後面。

藍啓明讓白牡丹和施雯在中間，自己殿後，魚貫相隨而去……

一路俱是狹僅容人的甬道，曲曲折折，岔道紛歧，脚下高低不平，甚爲崎嶇難行，但那黑衣人却似是摸熟了路一般，脚步毫未停頓。

走了約有兩盞熱茶之久，也不知轉了多少個彎，洞徑漸見寬闊，同時也透進了光亮。

韓劍平倏地一晃身，飄風般越過那黑衣人，旋身一攔，定眼一看，不由愕然道：「哦！是你……」

原來這個黑衣人竟是月前在秘魔莊的賽寶大會上，跟隨冷威赴會，被冷威用來試驗「奪命神環」妙用的黑衣大漢。

此際，那大漢見韓劍平已將自己認出來，遂躬身行禮道：「正是小人。」

韓劍平詫道：「你爲何要救我們？」

黑衣人大漢躬身道：「小人那天若不是韓大俠仗義救助，早就成了廢人，所以甘冒大險，來報答韓大俠的恩德。」

韓劍平道：「們的島主呢？他現在在什麼地方？你萬一被他發覺了怎麼辦？」

黑衣大漢道：「島主這時正與兩位外客在大殿上飲宴慶賀，一時半刻不會發覺的，請韓大俠隨小人走快一些，便不妨事了。」

言罷，躬身一禮請韓劍平讓開道路，又復當先往前走去。

韓劍平這時對黑衣大漢雖已沒有什麼懷疑，但是以地處險境，遂暗暗吩咐藍啓明等人，特別留神戒備，方加快脚步，緊隨黑衣大漢而去……

一路上，轉彎抹角，上上下下，甬道之中，時暗時明，寬一段，狹一段，走了約有一盞茶熱之久，黑衣大漢才在一處拐角的地方停了下來，悄聲對韓劍平道：「轉轉彎過去就是控制全島埋伏的機關秘窟，祇要將裏面的總絃破去，就不怕島主作怪了！請韓大俠守在這裏，我過去把守衞之人騙出來。」

說完，一轉身，消失不見。

韓劍平依言蓄勢相待，不多一會，便聽見黑衣大漢與人說話的聲音，道：「兩位如果不相信，祇要一轉過這個彎，就可看到了。」

話聲甫住，便見兩個黃衣漢子閃將出來，韓劍平倏手一伸，悄沒出聲地，將兩人點倒地上。

黑衣大漢隨後轉出來，悄聲道：「裏面還有幾個，韓大俠請那位大俠過來，把這兩人的衣服換上。」

藍啓明不待吩咐，已閃身過去，帮韓劍平將兩名黃衣漢子外衣剝下來，套在自己身上。

二人收拾停當，隨着黑衣大漢一轉彎，便遙見甬道前端，燈光照得如同白晝，一座穹門下面，站着三名手執兵刃的黃衣漢子。

——未完——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
兩款任你揀,双重大贈送



大號金牌馬爹利干邑拔蘭地雙重大贈送:
一枝庄禮盒送VIP酒杯一隻,
酒辦一枝,兼送發財利是封二十個.
兩枝庄禮盒送法國酒杯三隻,兼送酒辦
一枝,送完即止. VIP是英文“貴賓”的
縮寫. VIP酒杯,法國精製,高雅名貴.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自奉送禮,實惠得體.

金牌馬爹利,法國銷量第一
VIP禮盒,祝君心想事成